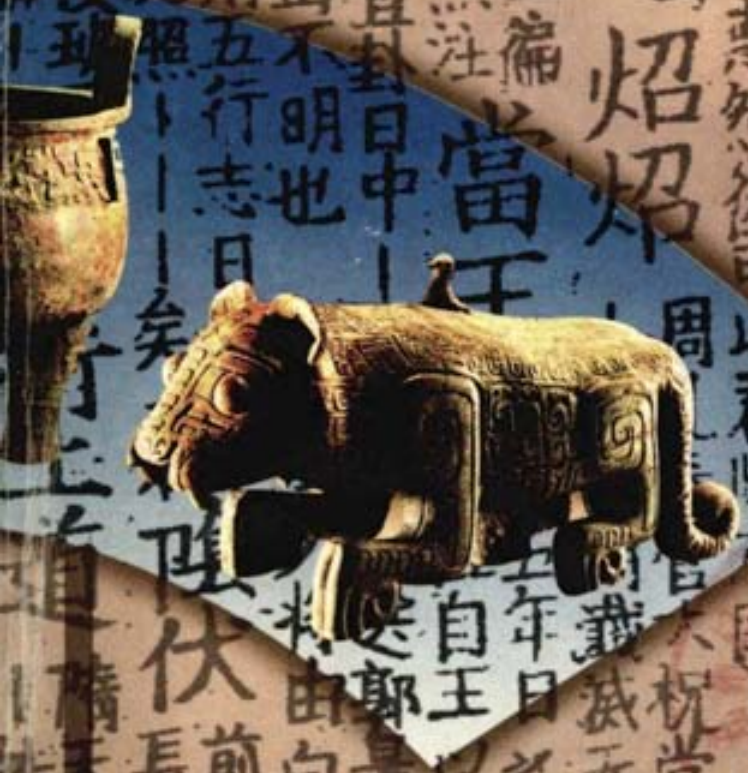
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

贵州人民出版社

逸周书全译

张闻玉 译注



H194.1:B244
36

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

逸周书全译

张闻玉 译注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逸周书全译/张闻玉译注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3

（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2）

ISBN 7-221-05004-x

Ⅰ.逸… Ⅱ.张… Ⅲ.周书-译文 Ⅳ.K224.0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55141 号

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第二批50种）

王元化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二届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文心雕龙学会名誉会长，中国文艺理论学会会长，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

湖北江陵人，生于1920年11月30日。1946年任国立北平铁道管理学院讲师，1950年起任震旦大学、复旦大学兼职教授，新文艺出版社总编辑。1955年因胡风案件牵连受审查，工作中辍。

王元化自30年代后期开始写作，迄今已出版的专著有《抗战文艺论文集》(1939)、《文艺漫谈》(1945)、《向着真实》(1953)、《文心雕龙创作论》(1979年初版，1993年增补版，改名《文心雕龙讲疏》)、《文学风格论》(译文集，1983)、《文学沉思录》(1983)、《传统与反传统》(1990)、《思辩短简》(1990，1994再版增订改版为《思辩随笔》)、《清园夜读》(1993)、《清园论学集》(1994)。

王运熙　上海市金山县人。1926年生。1947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留任助教，现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兼任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曾任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第二、三、四届副会长，中国古代文论学会第三、四届副会长等。主要著作有《六朝乐府与民歌》、《乐府诗论丛》、《汉魏六朝唐代文学论丛》、《文心雕龙探索》、《中国古代文论管窥》、《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与杨明合著)等；主编的有《李白诗选》、《李白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三卷本)等。

李万寿（常务）　贵州清镇人。1942年3月生。现任贵州人民出版社社长，编审。著作有《晏子春秋全译》、《贞观政要译注》(合著)、《历代名著序跋选注》(合著)、《古文精华》(合著)、《茶花女》(缩写本)，此外有历代文学名篇赏析十余篇，收入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历代文学名篇欣赏》丛书。并用理宣、木子等笔名在省内外报刊发表各类文章数十篇。

袁行霈　江苏武进人，1936年4月生，195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

编委会（以姓氏笔画为序）

中文系，留校任教，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暨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国学研究》主编等职。主要论著有《中国诗歌艺术研究》、《中国文学概论》、《中国诗学通论》（合著）、《中国文言小说书目》（合著）等。

程千帆　湖南宁乡人，1913年生。金陵大学文学士，曾在金陵大学、四川大学、武汉大学长期执教。现任南京大学一级教授，兼任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顾问、中华大典编纂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旅游文学研究会会长、江苏省文史研究馆馆长、南京市文联名誉主席。主要著作有《文论十笺》、《古诗考索》、《史通笺记》、《校雠广义》、《两宋文学史》等（后两种系与人合著）。

傅璇琮　浙江宁波人，1933年生。195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为北京中华书局总编辑，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秘书长，兼任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1992年起任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会长。主要著作有：《唐代诗人丛考》、《李德裕年谱》、《唐代科举与文学》、《河岳英灵集研究》、《唐诗论学丛稿》、《唐人选唐诗新编》、《黄庭坚与江西诗派研究资料汇编》、《杨万里范成大研究资料汇编》，主编《全宋诗》、《唐才子传校笺》。

李立朴（执行）　河北安平人，1954年5月生于西安。1986年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文学硕士。现任贵州人民出版社文史编辑室主任。副编审。著作有《许浑研究》、《唐才子传全译》以及论文十余篇。

黄涤明（执行）　湖南邵东人，1947年生于贵州平塘。1982年广西大学中文系研究生毕业。获文学硕士学位。中国训诂学会会员。副编审。出版著作有《搜神记全译》、《贞观政要译注》（合著）、《历代名著序跋选注》（合著）、《古文精华》（合著）等。

出 版 说 明

本丛书是国家“八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50种)的后续项目。该丛书陆续问世以来,得到社会各界广大读者的欢迎和赞扬,荣获中宣部1993年度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入选作品奖,不仅在全国书市上被评为“最受读者欢迎的书”,而且在欧美汉学界十分流行,备受重视,对传播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加强中外文化交流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为满足中外读者要求《丛书》扩大规模、增加品种的强烈愿望,我们在50种书目的基础上,继续慎重选取四部名著50种(有个别数种合为一书)作为《丛书》的第二批书目以全注全译形式整理出版。在书目的取舍上,经部选取7种,从而将“十三经”全部出齐;史部的重点除《史记》外,决定选取我国古代科学家传记巨著《畴人传》,以广泛传播中华科技先驱的事迹;子部之书,除两汉外,补充了宋明理学名著,艺术类、宗教类名著和历代的一些著名笔记;集部则突出有爱国主义思想的文人别集,并增加了首批未上的一些著名选本,《书目》仍附于各书卷末。

本丛书(第二批50种)已被列入国家“九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我们将在全国学术界专家的鼎力支持下,加倍努力,把一套兼具权威性、通俗性、学术性、资料性的精品图书奉献给广大读者。

贵州人民出版社文史编辑室

1997年7月

前　言

一

《逸周书》，本名《周书》。先秦典籍《左传》、《国语》称引《周书》多次，考查文字，在今《尚书》之中。《墨子》、《战国策》也称引《周书》多次，考查文字，与今《逸周书》同。《左传》引今《逸周书》之文，或曰“周志”或曰“书”。

《汉书·艺文志·书类》：“《周书》七十一篇，周史记。”可见，《周书》当是本名。

自汉以来，大学问家司马迁、郑玄、马融、蔡邕、杜预、郭璞等人都确称为“周书”。

最早称为“逸周书”的，是东汉许慎，见于他的《说文解字》。如《豕部》“豲”字，《示部》“祘”字，《火部》“燎”字，《立部》“竘”字，《木部》“桑”字，《人部》“侻”字，《羽部》“翰”字，都确称“《逸周书》曰……”。郭璞于《山海经》中称引《周书》，在《尔雅》注中又称《逸周书》。在郭璞眼里，“周书”为本名，“逸周书”当是别称。这也大体反映了历史的真实。

自清代修《四库全书》，题名为《逸周书》，书名就算确定了下来。

《逸周书》又称“汲冢周书”。《新唐书·艺文志》载，“《汲冢周书》十卷。”《宋史·艺文志》载“《汲冢周书》十卷，晋太

康中于汲冢得之，孔晁注。”因为本名《周书》，又从汲冢中得，故冠以“汲冢”二字。

我们还应注意《逸周书》与《尚书》的关系。《尚书》，按其时代可分为《夏书》、《商书》、《周书》三个部分。所以《左传》、《国语》中所引的“《周书》曰……”，文字在《尚书》中的《周书》之中。《逸周书》本名《周书》，共七十一篇，为了不与混，有人称“七十一篇《周书》”，以别于《尚书》中的《周书》。

西汉刘向说：“周诰誓号令也，盖孔子所论百篇之余也。”认为七十一篇《周书》是古文《尚书》所删逸篇。这也是七十一篇称“逸”的来由。孔子修订六经，先儒便以为七十一篇《周书》乃仲尼删《尚书》之余。其地位自然就不能与《尚书》等列。

不过，就其内容，历代史志将该书归入“杂史类”还是恰当的。

二

《逸周书》七十篇，《序》一篇，旧分十卷，实存五十九篇。

就其内容而言，涉及礼制、兵戎，有史事、有训诂，有政令、有说教。其书以“史”文为主，确实又“杂”，后世归入“杂史类”，是有道理的。刘向题为“周时诰誓号令也”，《汉书·艺文志》题为“周史记”，大体反映了该书的性质。

三

刘向虽有“孔子所论百篇之余”的议论，而《逸周书》的成书时代并无定见。有战国时人作，战国前人作，秦汉人作，甚至魏晋人作种种不一的说法。

朱右曾氏在《逸周书集训校释序》中说，“此书虽未必果出文、武、周、召之手，要亦非战国秦汉人所能伪托。何者？庄生有言：圣人之法，以参为验，以稽为决，一二三四是也。周室之初，簠

子陈畴，《周官》分职，皆以数记，大致与此书相似：其证一也。《克殷篇》所叙，非亲见者不能；《商誓》、《度邑》、《皇门》、《芮良夫》诸篇，大似今文《尚书》，非伪古文所能仿佛：其证二也。称引是书者，荀息、狼瞫、魏绛，皆在孔子前：其证三也。”

朱右曾的观点很明确，是书乃战国之前人作。《周书》又从汲冢中出，其成书当在“汲冢”之前。汲冢旧有魏安釐王，魏襄王两说。汲冢出土的《竹书纪年》有“今王终，二十年”之语，知所葬不得早于周赧王二十年，汲冢当为魏襄王冢。

又，《史记·苏秦传》载，“苏秦乃闭室不出，出其书偏观之……于是得《周书》、《阴符》，伏而读之。”苏秦已见《周书》，又求说周显王，其成书当在周显王之前。显王即位于公元前 368 年，在位四十八年。

又，《逸周书》多数篇目，标明是记文、武、周公、成王、穆王时事，时代最晚一篇是《太子晋》，“晋平公使叔誉于周见太子晋”。晋平公卒于周景王十三年（前 532 年）。这仅是书内文字反映的时代。

春秋后期，当周景王、周敬王两世。景王时代，周王室还有一定地位，景王也有所作为，《国语·周语》载，景王二十一年“铸大钱”，二十三年“铸无射（钟）”。“景王崩，王室大乱”。进入周敬王时期，周王室只能是苟延残喘了。《周书序》言，“王化虽弛，天命方永，四夷八蛮，攸尊王政，作《职方》。”《周书序》末句云“周道于乎大备”。可见此《序》不可能作于王道衰颓的敬王，当作于周景王时期。该书当在景王世已告完成。这与“仲尼删《尚书》之余”也是吻合的。

《逸周书》的篇目，前人多用一“解”字，如《度训解第一》、《命训解第二》……。朱右曾氏云：“某某解第几”，此孔晁所目也。所以朱右曾的校本就全不用“解”字。

四

现存《逸周书》最早的注本当是晋孔晁注。在现有五十九篇中，有孔注者四十二篇，无注者十七篇。

由于是“删《尚书》之余”，《尚书》列为儒家经典，《逸周书》自然备受冷落。

其间，只南宋王应麟（1223—1296）有《周书王会补注一卷》。到了清代，才开始有人认真研究。卢文弨有《汲冢周书十卷校证补遗》，王念孙有《逸周书杂志四卷》，陈逢衡有《逸周书补注二十二卷》，俞樾有《周书平议一卷》，朱右曾《逸周书集训校释十卷》堪称集大成之作。民国时期，陈汉章有《周书后案三卷》，刘师培有《周书补正四卷》。这些著述，大多是精审而有创见的，可惜一般人很难见到。

解放后，一些学人如郭沫若、顾颉刚、李学勤几位先生研究了其中个别的篇章，全书的校理，到90年代才由西北大学黄怀信氏主持完成。黄怀信先生先后出版《逸周书源流考辨》(1992年)，《逸周书汇校集注》(与人合作，1995年)，《逸周书校补注译》(1996年)。这就填补了当代《逸周书》研究的空白，给《逸周书》的普及打下了基础。黄怀信氏对《逸周书》的全面研究，功在千秋，功不可没。

这个全译本，采用朱右曾氏《集训校释》作底本，这就省却了很多的考校文字；又主要参考黄怀信氏《校补注译》，采纳了不少黄氏的见解。书中的“朱氏云”、“黄氏云”犹如两个肩头，踩着这两个肩头向上，当不致于“后出转疏”了。

这个全译本的注，凡标有“也”的，指采用的是旧注，以示有别。因为是普及性的，注释力求简明，对照译文能明白的就不另注，也不作繁琐考证。涉及需要讨论的问题，作者另有《读〈逸周书〉笔记》若干则，就不在注释中徒费笔墨。

有心的读者能将这个全译本通读而又有所收获，要感谢朱右曾氏以及黄怀信先生，是他们的研究使这本难读的书变为可读，作者只不过为你做了一些简要的大体恰当的介绍而已。

1999 年 6 月 25 日

于贵阳花溪寓所

目　录

前　言……（1）

卷一

度训第一……（1）
命训第二……（6）
常训第三 ……（14）
文酌第四 ……（19）
籴匡第五 ……（28）

卷二

武称第六 ……（32）
允文第七 ……（37）
大武第八 ……（40）
大明武第九 ……（47）
小明武第十 ……（53）
大匡第十一 ……（56）
程典第十二 ……（63）
程寤第十三　亡

秦阴第十四 亡
九政第十五 亡
九开第十六 亡
刘法第十七 亡
文开第十八 亡
保开第十九 亡
八繁第二十 亡

卷三

丰保第二十一 …… (70)
大开第二十二 …… (79)
小开第二十三 …… (82)
文儆第二十四 …… (88)
文传第二十五 …… (90)
柔武第二十六 …… (97)
大开武第二十七 …… (99)
小开武第二十八…… (107)
宝典第二十九…… (111)
丰谋第三十…… (118)
寤儆第三十一…… (121)

卷四

武顺第三十二…… (125)
武穆第三十三…… (129)
和寤第三十四…… (132)
武寤第三十五…… (134)
克殷第三十六…… (135)
世俘第三十七…… (140)

大匡第三十八…… (150)
文政第三十九…… (155)
大聚第四十…… (161)
箕子第四十一　亡
考德第四十二　亡

卷五

商誓第四十三…… (169)
度邑第四十四…… (175)
武儆第四十五…… (181)
五权第四十六…… (182)
成开第四十七…… (185)
作雒第四十八…… (191)
皇门第四十九…… (196)
大戒第五十…… (201)

卷六

周月第五十一…… (206)
时训第五十二…… (209)
月令第五十三…… (218)
谥法第五十四…… (219)
明堂第五十五…… (237)
尝麦第五十六…… (240)
本典第五十七…… (247)

卷七

官人第五十八…… (251)
王会第五十九…… (263)

卷八

祭公第六十…… (281)
史记第六十一…… (287)
职方第六十二…… (296)

卷九

芮良夫第六十三…… (303)
太子晋第六十四…… (307)
王佩第六十五…… (314)
殷祝第六十六…… (317)
周祝第六十七…… (320)

卷十

武纪第六十八…… (328)
铨法第六十九…… (336)
器服第七十…… (338)
周书序…… (341)

附录

读《逸周书》笔记…… (352)

逸周书全译　卷一

度训第一

【题解】

度，法度。训，解说。度训，对法度的解说。全篇以“度”为中心讲说治民的方法。

【原文】

天生民而制其度。度小大以正[①]，权轻重以极[②]，明本末以立中[③]。立中以补损[④]，补损以知足。□爵以明等极，极以正民[⑤]。正中外以成命，正上下以顺政[⑥]。政以内□[⑦]。□□自迩[⑧]，弥兴自运。远迩备极，终也□微[⑨]。补在□□[⑩]，分微在明。明王是以敬微而顺分[⑪]。分次以知和[⑫]，知和以知乐，知乐以知哀，以知慧[⑬]，内外以知人[⑭]。

【注释】

①度（duó 夺）：度量。　正：指大小适中。当是“立正”、“立极”，蒙后“立中”省。

②权：称。　极：指轻重适中。

③本末：指两端。

④立中：确立不偏不倚的适中者。 补损：补其不足，损其有余。

⑤缺文乃“序”字，从黄怀信说。序爵：排列爵次。《礼记·中庸》：“序爵，所以辩贵贱也。” 极：前为等级，后“极”为动词，指辨明等级。正：定，正民，使民安定。

⑥中外：指朝野。 成命：成就君命。 上下：指上自公卿下至庶民。顺政：使政令顺行。

⑦内：指朝廷之内。缺文疑“成”，制定之义，从黄氏说。

⑧缺文疑“内兴”，从黄氏说。兴，起。下文“弥兴”，弥，更也。

⑨备：全。 极：至。 缺文疑“精”，从黄氏说，精微，精细，指政令完善周密。

⑩补：指补损，即补不足损有余。 缺文当是“分微”，即分次精微，从黄氏说。

⑪敬微：重视精微。 顺分：遵循分次。

⑫分次：区分等级。 和：和睦。明确等级则上下和睦，故知和。和则乐，故知和则知乐。有乐则知哀。

⑬知慧：孔注“慧者甚明所以知人”。即知哀乐者必知慧，是最明白的人。

⑭内外：指在朝在野。知慧者在朝廷内外都能分辨好人恶人，即知人。

【译文】

上天生下民众就给他们制定了法度。量度大的与小的，就能确定大小适中的，称量轻的与重的，就能确定轻重适中的，弄清本末两端，就能确定正中间。确定适中的标准才能补其不足损其有余，直到补损到恰当为止。排列爵次，以明确尊卑贵贱。辨明等级以安定民众。安定好朝廷内外，以成就君命；安定好公卿庶民，以便政令顺行。政令在朝廷内制定。制定人有来自近处，更有来自远处的。远处与近处的人才全都到来，政令最终才能完善周密。补不足损有余全在于分次精微，分次精微又全在于君王英明。因此，英明的君王就重视精微而又遵循分次原则。区分了等级，民众就知道和睦；知道了和睦就会知道欢乐；知道了欢乐也

就会知道哀伤；知道了欢乐哀伤就知道怎样做一个最明白的人，在朝廷内外都能分辨好人与恶人。

【原文】

凡民生而有好有恶①。小得其所好则喜，大得其所好则乐；小遭其所恶则忧，大遭其所恶则哀。凡民之所好恶，生物是好，死物是恶②。民至有好而不让③。不从其所好④，必犯法，无以事上。民至有恶而不让。不去其所恶⑤，必犯法，无以事上。徧行于此⑥，尚有顽民，而况曰不去其所恶而从其所好，民能居乎？若不□力⑦，何以求之？力争则力政⑧，力政则无让，无让则无礼。无礼，虽得所好，民乐乎？若不乐，乃所恶也。

【注释】

①凡：所有。　民生：生民，民众。古人多倒语，中心（心中）、中流（流中）、月吉（吉月）、朔月（月朔）……皆是。　好、恶：喜好，厌恶。

②生物：养生之物。　死物：致死之物。《春秋左氏传》："生，好物也。死，恶物也。好物，乐也。恶物，哀也。"生物是好，即好生物，宾语前置。

③不让：孔注"不让则争，争则必犯法矣"。

④从：顺，指遂心。

⑤去：使去，指除、弃。

⑥徧：孔注"徧谓兼行好恶也。"指从民所好又除民所恶。

⑦缺文当是"居"，衍"力"字。从黄氏说。

⑧力政：力征，用武力征取。

【译文】

所有民众皆有喜好有厌恶。得到一点他所爱的就高兴，得到

很多他所爱的就欢乐。遇到一点他厌恶的事就忧伤，遇到很多他厌恶的事就会悲哀。大凡民众的好恶都一样，喜欢养生之物，厌恶致死之物。民众遇到自己喜爱的东西就相争不让。如果不能顺从他的爱好，就一定犯法作乱，不能侍奉上司；民众遇到自己厌恶的东西就争相逃避。如果不能除去他厌恶的东西，就一定犯法作乱，不能侍奉上司。即使上司顺其所好又除其所厌，也还会有顽民，何况还不能除其厌恶，顺其爱好，民众能安居吗？民众如果不能安居，又凭什么求得民众呢？以力相争就会用武力强取，用武力强取就会失去谦让；失去谦让，就丢掉了礼制。丢掉礼制，即使得到喜爱的东西，民众会快乐吗？如果不快乐，就是他厌恶的了。

【原文】

凡民不忍好恶[①]，不能分次[②]。不次则夺，夺则战。战则何以养老幼，何以救痛疾死丧，何以胥役也[③]？明王是以极等以断好恶[④]，教民次分，扬举力竞任壮、养老、长幼，有报[⑤]，民是以胥役也。

【注释】

①忍：忍耐，克制。

②分次：同“次分”，倒文，安于本分。

③胥：相。　役：使。相互役使，相互帮助。

④极等：即明等级。

⑤扬举：表彰。　力竞：竞同“竞”，努力去做好下三事“任壮、养老、长幼”。孔注“壮者任之，老者养之，幼者长之，使相报，此谓力竞也”。即让壮年人有事做，老年人有供养，幼年人能成长，彼此相报答。

【译文】

大凡做人，不能克制自己的好恶，就不能安守本分。不守本

分就会争夺，争夺必然打斗，相互打斗又怎么能抚养老人和幼儿，怎么能救助病痛、疾苦、死亡、丧葬，怎么能相互帮助呢？英明的君王因此而区分等级来阻断庶民的好恶之心，教会民众安守本分。表彰那些努力使壮年人有事做、老年人有供养、幼年人能成长的人，让壮年、老年、幼年人相互能报答，民众因此而能彼此帮助。

【原文】

夫力竟非众不克①，众非和不聚，和非中不立②，中非礼不慎，礼非乐不履③。明王是以无乐非人④，无哀非人，人是以众。人众，赏多罚少，政之美也；罚多赏少，政之恶也。罚多则困，赏少则乏。乏困无丑⑤，教乃不至。是故明王明丑以长子孙⑥。子孙习服，鸟兽仁德⑦；土宜天时，百物行治。治之初蘧初哉⑧，治化则顺。是故无顺非厉⑨。长幼成而义生曰顺极⑩。

【注释】

①力竟：竟同“竞”，争也。上文“力竟”是努力去做，争着去做，作状语。此处指力争，用力争斗。

②和：和睦。　中：读“忠”，诚心。

③礼：礼仪。　履：行。中非礼不慎，只有认真于礼仪才显出诚心。

④无乐非人：即非人无乐，与民同乐之义。

⑤乏：贫乏。　困：困窘。　无丑：无羞耻。

⑥长：使长也。使子孙长，即培养子孙。

⑦服：行。习服，指习知有丑而行之。言鸟兽也会有仁德，何况人乎？

⑧蘧：即下文“厉”字之讹。厉读为励，即励民，劝励民众。治厉连文。“之初”二字衍文。治厉初哉，强调初始阶段十分重要。

⑨厉：读为励。不励民则无顺，顺则由于励民之故。

⑩义：宜也。合宜的道与行。　顺极：顺之至，即十分顺利。

【译文】

凭力气争斗，除非人多不能制止；人多，除非和睦不能聚集；和睦，除非诚心不能实现；诚心，除非礼仪慎重不能表现；礼仪，除非心情舒畅不能履行。英明君王因此而与民同乐，与民同哀，百姓因此也就多起来。人多了，赏赐多而处罚少，是善政；处罚多而赏赐少，就是恶政。处罚多了百姓会困窘，赏赐少了百姓会贫乏。一旦贫乏、困窘，就不知羞耻，教化就不能到他们身上。所以，英明君王以晓明廉耻来教育子孙成长。儿孙们习知有耻而身体力行，就是鸟兽也会怀有仁德。加之地得其宜与天得其时，百事都会平稳。一开始就重视治教劝励民众，整个教化都会顺利。所以，教化的不顺是没有劝励民众。培养幼儿的事情成功，并且生出“义”来，可说是顺极了。

命训第二

【题解】

命训，关于天命的训教。民之大命乃天所生成，明王当顺天命以牧万民，以致礼法受到尊重。

【原文】

天生民而成大命①。命司德正之以祸福②，立明王以顺

之。曰：大命有常，小命日成③。成则敬，有常则广④。广以敬命，则度至于极⑤。

【注释】

①大命：命有大小，大命乃上天成就，故大命即天命，以与小命别。

②司德：司，主也，以德为主也。

③有常：有一定。大命乃天命，不移改，故有常。 日成：随日而成。小命由自己的德行所主，视其个人德行而定其祸福。

④成则敬：因小命随日而成，就要重视而不怠慢。

⑤广：大也。《校释》："知其有常，故不敢以小善责报于天；知其日成，故不敢懈其修省。如是则法度至于中正也。"

【译文】

上天生下民众而成就他的大命。让神明靠德行降祸福端正他们的行为，设立英明君王让民众顺应天命。就是说：大命不改易，小命随日而成。随日而成就得重视（自己的行为），而大命是不变的。知大命而又重视小命，那么法度就受到维护而达到中正。

【原文】

夫司德司义而赐之福禄①。福禄在人，能无惩乎？若惩而悔过②，则度至于极。

夫或司不义而降之祸，在人③，能无惩乎？若惩而悔过，则度至于极。

夫民生而丑不明，无以明之，能无丑乎④？若有丑而竞行不丑，则度至极。

夫民生而乐生，无以谷之，能无劝乎？⑤若劝之以忠，则度至于极。

夫民生而恶死，无以畏之，能无恐乎？若恐而承教，则度至于极。

【注释】

①司：司通伺，察也。　义：宜也，做了合乎事理之事称义。即《校释》“处物曰义”。

②惩：惩治。惩其不德不义，即福禄在人。

③在人：即降祸在人。前隐含“祸”字，非脱。

④无丑：无羞耻。下有丑，有廉耻，知耻。

⑤谷：善也。谷可养人，故有善义。不谷即不善。谷之，使之善，让他活得好。　劝：劝勉。

⑥承教：接受教化。

【译文】

考察他们的德行道义就赐给他们福禄。福禄在身，他们能不惩治不德不义之事吗？如果既能惩治错误又能悔改过失，那么法度就受到维护而达到中正。

如果探察到不义行为，就降祸给他。灾祸在身，他能不惩治不德不义事吗？如果既能惩治错误又能悔改过失，那么法度就受到维护而达到中正。

民众生来并不明白有羞耻，如不让他们明白，能不干些无耻的事吗？如果知羞耻而争相做正当事，那么法度就受到维护而达到中正。

民众生下来就乐于活下去，不能让他们活得更好的话，能不给他们一些劝勉吗？如果以忠信劝勉他们，那么法度就受到维护而达到中正。

民众生下来就厌恶死亡，不能让他们因为活着而有所畏惧的话，能不让他们因为死而有所恐惧吗？如果因对死的恐惧而接受

教化，那么法度就受到维护而达到中正。

【原文】

六极既通，六间具塞[①]，通道通天以正人[②]。

正人莫如有极[③]，道天莫如无极。道天有极则不威，不威则不昭；正人无极则不信，不信则不行[④]。明王昭天、信人以度，功地以利之[⑤]，使信人畏天，则度至于极。

夫天道三，人道三：天有命、有祸、有福：人有丑、有绂绶、有斧钺[⑥]。以人之丑当天之命[⑦]，以绂绶当天之福，以斧钺当天之祸。六方三述，其极一也，不知则不行[⑧]。

【注释】

①六极：即以上六条“度至于极”。 六间：与六极相对而言。极为中正，间则不正也。

②通道通天：通，晓也。《校释》：“道生天，天生人，其本一也。”

③极：标准。 正人：使人正，教育人。

④威：严。 昭：明。 信：使信也。 行：从。

⑤功地：功读为攻，治也。 利之：使之得利。

⑥丑：耻。有丑指有羞耻。 绂绶：即黼冕，指爵禄。 斧钺：指刑法。

⑦当：对。黄氏云：“大命有常，耻亦有常，故以当之。黼冕赏人，与为善则赐福同，故以当之。斧钺刑人，与作恶则降祸同，故以当之。”

⑧六方：指丑、命、绂冕、福、斧钺、祸。 三述：述通术。六方两两相对即为三，称三术。 极：终极。 孔晁云：“一者善之谓也。不行善，不知故也。”

【译文】

天道有三个方面，人道有三个方面：天道有命、祸、福，人道有羞辱、爵禄、刑法。以人道的羞辱对天道的命，以人道的爵

禄对天道的福，以人道的刑法对天道的祸。六个方面三种办法，最终是要人行善。人不行善，就因为他不懂这个道理。

【原文】

极命则民堕，民堕则旷命，旷命以诫其上，则殆于乱[①]；极福则民禄，民禄则干善，干善则不行[②]；极祸则民鬼，民鬼则淫祭，淫祭则罢家[③]；极丑则民叛[④]，民叛则伤人，伤人则不义；极赏则民贾其上，贾其上则民无让，无让则不顺[⑤]；极罚则民多诈，多诈则不忠，不忠则无报：凡此六者，政之殆也[⑥]。明王是故昭命以命之，曰："大命世，小命身[⑦]。"

【注释】

①极：过度，过头。　命：号令。　旷：空也。　诫：通戒，警备。　殆：近也。

②福：赐福。　禄：贪禄。　干：犯。

③祸：降祸。　鬼：信鬼也。　淫：过。　淫祭：大搞祭祀。　罢：通疲。孔注："罢敝其财，冀无祸也。"

④极丑：过度羞辱。

⑤贾（gǔ 古）：买。《校释》云："贾上，谓如贾者之居奇挟功邀赏，无逊让之心。"

⑥忠：实也。　殆：危也。

⑦孔晁曰："违大命则世受罚，犯小命则罚身。"　昭命：使号令昭显。

【译文】

号令过度百姓就会怠堕，百姓怠堕就不听号令，不听号令就戒备上司，就近乎叛乱了。赐福过度百姓就会贪禄，百姓贪禄就会伤犯善事，伤犯善事就使善事不能施行。降祸过度百姓就会信

鬼，百姓信鬼就会大搞祭祀，大搞祭祀就会败毁家财。羞辱过度百姓就会背叛，百姓背叛就会伤人，伤人就不正义了。赏赐过度百姓就与上司讨价还价，与上司讨价还价就没有逊让之心，没有逊让则政令就不顺达。处罚过度百姓就多诡诈，百姓多诈就不诚实，不诚实就没有报答了。总上六种情况，显示了政事的危险。所以，英明的君王就用明白的号令告诉百姓说："违背大命就世代受罚，违背小命自身遭殃。"

【原文】

福莫大于行义，祸莫大于淫祭，丑莫大于伤人，赏莫大于信义，让莫大于贾上，罚莫大于贪诈①。古之明王，奉此六者以牧万民，民用而不失②。

【注释】

①大于×：比×大。　莫大于×：没有谁比×大。福、祸、丑、赏、让、罚，皆动词，福指赐福，祸谓降祸，丑即羞辱，赏为奖赏，让乃责让，罚是处罚。行义、淫祭、伤人、信义、贾上、贪诈，皆指人而言。行义即行义者，淫祭即淫祭者，余皆同。福莫大于行义，指给行义者赐福最大，即没有谁比行义者得到的多。

②奉：遵奉。　牧：治理。　用：为所用。　失：流失，即逃亡。

【译文】

赐福，没有谁比行义者得到的多；降祸，没有谁比淫祭者得到的多；羞辱，没有谁比伤人者得到的多；奖赏，没有谁比信义者得到的多；责备，没有谁比与上司讨价者得到的多；处罚，没有谁比贪诈者得到的多。古代英明的君王，遵循这六种方法治理百姓，百姓就会为君王所用而不逃亡。

【原文】

抚之以惠，和之以均；敛之以哀，娱之以乐；慎之以礼，教之以艺；震之以政，动之以事；劝之以赏，畏之以罚；临之以忠，行之以权[①]。权不法，忠不忠；罚不服，赏不从劳[②]；事不震，政不成，艺不淫，礼有时；乐不满，哀不至[③]；均不壹，惠不不忍人[④]。凡此物，权之属也[⑤]。

【注释】

①抚：安抚。抚之以惠，即以恩惠安抚之。下十一句句法同。 敛：收敛，不放纵。 震：震慑。 劝：勉励。 行：使，即役使。

②权不法：权势不用于守法者。 忠不忠：忠诚不加于忠诚之人。 罚不服：处罚不施于服罪者。 赏不从劳：奖赏不给随劳之人（即奖赏主要劳动者）。从（zòng 纵）。 旧注：从犹失也。从劳即失劳、不劳。亦通。

③事不震：力役之事不震惊百姓。 政不成：成通盛，政令不繁冗。 艺不淫：技艺不过于淫巧。 乐不满：欢乐而有节制。 哀不至：悲哀而不至极。

④旧本作“惠不忍人”，当从，即施恩惠而对人不残忍。

⑤物：事。 凡此物：所有这些事。 权之属：归于君王权力之类。

【译文】

君王要用恩惠安抚他们，用均等使他们和睦；借悲哀事让他们收敛，借欢乐事使他们愉快；用礼仪使他们慎重行事，用技艺教给他们本领；用政令震慑他们，用力役事让他们劳作；用奖赏勉励他们，作惩罚使他们畏惧；让他们面对诚实，以权力制服他们。权势不用于守法者，忠诚不加于忠诚之人，惩罚不施于服罪者，奖赏不给不劳动的人。力役之事不惊扰百姓，政令简明而不

繁冗；技艺不淫巧，礼仪讲时节；欢乐不过分，悲哀有节制；均等而不划一，惠爱而对人不残忍。所有这些事，都归于君王权力之类。

【原文】

惠而不忍人，人不胜害，害不如死①。均一则不和，哀至则匮，乐满则荒②。礼无时则不贵，艺淫则害于才③。政成则不长，事震则寡功。以赏从劳，劳而不至。以法从中则赏，赏不必中④。以权从法则行，行不必以知权⑤。权以知微，微以知始，始经知终⑥。

【注释】

①上段从正面讲，此段从反面讲。“惠而不忍人”当是“不惠而忍人”：不惠爱而对人残忍。从黄氏说。不胜（shēng 生）：犹不堪。

②哀至则匮：悲哀之极则乏神。　匮：乏。　乐满则荒：欢乐过分就必然放纵。　荒：宽漫放纵。

③才：材。

④此处有脱误。上段有“权不法，忠不忠，罚不服，赏不从劳”。此段当分别叙及。上句以“赏从劳”，下句言“权以法”，这中间缺了对“忠”“罚”的反面申说。此句明显的不伦不类。

⑤上段“权不法”，权力不加于守法者。此句相反，“以权从法”即以权势加于守法（从法）者。　则行：当是“则不行”，即不服从。所以“行必以知权”（衍“不”字），要使人服从，必定要知道使用权力的方法。从黄氏说。

⑥权以知微：使用权力，一定要知道细微。

【译文】

如果君王不惠爱而对人残忍，人们就会不堪其害，与其受害，还不如死。均等而划一，就不和睦。悲哀之极就缺乏精神，欢乐

过头就会放纵。礼仪不分时节就不贵重了，技艺淫巧就损害材料。政令冗繁，必不长久。役事惊民就少有功绩。如果奖赏不劳动的人，劳动者就会不尽力。把权力加于守法者，守法者就不再服从。要使人服从，就必须懂得使用权力。行使权力必须了解细节，了解细节必须知道从何而始，知道从何而始就必须知道至何而终。

常训第三

【题解】

常，永恒，固定。常训，关于“常”的训教。此篇讲民习、民常的作用，以及明王对民习、民常应取的态度。

此篇与前《度训》、《命训》文气相类，同以“训”名，当是同时代的作品。三篇皆为王者立言，故前人有谓本属一篇者。

【原文】

天有常性，人有常顺[①]。顺在可变，性在不改。不改可因[②]，因在好恶。好恶生变，变习生常[③]。常则生丑，丑命生德[④]。明王于是立政以正之。

【注释】

①性：指规律。　顺：顺应自然的行为。

②因：因袭、沿袭。

③变习：改变原有习惯。 生常：产生新的“常”，成为固定不变，以代替原有的习惯。

④丑：耻。有了常就可以生丑。“因其丑而命之，使人弃恶迁善则生德。”

【译文】

上天有固定不变的规律，人有顺应自然而养成的行为。人的行为在于可以变化，自然规律则不可改易。不可改易就只能因循沿袭，而因循与否在于人的好恶。好恶可以产生变化，改变原有习惯，产生新的恒常。有恒常就可以产生耻丑，耻丑明就能生道德。英明君王因此而设立政教，借以修正人的习惯与常行。

【原文】

民生而有习、有常。以习为常，以常为慎，民若生于中①。夫习之为常，自气血始②。明王自血气耳目之习以明之丑③。丑明乃乐义，乐义乃至上④，上贤而不穷。哀乐不淫，民知其至⑤。而至于子孙，民乃有古⑥。古者因民以顺民⑦。

【注释】

①慎：黄氏云“当作顺，以音误”。即以常行作为顺应自然的行为，人就如同生活在大自然之中。 以习为常：把原有习惯变为顺应自然的常行。

②习之为常：习惯要变为常行。 气血：乃生命之本，此指幼小之时。

③明之丑：双宾语句。使之明白耻丑。

④至上：《校释》“至上者，达于上也。”

⑤贤：多财。 淫：过。 至：极也，此指满足。

⑥古：指古朴之风。

⑦因民顺民：犹言以人治人。

【译文】

民众生来就有习惯，有常行。如果变习惯为常行，以常行为自然行为，人就如同生活在自然之中，人的习惯要变为常行，当从幼小时候开始。英明君王从幼小时候的耳目习惯上让民众明白什么是耻丑。耻丑明白就能喜爱合宜的行为。喜爱合宜行为就能达于上司，上司就会多财而不匮乏。哀乐不要过头，民众就会知道满足。这种风气子孙相传，民众乃有古朴之风。远古时候就是依靠百姓而使百姓顺服的。

【原文】

夫民群居而无选①，为政以始之②。始之以古，终之以古。行古志今，政之至也③。政维今，法维古。

顽贪以疑，疑意以两④。平两以参，参伍以权，权数以多⑤。多难以允，允德以慎。慎微以始而敬终，终乃不困⑥。困在坌，诱在王，民乃苟⑦。苟乃不明，哀乐不时，四征不显，六极不服，八政不顺，九德有奸。九奸不迁，万物不至⑧。夫礼非克不承，非乐不竟⑨。民是乏生⑩。

【注释】

①选：指首领。

②政：通“正”。　为正，指设官。　始：当作“治”。从黄氏说。

③志：思虑。　行古志今：指行古法而治今事。　至：极也。

④顽：凶。贪：贪财。　疑意：思想疑惑。　两：二、指内心的矛盾。

⑤平：使平，即消除矛盾。　参：叁，三，指外在的政令之类，与“两”而为三。　叁伍：《易·系辞上》“参伍以变，错综其数”。指交互错杂。　权数以多：指交错使用权力，则政令之类必多，

⑥允：恰当。 德：借为“当”。黄氏说。 慎微：慎重对待细微之事。困：困顿。

⑦坌：尘也。言法令繁多。 诱：惑也，言王诱民。 苟：苟且。

⑧四征、六极、八政、九奸：见下文。 服：行也。 奸：伪。

⑨《校释》：“礼乃四征八政之经，六极九德之本，故特言之。” 克：胜。承：奉也。 乐：和也。 竟：终也。 黄氏云：“此句衍。”

⑩乏生：缺乏活命之理。

【译文】

民众群居而没有首领，就设立长官以治理他们。开始治理用古法，最终也用古法。行古法而治今事，是最好的政治。即政令是现在的，而法规是古代的。

民众凶顽贪财，是由于思想糊涂；思想糊涂，是由于内心有矛盾。要消除矛盾，得用外在的政令法律，交错地使用权力。这样，政令之类必多。多了就难以允当。要允当就应谨慎。从谨慎细微处开始，认真对待结尾，最终才不致受困。困顿在于政令繁多，君王以此诱民，民众就会苟且。苟且就不知耻丑，哀乐就没有时限，四征就会不显明，六极就会不服从，八政就会不和顺，九德就会有虚伪。九种奸伪不去掉，万物就不会到来。如同礼仪，非顺达不能奉行，非和谐不能终了。民众由是缺乏活命之理。

【原文】

□好恶有四征[①]：喜、乐、忧、哀。动之以则，发之以文，成之以民，行之以化[②]。

六极：命、丑、福、赏、祸、罚[③]。六极不赢[④]，八政和平。

八政：夫妻、父子、兄弟、君臣。八政不逆，九德纯恪[⑤]。

九德：忠、信、敬、刚、柔、和、固、贞、顺⑥。

【注释】

①□，疑是“夫”字。 征：证也。人的好恶由喜、史、忧、哀来体现。

②则：法则。 文：节文，指政令。

③极：正也。用以正人，故曰六极。 丑：显其丑，即羞辱义。

④赢：读为赢，过也。

⑤政：正也。夫妻以夫为正，父子以父为正，兄弟以兄为正，君臣以君为正。 纯：一也。 恪：敬也。

⑥德：品德。 固：指意志坚定。 贞：忠贞不二。

【译文】

人的好恶从四方面体现：欢喜、快乐、忧伤、悲哀。按法规动作，从政令出发，顺民众办事，应变化而行。

六极是：命令、羞辱、赐福、奖赏、降祸、惩罚。六极不过头，八政就会和谐平正。

八政是：夫为妻正，父为子正，兄为弟正，君为臣正。八政不逆反，九德就能纯一恭敬。

九德是：忠实、诚信、恭敬、刚烈、柔和、和睦、坚定、忠贞、温顺。

【原文】

顺言曰政，顺政曰遂，遂伪曰奸①。奸物在目，奸声在耳，耳目有疑②。疑言有枢，枢动有和③。和意无等，万民无法④。□□在赦，□复在古⑤。古者明王奉法以明幽，幽王奉幽以废法。奉则一也，而绩功不同。明王是以敬微而顺分⑥。

【注释】

①政，即上文“八政”之政。奸，即上文“九奸”之奸。 顺言：指妻顺夫言，子顺父言，弟顺兄言，臣顺君言。 遂：成也。

②奸物：伪善之物。 疑：惑。

③言：语词。 有枢：如门户有枢，可转动。 枢动有和：指枢机转动可以调和。

④和意无等：调和疑惑之心不分等类，即一概调和，则不辨真伪，故万民无法。

⑤丁宗洛以为此句当是“治之在政，法复在古”，即上文“政维今法维古”之义。

⑥此句见《度训》。

【译文】

听从其言叫做“政”，顺从政令叫做“遂”，成其虚伪叫做“奸”。奸物在眼中，奸声在耳中，耳目必有疑惑。疑惑必有转轴，机枢转动，疑惑便可调和。调和疑惑如不分等类，万民则无法可依。治理之法在于政治，而法规则在于从古。古代英明君王遵奉法规以明其昏暗，而昏王则奉守幽暗而废弃法规。都是一样的遵奉，而功绩却不相同。

文酌第四

【题解】

文，文王。酌，行。文酌，即文王所行。篇中有

“九酌”，以之名篇。

【原文】

民生而有欲、有恶、有乐、有哀、有德[①]、有则。则有九聚，德有五宝，哀有四忍，乐有三丰，恶有二咎，欲有一极[②]。极有七事，咎有三尼，丰有三频，忍有四教，宝有五大，聚有九酌[③]。

【注释】

①德：犹能。 《周礼·大司乐》郑注：“德，能躬行者”。此处指办事能力。黄氏说。

②聚：保聚也。 忍：容忍也。 丰：厚也。 咎：罪也。 极：过度。二咎：当是“三咎”，与下“咎有三尼”对。 一极：当是“七极”，与下“极有七事”对。

③尼：止也。 频：频繁。 酌：斟酌以行之。

【译文】

人生来就有欲望、有厌恶、有快乐、有悲哀、有办事能力、有处事法则。法则有九聚，能力有五宝，悲哀有四忍，快乐有三丰，厌恶有三咎，欲望有七极。七极有七事。三咎有三尼，三丰有三频，四忍有四教，五宝有五大，九聚有九酌。

【原文】

九酌：一，取允移人[①]；二，宗杰以亲[②]；三，发滞以振民[③]；四，贷官以属[④]；五，人□必礼[⑤]；六，往来取比[⑥]；七，商贾易资[⑦]；八，农人美利[⑧]；九，□宠可动[⑨]。

五大[⑩]：一，大智率谋[⑪]；二，大武剑勇[⑫]；三，大功赋事[⑬]；四，大商行贿[⑭]；五，大农假贷[⑮]。

四教⑯：一，守之以信；二，因亲就年⑰；三，取戚免梏⑱；四，乐生身复⑲。

【注释】

①取：通“聚”，积聚。 允：诚信。 移：动也。言以诚动人。

②宗：尊也。言尊重英杰以此亲人。

③滞：委积。指仓廪。古本作“正民”。正，定也。即以发放仓廪安定赈济民众。

④贷：借贷。 官：官府，指公家。 属：连属。

⑤黄氏作“人曰必礼”。 曰：语助词。指待人以礼。

⑥比：亲近，亲密。指交往亲密。

⑦资：财物。指交易货物。

⑧美利：“美其稼穑之利”。指农民耕种获利。

⑨丁宗洛疑缺为“矜宠”。即“嘉善而矜不能”。 矜：怜悯。 宠：光耀。 可：适可。

⑩五大：承前“宝有五大”，即下大智、大武、大工、大商、大农。

⑪率：行。指施行谋略为大智。

⑫剑：《释名》“剑，检也、敛也”。剑通敛，收敛。此指收束勇力为大武。

⑬功：本作“工”。 赋事：“赋众以事而考其成”，指给人分配事务让其劳作。

⑭行：流通。 贿：财物。

⑮假：借。指借贷粮食。

⑯四教：承前“忍有四教”。指四种教人忍哀的方法。

⑰因：依。 就：走向，走近。 年：指年高。

⑱取：去也。去其忧戚则免除精神桎梏。从黄氏说。

⑲乐生：乐于生活。 复：返归无哀之时。指教民喜爱生活，使身心返归无哀之时。

【译文】

九酌是：一，积聚诚信以感人；二，尊重英杰以亲人；三，发

放仓廪安定民众；四，借贷官府连属百姓；五，对人一定要讲礼；六，交往一定要密切；七，使商贾交易货物；八，让农民多得利益；九，同情与嘉奖要适当施行。

五大是：一，大智指行用谋略；二，大武乃收敛勇力；三，大工是操劳工事；四，大商为流通货物；五，大农即借贷粮食。

四教是：一，教人谨守诚信；二，教人亲近年长者；三，教人去忧戚免桎梏；四，教人喜爱生活使身心返归无哀之时。

【原文】

三频[①]：一，频禄质溃[②]；二，阴福灵极[③]；三，留身散真[④]。

三尼[⑤]：一，除戎咎丑[⑥]；二，申亲考疏[⑦]；三，假时权要[⑧]。

【注释】

①三频：承前“丰有三频”，指三种频繁的享受。

②质：实也，指物质。 禄：指财物。 溃：与“费”同。指挥霍财物，让物质耗费。

③阴福：指向鬼神求福。 灵：灵性。 极：尽。

④留身：指耽身于声色，即纵情声色。 散：失也。 真：本性。

⑤三尼：承前“咎有三尼”。指三种止咎的方法。

⑥除：治。 戎：兵戎。 咎：罪也。 丑：指同类。“治兵以攻其同类”。

⑦申：束也。 考：成也。指约束亲近使成疏远。

⑧时：是。指假人以大权而作威。

【译文】

三频是：一，挥霍财物，物质就耗费；二，向鬼神求福，灵

性就殆尽；三，纵情声色，就失掉本性。

三止是：一，治兵以攻其同类；二，约束亲近使成疏远；三，假人以大权而作威。

【原文】

七事[①]：一，腾咎信志[②]；二，援拔渎谋[③]；三，㮚疑沮事[④]；四，腾属威众[⑤]；五，处宽身降[⑥]；六，陵塞胜备[⑦]；七，录兵免戎[⑧]。

【注释】

①七事：承前“极有七事”。指七件欲望过头之事。

②腾：胜。　咎：过错。　腾咎：超越过错，即置过错于不顾。　信：通“伸”。伸志即逞其志，指刚愎自用。

③援：读为爰，缓也。　拔：急也。　渎：滥也。指缓急不分而滥谋。

④㮚：旧作“聚”，《说文》引作“㮚”读如莘，众盛也。㮚疑即多疑。沮：阻。阻事指事不成。

⑤腾属：超过臣属，即欺凌臣属。

⑥处宽：居处宽大。　降：曲。身降即屈身。屈身以求居处宽大则过分了。

⑦陵：山陵，指边境。　塞：闭塞。　胜备：胜敌之备。闭塞边境作为胜敌之备，必为过分。

⑧录：检束。　录兵：弭兵，即解散军队。　戎：武事。免除武事而解散军队，必为过分。

【译文】

七事是：一，不顾过错而逞志；二，缓急不分而滥谋；三，多疑寡断而事不成；四，欺凌臣属而作威于人；五，屈身以求居处宽大；六，关闭边境作为胜敌之备；七，为免除武事而解散军队。

【原文】

一极[①]。惟事昌道[②]，开蓄伐。伐有三穆[③]、七信[④]、一干、二御、三安、十二来。

【注释】

①一极：前文“一极”为“七极”之误。此“一极”为后人增入以应前文。

②惟：只。　事：从事。　昌道：昌盛之道，即喜道。

③蓄：同畜，养也。　伐：功。指养民之功。

④信：读“伸”，通“审”，审明之。

【译文】

只有从事昌盛之道，才能建养民之功。建养民之功的具体办法有三穆、七信、一干、二御、三安、十二来。

【原文】

三穆[①]：一，绝灵破城[②]；二，筮奇昌为[③]；三，龟从惟凶[④]。

七信：一，仁之慎散[⑤]；二，智之完巧[⑥]；三，勇之精富[⑦]；四，族之寡贿[⑧]；五，商之浅资[⑨]；六，农之少积[⑩]；七，贵之争宠[⑪]。

【注释】

①穆：敬。指下敬神灵、敬筮、敬卜。

②绝灵：不祀宗庙神祇也，即不敬神灵。　破：败、坏。　城：当作“诚”，指精诚。

③筮：占筮，用卦爻预测吉凶。　昌为：善其所为。　奇（jī 机）：数奇

之奇，指命运不好。占筮虽不吉，亦当善其所为。

①龟：龟卜。 从：顺也，犹吉。言龟卜虽得吉顺，亦当想到事之凶危。

⑤散：指施舍。 慎散：施舍懂慎。言仁者用财必当于义，故宜审明。

⑥完：全。智者不可能做到处处工巧，故宜审明。

⑦精：锐。 富：盛。勇者不可锐盛，宜审明。

⑧族：族众。 贿：财。族众不可少财，故宜审明。

⑨浅：少。言商人不可少资。

⑩积：蓄，指存粮。农民不可少存粮。

⑪贵：权贵。言权贵不可争宠。

【译文】

三穆是：一，不敬神灵则破败精诚；二，占筮不吉也要善其所为；三，龟卜虽吉也要想到凶危。

七审是：一，仁者的谨慎施舍；二，智者的处处工巧；三，勇者的锋锐富盛；四，族众的缺少财物；五，商人的短缺资本；六，农民的短少存粮；七，权贵的争夺荣耀。

【原文】

一干：胜权舆[①]。

二御[②]：一，树惠不瘛[③]；二，既用兹忧[④]。

三安：一，定居安帑[⑤]；二，贡贵得布[⑥]；三，刑罪布财[⑦]。

【注释】

①干：主干，主体。 胜：犹善。 权舆：始。

②御：驾驶。指王者驾御百姓的方法。

③树：立。 瘛（yì 义）：病。指给百姓恩惠而不病民。

④既：尽。 兹：此。 忧：忧心，竭尽忧民之心。

⑤帑：通“孥”，妻儿。

⑥贡：贡赋。 贵：看重。 布：钱币。指看重贡赋而可用钱币代。

⑦罪：罪人。指处罚罪人可以财物赎罪。

【译文】

一干是：有好的开端。

二御是：一，树立恩惠而不病民；二，竭尽自己忧民之心。

三安是：一，定百姓居室以安其妻儿；二，看重贡赋而可以钱币代缴；三，处罚罪人可以财物赎罪。

【原文】

十二来①：一弓、二矢归射②，三轮、四舆归御③，五鲍、六鱼归蓄④，七陶、八冶归灶⑤，九柯、十匠归林⑥，十一竹、十二苇归时⑦。

【注释】

①来（lài 赖）：使之来，招徕。

②弓：指弓人。 矢：指矢人。 《考工记》："弓人为弓。矢人为矢。"弓人、矢人归聚到射人一处。

③轮：指轮人。 舆：指舆人。《考工记》"轮人不轮，轮人为盖。舆人为车。" 御：驾车人。轮人、舆人归聚到驾车人一处。

④鲍：本作"鞄"。 鱼：当作"函"。孙诒让说。《考工记》有鞄人、函人，皆柔皮之工。 蓄：指皮革积存之处。

⑤陶：陶人，制瓦器者。 冶：冶氏，指冶炼金属者。陶、冶用炉火，故"归灶"。

⑥柯、匠：指木工。 林：当作"材"。《校释》"柯，车人也。车人之事，以柯为度，故曰柯。匠人为宫室、城郭、沟洫。"《考工记》"车人为车，柯长三尺。……毂长半柯，其围一柯有半，辐长一柯有半。"

⑦竹：竹工。 苇：织苇席的工匠。 时：借为"庤"，竹、苇所储之处。刘师培说。

【译文】

十二来是：一弓人、二矢人，都归聚到射箭人一处；三轮人、四舆人都归聚到驾车人一处；五鞄人、六函人都归聚到皮革积存的地方；七瓦工，八冶工，都归聚到窑炉旁边；九柯工、十木匠，都归聚到木材堆放的地方；十一竹工、十二席匠，都归聚到竹苇存放的地方。

【原文】

三穆、七信、一干、二御、三安、十二来，伐道咸布[①]。物无不落。落物取配，维有永究[②]。急哉急哉，後失时[③]。

【注释】

①伐：功，指成功。　伐道：成功之道。　布：犹备。

②落：坠落，指过时。　配：类也。　取配：取其同类。指找回相同之物。同“唯”，只。　永：久。　究：终。

③急：迅速。　後：迟。

【译文】

三穆、七信、一干、二御、三安、十二来已经完成，成功的方法就都具备了。

事物没有不过时的。过时之物要再去找寻，就只有终止。抓紧啊抓紧，落后了就失掉时机。

籴匡第五

【题解】

籴，买粮。匡，救也，籴匡即买粮救荒。此篇分讲丰年、歉年、饥年以及大荒之年所应采取的不同措施。

【原文】

成年谷足①，宾、祭以盛②。大驯钟绝③，服美义淫④。阜畜约制⑤，馀子务艺⑥。宫室城廓修为备⑦，供有嘉菜⑧。于是日满⑨。

【注释】

①成：熟也。成年即丰年。

②宾：指享宴宾客。　祭：指各种祭祀。　以：用。　盛：指宴享、祭祀的礼仪丰盛。

③驯：古训字。指宴享与祭祀中的讲演。大，指言辞洪亮。　绝：当为"弦"。钟弦，指音乐演奏。

④义：通仪，指仪式。　淫：过也。全句指服饰漂亮，仪式盛大。

⑤阜畜：指养畜者。　约：饰也，美也。　制：指养畜的器械，如槽厩之类。

⑥馀子：庶子。　务艺：从事技艺。

⑦修：指维修。　为：指新造。　备：使完备。

⑧供：指宾、祭的供给或供奉。　嘉菜：鲜美的蔬菜。　黄氏云：此句

当在“服美义淫”下，可从。

⑨是：指成年。 满：实也。日满指日子充实。

【译文】

丰年粮食充足，宴享宾客与祭祀都用盛大仪式。训言与演奏的声音洪亮；服饰华美，礼仪超过平常。供品中要有鲜美的菜蔬。养牲畜的要修饰他的设施，庶子要从事各种技艺。宫室城廓或维修或新造，务使完备。在丰收之年，日子要过得充实。

【原文】

年俭谷不足①，宾、祭以中盛②。乐惟钟鼓，不服美③。三牧、五库补摄④，凡美不修。馀子务穑⑤。于是纠秩⑥。

【注释】

①俭：歉也。一谷不升谓之歉。 不足：人不足四鬴也。郑玄注《考工记》“鬴，六斗四升也。”

②中盛：中等盛典。

③服：动词。不服美，指不穿彩服。

④三牧：指戎马、田马、驾马三物之牧。 五库：《礼记·月令》“令百工审五库之量，金铁、皮革、角齿、羽箭干、脂胶丹漆，毋（无）或不良。” 补：互补。 摄：兼代。

⑤穑：稼穑。指农事。

⑥纠：同纠，督察也。 秩：次也。纠秩，指纠其分次，不使超越。

【译文】

歉年粮食不充裕，宴享宾客与祭祀都用中等盛典。奏乐只用钟鼓，不穿彩服。三种马以及五种库房管理人互相补充兼管，所有美善之物不给修治。庶子要从事农活。在歉年时候，分等次督察，其所占有不得超越。

【原文】

年饥则勤而不宾①，举祭以薄。乐无钟鼓，凡美禁。畜不阜群，车不雕攻，兵备不利②。民利不淫，征当商旅③，以救穷乏。问随乡，不鬻熟④。分助有匡，以绥无者⑤。于是救困。

【注释】

①饥：二谷不升谓之饥。　勤：慰问。　薄：少，指祭祀的供品。
②阜：同皂，养。　雕：雕饰。　攻：修理。　利：当是“制”，指新造。
③利：用。民利不淫，指民众伏腊聚会勿使过费。　征：征收赋税。
当：主也。赋税征收以商旅为主。
④问：了解灾情。　鬻：卖。　熟：指熟食。
⑤绥：安定。　有：读“又”，且也。黄氏说。

【译文】

饥年则慰问宾客而不宴享，祭祀时供品要少。奏乐不用钟鼓，所有华美之物都禁用。牲畜不成群地饲养，车子不用雕饰，兵器不用新造。民众之用不过费，赋税征收以商旅为主，以救济缺粮的人。了解灾情，随乡而异，不准出售熟食。分别资助与匡救，以安定缺粮的人。在饥年的时候，救困是中心。

【原文】

大荒有祷无祭①。国不称乐，企不满壑②。刑罚不修，舍用振穷③。君亲巡方，卿参告籴，馀子倅运④。开廪同食⑤，民不藏粮，曰有匡。俾民畜惟牛羊。于民大疾惑，杀，一人无赦⑥。男守疆，戎禁不出⑦。五库不膳。丧礼无度，祭以薄资⑧。礼无乐，宫不帏。嫁取不以时，宾旅设位有赐⑨。

【注释】

①大荒：四谷不升曰荒，五谷不升曰大荒。 祷：祈祷。

②称：举。 仝：丁宗洛疑是“食”字。 壑：指食欲。

③不修：谓不造刑具。即荒政缓刑之意。 舍：施舍。 振：同赈。穷：穷。

④巡方：巡察四方灾情。 告籴：告，求也。《国语·鲁语》“国有饥馑，卿出告籴，古之制也。” 倅：副也。“运所籴之粮，使馀子副之。”

⑤廪：仓也。依卢文弨说补“廪”字。 同食：上下无异馔。

⑥大疾惑：谓盗贼及挟左道者。饥馑则盗贼多，故急其刑以除之。荒年，民之大疾指盗贼；惑，指挟左道之术以惑民者。

⑦戎事不出：戎事自守而已，不征伐也。

⑧膳：当为“缮”，指修缮。 无度：不从常制。 资：借为“粢”，指祭祀用的谷物。丁宗洛曰：“丧主俭而费速，丧之祭用薄。”

⑨宫：室。 帏：帷帐。 不以时：不拘时日。 设位有赐：孔注“宾旅随位赐之，不飨燕”。

【译文】

大荒之年只祈祷而无祭祀。全国不举乐，饮食不尽欲。刑罚宽缓，不造刑具。施舍用物以赈济穷困。国君亲自巡察各方灾情，卿大夫参与告籴，庶子协助运粮。开仓同吃，民不藏粮，叫做有匡。使百姓养畜只养牛羊。对劫民的盗贼及惑民的左道用严刑杀伐，一个也不赦免。男子守边疆，兵戎禁止出境。五库不修缮，丧礼不遵常度，祭奠用少量粢米。礼仪不奏乐，宫室不设帷。嫁娶不拘时日，来访宾客依照身份予以赠赐。

逸周书全译　卷二

武称第六

【题解】

武称，武事的各种名称。此篇讲行兵用武的原则和方法。

【原文】

大国不失其威，小国不失其卑，敌国不失其权[①]。岠嶮伐夷，并小夺乱[②]，□强攻弱而袭不正，武之经也[③]。

【注释】

①敌：匹敌，相当。　权：平衡。

②岠嶮：同“拒险”，拒通据。据险，依据天险。　夷：平，与险相对而言。　并：兼并。　乱：指动乱的国家。

③缺文当是“以”，黄氏说。　不正：指邪恶之国。　经：常，指常规。

【译文】

面对大国不失我的威严，面对小国不失我的谦卑，国力相当的国家不失彼此的平衡。依据天险，攻伐平地，兼并小国，夺取

乱国，以强攻弱，袭击邪恶，是武事的“经”。

【原文】

伐乱、伐疾、伐疫[①]，武之顺也。

贤者辅之、乱者取之、作者劝之、怠者沮之、恐者惧之、欲者趣之[②]，武之用也。

【注释】

①乱：指内乱。　疾：恶，憎恨。

②劝：勉励。　沮：止。　趣：通“取”，获取、夺取。取其贪欲即除其贪欲。

【译文】

讨伐内乱的国家，讨伐憎恶的国家，讨伐疫病流行的国家，是武事的“顺”。

贤明的辅佐他，动乱的夺取他，操劳的勉励他，怠惰的制止他，惶恐的惊惧他，贪心的除去他，是武事的“用”。

【原文】

美男破老[①]，美妇破舌[②]，淫图破国[③]，淫巧破时[④]，淫乐破正[⑤]，淫言破义[⑥]，武之毁也[⑦]。

赦其众[⑧]，遂其咎[⑨]，抚其□[⑩]，助其囊[⑪]，武之闻也[⑫]。

【注释】

①美男：美少年。　老：老成人。

②舌：“后”字之讹。王念孙说。后，王后。指正妻。

③淫：过也，谓不正。　图：谋。　国：《校释》“旧阙。据郭朴所引补”。黄氏云：“缺文当是‘德’，指正谋。”

①时：通“庤”，储备，指资财。

⑤淫乐：不正的音乐。 正：正声，纯正的音乐。

⑥淫言：邪恶的话。 义：宜也，指义言，正确合理的话。

⑦毁：败毁。武之毁，指武事中败毁他人的方法。

⑧众：指被俘者。

⑨遂：成。 咎：过错。遂其咎，有谅解过错之义。

⑩缺文当是“民”，陈逢衡说。

⑪囊：粮袋。助其囊，指送粮食给他。

⑫间：通“间”，离间。

【译文】

用美少年贬斥老年人，用美女贬损其正妻，用邪谋坏他人的正计，用奇巧毁他人的资财，用淫乱之声坏他人的雅乐，用邪恶之言诋毁他人合理的话，是武事的“毁”。

赦免被俘的兵众，谅解他的过错，抚慰他的百姓，盛满他的粮袋，是武事的“间”。

【原文】

饵敌以分而照其储[1]，以伐辅德[2]，追时之权[3]，武之尚也。

春违其农、秋伐其穡、夏取其麦、冬寒其衣服，春秋欲舒、冬夏欲亟[4]，武之时也[5]。

【注释】

①饵：动词，作钓饵。 分：珍宝之器。见《左传·昭公十二年》杜注。黄氏说。 照：知也。

②辅德：指谋臣。

③时：时机。 权：权衡。此句宾语提前。

④亟：急也。

⑤时：时令。指武事要考虑时令。

【译文】

用珍宝作钓饵以探知他的储备，诛伐他的谋臣，权衡追击的时机，是武事的“尚”。

春季使他们违背农时，秋季骚扰他们的收获，夏季割取他们的麦子，冬季使他们衣着单薄。春秋两季要舒缓，冬夏两季要急速。这是武事的“时”。

【原文】

长胜短，轻胜重，直胜曲，众胜寡，强胜弱，饱胜饥，肃胜怒，先胜后，疾胜迟，武之胜也[①]。

追戎无恪[②]，穷寇不格[③]，力倦气竭乃易克，武之追也[④]。

【注释】

①胜：取胜的原则。

②恪：谨慎。《校释》“无恪，恪也。”

③格：斗也。

④追：追击敌人的原则。

【译文】

长兵器胜短兵器，轻装胜重负，理直胜理曲，人多胜人少，强大胜弱小，饱食胜饥饿，肃敬胜愤怒，先发胜后发，疾速胜迟缓，是武事的“胜”。

追击敌人要谨慎，走投无路之敌不要攻击，待他疲劳气尽就容易制服了，是武事的“追”。

【原文】

既胜人，举旗以号[1]，命吏禁掠，无敢侵暴[2]；爵位不谦[3]，田宅不亏，各宁其亲，民服如化[4]，武之抚也。

百姓咸服，偃兵兴德[5]，夷厥险阻[6]，以毁其武[7]，四方畏服，奄有天下[8]，武之定也[9]。

【注释】

①号下原有令字。王念孙以为号即令也。

②当为“无取侵暴”。《校释》本刊误。　取：犹行。

③谦：读为减。谦减古通。

④宁：安定。　服：归服。　化：顺应自然。

⑤德：与“兵”相对，指教化。

⑥夷：平。

⑦毁武：丁宗洛曰“犹言倒载干戈包以虎皮也”。

⑧奄：包括，覆盖。

⑨定：终。指武事的终极目的是安定天下。

【译文】

战胜了敌人，举令旗发号令，要官吏禁止抢劫，不得侵凌强暴民众；不降低爵位，田土住宅不减损，各自安定亲属，民众自然归服。是武事的“抚”。

普天下归服以后，止息战争兴办文教，平掉险阻的工事，毁掉打仗的武器，四方敬畏服从，包有天下，是武事的“定”。

允文第七

【题解】

允文，乃首句中二字。“允文维纪”，即以文德为纲纪。此篇讲安定胜国的方法。

【原文】

思静振胜[①]，允文维纪[②]。昭告周行[③]，维旌所在[④]。收戎释贿[⑤]，无迁厥里[⑥]。官校属职，因其百吏[⑦]。公贷少多，振赐穷士[⑧]。救瘠补病，赋均田布[⑨]。

【注释】

①静：安定。　振：奋也。振胜，即巩固、发扬胜利成果。

②允：用。　维：通“为”。

③昭告：指安民告示。　周：遍。

④维旌：指悬挂、张贴。　所在：在所，在那里。下面乃布告的内容。

⑤收戎旧作“收武”，孔注“收其戎器”。　释：舍也。释贿，指发放财物。

⑥迁：改也。　里：居里，指住所。

⑦校：军营。与“官”相对，指武官。　属：连续。　因：用。

⑧公货：指官府财物。

⑨瘠：贫瘠。　赋：指服徭役。《校释》“赋出于田，田均则赋均。”均与布，义同。

【译文】

想要安定并巩固胜利，要用文德作为纲纪。安民告示到处张贴、悬挂。收缴武器，发放财物，不要让百姓迁徙。文官武将接续原有职务，沿用所有小吏。官府所有财物，全都用来赈赐穷士。救济贫穷病弱，做到徭役与田土均衡。

【原文】

命夫复服，用损忧耻[①]。孤寡无告，获厚咸喜[②]。咸问外戚，书其所在[③]。选同氏姓，位之宗子[④]。率用十五[⑤]，绥用士女[⑥]。教用显允，若得父母[⑦]。

【注释】

①命夫：大夫。　复服：恢复其命服，即继续任大夫。　损：王念孙说"字当作捐"。捐，弃也，即消除。

②告：求。

③问：寻访，问候。　书：记。

④位：通"立"。　宗子：指嫡长子。

⑤率用十五：率，标准。即以十五岁以上人作为服徭役的计算依据。

⑥《夏小正》作"绥多女士"，女士即士女，指成年男女，意即让众多成年男女安定，即成年男女都得婚配。

⑦教：教育、教化。　显：明。　允：诚信。

【译文】

让大夫恢复其命服，以消除他们的忧伤与羞辱。使孤儿寡母无所求，众人因收获丰厚而皆大欢喜。寻访所有的外戚，记下他们的住处。选择同姓同氏者，立为各氏族的宗子。年十五以上作为服役的标准，成年男女都得以婚配。以光明诚实进行教育，百

姓如同得到父母。

【原文】

宽以政之，孰云不听[①]？听言靡悔，遵养时晦[②]。晦明遂语，于时允武[③]。死思复生，生思复所。人知不弃，爱守正户[④]。上下和协，靡敌不下。

【注释】

①宽：严之反，指宽松、宽和。　政：动词，即治理。　听：听从，服从。

②言：同《诗经》"静言思之"，犹"而"。　靡：无。　遵：指守礼不越轨。　养：供养。　时：通"是"，此。　晦：不明，指不明事理的年轻君王。

③晦明：由晦而明，指明理的君王。　语：教诫。　于时：于是。　允武：施行武教。

④不弃：不被抛弃。　爱：惜。　正户：正门，指自己的家居。

【译文】

用宽和办法治理百姓，谁能不顺从？顺从而没有悔恨，还会安守本分而供养糊涂君王。君王英明就会作教诫，在这时候还要进行武教。这样，死了的也想再生，活着的想再任旧职。百姓知道不被抛弃，就会珍惜家居不远离。做到上下和协，就没有攻不下的敌人。

【原文】

执彼玉珪，以居其宇[①]。庶民咸耕，童壮无辅[②]。无拂其取，通其疆土[③]。民之望兵，若待父母。是故，天下一旦而定，奄有四海[④]。

【注释】

①玉珪：贵族的礼器。 宇：豪华居室。
②辅：当为侮，音近而讹。即老幼无欺。
③拂：逆也。 取：通“趣”，即意趣，指心中所想。
④奄：仓也。

【译文】

达官贵人手执玉器，住在他们的殿宇。老百姓人人耕种，老幼无有欺诈。不违背他们的心意，国内通行无阻。民众盼望我军，如同等待父母。所以，天下一日就可平定，从而包有四海。

大武第八

【题解】

武，武事，指战争。武有七制，此篇一一说解，故称大武。全篇讲了七制的原则与方法。

【原文】

武有七制①：政②、攻、侵、伐、陈③、战、斗。善政不攻，善攻不侵，善侵不伐，善伐不陈，善陈不战，善战不斗，善斗不败。

【注释】

①制：犹法，指成法。

②政：通“征”。上伐下曰征。

③陈：通“阵”，指布阵。

【译文】

打仗有七种成法：征伐、攻击、侵入、讨伐、布阵、合战、搏斗。善于征伐的不攻击，善于攻击的不侵犯，善于侵犯的不讨伐，善于讨伐的不布阵，善于布阵的不交战，善于交战的不搏斗，善于搏斗的不吃败仗。

【原文】

政有九因，因有四戚、五和①；攻有九开，开有四凶、五良②；侵有七酌，酌有四聚、三敛③；伐有七机，机有四时、三兴④；陈有七来，来有三哀、四赦⑤；战有十一振，振有六厉、五卫⑥；斗有十一客，客有六广、五虞⑦。

【注释】

①因：依也。　戚：亲也。　和：合谐。

②开：启动。　凶：不吉利。　良：善。

③酌：行也，指行为。　聚：取也。　敛：收。

④机：时机。　时：指四季。　兴：发，指发兵。

⑤来：《北堂书钞》作“乘”。　乘：成也。　哀：忧。　赦：除，指舍弃。

⑥振：振奋。　厉：通“励”，勉励。

⑦客：宾也。　广：广泛，全面。　虞：助也。

【译文】

征伐有九种依靠，依靠有四戚、五和；攻击有九种开启，开启有四凶、五良；侵犯有七种行为，行为有四聚、三敛；讨伐有七个时机，时机有四时、三兴；布阵有七种成功，成功有三哀、四赦；交战有十一种振奋，振奋有六励、五卫；搏斗有十一种宾客，宾客有六广、五虞。

【原文】

四戚：一内姓、二外婚、三友朋、四同里①。五和：一，有天无恶②；二，有人无郤③；三，同好相固④；四，同恶相助⑤；五，远宅不薄⑥。凡此九者，政之因也。

【注释】

①戚：指亲近者。　内姓：同姓。　外婚：姻亲。　友：同志为友。朋：同师为朋。　里：邻里，二十五家为里。

②天：指收成。　恶：指灾荒。

③郤：同“隙”。

④固：指紧密。

⑤恶：厌恶。

⑥远宅：远方人。　不薄：不轻视。

【译文】

四戚是指：一同姓、二姻亲、三友朋、四邻里。五和是指：一，有收成而没有灾荒；二，有人才而没有嫌隙；三，共同爱好的更见亲密；四，共同厌恶的邦助除去；五，远方之人不加轻视。这九种，是征伐的依靠。

【原文】

四凶[①]：一攻天时，二攻地宜，三攻人德，四攻行利[②]。五良：一取仁，二取智，三取勇，四取材，五取艺。凡此九者，攻之开也。

【注释】

①凶：凶险。
②行利：指武器精良。

【译文】

四凶是：一，攻得天时者；二，攻得地利者；三，攻得人和者；四，攻其武器精良者。五良是：一，取其仁人；二，取其智慧者；三，取其勇武者；四，取其有才能者；五，取其有技艺者。这九种，是攻击的开启。

【原文】

四聚[①]：一，酌之以仁[②]；二，怀之以乐[③]；三，旁聚封人[④]；四，设围以信。三敛[⑤]：一，男女比[⑥]；二，工次[⑦]；三，祇人死[⑧]，凡此七者，侵之酌也。

【注释】

①聚：取也。指采取的行动。
②酌：行。此句即行之以仁德。
③怀：来。怀之即使之来。
④旁：大也。　封人：边境之人。
⑤敛：收也。
⑥比：匹也。指婚配。

⑦工：指百工。 次：舍。百工皆有肆舍。
⑧祇：敬。指哀人之死丧。

【译文】

四取是：一，行之以仁德，二，以欢乐召引外人；三，广取边境上的人；四，以信用设围。三敛是：一，男女婚配；二，百工有所归；三，哀痛人的死丧。这七种，是入侵应采取的措施。

【原文】

四时：一，春违其农；二，夏食其谷①；三，秋取其刈②；四，冬冻其葆③。三兴④：一，政以和时⑤；二，伐乱以治⑥；三，伐饥以饱。凡此七者，伐之机也。

【注释】

①谷：指麦。即夏取其麦。
②刈：指可刈之禾。
③葆：黄氏云“借为服”，指衣服。
④兴：发兵。
⑤政以和时：指政通人和之时。
⑥治：太平。

【译文】

四时是：一，春季违背他的农时；二，夏季食他的麦子；三，秋季割他的庄稼；四，冬季让他受冻。三兴是：一，以政通人和之时；二，以太平伐动乱；三，以粮足伐饥饿。这七种，是讨伐的时机。

【原文】

三哀①：一，要不羸②；二，丧人；三，摈厥亲③。四

赦④：一，胜人必嬴⑤；二，取威信复⑥；三，人乐生身；四，赦民所恶。凡此七者，陈之来也⑦。

【注释】

①哀：忧也。

②要：俞樾说为“粟”之讹。 嬴：当为嬴，盈满。

③摈：弃也。 厥：其。此句指家人彼此失和。

④赦：免也，即放弃。

⑤嬴，指胜人必有骄盈。此为不足取之心态，故列为舍弃之列。

⑥取：去也。 信复：相信可以回归。

⑦《北堂书钞》作“阵之乘”，可从。

【译文】

三哀是：一哀粮食不足，二哀丧失人丁，三哀弃其亲人。四赦是：一，放弃胜人必骄之心；二，去掉威严，让兵士相信可以回归；三，人都喜欢活下去，应免除死罪；四，除掉百姓所厌恶的。这七种，是布阵成功的保证。

【原文】

六厉①：一，仁厉以行②；二，智厉以道③；三，武厉以勇；四，师厉以士；五，校正厉御④；六，射师厉伍⑤。五卫⑥：一，明仁怀恕⑦；二，明智辅谋；三，明武摄勇⑧；四，明材摄士⑨；五，明艺摄官⑩。凡此十一者，战之振也。

【注释】

①厉：通“励”，激励。

②行：品行，德行。

③道：指礼义规范。

④校正：养马官。 御：驾驶车马，此指驭手。

⑤射师：教射之官。 伍：行伍，指步卒。

⑥卫：嘉也。

⑦明：使明，即嘉卫、表彰。此句即嘉卫仁者使怀恕己之心。下几句句型同此。

⑧摄：摄持，控制，有约束义。

⑨材：通“才”，能人。

⑩艺：技艺之人。 官：工。

【译文】

六励是：一，仁人以品德激励；二，智者以礼义激励；三，武士以勇气激励；四，军队以勇士激励；五，马官激励驭手；六，射师激励步卒。五卫是：一，嘉明仁者使各怀恕己之心；二，嘉明智者使出谋划策；三，嘉明威武者以约束勇力之人；四，嘉明有才能者以约束普通之人；五，嘉明技艺之士以约束其他工匠。这十一种是交战时振奋士气的方法。

【原文】

六广[①]：一明令，二明丑[②]，三明赏，四明罚，五利兵，六竞竟[③]。五虞[④]：一，鼓走疑[⑤]；二，备从来；三，佐车举旗[⑥]；四，采虞人谋[⑦]；五，后动撚之[⑧]。凡此十一者，斗之客也[⑨]。

无竞惟[⑩]害，有功无败。

【注释】

①广：广泛，全面。

②丑：羞耻。

③竟：终。指最终的胜利。

④虞：助也。

⑤鼓：动词，击鼓。 走：去也。 疑：不决。

⑥佐车：主帅副车。

⑦虞人：即众人。

⑧后动：即后续部队。 撚：接续。

⑨此十一种皆可助斗，故为斗之宾客。

⑩惟：通为。

【译文】

六广是：一，广明号令；二，广明羞耻；三，广明赏赐；四，广明惩罚；五，广磨兵器；六，力争最后胜利。五虞是：一，击鼓去疑；二，预备后继部队；三，副车举旗向导；四，采纳众人计谋；五，后继部队紧跟在后。这十一种，是搏斗的宾客。

没有竞争是祸害，有功劳就不会衰败。

大明武第九

【题解】

“明武”二字取自篇中。明，明白，通晓。武，武事。此篇前部分讲带兵之法，后部分讲攻城之道。下篇亦名“明武”，一前一后，此篇在前，称“大明武”，下篇称“小明武”在后。

【原文】

畏严大武[①]。曰维四方，畏威乃宁[②]。天作武，修戎兵，以助义正违顺天行[③]。五官，官候厥政，谓有所亡[④]。

【注释】

①畏：威。 大武：神圣的武事。

②曰：发语词。 宁：安宁。 维：通“唯”。

③戎：戎行，指军队。 兵：武器。 义：宜也，指正义之事。 正违：矫正违义之事。

④五官：司徒、司马、司空、司士、司冠。 候：视也。 官候厥政：指官吏视其政事，即恪守其职。 谓：通“为”。 亡：失，过失。此句意即，为其有失，故五官必恪守其职。

【译文】

威武神圣的战事。只有畏惧它的威严，四方才能安宁。上天安排武事，整治军队兵器，以匡扶正义矫正不义来顺从天意。设五官，为其有失，五官当恪守其职。

【原文】

城廓沟渠，高厚是量[①]。既践戎野，备慎其殃[②]。敬其严君，乃战赦[③]。十艺必明，加之以十因，靡敌不荒[④]。陈若云布，侵若风行[⑤]。轻车翼卫，在戎二方[⑥]。我师之穷，靡人不刚[⑦]。

【注释】

①城廓沟渠：内城，外廓，沟渠指护城河。 高厚是量：量高量深。宾语“高厚”前置。

②既践戎野：已经踏入敌之境内。 备：全面。 慎：警戒。 殃：祸事。

③敬：认真对待。 严君：指武事。 乃战赦：乃战乃赦，或战或赦。

④十艺：十种作战艺术，见下。 因：依靠。 靡：无。 荒：败。

⑤陈：阵。指布阵若云布，言其密。 侵：进攻。指进攻若风行，言其速。

⑥轻车：战车。 戎：中军。

⑦穷：指困境。 之穷：走往困境。

【译文】

敌人的城墙护城河，要测量它的高度深度。已经进入敌人境内，要处处警戒可能发生的灾祸。认真对待战事，决定是战还是不战。十种作战艺术要明白，再加上十种作战的依靠，那就没有敌人不败逃的。布阵要像行云一样密实，进攻要像风行一样迅疾。战车如羽翼护卫在中军两旁。即使我们的军队走到困境，也没有人不勇武刚强。

【原文】

十艺[①]：一，大援[②]；二，明从[③]；三，馀子[④]；四，长兴[⑤]；五，伐人[⑥]；六，刑馀[⑦]；七，三疑[⑧]；八，间书[⑨]；九，用少[⑩]；十，兴怨[⑪]。

十因：一树仁，二胜欲[⑫]；三宾客[⑬]，四通旅[⑭]，五亲戚[⑮]，六无告[⑯]，七同事[⑰]，八程巧[⑱]，九□能[⑲]，十利事[⑳]。

【注释】

①艺：术也。指带兵的方法。

②大援：强有力的援助。省动词，即让士兵知道有大援。与下“明从”对看，当指外有大援。

③从：跟随，指后续部队。明从，即让士兵知道有后续部队。

④馀子：卿大夫的庶子，即嫡长子以外的儿子。省动词，即让士兵知道有卿大夫的庶子在军中。

⑤长兴：长久兴盛。即让士兵知道打仗是为了长久的兴盛。

⑥伐人：讨伐有罪之人。

⑦刑馀：刑馀之人指徒隶。古代多以刑馀从军，以立功赎罪。

⑧三疑：三种疑兵之计。朱右曾说："三疑：一，虚者实之；二，实者虚之；三，虚虚实实。皆使敌人疑而莫测。"

⑨间书：离间敌人的文字。即知用反间之书。

⑩用少：善用少而精之师。

⑪兴怨："如晋侯退舍，致曲于楚，使众怨之"。

⑫胜欲：战胜私欲。欲，指个人的各种欲望。

⑬宾客：指使者游士之类。

⑭通旅：商旅。

⑮亲戚：指同姓、姻亲。

⑯无告：指孤寡无告之人。

⑰同事：指共事之人。

⑱程：法。　巧：技。程巧指合于规范的技巧。

⑲□能：黄氏云"疑为'多'"。多能指身怀多种技能之人。

⑳利事：利指锋利、锐利，粮良之义。事，武事，指武事所用之物。朱右曾云"谓车甲器械"。指依靠精良的作战器物。

【译文】

十艺是：一，告知外有大援；二，告知后有增随；三，告知有庶子从军；四，告知是为长久兴盛；五，告知是讨伐有罪；六，告知徒隶可立功赎罪；七，会使用三种疑兵之计；八，会使用反间之书；九，会指挥少而精的部队；十，会给敌国制造怨恨。

十因是：一，树立仁德；二，战胜私欲；三，使臣游士；四，通旅商人；五，同姓姻亲；六，孤人寡妇；七，共事同僚；八，合于法式的技巧；九，身怀技能之人；十，精良的器物。

【原文】

艺、因代用[①]，是谓强辅。应天顺时，时有寒暑[②]。风、雨、饥、疾，民乃不处[③]。移散不败[④]，农乃商贾。

委以淫乐，赂以美女[⑤]。主人若杖[⑥]，□至城下[⑦]。高堙临内[⑧]，日夜不解[⑨]。方陈并功，云何能御[⑩]？虽易必敬，是谓明武[⑪]。

【注释】

①代：替也。代用，犹言并用，即交替使用。

②应天顺时：天指大自然，时指四季。即顺应自然与季节。

③处：居处。不处指不住下来，即流浪、流散。

④败：使败也，即制止移散。

⑤委：委派，即赠送。　赂：赠送。

⑥杖：俗作仗。孔云“谓坚也。”指拒绝。

⑦□至城下：黄氏云“缺文疑是‘师’，指我方军队。”

⑧堙：可乘兴上城的用具。　内：指城内。

⑨解：读为懈。

⑩方：并列。　陈：俗作阵，指军队队列。　功：通攻。并攻即同时攻。云何：如何。

⑪敬：慎重对待。　明武：懂得武事。

【译文】

十艺、十因交互使用，这就叫有强大的辅助。要顺应自然与季节，四季有寒有暑。遇上风灾、水灾、饥荒与疾病，百姓就会流离。如果百姓迁移流散不加制止，农民就会转为商贾。

把淫荡的乐传给他们，把美女送给他们。如果敌国君主拒不接受，就把军队开到他的城下。用高堙窥视城内，日夜都不放松。

两列队伍一同进攻，他又如何抵挡？即使容易攻下，也一定要认真对待，这才叫做明武。

【原文】

城高难平，湮之以土①。开以走路②，俄傅器櫓③。因风行火，障水水下④。惠用元元，不侮其寡⑤。旁隧外权⑥，隳城湮溪⑦。老弱单处，其谋乃离⑧。既克和服，使众咸宜⑨。竟其金革，是谓大夷⑩。

【注释】

①湮：填塞。

②开：放。　走路：出逃的路。把出逃的路给他们放开。

③俄傅：当为蛾附，即蚁附，如蚊附壁。《墨子》有《备蛾傅》篇。　器：兵器。　櫓：大盾。器櫓乃攻城士兵所用。

④行火：放火，即火攻。　障：堵塞。障水水下，先障后决，即用水攻。

⑤惠：仁惠，仁爱。　元元：指百姓。　侮：欺侮。黄氏云“此二句当在‘使众咸宜’句下”，可从。

⑥旁隧：旁边挖隧道。　权：即烽火。外权即外燃烽火，借以恐吓城内之敌。

⑦隳：毁。　湮：填塞。　溪：指护城河。

⑧离：离失，即不成。一本作“难”，指难成，亦通。

⑨克：攻克。　和服：以柔和服之，与以武力服之相对。　咸：皆。　宜：适宜。

⑩竟：终了。竟其金革，指战事终结。　夷：平。

【译文】

城墙很高难于平视，就用土来填塞。把他们的逃路留出来，手持兵器的士兵如蚁附壁地攻城。或顺风放火用火攻，或障水决河用水攻。或从旁边挖隧道，城外燃烽火，或拆毁城墙填塞护城河。

让他们的长辈与幼弱单独居处，他们的计谋就不能完成。攻城之后，要柔和服人；役使民众也要适当。仁爱地对待百姓，不欺侮他们的鳏寡。战事到此终了，这样才叫大夷。

小明武第十

【题解】

“明武”亦取自篇中。此篇在后，故为小。此篇讲攻人之道。

【原文】

凡攻之道，必得地势①，以顺天时。观之以今，稽之以古②。攻其逆政，毁其地阻③。立之五教④，以惠其下。矜寡无告，实为之主。五教允中⑤，枝叶代兴⑥。

【注释】

①地势：地形之利。　以：且。

②之：指“攻之道”，即攻敌之法。　稽：考。

③逆政：害民之政。　地阻：指地形险阻。

④五教：五常之教。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见《左传·文公十八年》。

⑤允中：正而无邪。

⑥枝叶：五教为主干，其他善政为枝叶。　代兴：犹迭兴，相继而兴。

【译文】

凡是攻击的方法，一定要占据有利地形，而且要顺应天时。还要学习今人，参考古人。要攻击害人之政，如同毁坏关隘险阻。设立五教，以嘉惠他的下民。使鳏寡没有告求，事实上就成了他们的主人。五教发展正常，其他善政就会相继而兴。

【原文】

国为伪巧①，后宫饰女；荒田逐兽，田猎之所②；游观崇台③，泉池在下；淫乐无既④，百姓辛苦；上有困令⑤，乃有极□⑥；上困下腾，戎迁其野⑦。敦行王法，济用金鼓⑧。

【注释】

①国：都邑。　为：行为动词，凡涉及人的行为动作都可使用，相当于今语的“搞”。　伪巧：犹言淫巧、奇巧。此段将前“逆政”具体化。

②荒田：荒芜田地。　逐兽：即畋猎。

③崇：高。崇台即高台。

④淫：过度。　既：已，尽。无既指无休止。

⑤困：惠之反；困窘。

⑥极□：黄氏云“缺文当是‘下’，指民。”

⑦腾：动。在上者困民则在下者动乱。　戎：军队。　野：郊外。迁其野指伐有罪。

⑧敦：厚。敦行指大行。　济：成。金鼓指军队。言以军队成就讨伐有罪之王法。

【译文】

在都邑施行奇巧，在后宫中打扮女人；荒芜田地而追逐禽兽，作为畋猎之所；游玩于高台华屋，池水清流在其下；过度享乐无休无止，老百姓只有含辛茹苦；上面有扰民的政令，下面就有痛

苦的平民。在上者扰民下必动乱，军队就开到都邑的郊外。大行讨伐有罪的王法，用武力去成就它。

【原文】

降以列陈，无悗怒□[1]；按道攻巷[2]，无袭门户；无受货赂[3]，攻用弓弩。上下祷祀，靡神不下[4]。具行冲梯，振以长旗[5]。怀戚思终，左右愤勇[6]。无食六畜，无聚子女[7]。群振若雷，造于城下[8]。鼓行参呼，以正什伍[9]。上有轩冕，斧钺在下[10]。胜国若化[11]，故曰明武。

【注释】

①列陈：列阵。此句指受降于阵前。 悗（mèn 闷）：愤也。 怒：同悗，愤。黄氏云“缺文当是‘之’，指降者。”指不怒斥降者。

②按道：顺道，指循路而进。

③货赂：财物。无受货赂，指不被敌收买。

④上下祷祀：祷祀天上地下之神灵。 靡：无。 下：降。指神灵下来保佑自己。 孔晁云：先祈祷而后攻战。

⑤具：全。 冲：冲车，攻城之具。 梯：云梯。 振：挥动。 长旗：号令旗。

⑥戚：亲。 愤勇：犹奋勇。

⑦聚：通取。 子女：女人。大名（子）冠小名（女）。

⑧群振：指军队士卒奋厉。 若雷：一本作“若电”，指迅速。 造：到。

⑨鼓行：击鼓助攻。 参：加入。 呼：呼号。 正：不正则乱。故有整齐、规整之义。 什伍：队列。

⑩轩冕：奖赏。 斧钺：刑罚。 朱右曾云：“轩冕赏有功，斧钺诛违命”。

⑪胜国：指强胜之国，即强敌。 若化：如同万物化育。指自然而然的归顺。

黄氏按：此段文字错乱严重，当写定如下：

上下祷祀，靡神不下。鼓行参呼，以正什伍。上有轩冕，斧钺在下。怀戚思终，左右愤勇。群振若电，造于城下。具行冲梯，振以长旗。按道攻巷，攻用弓弩。无袭门户，无受货赂。降于列阵，无悖怒之。无食六畜，无聚子女。胜国若化，故曰明武。

【译文】

上下神灵一齐祷祀，所有神灵都来佑助。击鼓助攻并加以呼号，用以整齐队伍。上有轩冕赏有功，下有斧钺诛违命。怀念亲人而思战事结束，大家都奋勇向前。全体振奋如同闪电，迅速攻到敌人城下。使用所有的冲车与云梯，挥动号旗以作指挥。顺着大道攻入街巷，攻击只用弓箭、弩机。不要袭击住户，不要收受财物。投降于阵前的，不要粗暴对待。不杀食六畜，不取用妇女。这样，强敌也会自然地归顺，所以叫做明武。

大匡第十一

【题解】

匡，救。大匡，大救灾。此篇讲文王救灾的种种具体措施。

【原文】

维周王宅程，三年[①]，遭天之大荒，作《大匡》，以诏牧其方[②]。

三州之侯咸率[3]，王乃召冢卿、三老、三吏、大夫、百执事之人朝于大庭[4]，问罢病之故、政事之失、刑罚之戾、哀乐之尤、宾客之盛、用度之费[5]，及关市之征、山林之匮、田宅之荒、沟渠之害、怠惰之过、骄顽之虐、水旱之灾[6]。曰："不谷不德，政事不时[7]，国家罢病，不能胥匡[8]。二三子不尚助不谷[9]？官考厥职，乡问其人[10]，因其耆老，及其总害[11]。慎问其故，无隐乃情，及某日以告于庙[12]。有不用命，有常不赦[13]。"

【注释】

①周王：文王。　宅：居。　程：地名，古毕程氏之墟，今陕西咸阳东。《竹书纪年》："（帝辛）三十三年，密人降于周师，遂迁于程。"又"（帝辛）三十五年，周大饥，西伯自程迁于丰。"帝辛三十三年文王更为受命之元年。三十五年即文王受命三年，宅程亦三年。

②诏：令。　牧：养也。"以《大匡》之法诏诸臣养其民。"纣王封文王为西伯，统西方，故诏牧其方。

③三州：指文王统领之西方三州，即雍州、梁州、荆州。　咸：皆。　率：遵循、恭顺。

④冢卿：卿士一类，指文王的执政官。　三老：指国老。　三吏：司徒、司马、司空，即三公。　百执事：众有司。　大庭：外朝之廷，即宫中前大院。

⑤罢：通"疲"。　戾：乖戾，违背，即暴虐。　尤：过度。　费：浪费。

⑥征：税收。　匮：乏材用。　害：损坏。

⑦不谷：犹不善，文王自谦。　不德：即无德。　时：时宜，合于时宜。

⑧罢：通"疲"。　胥：相。胥匡即相补救。

⑨二三子：各位、诸位。　不尚：孔晁云"不尚，尚也"。故为问句。尚助犹上助，尚通"上"。

⑩厥：其。　职：职责，即官员任职情况。　乡：指地方，各地。即向人们了解各地情况。

⑪因：依靠。 耆老：老年人。 总害：所有害民者，包括害民之事及害民之人。

⑫某日：某一天。 庙：治事之地。《尔雅·释宫》："室有东西厢曰庙"。

⑬用命：尽力。 有常：指常刑，固有之刑。

【译文】

周文王居程，第三年，遭受了大灾荒，五谷不收，就作《大匡》以诏令治理他的领地。

三州的诸侯都恭顺之后，文王就召卿士、国老、三公、诸大夫及所有执事官在王宫前大院朝见，询问疲病的缘由、政事的失误、刑罚的乖违、哀乐的过度、宴飨的丰盛、用度的浪费，以及关市的税收、山林的匮乏、田宅的荒芜、沟渠的损坏、怠惰的过错、骄顽的暴虐、水旱的灾害。说道："我无德行，政事不合时宜，致使国家疲病，不能相救。各位还不帮助我吗？考察官员是否尽职，向人们了解各地情况。通过那些长者，掌握所有害民的人与事。详细追问缘由，不得隐瞒那些真情，直到某一天报告到宫中。凡有不尽力的，将使用固有的刑罚，决不宽恕。"

【原文】

王既发命，入，食不举[①]。百官质方，□不食饗[②]。及期日质明，王麻衣以朝，朝中无采衣[③]。

【注释】

①入：进宫。 举：举鼎。君王列鼎而食，以乐侑食，大荒则不举。

②质：问也。 方：道也。质方指仿效君王的食不列鼎。 □：朱氏云"阙处疑是'咸'字"。 饗：熟食，由公家供给。

③期日：约定的朝会之日。 质明：平明。 采衣：彩衣。

【译文】

文王发布命令以后，入内宫，食不列鼎、不奏乐。百官仿效之，不再享用供给的熟食。到约定的朝见日早上，文王穿麻布衣服上朝，朝中没有穿彩服的。

【原文】

官考其职，乡问其利，因谋其菑[1]。旁匡于众，无敢有违[2]。诘退骄顽，方收不服[3]。慎惟怠惰，什伍相保[4]。动劝游居，事节时茂[5]。农夫任户，户尽夫出[6]。农廪分乡，乡命受粮[7]。程课物征，躬竞比藏[8]。藏不粥籴，籴不加均[9]。赋洒其币，乡正保贷[10]。成年不偿，信诚匡助，以辅殖财[11]。财殖足食，克赋为征[12]。数口以食，食均有赋[13]。外食不赡[14]，开关通粮。粮穷不转，孤寡不废[15]。滞不转留[16]，戍城不留，众足以守[17]。出旅分均，驰车送逝[18]，旦夕运粮。

【注释】

①利：利民之事。前有“乡问其人”，此“乡问其利”，指了解各地该办的利民之事。　菑：同“灾”。谋其灾，指想法救灾。

②旁：广也。指广救受灾的民众，百官不敢违抗。

③诘：查究。　退：除去。　方：黄氏云“通‘放’，放逐”。　收：收捕。

④惟：通“维”，系维，连结。　伍：五户。　什：十户。　保：担保。

⑤动：使感动，以行为感化之。　劝：勉励。　游居：游手闲居者。　事节：办事有节度。　时茂：一年四季皆好。

⑥任：承担。　户：家庭。　出：出门务农。

⑦分乡：分地方（设立仓廪）。　乡命受粮：各地命农夫纳粮。

⑧程课：按规定征收。　物征：谷物之征。　躬竞：各地亲自参与竞争。

比藏：比赛积蓄。

⑨粥：通鬻，卖也。 籴：买粮。 加：更，副词。

⑩赋：通“敷”，分布。 赋洒：分散、布散，这里指分别借贷。 币：钱币。 乡正：即乡大夫，乡里长官。 保贷：担保而贷，以防奸欺。

⑪成年：指丰年。 辅：助。 殖：生。

⑫克：能。 赋：本指赋税，这里指应归还的借贷。 征：征收，指收回贷款。 朱氏云：量其力能供赋而后征之。

⑬数：动词。 数口：按人口。 孔云：均民足食而后征其赋以入官也。

⑭外：其他地方，指外乡、外邦。 赡：足。

⑮转：转运，外运。 废：弃。 不废：当照顾而不抛弃不管。

⑯滞不转留：当为“滞不留转”，指粮有积存（滞）而不保留，当外运他乡。

⑰朱氏云：边城谷虽不滞，亦不留，但使其众足资以守而已。

⑱出旅：派出众人。 分均：助劳，帮助劳动。 驰车：驱车。 送逝：送回。

【译文】

对官员的任职进行了考察，了解了各地该办的利民之事，就得想法赈救灾荒。广泛救助灾民，官员不得违抗。查究清退骄顽凶残的人，收捕放逐对抗不满的人。谨慎地连系那些怠惰的，使什伍自相担保。感化劝勉游手好闲的，把事情办得合于节度，一年四季都顺顺当当。使农夫各自养家，家家男子都出门耕种。农夫的仓廪分设各地，各地自命农夫纳粮。按规定征收谷物，各自竞相比赛积藏。藏粮不要买卖，买卖就不再均衡。布散公家的钱币，乡正作借贷的担保。丰年也不急于偿还，真诚进行救助，便于辅助百姓生财。到了财生食足，能够收取再作征收。按人口供给食物，人人有食才可征取赋税。外地食物不足，就开关周济粮食。粮食少的就不转运，但孤寡不得抛弃。粮食多的不必留存，要转运外乡。边城粮食不多，也不必多留，足够众人守城就行。派

出众人帮助劳动，赶着车子送回他们，不分早晚运送粮食。

【原文】

于是告四方：

游旅旁生忻通，津济道宿①，所至如归。币租轻，乃作母以行其子②。易资，贵贱以均，游旅使无滞③。无粥熟，无室市④。权内外以立均，无蚤莫⑤。闾次均行，均行众从⑥。积而勿□⑦，以罚助均，无使之穷⑧。平均无乏，利民不淫⑨。

无播蔬，无食种⑩。以数度多少，省用⑪。祈而不宾祭，服漱不制⑫。车不雕饰，人不食肉，畜不食谷⑬。国不乡射，乐不墙合⑭。墙屋有补无作，资农不败务⑮。非公卿不宾，宾不过具⑯。哭不留日⑰，祭降一等。庶人不独葬，伍有植⑱。送往迎来亦如之。有不用命，有常不违⑲。

【注释】

①游旅：指外出经商者。 旁：广。 生：黄氏云："出"字之误。 忻：乐。 津：渡口。 济：渡。

②币：钱币。 租：朱氏云"租赋，重曰母，轻曰子。币租轻则物贵，故作重币以行之。"《国语·周语下》："古者天降灾戾，于是乎量资币，权轻重，以振救民。民患轻，则作重币以行之，于是乎有母权子而行。"

③易：交易。 资：货物。 滞：停下来。

④粥：通"鬻"，卖。 熟：熟食。 室市：室内交易，即暗中交易，指黑市。

⑤权：衡量。 内、外：指本地与外地的物价。 蚤：通"早"。 莫：暮的古字。无早暮，不分早晚，即早晚物价一致。

⑥闾：二十五家为闾。 次：指相邻。 均：均等。 行：劳，指劳役。

⑦朱氏云：缺处疑是“粥”字。 黄氏云：缺文疑是“市”，卖也。

⑧以罚助均：指处罚高抬物价者以均衡物价。 之：往，走向。 穷：困穷。

⑨无乏：不使缺乏。 利民：取利于民。 淫：过。

⑩播：弃。 种：蔬菜谷物的种子。

⑪朱氏云：度日之多少而节其用。 又云：已上皆言备荒之政可通行于丰年者，此下乃正言荒政。

⑫宾：朱氏云“绎祭宾尸也”。当指死而未葬者。《籴匡》：“大荒有祷无祭。” 漱：洗涤。 不制：不造新。

⑬雕饰：彩绘。 畜：指马。《曲礼》：“岁凶，马不食谷。”

⑭乡射：乡间赛射取乐。 墉合：即《周礼》之宫悬。指合奏。

⑮作：新造。 败：害。 败务：指危害农事。

⑯孔氏云：“唯宾公卿酒食而已。”行宾礼必宴飨，即使宴飨公卿，也不过多备办食物。

⑰留日：尽日。 哭：指丧事。 祭降一等：丧祭因大荒降一等，公卿用大夫礼，大夫用士礼。

⑱伍：五户为伍。 植：通“置”，安放。

⑲用命：认真执行。 有常：指常规、常法。 不违：无违，不要违犯。

【译文】

于是布告四方：

商旅当广泛外出，愉快地交流货物。坐船过渡，路上住宿，感到所至如归。如果钱币轻，就作大钱以代替小钱流行。物资交流，价格高低要公平，要使商务不停顿。不得出售熟食，不得暗中交易。衡量本地与外地物价，制定平均价格，做到早晚不分。邻里劳役要均等，只有均等众人才会顺从。先屯积而不出售的，当罚没而帮助均衡，不让有的人沦为贫困。财物平均而不让有人缺乏，取利于民也不得过分。

不要舍弃蔬菜，不要吃掉种子。用数目计算物资的多少，节省用度。只祈祷，不祭祀。服装洗旧不制新。车子不彩绘，人不

食肉，马不食谷。国内不举办乡射，奏乐不得合奏。房舍只修补不新建，帮助农民而不危害农事。非公卿不用宾礼，宴飨不备办过多食物。办丧事不超过一天，丧祭规格都降一等。老百姓不单独埋葬，每五户做统一安置。送往迎来也同样简化。有不认真执行者，当用已定刑罚处置，决不违背。

程典第十二

【题解】

程，即“周王宅程”之程，地名。典，法也。作于程，故名程典。此篇讲为官之道，为官应遵循的法则以及如何治理土地与对待民众。

【原文】

维三月既生霸[①]，文王合六州之侯奉勤于商[②]。商王用宗谗，震怒无疆[③]。诸侯不娱[④]，逆诸文王。文王弗忍[⑤]，乃作《程典》，以命三忠[⑥]。曰：

【注释】

①既生霸：月相名词。周人记录月相以确定朔闰，主要记朔与望及其相近的日子。既死霸为朔，既生霸为望。朔为初一，望为十五。月相定点，定于一日。此处指三月十五日，无年。皇甫谧说在纣二十年。黄氏云：“帝辛（纣王）三十年三月。”今本《竹书纪年》“（帝辛）三十

五年，周大饥，西伯自程近于丰。”又，《大匡》“惟周王宅程三年，遭天之大荒。”典作于程，知当在帝辛三十五年或三十四年。帝辛三十五年即公元前1123年。

②合：聚合。 六州：禹贡分天下九州，其时三分天下周有其二，故言六州。 奉勤：服事。

③商王：帝辛，即纣王。 用：因也，即听信。 宗：读为崇。崇即崇侯虎。《周本纪》：“崇侯虎谮西伯于殷纣曰：‘西伯积善累德，诸侯皆响之，将不利于帝’。” 震怒：愤怒。 无疆：不已。

④娱：乐。 逆：复逆之逆，返也。即去纣归周。

⑤弗忍：不忍背商。

⑥忠：当是“吏”字，俞樾说。 三吏：指司徒、司马、司空，亦即三公。

【译文】

三月十五日，文王集合六州的诸侯要去服事商朝。商纣王听信崇侯虎的谗言，愤怒不已。这就惹得诸侯不高兴，就归附于文王。文王不忍背负商朝，就作《程典》，以之命令司徒、司马、司空三吏。说道：

【原文】

助余体民，无小不敬①！如毛在躬，拔之痛，无不省②！政失患作，作而无备，死，亡不诫③。诫在往事，备必慎④。备⑤，思地思地，慎制思制，慎人思人⑥。慎德德开，乃无患⑦。

慎德必躬恕，恕以明德⑧。德当天而慎下，下为上贷⑨。力竞以让，让德乃行⑩。慎下必翼上⑪。上中立而下比。争省，和而顺⑫。携乃争，和乃比⑬。比事无政，无政无选⑭。无选，民乃顽，顽乃害上。故选官以明训，顽民乃顺⑮。

【注释】

①体民：体察民情。 无小：不认为事小。 敬：慎重。

②毛：汗毛、发毛。以毛喻其小。 躬：身。 省：察。

③患：灾难。 作：兴，发生。 亡：通“无”。 诫：同“戒”，警戒。

④在：用。 孔注：以往事诫将来。

⑤备：黄氏云：“备”字衍。

⑥思地思地：依下文例，当是“慎地思地”。 慎地：对土地事要谨慎。思：考虑。 制：制度。 人：人事。

⑦开：通也。古本“开”字重出，即“开乃无患”。

⑧躬：亲身实行。 恕：忠恕之恕，即以己度人。

⑨当：合。 天：指法度。 慎：通“顺”。 慎：使下人顺从。 贷：假也。下为上贷，即下属为上司的代表或代理人。刘师培说，贷当是“贰”字误。贰即副，助手。指下属为上司的副手。备此一说。

⑩竞：竞争。 让德：谦让的美德。

⑪翼：敬也，即慎重。翼上即使上翼，指上司要自尊重。

⑫中立：不偏倚，即无所偏倚。指不讲是非。 比：结党。 争省：争斗废止，即消除争斗。

⑬携：离也。指有矛盾。 和：和顺，离之反。此句即闹矛盾必争斗，讲和气就结党。指“慎下”之难。

⑭比事：朋比结党之事。 无政：指无从治理国家。 无选：不能选拔贤能之人。

⑮顽：凶顽，不从上之教令。 训：训教。

【译文】

帮助我体察民情，不要因为事小而不重视。如同毛发在身，拔它会痛，不得不仔细。政事失误就有灾难发生。发生灾难而无准备，就会死亡，所以不能不警戒。用往事警戒将来，准备一定要谨慎。慎重对待土地之事，就要考虑到土地；慎重对待制度的事，就要考虑到制度；慎重对待人事，就要考虑到人。慎重对待道德，

道德才能通达；道德通达，才没有忧虑。

慎重对待道德，必须亲身实践以己度人，以己度人可以明德。道德合乎法度而使下属顺从，下属会成为上司的代理。大家尽力争着谦让，谦让的美德就会流行。使下属顺从，必须上司要自重。上司无是非，下属就结党。消除争斗才会和顺。闹矛盾就有争斗，一团和气就会结党。结党就无从治国，不治国就无从选拔贤才。无贤才，百姓就会凶顽，凶顽就会危害上司。所以，选择官吏要他们晓明训教，顽民就会顺从。

【原文】

慎守其教，小大有度，以备菑寇①。协其三族，固其四援②，明其伍候，习其武诫，依其山川，通其舟车，利其守务③。士大夫不杂于工商④。商不厚，工不巧，农不力，不可成治⑤。士之子不知义，不可以长幼⑥。工不族居，不足以给官⑦。族不乡别，不可以入惠⑧。为上不明，为下不顺，无丑，轻其行，多其愚，不智⑨。

慎地必为之图，以举其物⑩。物其善恶，度其高下⑪。利其陂沟，爱其农时。修其等列，务其土实⑫。差其施赋，设得其宜⑬。宜协其务，务应其趣⑭。

【注释】

①守：遵守。　小大：指贵贱尊卑。　度：法度，即规定。　菑：同“灾”。

②三族：父族、母族、妻族。　四援：四邻友好国家之援。《左传·昭公二十三年》：“慎其四竟，结其四援。”

③伍候：杜预注《左传·昭公二十三年》“使民有部伍，相为候望”。诫：通“戒”。武戒即武备。　依：保也。　利：便利。　守务：守国之务。

④杂：掺杂，参与。指士大夫不得务工经商。

⑤厚：指资产厚。 不力：不尽力。

⑥义：做事合宜。 长：动词，成长。 长幼：使年幼者成长。即教育好下一代。

⑦族居：聚族而居，指集中活动。 给：供给。

⑧乡别：各地分之，即分属各乡不使集中。 入：致也。 惠：柔顺。入惠即使之顺服。

⑨明：明智。 无丑：无羞耻，不知耻辱。 轻其行：行为轻率，即胡作非为。 多其愚：愚昧增多。两处皆使动用法：使其行为轻率，使其愚昧增多。

⑩为：作。 为图：画地图。 举：标举。

⑪物：相，察看。《左传·昭三十二年》"物土方。"《周礼·校人》"物马而颁之。" 度：度量。

⑫陂：水塘。 爱：惜。 修：制定。 等列：指上地、中地、下地之等。 土实：土地所产。

⑬差：别也。区分。 朱氏云："别其所施，赋敛之法。"即根据不同等次的土地所产物的多少区别租赋。 设：施设。指施赋多少的确定。 宜：合宜，恰当。

⑭协：合。 务：所务，所从事的。 应：顺应。 趣：趣向，指意愿。

【译文】

谨慎地遵从教化，使尊卑贵贱有度，以防备天灾外寇。协和他们的三族，稳定他们的四援，明确部伍的轮流候望，操练好他们的武备，保卫他们的山川，沟通他们的水陆交通，以便利于防务。

士大夫不参与务工经商。商人资财不厚，工匠技艺不巧，农夫不尽力务农，便不能治理。士大夫之子不懂得义，就不能培养好下一代。工匠不集中居处，就不足以供给官府。族人不分属各乡，就不能使之和顺。做上司的不明智，当下属的不会顺从，就不知耻丑，行为轻率，愚昧增多，十足无知。

慎重对待土地，就必须画成地图，标明它的物产。察看土地的好坏，量出它的高低。利用好池塘水沟，珍惜那农事季节。制定土地的等次，致力于它的物产。区别土地的租赋，多少要制定得当。租赋得当以合于农民的耕种，耕种得顺应他们的意愿。

【原文】

慎用必爱①。工攻其材，商通其财②，百物鸟兽鱼鳖无不顺时。生穡省用，不滥其度③。津不行火，薮林不伐，牛羊不尽齿不屠④。土劝不极美，美不害用，用乃思慎⑤。□备不敬，不意多□⑥。用寡立亲，用胜怀远，远格而迩安⑦。

于安思危，于始思终，于迩思备⑧，于远思近，于老思行⑨，不备⑩。无违，严戒。

【注释】

①用：消费。　爱：吝惜。

②攻：治也。　财：钱粮财货。

③穡：通啬，爱也。生穡指生爱惜之心。　滥：过也。　度：限度。

④津：滋也。　薮：林木聚生之处。　尽：全。　尽齿：齿牙长全，指成年。

⑤土劝：指土地尽其力。　不极美：不求最好。　害：伤。

⑥句首缺文当是“无”，黄氏说。无备不敬即凡备必敬，所有的准备都得认真。　多□：依孔注缺文为“用”，多用即多消费多享用。

⑦用：所用之物，指财用。　寡：少。　立亲：安定亲人。　胜：多，寡之反。　怀：来。　怀远：使远人来。　格：至也。　迩：近。

⑧于迩思备：在靠近你的时候想到防备。

⑨于老思行：在年老时要想到多行动。　朱氏云：“思行则毫不倦。”

⑩不备：不完备。“言所当思者非尽此也。”

【译文】

谨慎所用，一定要珍惜。工匠治理手中的材料，商人交易他们的货物，百物鸟兽鱼鳖无不顺时生长。生爱惜之心必节省财用，不会超过限度。草木滋生之时不放火，树木成林不砍伐，牛羊齿牙不全不宰杀。土地尽其力就不求最美，美以不妨害使用为限度，使用时就想到要谨慎。所有的准备都得认真，不要去想多多享用。财用少可安定亲人，财用多可召来远人。远人到来，近处人就会安宁。

在安宁之时要想到危难，在开头之时要想到终了，在靠近身时要想到防备，在远方之时要想到近处，在年老之时要想到多动……不止这些啊。不要违背，要严加戒备。

程寤第十三　亡
秦阴第十四　亡
九政第十五　亡
九开第十六　亡
刘法第十七　亡
文开第十八　亡
保开第十九　亡
八繁第二十　亡

逸周书全译　卷三

丰保第二十一

【题解】

丰，丰邑。保，保守。此篇记武王受命并讲保国守位的方法。

【原文】

维二十三祀庚子朔①，九州之侯咸格于周②。王在丰，昧爽，立于少庭③。王告国公旦曰："呜呼！诸侯咸格来庆，辛苦役商，吾何保守，何用行④？"旦拜手稽首⑤曰："商为无道，弃德刑范，欺侮群臣，辛苦百姓，忍辱诸侯，莫大之纲福其亡，亡人惟庸⑥。王其祀，德纯礼明，允无二⑦，卑位柔色金声以合之⑧。"王乃命三公九卿及百姓之人曰⑨："恭敬齐洁，咸格而祀于上帝⑩。"商馈始于王。因飨诸侯，重礼庶吏⑪，出送于郊，树晷于崇⑫。

【注释】

①《帝王世纪》"文王即位四十二年，……更为受命之元年，始称王矣。"

今本《竹书纪年》“（帝辛）三十四年，遂伐崇，崇人降。” 《周本纪》：“伐崇侯虎，而作丰邑。”今本《竹书纪年》“三十五年，周大饥，西伯自程迁于丰。”知文王受命三年迁于丰。文王“终时受命九年”《毛诗疏》。武王十一年，周始伐商。武王十二年即“克殷二年，天下未宁而崩。”（《史记·封禅书》）知武王无二十三年。若将文王受命之年延续，文王十三年即武王四年合公元前1113年有丑正四月庚子朔。知“二十三祀”当为“一十三祀”。文王虽逝，武王亦用文王受命连属纪年。文中“王在丰”指武王而非文王。

②咸：皆。 格：至。

③王在丰：武王在丰。丰即丰邑，今长安县沣河西。 昧爽：昧，暗也；爽，明也。指将亮未亮之时，犹黎明。 少庭：当指后庭。

④庆：贺。 辛苦役商：受商之役使而感辛苦。 何用行：以何行，即如何行动。

⑤拜手：头至手与心平，也叫“空首”。 稽首：头至地。

⑥刑：杀。刑范指违背规定。 忍辱：残忍相待而又侮辱之。 纲禍：黄氏云指大福。纣有天下，故称“莫大”。 亡人：指犯罪而逃的人。 庸：用。黄氏云，“亡人惟庸”当在“莫大”句前。

⑦德纯礼明：道德纯正，礼仪周到。 允无二：诚信不二。

⑧卑位：谦恭。 柔色：和蔼之态。 金声：严肃之态。 合之：团结上下。

⑨三公：太师、太傅、太保。 九卿：众卿士。 百姓：有姓氏者，指贵族。

⑩祀于上帝：朱右曾云“董子《繁露》云‘已受命必先祭天乃行事’，是受命后得祭天也。”由此知，文王死后至此，武王才受帝辛之命承继西伯之位，故“诸侯咸格来庆”，才有“维（文王受命之）十三祀庚子朔”的纪日。

⑪商馈始于王：黄氏云“商字衍”。 馈：归。朱氏云“祭毕馈膰自此始也。”膰指祭祀用的烤肉。祭祀毕就分赠祭祀之膰。 飨：宴飨。 庶吏：诸侯的从人。

⑫郊：指丰邑之郊。 晷：即“碑”，美石。树晷于崇，即立石碑于崇地。崇即崇侯之墟，今沣东不远。

【译文】

文王受命的十三年庚子朔日，各地诸侯都来到周地。武王在丰邑，黎明时候，立在后庭。武王求问周公旦说："唉呀！诸侯都来庆贺，大家都苦受商王的役使，我们当怎样保国守土，用什么办法呢？"周公旦行叩拜之礼，说道："商王无道，抛弃道德，违背法度，欺侮群臣，辛苦百姓，残忍并侮辱诸侯，只任用逃犯，让莫大的福份亡失。大王要重祭祀，使道德纯正礼仪周到，诚信不二，以谦恭的心意、柔和的容貌、严肃的态度，团结上下内外之人。"武王就命令三公、九卿及众贵族，说："你们要恭敬整洁，都来祭祀上帝。"祭祀完毕，分赏祭物从武王开始。接着武王宴飨诸侯，隆重招待随从，送他们到丰邑郊外，并在崇墟立了一块石碑。

【原文】

内备五祥、六卫、七厉、十败、四葛，外用四蠹、五落、六容、七恶[①]。

【注释】

①这一段概述碑文的内容，下段起是石碑上文字。内备、外用，指石碑的内面与外面。

【译文】

石碑内面刻有五祥、六卫、七厉、十败、四葛，外面刻的是四蠹、五落、六容、七恶。

【原文】

五祥[①]：一，君选择；二，官得度；三，务不舍；四，不行赂；五，察民困[②]。

六卫[3]：一，明仁怀恕[4]；二，明智设谋[5]；三，明戒摄勇[6]；四，明才摄士；五，明德摄官；六，明命摄政。

七厉[7]：一，翼勤厉务[8]；二，动正厉民[9]；三，静兆厉武[10]；四，翼艺厉物[11]；五，翼言厉复[12]；六，翼敬厉众[13]；七，翼智厉道[14]。

十败[15]：一，佞人败朴[16]；二，谣言毁积[17]；三，阴资自举[18]；四，女货速祸[19]；五，比党不拣[20]；六，佞说鬻狱[21]；七，神龟败卜[22]；八，宾祭推穀[23]；九，忿言自辱[24]；十，异姓乱族。

四葛[25]：一，葛其农，时不移；二，费其土，虑不化[26]；三，正其赏罚，狱无奸奇[27]；四，葛其戎谋，族乃不罚[28]。

【注释】

①祥：善。《校释》云“五祥，皆用人行政之大者。”

②选择：指选择贤能之人。　官得度：官吏得其法度。　务不舍：事务（主要指农事）不废驰。

③卫：嘉，表彰。即下所谓“明”，使明即表彰。

④仁：仁人。　恕：“己所不欲，毋施于人”。即以己度人之心。

⑤设：当作“摄”。

⑥摄：执持。

⑦厉：通“励”，勉励、激励。

⑧翼：辅也。　务：劳作。

⑨动：使动，即减少。　正：通“征”，指赋税、力役。

⑩静：使静，使安定。　兆：指兆民。

⑪艺：技艺。　物：事，指百工之事。

⑫言：指誓言。　复：实现誓言。

⑬敬：恭敬之人。

⑭智：有计谋，善思考的人。　道：行动。

⑮败：坏，毁。

⑯佞人：花言巧语之人。　败朴：败坏淳朴。

⑰谄：媚也。　毁积：毁坏长期形成的好行为。

⑱阴资：暗中行贿。　举：用。　自举：自荐。

⑲女货：美女。　速：召也。

⑳比党：朋比为党。　不拣：不知所择。

㉑鬻：卖。

㉒神龟：过分看重龟卜，即神化龟卜，迷信龟卜。

㉓推：求也。　毂：善。《校释》云："临事而求毂，不祥孰甚焉。"如同今语"临时抱佛脚"。此句指借宴宾、祭祀以求善，反而败坏了宴宾与祭祀。

㉔忿言：气话。

㉕葛：黄氏云"借为'恪'，敬也。"

㉖费：耗费。　化：物生曰化。

㉗狱：指讼事。　奇：邪。

㉘戎：武事。　戎谋：指保国守土之机密。《校释》云："密其戎谋，能保其氏族。"

【译文】

五祥是：一，君王选用贤能；二，官吏得其法度；三，农事不废；四，不行贿赂；五，体察民众疾苦。

六卫是：一，表彰仁人使众人各怀恕心；二，表彰智者以掌握谋士；三，表彰武士以控制有勇力之人；四，表彰有才有能以掌握普通士人；五，表彰道德高尚者以控制百官；六，表彰维护教令者以掌握国政。

七厉是：一，辅助勤劳者以勉励劳作；二，减少赋税以劝励民众；三，安定百姓以劝励武事；四，辅助有艺技者以激励百工；五，赞赏誓言以激励实践；六，赞赏恭敬有礼以劝励众人仿效；七，赞赏智谋以激励行动。

十败是：一，佞人败坏淳朴；二，谄媚之言毁坏好行为；三，暗中行贿以自荐；四，美色召来祸患；五，朋比结党不知所择；六，巧言搅乱了刑狱；七，迷信龟卜反败坏占卜；八，临事求善反有害宴宾、祭祀；九，说气话必自辱；十，亲异姓必乱本族。

四葛是：一，敬重农事，不改易农时；二，耗费地力，担心不长庄稼；三，赏罚公正，狱讼没有奸邪；四，认真保守武事机密，氏族才不遭受损失。

【原文】

四蠹[①]：一，美好怪奇以治之[②]；二，淫言流说以服之[③]；三，群巧仍兴以力之[④]；四，神巫灵宠以惑之[⑤]。

五落[⑥]：一，示吾贞，以移其名[⑦]；二，微降霜雪，以取松柏[⑧]；三，信蛇萌，莫能安宅[⑨]；四，厚其祷巫，其谋乃获[⑩]；五，流德飘枉，以明其恶[⑪]。

六容[⑫]：一，游言[⑬]；二，行商工；三，军旅之庸[⑭]；四，外风之所扬[⑮]；五，因失而亡，作事应时时乃丧[⑯]；六，厚使以往，来其所藏[⑰]。

七恶[⑱]：一，以物角兵[⑲]；二，令美其前，而厚其伤[⑳]；三，间于大国，安得吉凶；四，交其所亲，静之以物则，以流其身[㉑]；五，率诸侯以朝贤人，而己犹不往[㉒]；六，令之有求，遂以生尤[㉓]；七，见亲所亲，勿与深谋，命友人疑[㉔]。

【注释】

①蠹：蛀虫。

②美：美男。 好：美女。 怪：异。 奇：珍奇。 治：音持，化也，即感化、感染、诱惑之义。

③淫言：巧言。　流说：流言。

④群巧：指土木之功，乃众巧匠所为。　仍：频仍。　力：勤也，劳也。

⑤灵宠：犹神巫之类。　惑：蛊惑。

⑥落：殒落、损失。

⑦贞：正。　移：改。　名：旧名。《校释》云：示贞、移名，言著善以揜不善之名。

⑧霜雪：比喻威猛。　松柏：喻君子之德行。此句指略施威猛，才显出君子的德行。

⑨揜：毒虫也。　萌：蘖也。　揜萌：喻小人。　宅：居。

⑩厚：厚赂。　祷巫：巫师。

⑪德：直也。　枉：曲也。流德飘枉，指正直者如水之流而下，邪曲者如风之飘而上。

⑫容：宽容。

⑬游言：游说之言，指虚假的流言。

⑭庸：用，军旅之庸。黄氏云，即军旅所用之物。

⑮外风之所扬：外地传来的言语。

⑯失：过失。　亡：逃亡。黄氏云“作事应时，时乃丧”是衍文，当在下文。

⑰厚：指重礼。　藏：珍藏之物。

⑱恶：作恶。

⑲角兵：交战。此句指因小事兴兵打仗。

⑳令：善也。令美义同。即表面美善，目的是要“厚其伤”。《校释》云“貌恭情险，如勾践豢吴。”

㉑静：通“靖”，谋也。　物则：处事法则。　流：沉溺也。　流其身：使其身沉溺于声色。

㉒率：劝也。

㉓尤：过也。

㉔所亲：所当亲者。　亲所亲：亲其所当亲者。　命：令也。　友人：友邦之君。《校释》云：凡此所陈盩、落、容、恶之目，圣人非以此倾人国，欲子孙知而防之，勿堕其术耳。

【译文】

四蠹是：一，用美男好女、异宝奇珍去诱惑他；二，造出巧语流言让他相信；三，利用工匠不断修造以劳累他；四，让巫师神灵去蛊惑他。

五落是：一，显示我的忠正，以改变原有的称谓；二，略施威猛以显出君子的德行；四，信任小人，没有人能够安居；四，厚赂巫师，就能获取他们的计谋；五，正直者流失遭贬，邪曲者扶摇而上，以表明他们的邪恶。

六容是：一容游说之言，二容来往的商旅工匠，三容军旅所用之物，四容从外地传入的谣言，五容因犯过失而出逃的人，六容带出重礼而换回珍藏。

七恶是：一，借小事而交兵打仗；二，表面谦恭而后重加伤害；三，夹在大国之间，祸福决于大国；四，结交他的亲近，谋取他处事的法则，使他沉溺于声色；五，劝诸侯朝拜贤人，自己则不前往；六，让他们有求于我，于是生出过失；七，看到亲近那些应当亲近的人，不与他们深谈，使友邦之君生疑。

【原文】

旦拜曰："呜呼！王孙其尊天下[①]！適无见过过適[②]，无好自益，以明而迹[③]。呜呼！敬哉！视五祥、六卫、七厉、十败、四葛不修，国乃不固。务周四蠹、五落、六容、七恶。不时不允[④]。不率不绥，反以自薄[⑤]。呜呼！深念之哉，重维之哉[⑥]！不深乃权不重。从权乃慰，不从乃溃[⑦]，溃不可复。戒后人，其用汝谋[⑧]。"王曰："允哉！[⑨]"

【注释】

①王孙：指武王。　尊：敬。尊天下，使天下尊。此指武王受命为西伯

侯，九州诸侯来庆，当受天下人敬。

②適无句：当“无见过適”，適通“謫”。过谪同义，即指责。

③自益：夸耀自己。　而：汝。　迹：行迹。

④不时不允句：黄氏云，前衍文“作事应时”、“时乃丧”当分别在此句前后，谓作事要应时，不应时或应时不当，时机就会丧失。

⑤率：循也。　绥：安也。　自薄：削弱自己。

⑥维：同“惟”，思。　重（chóng 崇）维：反复思考。

⑦从：顺应。　从权：顺应权势。　乃溃：无权威可言则民必溃，如瓦解土崩。

⑧黄氏云，“其用汝谋”疑是武王语，在“允哉”下。

⑨允：当。

【译文】

周公旦拜手道：“啊呀！王孙要受天下人敬重了！不要遭人指责，不要喜好夸耀自己以显明你的行迹。啊呀，慎重啊！看那五祥、六卫、七厉、十败、四葛不修治的，国家就不稳固。务必要遍行四蠹、五落、六容、七恶。作事要顺应时机，不顺应或顺应不当，时机就会丧失。不遵循四蠹五落六容七恶，就不能安定，反而会削弱自己。啊呀！要深深思念啊，要反复考虑啊。不深思就权力不重。顺从权势能得到安慰，不顺从权势则民众溃散。一旦溃散就不能恢复。”武王说：“善哉！就采用你的谋略。”

大开第二十二

【题解】

“开”字取于篇中，下篇亦名“开”，此在前为“大开”，在后为“小开”。主要讲八徼、五戒，以启导训教后人。

【原文】

维王二月既生魄[①]，王在丰，立于少庭，兆謈《九开》，开厥后人八徼、五戒[②]。

【注释】

①维：在。　既生魄：亦作“既生霸”，指十五。朔为既死魄，望为既生魄。古人记录月相，主要记录朔与望及其相关的日子。月相定点，定于一日。

②兆謈九开：謈，旧作“墓”。九开，即第十六篇之书。朱右曾云：兆为臣民，兆以九开之言陈谟于王。　谟：计谋，谋略。

【译文】

在二月朔日这天，文王在丰，立于后庭。臣兆以《九开》之书向文王献计，借以启导后人八徼、五戒。

【原文】

八儆[①]：一，□旦于开[②]；二，躬修九过[③]；三，族修九禁[④]；四，无竞维义[⑤]；五，习用九教[⑥]；六，□用守备[⑦]；七，足用九利[⑧]；八，宁用怀□[⑨]。

【注释】

①儆：警戒、戒备。

②缺文疑是“旦”字。“旦旦于开”，指诚恳在于训教。否则不可解读。

③躬：亲身。　修：长，远。　九过：九种过失。见《文政》。

④九禁：九种禁忌。

⑤维：于。

⑥用：以。“九教”未详。

⑦缺文疑是“安”，黄氏说。

⑧足：丰足，丰厚。“九利”未详。

⑨缺文朱骏声疑是“柔”，即“宁用怀柔”。

【译文】

八儆是：一，人的诚恳在于启导；二，自身要远离九过；三，宗族要远离九禁；四，不竞争于义；五，以九教为习俗；六，以守备求安宁；七，以九利求丰足；八，以怀柔求和平。

【原文】

五戒[①]：一，祇用谋宗[②]；二，经内戒工[③]；三，无远亲戚[④]；四，雕无薄□[⑤]；五，祷无忧玉，及为人尽不足[⑥]。

【注释】

①戒：告戒。

②祇（zhī 知）：敬也。 宗：主也。谋宗，即宗主之谋。

③朱氏云：经理内政须戒饰女工。即办好内政要警戒女人参与。足见先周已歧视妇女。

④亲戚：指宗族兄弟。

⑤缺文疑是“器”字。《荀子·礼论》“薄器不成用。”黄氏说。

⑥忧：同“憂”，王念孙曰“当为爱”。即祈祷不得吝惜玉器。“及为人尽不足”，黄氏说“六字衍”。

【译文】

五戒是：一，恭敬地采用宗主计谋；二，办好内政要警惕女人参与；三，不疏远宗族弟兄；四，雕刻不要使器物太薄；五，祈祷不得吝惜玉器。

【原文】

王拜：“儆①我后人，谋竞不可以藏②。戒③后人其用汝谋，维宿不悉，日不足④。”

【注释】

①儆：八儆之儆，即告诫。

②藏：黄氏云：同“臧”，善也。

③戒：五戒之戒，即提示、提醒。

④宿不悉日不足：当为常用语，如同今之成语“夜以继日”。朱氏云：“言日夜黾皇，常如不及也。”

【译文】

文王回拜说：“告诫我们的后人，图谋竞争没有好结果。提示后人用你的谋略，日夜都不忘。”

小开第二十三

【题解】

此篇讲“开后嗣谋”，即教育后来之人。

【原文】

维三十有五祀[①]，王念曰：多□[②]，正月丙子，拜望食无时。汝开后嗣谋[③]。曰：

【注释】

①文有错位。原文顺次当是：维三十有五祀，正月丙子，拜望食无时。王念曰：……。指文王三十五年正月望日丙子发生“无时”之月食。文王三十五年乃帝辛二十六年即公元前1132年，正月壬戌朔，十五望丙子。可查对张培瑜《中国先秦史历表》。

②王念曰：多［士］，汝开后嗣谋。黄氏说，缺文当是“士”字。《尚书》有《多士》篇。多士，指众士人。

③汝：指多士。　开：启。

【译文】

在文王三十五年正月十五丙子日，发生了月食，君臣祭拜。文王心有所思，说道：各位士人，你们要启导后人的思想。要这样说：

【原文】

呜呼，于来后之人！余闻在昔曰："明明非常，维德曰为明[①]。"食无时[②]，汝日夜何修非躬，何慎非言，何择非德[③]。

【注释】

①在昔：从前。 明明：大明。 非常：不固定。 维：通"唯"，只有。

②食无时：指月食发生。时间为日（白天）与月（夜间）的运转。日食无日，月食无月，故称无时。

③何："何不"之省，同"盍"。（黄氏说） 非：读为"彼"。 择：选择。

【译文】

啊呀，后世的人啊！我听前人说，"大明是不固定的，只有道德才真正叫明。"发生月食了，你们为什么每天不修养你们自身，为什么不谨慎你们的言语，为什么不选择你们的德行？

【原文】

呜呼，敬之哉！汝恭闻不命[①]。贾粥不讐，谋念之哉[②]！不索祸招，无曰"不免、不庸"，不茂不次[③]。人菑不谋，迷弃非人[④]。朕闻用人不以谋说，说恶谮言[⑤]。色不知适，适不知谋，谋泄，汝躬不允[⑥]。

【注释】

①不：读为"丕"，大也。大命当指天命而言。

②粥：通"鬻"，卖也。 讐：售的古字。

③索：思索。 庸：功也。 茂：勉也。 次：安定。

④菑：同“灾”。 人灾：指人所遭遇之祸事。 迷弃：迷惑而被弃。

⑤恶（wù 务）：憎恶。 谣言：虚假之言。

⑥色：颜面之色，指待人的态度。 泄：失也。谋泄，指思考失当。 允：洽。不允，指有过错。

【译文】

啊呀，要慎重啊！你们要恭敬地听从天命。商贾卖不出货物，就要反省自己了。如不思考必招灾祸。不要说不免灾就不用功，不努力就不能安定。不考虑避免灾祸，就会迷惑而被抛弃，沦为非人。我听说用人不凭他的计谋与言辞，言辞最厌恶虚假。待人不知是否合宜，合宜了又不会思考，思考失当，你们自身必有过失。

【原文】

呜呼，敬之哉，后之人！朕闻曰：谋有共辅，如乃而舍[①]。人之好佚而无穷，贵而不傲，富而不骄，两而不争，闻而不遥，远而不绝，穷而不匮者，鲜矣[②]。汝谋斯何向非翼[③]，维有共枳，枳亡重，大害小，不堪柯引[④]。维德之用，用皆在国[⑤]。谋大，鲜，无害[⑥]。

【注释】

①辅：推也。 乃：汝也。 舍：居家。

②佚：安逸也。 无穷：无尽，指有所节制。 两：两相等同。 遥：通“摇”，飘摇，指飘飘然。 匮：宜作溃，当指思想颓废，意志溃败。

③何：何不。 非：读为彼，黄氏说。 翼：边翼，指与主体相对的部分。

④枳：枝也。以枝喻辅佐者。“共枳”难明，疑是“其枳”。 重：多也。 柯：斧柄。 引：取。

⑤维德之用：唯用德，只用有道德之人。

⑥鲜：善。《诗·新台》“篪篨不鲜”。《释诂》“鲜，善也。”

【译文】

啊呀，要慎重啊，后世的人们。我听说：计谋要是有人共同推动，就如你在家（那么轻松）。人喜欢逸乐而又有所节制，地位高而又不傲慢，富有而不骄奢，与同辈相处而不争胜好强，有名望而不飘飘然，被疏远而不绝交友人，遭困穷而不颓唐，这种人很少啊。你们的计谋为何不想到那边翼之处？如同那些树枝，树枝不能多，且大枝害小枝，又经不起斧头砍伐。国家只重用有道德的人，而且都用于国家。你们计谋大事，计谋得好，国家就无危害。

【原文】

呜呼，汝何敬非时，何择非德[①]？德枳维大人，大人枳维公，公枳维卿，卿枳维大夫，大夫枳维士[②]，登登皇皇[③]。君枳维国，国枳维都，都枳维邑，邑枳维家[④]，家枳维欲无疆[⑤]。

【注释】

①敬：重，珍重。　非：读为“彼”。

②枳：枝，与“干”相对，指辅佐者。　大人：指诸侯。

③登登：众也。　皇皇：美也。

④国：诸侯所居。　都：宗子所居。《左传》庄公二十八年“凡邑有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　邑：庶子所居。　家：大夫所居。　朱氏云：言大小相辅，上下相维，遞为藩蔽也。

⑤欲：指上进心。　无疆：无边。

【译文】

啊呀！你们为何不珍惜那时机，为何不选择那道德？道德的

辅佐为诸侯，诸侯的辅佐为公，公的辅佐为卿，卿的辅佐为大夫，大夫的辅佐为士，又多又美啊！君王的辅佐为国，国的辅佐为都，都的辅佐为邑，邑的辅佐为家，家的辅佐是无止境的上进心。

【原文】

动有三极，用有九因，因有四戚、五和[①]。极明与与，有畏劝汝[②]。何异非义，何畏非世，何劝非乐[③]？

谋获三极无疆，动获九因无限。务用三德，顺攻奸慝。言彼翼翼在意，仞时德[④]。

春育生，素草萧，疏数满[⑤]；夏育长，美柯华[⑥]；务水潦，秋初艺[⑦]；木节落，冬大刘[⑧]。倍信何谋？本□时岁，至天视[⑨]。

呜呼！汝何监非时，何务非德，何兴非因，何用非极[⑩]？维周于民人[⑪]；谋竞，不可以。后戒后戒[⑫]。宿不悉，日不足。

【注释】

①动：举动，指举大事。　三极：指天时、地利、人和。见《小开武》。用：行，指行事。　因：依。　九因：四戚、五和也。见《大武》。

②极明：三级明，即明三级。　与与：朱氏云“当作翼翼”。　翼：敬也。有畏劝汝：即汝有畏劝。后世改写为韵文，故倒。

③何异：朱氏云“当作何翼，敬也”。　非：读为彼。　何异非义：为何看重那个礼义。　畏世：畏惧世道。　劝乐：劝勉享乐。此句强调“极明”的重要，三极明，则无所畏劝。

④限：止，阻。　三德：即三极。　翼翼在意：敬重之情在心。　仞：通牣，满也。　时：是也。

⑤素草：百草，众草。　萧：读为息，生也。　疏数：朱氏“犹云远近”。　疏数满：远近皆草木。

⑥柯：干。 华：花。

⑦务：行。 水潦：水涝。 艺：才也。 初艺：始成才也。春生夏长、秋成才。

⑧节落：枝节解落也。 刘：杀也。

⑨倍：通背，违背。 信：指春生、夏长、秋艺、冬刘的规律。 何谋：不成谋。 本：以之为本，按照。 黄氏云：缺文疑是“其”。 时岁：四时成岁。 至：到，达到。 视：古文示。

⑩监：视也。 何：何不。 时：岁时。 务：修。 兴：使兴，使之兴旺。 因：九因。 极：三极。

⑪周：遍也。 周于民人：遍告民众。

⑫谋竞：图谋争斗。 不可以：《大开》“谋竞，不可以藏”，知下有“臧”字，善也。 后戒：戒后人。

【译文】

举大事有三极，办小事有九因，九因含四戚五和。三极明则值得敬重，可你们只知有畏惧与劝勉。为何只看重那些礼义？为何畏惧那世道？为何劝勉那享乐？

谋大事得到三极就无止境，办小事得到九因就无阻碍。尽力利用三极，顺势攻击奸邪。那敬重之情在心，就会充实这个道德。

春季养生，百草出土，遍地皆是；夏季养长，花枝茂美；秋季成才，常发水涝；冬季大杀，树节枯落。违背规律，何以成谋？依照那岁时规律行事，符合上天的昭示。

啊呀！你们何不观察那岁时，何不修养那道德，何不光大那九因，何不利用那三极？要遍告民众：图谋争斗，不得善果。反复告戒后人，要夜以继日地努力。

文儆第二十四

【题解】

文，文王。儆，即敬，戒也。取义于篇中之“敬”。此篇乃文王戒太子发保本行善，“慎守勿失”，统治者只能充当百姓的向导，将百姓引向善处。

【原文】

维文王告梦惧後祀之无保[①]。庚辰，诏太子发曰[②]：“汝敬之哉！民物多变，民何向非利[③]？利维生痛，痛维生乐[④]，乐维生礼，礼维生义，义维生仁[⑤]。

【注释】

①告：告左右之人，省宾语。　梦惧：梦中有所惧。　後祀：即後嗣。无保：不能保守基业。

②诏：告，用于上告下，有教诲之义。太子发：姬发，即后来的周武王。庚辰：文王受命九年（前1117年）二月甲子朔，十七日庚辰。“春三月，西伯昌薨”。

③民物：人为万物之一，民物即民，指民众。　敬：即古儆字（刘师培说）。　多变：情性易变。　何：为何。　非：读为彼。

④利维生痛：趋利必有害，故生痛苦。有此苦痛教训，必安于分次，则知足而乐。

⑤人生得乐则产生礼仪，有礼仪就能处事合宜，能知义则必产生仁爱。

义：处事合宜。 仁：待人合宜。

【译文】

文王告诉左右之人，连做梦都担心後嗣不能守住基业。庚辰这天，教诲太子发说："你要警戒啊！百姓的情性多变。百姓为何趋向那有利之处？趋利有害则生苦痛，知苦痛则知足而乐，活得快乐则能守礼节，守礼节则会处事合宜，会处事则待人必好。

【原文】

"呜呼，敬之哉！民之适败，上察下遂信①。何向非私②？私维生抗，抗维生夺，夺维生乱，乱维生亡，亡维生死③。

呜呼，敬之哉！汝慎守弗失，以诏有司，夙夜勿忘，若民之向引④。汝何慎非遂⑤？遂时不远。非本非标，非微非烨⑥。壤非壤不高，水非水不流⑦。

呜呼，敬之哉！倍本者槁⑧。汝何葆非监⑨？不维一保监顺时，维周于民之适败，无有时盖⑩。後戒後戒，谋念勿择⑪。"

【注释】

①适：往。 败：坏。适败，指民无引导则生乱。 察：细看。 信：诚。

②非：读如彼。即为何向往那私利？

③朱氏云：各逞其私则相抗，抗而不已则相夺。乱谓无法纪也。 亡：逃亡。

④诏：命令。 有司：各级官吏。 向引：向导。

⑤遂：行为、行动。指行为过份谨慎，该做而未做。

⑥非：无。 标：高处，指末梢。 微：小，指微光。 烨：光辉。此二句指统治者与民的关系。

⑦壤：土。以土水喻民众，民众向善必须要借外力推动。指出向引的重要。

⑧倍：通“背”。 槁：枯槁。

⑨葆：通“保”。 监：当作“坚”，固也（黄氏说）。

⑩周：遍，指遍知“民之适败”。 盖：覆也，指控制民众。民众不能控制，只有做向导，引向善处。

⑪择：读为斁（yì），厌也。

【译文】

啊呀，警惕啊。民众会乱来，在上者细察下面才有诚实。为什么向往那私利？谋私利必生对抗，相对抗就生劫夺，相劫夺就生动乱，动乱就生逃离，逃离必生死亡。

啊呀，警惕啊。你要慎守不要丢失，命令各级官吏，早晚不要忘记，要像百姓的向导。你为何谨慎你的行为？行动的时机并不遥远。没有根本就没有末梢，没有微亮就没有光辉。土，没有土就不再增高；水，没有水就不流淌。

啊呀，警惕啊。背离根本的就枯槁。你为何保住那根本的坚固？不只是一个固住根本顺应时机，还要懂得民众会乱来，没有法控制。后戒啊后戒，要反复考虑，不要厌倦！”

文传第二十五

【题解】

文，指文王。传，指篇中“传之子孙”之“传”。此

篇记文王临终前告太子发“所保所守”之事，主要讲为官之道以及治国理财之法。

【原文】

文王受命之九年，时维莫春[①]，在鄗[②]，召太子发曰：“呜呼，我身老矣。吾语汝，我所保与我所守，传之子孙。

“吾厚德而广惠，忠信而志爱：人君之行[③]。不为骄侈，不为泰靡，不淫于美，知柱茅茨，为民爱费[④]。

【注释】

①《帝王世纪》“文王即位四十二年，……更为受命之元年。”《毛诗疏》“文王九十七而终（按：当是七十九），终时受命九年。”《竹书纪年》“（帝辛）四十一年春三月，西伯昌薨。”文王死于前1117年即帝辛四十一年，享年七十九岁。此暮春乃文王临薨之月。

②鄗：镐京，在丰东二十五里。

③惠：施。　志：当为慈。　孔晁注：“四者君德”。

④泰：过分。　靡：侈也，浪费。　淫：过于沉溺，贪恋之义。　括：刮也，刮去其皮，不文饰也。　茨：屋顶。　爱：惜。

【译文】

文王受命的第九年，时在暮春三月，文王在镐京，告戒太子姬发说：“啊呀，我年纪老了。我告诉你我所保持与我所坚守的，你把它传给子孙。

“吾厚德广施，忠信慈爱，这是人君的行为。不做骄纵奢侈之事，不做过分浪费的事，不贪恋于华美，柱子刮皮不加雕饰，屋顶用茅草覆盖，为百姓珍惜费用。

【原文】

“山林非时不升斤斧，以成草木之长[①]；川泽非时不入

网罟，以成鱼鳖之长[2]；不卵不踶，以成鸟兽之长[3]。畋猎唯时，不杀童羊，不夭胎[4]，童牛不服，童马不驰[5]。不骛泽，不行害[6]，土不失其宜，万物不失其性，天下不失其时。

【注释】

①非时：不到季节。　升：举。　成：成就。

②川泽：河流与湖泊。　罟：网。

③不卵：不取卵。　踶：通馔，饮食。

④畋猎唯时：打猎有季节。　不夭胎：不杀怀胎的母兽。

⑤不服：不拉车。　驰：疾驱。

⑥其他各本无此六字。

【译文】

“山林不到季节不举斧子，以成就草木的生长；河流湖泊不到季节不下渔网，以成就鱼鳖的生长；不吃鸟卵不吃幼兽，以成就鸟兽的生长。打猎有季节，不杀小羊，不杀怀胎的羊。牛犊不拉车，马驹不驱赶奔跑。土地不失其所宜，万物不失其本性，天下不失其时令。

【原文】

“土可犯，材可蓄[1]。润湿不谷，树之竹、苇、莞、蒲[2]；砾石不可谷，树之葛、木，以为绨绤，以为材用[3]。故凡土地之间者，圣人裁之，并为民利[4]。是以鱼鳖归其渊，鸟兽归其林。孤寡辛苦，咸赖其生。

山林以遂其材，工匠以为其器；百物以平其利，商贾以通其货[5]；工不失其务，农不失其时，是谓和德[6]。

【注释】

①犯：读为范。 陶器用土，得先以土制范（模子）。 蓄：积蓄。

②不谷：不能种作谷物。 苇：芦苇。 莞（guān）：苻蘼。俗称水葱、席子草。 蒲：水草，又名香蒲，可制席。

③砾：细石。 绨绤（chī xì）：葛布，精为绨，粗为绤。

④间：同“闲”。指空闲。 裁：裁成、裁制，即治理。 并：全。

⑤遂：成长、生长。 为：制作。 物：事也。《左传·哀公元年》杜注。平：均。

⑥和：和谐。

【译文】

“泥土可以作陶范，材木可以积蓄。低湿地不能种谷，就种上竹子、芦苇、水葱、香蒲；砾石地不能种谷，就种上葛藤与树木。用以织葛布、为材用。所以凡是闲空的土地，圣人都治理它，全都为民众谋利。因此，鱼类都养在水里，鸟兽归入山林。孤寡困苦的人，都靠它为生。

山林得以长成林木，工匠得以制成器物；百业得以均其利益，商贾得以流通货物；百工不失掉职业，农夫不失掉农时，这叫做和德。

【原文】

“土多民少，非其土也；土少人多，非其人也。是故土多发政以漕四方，四方流之；土少安帑而外其务，方输①。《夏箴》曰：‘中不容利，民乃外次。’②《开望》曰：‘土广无守，可袭伐；土狭无食，可围竭③。二祸之来，不称之灾。’④

天有四殃：水、旱、饥、荒⑤。其至无时。非务积聚，

何以备之?⑥《夏箴》曰：‘小人无兼年之食，遇天饥，妻子非其有也⑦；大夫无兼年之食，遇天饥，臣妾舆马非其有也；国无兼年之食，遇天饥，百姓非其有也。’戒之哉！弗思弗行，祸至无日矣⑧。

明开塞禁舍者，其取天下如化⑨；不明开塞禁舍者，其失天下如化。

【注释】

①发政：发布政令。 漕：转运。 流：归入。 帑：通孥，指妻儿家室。 外：向外。 务：做事。 方：旁也。

②《夏箴》夏代箴戒之书。 中：指国中，国内。 次：居。

③《开望》：古书名。 围竭：围之以待其竭。

④二祸：指招袭伐与围攻。 不称：不相称，指人与土多少不相称。

⑤殃：灾祸。 饥：饥馑。 荒：荒年。《尔雅·释天》：“谷不熟为饥，果不熟为荒。”

⑥务：从事。

⑦小人：一般民众。 兼年：两年。 天饥：自然灾荒。

⑧无日：指不远。

⑨明：懂得。 开：开放。 塞：堵塞、关闭。开塞指开源节流。 禁：禁止，指“禁粥熟室市”（丁宗洛说）。 舍：施舍，指“舍用振穷”（丁宗洛说）。 如化：言其疾。

【译文】

“土地多百姓少，土地就不是他的土地了。土地少百姓多，百姓就不是他的百姓了。因此，土地多，就发布政令以达四方，让四方之人流入；土地少，就让百姓安好家室到外地劳作，向四邻输入。《夏箴》里说：‘国内不能容纳利益，百姓就到外地居住。’《开望》里说：‘土地宽广无人防守的，可以袭击讨伐；土地狭小

没有粮食的，可以围困待其枯竭。两种祸患的发生，都是土地与百姓多少不相称的灾难。’

天有四种灾祸：水灾、旱灾、饥年、荒年。灾祸的到来没有固定时间。如果不从事积蓄，用什么来防备它？《夏箴》里说：‘平民百姓没有够吃两年的粮，遇上饥荒，妻子儿女就不属他所有了；大夫没有够吃两年的粮，遇上饥荒，奴隶侍妾以及车马就不属他所有了。国家没有够吃两年的粮，遇上饥荒，百姓就不属它所有了。’警惕啊，不思考不实行，灾祸临头就不远了。

明白以上开放、关闭、禁止、施舍道理的人，他夺取天下就如演化一般的快；不明白开放、关闭、禁止、施舍道理的人，他失去天下也如演化一般的快。

【原文】

“人各修其学而尊其名，圣人制之①。故诸横生尽以养从生，从生尽以养一丈夫②。

无杀夭胎，无伐不成材，无堕四时③。如此者十年，有十年之积者王④，有五年之积者霸，无一年之积者亡。生十杀一者物十重，生一杀十者物顿空⑤。十重者王，顿空者亡。

兵强胜人，人强胜天⑥。能制其有者则能制人之有，不能制其有者则人制之⑦。令行禁止，王之始也⑧。出一曰神明，出二曰分光⑨，出三曰无适异⑩，出四曰无适与⑪。无适与者亡。”

【注释】

①人：指各种人。　修：习。　尊：重。　名：名分。　制：控制、利用。

②横生：万物也。 尽：全。 从（zòng 纵）生，指人。 一丈夫：天子也。

③堕：落。 无堕四时：不丢了季节。

④王（wàng 忘）：动词，称王。

⑤重：迭。 顿：短暂，顿时。

⑥胜人：战胜他人。 胜天：战胜自然。

⑦制：控制。

⑧王：称王，为王。 始：开始。

⑨出：指出令。 神明：《管子·心术》“独则明，明则神矣。 一：指专一，无可更改。 出二：指出令不专，孔晁云“政出二臣，分君之明。”

⑩出三：政令三出。 无适异：无法顺应那不同的政令。

⑪无适与：与，从也，即无所适从。

【译文】

“人人各自习其所学，而且看重自己的名分，圣人利用他们。所以万物全都可以养育人，人人都得以奉养天子。

不杀怀胎母兽，不砍未成材的树木。不错过农事季节。像这样下去十年，有十年积蓄的为王，有五年积蓄的称霸，没有一年积蓄的灭亡。生十个杀一个的，用物会堆积十层；生十个杀十个的，用物会顿时空虚。堆积十层的为王，顿时空虚的灭亡。

兵力强就战胜别人，人心强能战胜自然。能控制自己所有的就能控制别人所有，不能控制自己所有的别人就控制它。令行禁止，是为王的开端。出令专一叫神明，政出二臣叫分光，政令三出叫无适异，政令四出叫无所适从。臣民无所适从的必灭亡。”

柔武第二十六

【题解】

柔武二字取自篇中。柔，柔和。武，武事。此篇记言，武王告周公治国免戎、胜敌成功之法。

【原文】

维王元祀一月既生魄①，王召周公旦曰②："呜呼！维在文考之绪功，维周禁五戎③。五戎不禁，厥民乃淫④。

一曰土观幸时，政匮不疑⑤；二曰狱仇刑蔽，奸吏济贷⑥；三曰声乐□□，饰女灭德⑦；四曰维势是辅，维祷是怙⑧；五曰盘游安居，枝叶维落⑨。

【注释】

①元祀：孔晁云"此文王卒之明年春也。"武王元年乃前1116年。 既生霸：月十五日。推知为前1116年丑正月戊午朔，壬申十五。

②召：告。

③在：察也。 考：父死称考，文考即文王。 绪：朱氏云"谓未竟之业"。绪功即功业。 维：通为，是。 周：遍。 五戎：五种致戎之道，释见下。

④淫：邪恶。

⑤土观幸时：朱氏云"兴土功筑游观，徼幸于闲暇之时。" 政：通征，

指赋税。 疑：虑。不疑指不忧虑。

⑥狱仇：动宾词组，使仇人系狱。 刑敝：动宾词组，敝通敝，用刑于疲敝之人（指无力行贿者）。 济：成也。 贷：指贿赂。此句从黄氏说。

⑦声乐：指纵情于歌舞。缺文当是“损志”二字。从黄氏说。 饰女：美女，指贪女色。 灭：损。 德：身性。

⑧维势是辅：句型同“唯利是图”，即唯辅势。 辅：附也。即只依附权势。 维祷是怙：句型同上，唯怙祷，即只依靠祈祷。 怙：恃。

⑨盘：乐也。盘游即乐游，指游手好闲。 安居：无所事事。 枝叶维落：朱氏云“言臣民解体”。

【译文】

武王元年正月十五，武王告诉周公说：“啊呀！考察先父文王的业绩，是他普遍禁止了五戎。五戎不禁止，那些百姓就会变得邪恶。

一是兴土木筑游观，侥幸于闲日，赋税匮乏也不忧虑；二是让仇人系狱，用刑于敝弱，赃官受贿；三是纵情歌舞以损其心志，贪恋美色以灭身性；四是只依附权势，只依靠祈祷；五是游手好闲无所事事，臣民解体。

【原文】

“五者不距，百生戎旅①。故必以德为本，以义为术，以信为动，以成为心，以决为计，以节为胜②。务在审时，纪纲为序③。和均道里，以匡辛苦④。见寇□戚，靡适无□⑤。胜国若化，不动金鼓。善战不斗，故曰柔武⑥。四方无拂，奄有天下。⑦”

【注释】

①距：通拒，绝也。 戎旅：军队。

②术：方术，指具体的办法。 成：朱氏云“成其功也。”以成为心，即以成功为主旨、为目标。 节：节度。以节为胜，即胜他人要有节度。

③务：从事、致力。 序：次序，指先后大小顺次。

④和：和睦。 匡：救也。 辛苦：穷也。

⑤□：黄氏云“缺文疑是‘必’。”见寇必戚，即寇见必戚。 戚：忧戚，指胆怯。 靡：无。 适：王念孙曰“适与敌同”。“无”下缺文当是“下”字。靡敌无下，即任何敌人都可攻下。

⑥若化：如化，如同化育、演化般快。

⑦拂：违也。 奄：全、包。

【译文】

“这五戎不禁绝，自会生出军旅之祸。所以必须以仁德为根本，以礼义为措施，以守信为行动，以成功为目标，以决断为谋虑，以节度为胜利。致力于审时度势，以法纪为次第。和协均衡邻里，以救助贫穷。贼寇见此必胆怯，任何敌人可攻下。战胜他国如演化般快，不需动用军队。善战的不需搏斗，所以叫柔武。四方没有违抗，包有整个天下。”

大开武第二十七

【题解】

开，启也。开武，启导武王。与下篇主旨同，一大一小，前为大，后为小。

【原文】

维王一祀二月，王在丰，密命访于周公旦曰①："呜呼！余夙夜维商，密不显，谁和②？告岁之有秋，今余不获，其落若何③？"

周公曰："兹在德敬。在周，其维天命④。王其敬命⑤。远戚无干，和无再失⑥。维明德无佚，佚不可还⑦。维文考恪勤战战⑧，何敬、何好、何恶。时不敬，殆哉⑨！"

【注释】

①一祀：元年。　密命：指暗中进行。

②夙夜：早晚。　维：通惟，思也。　不显：不显露。　和：响应。

③告：黄氏据《史略》，断为"若"字之讹。　秋：指庄稼成熟之期。　获：收割。　落：指颗粒自然落地。

④兹：此，指灭商这件事。　德敬：即敬德。

⑤在周：指周的存在。　敬命：敬重天命。

⑥戚：近。　干：犯。　和：和好。

⑦明德：修好道德。　佚：安逸。　无逸：不图安逸。　还：返。

⑧维：思。　恪：敬。　战战：谨慎的样子。

⑨时：通"是"。　敬：重视。

【译文】

武王元年二月，武王在丰邑。暗地里询问周公说："啊呀！我日夜在想灭商之事，保密而不公开，诸侯有谁响应呢？如同庄稼成熟季节，现在我不去收割，颗粒落地怎么办？"

周公说："这就在敬重道德。周的存在，那是天命，大王要敬重天命。远近诸侯都不得罪，已和好的不再失去。要想到修明道德不图安逸，图安逸就不可逆转。要想到先父文王勤恳谨慎的样

子，想到他敬重什么、爱好什么、厌恶什么。这些方面不予重视，就危险了。”

【原文】

王拜曰：“允哉[①]！余闻国有四戚、五和、七失、九因、十淫，非不敬，不知。今而言维格[②]，余非废善以自塞[③]，维明戒是祗[④]。”

【注释】

①允：允恰，合适。

②而：你。　格：指格言，至善之言。

③塞：满也。　自塞：自我满足。

④明戒：指周公所戒。　祗：恭敬。此句句型同维利是图，即“维祗明戒”。

【译文】

武王行礼道：“好啊！我听说国家有四戚、五和、七失、九因、十淫，并非不重视，只是不明白。如今你讲的都是格言，我不会废弃善言而自我满足，我只敬重你的明戒。”

【原文】

周公拜曰：“兹顺天[①]。天降寤于程，程降因于商[②]。商今生葛[③]，葛，右有周[④]。维王其明，用《开和》之言[⑤]，言，孰敢不格[⑥]？

四戚[⑦]：一，内同姓；二，外婚姻[⑧]；三，官同师[⑨]；四，哀同劳[⑩]。

五和[⑪]：一，有天维国[⑫]；二，有地维义[⑬]；三，同好

维乐；四，同恶维哀；五，远方不争⑭。

【注释】

①兹：此，指前“维明戒是祇”。　顺天：顺从天意。

②降寤于程：《程寤》所记，太姒在程梦商庭生棘，寤以告文王。此指太姒之梦乃上天所为。程降因于商：上天于程降梦太姒，本于商之将亡。因：原因。

③葛：蔓延之草，喻政乱也。指太姒梦商庭生棘。庭生棘，喻商之将亡。

④右：佑助。

⑤开和：当是书名。见《武儆》。

⑥格：至，来。

⑦戚：亲。

⑧朱氏云：妻父曰婚，婿父曰姻。

⑨师：长也。　同师：同出于师门者。

⑩哀：哀怜。　同劳：共同劳作。

⑪和：和睦。

⑫有天：得天之助。　维：犹则。　国：黄氏云“当作德，音误。”

⑬有地：得地利。　义：宜。

⑭不争：不相争，指友好相处。

【译文】

周公行礼道：“这样就顺从了天意。上天曾在程邑降梦于太姒，程邑降梦是由于商之将亡。现在商庭果真生了葛藤，生葛藤，是上天佑助周人。只要大王英明，能用《开和》中的话，采用那些话，诸侯谁敢不来？

四戚是：一，亲近国内的同姓；二，亲近国外的姻亲；三，任用同出师门的人为官；四，哀怜与自己共同劳作过的人。

五和是：一，得天助则有德；二，得地利则有义；三，有共同爱好就高兴；四，有共同厌恶就哀伤；五，与远方人不争斗。

【原文】

七失[①]：一，立在废[②]；二，废在祇[③]；三，比在门[④]；四，谄在内[⑤]；五，私在外[⑥]；六，私在公[⑦]；七，公不违[⑧]。

九因[⑨]：一，神有不飨[⑩]；二，德有不守；三，才有不官[⑪]；四，事有不均[⑫]；五，两有必争[⑬]；六，富有别[⑭]；七，贪有匮[⑮]；八，好有遂[⑯]；九，敌有胜[⑰]。

【注释】

①失：失误。

②立在废：所设立的正是要废弃的。

③废在祇：所废弃的正是当敬重的。

④比：结党。

⑤谄：谄谀之人。　内：朝内。

⑥私在外：朱氏云“外宠也”。指私心在外，即有外宠。

⑦私在公：朱氏云“假公济私也。”

⑧违：黄氏云“当作‘卫’，保卫，爱护。”违与卫，同声符，可相通。

⑨因：依。指机会，可以利用的时机。

⑩神有不飨：即神不飨，指不祭祀神灵，足见其心不诚。以下句中的“有”字，表肯定。

⑪才：才能之士。　不官：不任用为官。

⑫事：力役之事（黄氏说）。

⑬两有必争：即两必争，指势均者必争斗。

⑭富有别：富人背离。

⑮贪有匮：贪乃“贫”字之误，匮当作“溃”（黄氏说）。指贫穷人逃亡。

⑯好有遂：爱好得以遂心。即爱好已满足。

⑰敌有胜：胜指好胜，即敌人好胜。

【译文】

七失是：一，所设立的正是该废弃的；二，所废弃的正是当

敬重的；三，结党在家门；四，谄谀之人在朝内；五，有外宠；六，假公济私；七，公物不爱护。。

九因：一，神灵不祭祀；二，道德不遵守；三，才能之士不任用；四，力役之事不均等；五，势均力敌者相争斗；六，富人背离；七，穷人逃亡；八，私欲得以满足；九，敌人争强好胜。

【原文】

“十淫①：一，淫政破国。动不时，民乃不保②。二，淫好破义。言不协，民乃不和③。三，淫乐破德。德不纯，民乃失常④。四，淫动破丑。丑不足，民乃不让⑤。五，淫中破礼。礼不同，民乃不协⑥。六，淫采破服。服不度，民乃不顺⑦。七，淫文破典。典不式教，民乃不类⑧。八，淫权破故。故不法官，民乃无法⑨。九，淫贷破职。百官令不承⑩。十，淫巧破用。用不足，百意不成⑪。

呜呼！十淫不违⑫，危哉！今商维兹，其唯第！兹命不承，殆哉⑬！若人之有政令，废令无赦，乃废天之命⑭？讫文考之功绪，忍民之若，不祥⑮。若农之服田，务耕而不耨，维草其宅之⑯，既秋而不获，维禽其飨之，人而获饥，云谁哀之⑰？”

【注释】

①淫：过分、过度。

②政：通征。赋税徭役。淫政，指赋税徭役频繁。 破：败。 动不时：动民不分季节。 不保：流失。 黄氏云：动不时，“民乃不保”为解语。十淫，每一淫最后的判词均为解语。

③好：嗜好，偏爱。 言不协：当是“义不协”（黄氏校改）。

④乐：欢乐。 纯：纯正。 失常：失去常态。

⑤动：举止。 丑：耻丑。 不让：不谦让。

⑥中：不上不下，不左不右，恰到好处，指符合礼义。 协：协合、合洽。

⑦采：色彩。指穿戴花俏。 顺：顺从。

⑧文：文字。淫文，朱氏云“巧言深文，变乱旧章”，指文字过于华丽的华而不失。 式：用也。 类：善也。

⑨权：权势。 故：旧典。 法官：规范官吏。

⑩贷：假也。指代理职务。依文例，此句当是：职不□□，百官令不承。（黄氏云）承：受。脱文之意当是：正职没有权威。

⑪巧：工巧。 用：财用。 意：事。朱氏云“淫巧必费财，财匮则事不成”。

⑫违：去也。

⑬今商维兹：商纣所行如此。 维：通为。 第：次第。指周当继商。兹命：指周当继商之命。 承：受。

⑭若：如同。 乃：犹况。

⑮讫：终。 功绪：功业。 忍民之苦：忍心看着民众受苦。孔晁云：“废政令则罪不赦，而乃废天命、绝父业、忍民患，是不祥也。”

⑯服田：力田也。 务：尽力从事。 耨：锄草。 草：长草。 宅：居。

⑰秋：指庄稼成熟之期。 飨：享受，食用。 而：却。 哀：怜。云谁哀之：谁会可怜他？ 户文弨云：“盖即肯播肯获之意，周公欲武王缵承文考之功绪也。”

【译文】

“十淫是：一，频繁的赋税徭役破国家。役使百姓不分季节，百姓就会流失。二，过度的嗜好破义。义不协洽，百姓就不和睦。三，过度的享乐败坏道德。道德不纯正，百姓就失去常态。四，举止过分败坏廉耻。廉耻不足，百姓就不谦让。五，过分讲求礼仪则坏了礼仪。礼仪不一，百姓就不合洽。六，穿戴过分鲜艳有损服饰。服饰不合法度，百姓就不顺从。七，过于华丽的文字有害典籍。典籍不能用于教化，百姓就不善良。八，过分的权势坏了

制度。制度不能规范官吏，百姓就没有法规。九，过多的代职有损于正职。[正职没有权威]，百官号令就不被接受。十，过度的工巧消耗财用。财用不足，百事不成。

啊呀！十淫不去，就危险了。如今商朝人正是这样，那是要取代它啊。这是上天之命，不承受的话，危险啊！如同人有政令，废弃政令就不可赦免，何况废弃上天之命？终止先父文王的功业，忍看百姓受苦，不吉利。如同农夫种田，从事耕作而不锄草，任草长在庄稼地，庄稼已经成熟而不去收获，任禽兽去吃它，人却受到饥饿，叫谁去可怜他？”

【原文】

王拜曰：“格乃言[①]！呜呼！夙夜战战[②]，何畏非道，何恶非是[③]？不敬，殆哉！”

【注释】

①格：至。　尔：你。　格尔言：你的话最好。

②战战：谨慎的样子。

③非：犹彼。　非是：即《小开》“何畏非世”的“非世”。

【译文】

武王行礼道：“你的话太好了！啊呀！我得日夜谨慎，何必畏惧那法则，何必厌恶那世道？我不重视这些，就危险了。”

小开武第二十八

【题解】

此篇亦记周公开导武王。前为大开武，此为小开武。

【原文】

维王二祀一月既生魄①，王召周公旦曰："余夙夜忌②商，不知道极③。敬听以勤④天命。"

【注释】

①既生魄：指月十五。武王二年即前1115年，丑正月癸丑朔，既生魄十五丁卯。

②忌：恶也，恶其淫乱（朱氏说）。

③道：方法。　极：至。不知道极，不知怎么对付，不知怎么办。

④勤：尽力。

【译文】

武王二年正月十五，武王告诉周公旦说："我日夜都痛恨商朝，可不知怎么才好。我敬听你的，当为天下尽力。"

【原文】

周公拜于稽首曰："在我文考，顺明三极，躬是四察，

循用五行，戒视七顺，顺道九纪[①]。三极既明，五行乃常[②]；四察既是，七顺乃辨；明势天道，九纪咸当[③]。顺德以谋，罔惟不行[④]。

【注释】

①在我：《史略》作“在昔”，可从。　躬：亲自。　是：动词，正也。订正，使之正。　戒：警也。　道：法，依循。

②常：常规，固定不变。

③辨：分辨，分明。　势：通艺（同声符“埶”），法也。　天道：天之道，指自然规律。　咸当：全都得当，不出偏差。

④罔：无。　惟：思惟之惟。　行：成。

【译文】

周公作揖叩头道：“从前先父文王，顺应通晓三极，亲自端正四察，遵循运用五行，警戒看待七顺，顺势依照九纪。三极已明，五行就固定；四察已端正，七顺就分明；懂得依照自然规律，九纪就全都得当。顺应道德谋事，想到的无有不成。

【原文】

“三极：一，维天九星；二，维地九州；三，维人四左[①]。

四察：一，目察维极；二，耳察维声；三，口察维言；四，心察维念[②]。

五行：一，黑位水；二，赤位火；三，苍位木；四，白位金；五，黄位土[③]。

七顺[④]：一，顺天得时；二，顺地得助；三，顺民得和；四，顺利财足；五，顺得助明；六，顺仁无失；七，

顺道有功⑤。

九纪⑥：一，辰以纪日；二，宿以纪月⑦；三，日以纪德；四，月以纪刑⑧；五，春以纪生；六，夏以纪长；七，秋以纪杀⑨；八，冬以纪藏；九，岁以纪终。

时候天视可监⑩。时⑪不失，以知吉凶。”

【注释】

①极：标准。 维：语气。 九星：指苍龙、玄武、白虎、朱鸟、金、木、水、火、土。又见《成开》。 左：通佐。人之四佐指内体的肝、脾、肺、肾。（见黄氏《成汗》注）

②察：细审。 极：当为“色”。 维：通“为”。 念：思想。

③位：居。位水，即属水。

④顺：逆之反，顺应、顺从。

⑤顺利：顺应有利之处。 顺得：朱氏云“当为顺德”。 助明：辅助者明。 无失：无误失。 有功：成功。

⑥纪：顺次而记，有显示义。

⑦宿：指天上列宿。二十八宿为实指，列宿则泛指天上之星。

⑧刑：刑杀。日明，故纪德；月阴，故纪刑。《管子·四时》“日掌阳，月掌阴。阳为德，阴为刑。”

⑨杀：肃杀。 岁：指一岁，即岁末。

⑩时：季节。 候：五日一候，指物候。 视：同“示”。 监：监视。

⑪时：通“是”，此。

【译文】

“三极是：一，天有九星；二，地有九州；三，人有四佐。

四察是：一，眼睛察的是颜色；二，耳朵察的是声音；三，嘴里察的是言语；四，心里察的是意念。

五行是：一，黑色属水；二，红色属火；三，青色属木；四，白色属金；五，黄色属土。

七顺是：一，顺应自然得天时；二，顺应地利得地助；三，顺应民心得安宁；四，顺应利益财用足；五，顺应道德助手明；六，顺应仁义无过错；七，顺应天道必成功。

九纪是：一，时辰纪日；二，列宿纪月；三，太阳显示有德；四，月亮显示刑杀；五，春季显示出生；六，夏季显示成长；七，秋季显现肃杀；八，冬季显示收藏；九，岁末显示终结。

季节物候是上天所示，应当看清楚。这些方面无过错，便可预知吉凶。”

【原文】

王拜曰：“允哉！余闻在昔，训典中规①。非时，罔有恪言日正余不足②。”

【注释】

①允：恰当。　训典：训教的法典。　中（zòng 纵）规：合于法规。

②时：是，指以上周公之言。　恪：惠栋曰“古文格字”。恪言，即格言，至善之言。　正：修正。

【译文】

武王行礼道：“好啊！我听说从前，训典都合于法规。要不是有你这番话，就没有格言能每天修正我的不足。”

宝典第二十九

【题解】

宝典，言宝之典。重点讲信、义、仁，以之为宝。通篇是周公谆谆教诲之言，周王恭听。像是周公对年幼的成王的启导。

【原文】

维王三祀二月丙辰朔①，王在鄗，召周公旦。曰②："呜呼！敬哉！朕闻曰：何修非躬③？躬有四位、九德④。何择非人？人有十奸。何有非谋⑤？谋有十散，不圉我哉⑥！何慎非言？言有三信。信以生宝，宝以贵物，物周为器。美好宝物无常⑦，维其所贵，信无不行。行之以神⑧，振之以宝，顺之以事，明众以备，改□以庸⑨，庶格怀患⑩。

【注释】

①二月丙辰朔：历日合成王亲政三年（前1095年）二月丙辰朔。《唐书》引作"元祀"，与武王元年或三年历朔绝不合，足见乃周公与成王言，非武王。

②名：会面。　鄗：镐京。　曰：乃周公之言。

③何：何不。　非：彼。　躬：自身。

④四位、九德：见下。 十奸、十散、三信，亦见下。

⑤何有非谋：黄氏云，当为“何善非谋”。

⑥圉：本为牢狱，此处有约束之义。孔注引“惠云读曰禦”，乃阻止之义，亦通。

⑦无常：不固定。

⑧神：指无形的规律。

⑨黄氏据孔注，校为“攻之以庸”，庸同“用”。

⑩怀患：黄氏云，当是怀惠。

【译文】

成王亲政三年二月丙辰朔日，成王见周公旦。周公说：“啊呀！要重视啊！我听说：为何不修养自身？因为人身有四位、九德。对人为何不加选择？因为人有十奸。为何不完善那计谋？因为谋有十散，谋散就不能约束我了。为何不谨慎地说话？因为言语有三信。信可以生宝，宝可以贵物，物品皆可做器用。美好的宝物并不固定，仅在于它被人看重，信用它就无处不行。按规律去实行，用宝物去振奋，用事实去顺应，以完备告知民众，按用途攻治它。这样，众人都会来归，而且心怀感激。

【原文】

“四位①：一曰定②，二曰正，三曰静，四曰敬。敬位丕哉③！静乃时非，正位不废，定得安宅④。

九德⑤：一孝：孝子畏哉⑥，乃不乱谋。二悌：悌乃知序，序乃伦；伦不腾，上乃不崩⑦。三慈惠：知长幼⑧；知长幼，乐养老。四忠恕：是谓四仪；风言大极，意定不移⑨。五中正：是谓权断，补损知选⑩。六恭逊：是谓容德；以法从权，安上无慝⑪。七宽弘：是谓宽宇；准德以义，乐获纯嘏⑫。八温直：是谓明德；喜怒不郄，主人乃服⑬。九

兼武：是谓明刑；惠而能忍，尊天大经[14]。九德广备，次世有声[15]。

【注释】

①位：朱氏云“位所以立”，指立身。

②定：指定居。

③丕：大也。 哉：始也。

④时：是。 非：犹次（黄氏说）。 废：失也。 宅：居也。

⑤德：朱氏云“德所以行”，即德用以处世。

⑥孝子畏哉：黄氏校为“子畏裁”，云“子畏裁，则不违父命，是为孝。此为解语。” 乱：指不顺从。

⑦悌：兄弟友好。 序：次序。 伦：伦理次序。 不腾：不相超越。 崩：坠失。

⑧知长幼：旧本“兹知长幼”，黄氏校为“慈知长幼”，云“承上指慈惠”。 长幼：使幼成长，即养育小辈。

⑨忠：忠诚。 恕：“己所不欲，毋施于人”，即能以己度人。 四仪：黄氏校为“己仪”，即自己的仪度。 风言：流言也。 大极：已甚也。

⑩中正：不偏。 权：衡量。 断：裁断。 补损：补不足损有余。

⑪恭逊：恭敬谦逊。 容德：有容之德，容指仪容，即有容有德。 安上：使上安。 慝：作恶。

⑫宇：大。 准：准则。 纯：大也。 嘏：福也。

⑬郤：间也，指间隙。 服：用。

⑭兼武：黄氏校为“廉武”，云“不好威杀”。 明：使明，即昭示。 尊：敬。 经：道。

⑮广备：即大备、全备。 次世：累世。 声：名声。

【译文】

“四位所指：一是定居，二是正直，三是安静，四是恭敬。恭敬一位为大为首，安静就是其次，正直一位不失去，定居一位才能安家。

九德所指：一是孝：儿辈畏惧制裁，就没有不顺父母之心。二是悌：兄弟友善就知次序，有次序才有伦理；伦理不错乱，在上者就不会低下。三是慈惠：慈惠才知养幼；知道养幼，就乐于养老。四是忠恕：这是说自己的仪度；即使流言盛行，也坚定不移。五是中正不偏：说的是权衡裁断，或补或损知道选择。六是恭敬谦逊：这是说有容有德；按法度去服从权力，主上安稳，无作恶行为。七是宽弘：这是说要宽弘大量；德为准则，义为依据，乐于获得大福。八是温和正直：这是说彰明道德；或喜或怒都不生嫌隙，主人才会重用。九是廉武：这是说的昭示刑法；惠爱而能容忍，这是尊敬上天的大道。九德全面具备，世世代代都有好名声。

【原文】

“十奸[①]：一，穷□干静[②]；二，酒行干理；三，辩惠干智[③]；四，移洁干清[④]；五，死勇干武[⑤]；六，展允干信[⑥]；七，比誉干让[⑦]；八，阿众干名[⑧]；九，专愚干果[⑨]；十，愎孤干贞[⑩]。

【注释】

①奸：姦作奸，奸与干通用。　干：犯、伤。

②穷□：黄氏校为“穷居”，云“过清平日子”。

③辩：争辩。　惠：读为慧，指聪明。

④移：读为侈，侈洁即过分求洁。

⑤死勇：为显示勇力而死，即拼死之义。

⑥展允：显示诚信。

⑦比誉：计较名誉。

⑧阿众：迎合众人。　名：名节。

⑨专愚：愚而自专也。　果：成功。

⑩愎：自用，即过分自信。 愎孤：愎谏者必孤立。 贞：坚贞。

【译文】

“十奸是：一，清平居处伤清静；二，酗酒行事伤正理；三，显示聪明伤智慧；四，过分干净伤清洁；五，拼死显勇伤武事；六，展示忠诚伤诚信；七，计较名誉伤谦让；八，迎合众人伤名节；九，愚而自专伤成功；十，自信而孤立伤坚贞。

【原文】

“十敬①：一，废□□□，□行乃泄②；□□□□□□□□□；三，浅薄閒瞒，其谋乃获③；四，说佻轻意，乃伤营立④；五，行恕而不愿，弗忧其图⑤；六，极言不度，其谋乃费⑥；七，以亲为疏，其谋乃虚⑦；八，心私虑适，百事乃僻⑧；九，愚而自信，不知所守⑨；十，不释大约⑩，见利忘亲。

【注释】

①散：失。

②黄氏校为“其行乃泄”。其余缺文不详。

③浅薄：考虑得肤浅。 閒：閒借为简。简瞒，保密不严（黄氏说）。获：误也（朱氏说）。

④说佻：卢文弨云“即悦佻”，轻脱，疏忽大意。 营立：所经营，所置立。

⑤行恕而不愿：当行恕而不愿，即与人不恕，不能以己度人。

⑥极言：甚言，即过头话。 费：拂也，背逆义。

⑦虚：不实，落空。

⑧心私：心有私念。 虑适：思虑恰当。 僻：偏。

⑨守：自守。 即只知谋人，不知自守（黄氏说）。

⑩释：解也。 约：要也。 大约：主要之处。

【译文】

“十散是：一，废弃□□，他的行动就会泄露；二，□□□□，□□□□；三，考虑肤浅保密不严，他的计谋就会失误；四，马虎大意，就伤害所经营所置立；五，不能以己度人，就不能深入考虑他的计谋；六，说过头话而没有节制，他的计谋必有违事理；七，把亲近的人当外人，他的计谋就会落空；八，心有私念而想把事办妥，结果百事都会偏离；九，愚蠢而自信，必然不知自守；十，不解决主要问题，见到利益就忘了亲人。

【原文】

“三信①：一，春生夏长无私②，民乃不迷；二，秋落冬杀有常③，政乃盛行；三，人治百物，物德其德，是谓信极④。

信既极矣，嗜欲□在⑤。在不知义，欲在美好有义，是谓生宝⑥。”

【注释】

①信：信用。

②春生夏长：借时令喻养民增财的政令。 无私：无偏私，生长不错乱。

③秋落冬杀：借时令喻赏罚的政令。 常：常规，固定。

④人：指人主。 百物：指万民、百姓（黄氏说）。 德其德：感戴其德。极：至。

⑤□在：黄氏云“缺文当是‘唯’字”。

⑥在不：黄氏云“当作‘嗜在’，‘美好’二字衍。”

【译文】

“三信是：一，春生夏长不错乱，百姓就不迷惑；二，秋落冬

杀有常规，政教就盛行。三，人主治万民，万民感戴其德，这叫做信极。

信极已经做到了，就只在嗜欲两方面。嗜在于知义，欲在于有义，这叫做生宝。”

【原文】

周公拜手稽首，兴曰[①]：“既能生宝，恐未有[②]，臣子孙其败；既能生宝，未能生仁，恐无后亲[③]。王宝生之[④]，恐失王会，道维其废[⑤]。”

【注释】

①兴：起来。旧本“臣”在“曰”字下，作“臣既能生宝”。 生宝：讲明什么是宝。

②恐未有：黄氏云“下当脱一字，疑是‘仁’”。

③后亲：后继之人。

④王宝：王之宝，即所指信、义、仁。

⑤王会：朱氏云“可王之机也”，即当个好人君的时机。人君不称职，自然就“道维其废”。 道：指王道，治民的方法。

【译文】

周公作揖叩头，起来说：“我虽能讲清那个宝，恐怕缺乏仁，子孙将会衰败。即使能讲清什么是宝，未能生仁，恐怕还是没有后继人。王之宝虽然产生，又担心失掉做个好人君的机会，王道就只有废弃了。”

【原文】

王拜曰：“格尔言！维时余劝之以安位，教之广[①]。用宝而乱，亦非我咎[②]。上设荣禄，不患莫仁[③]。仁以爱禄，

允维典程④。既得其禄，又增其名，上下咸劝，孰不敬仁？维子孙之谋，宝以为常。”

【注释】

①维：通为。 时：是。维时即为此。 劝：勉。 安位：安以四位。教之广：教以九德。朱氏云“安以四位则能择仁，教以九德则民兴仁。”

②咎：过错。

③荣禄：荣誉俸禄。 莫仁：没有谁不仁。

④允：诚。 典程：典式，典范。

【译文】

成王行礼，说道：“你的话最好了。为此我要劝勉百姓安以四位，教他们都懂得九德。如果因行用信、义、仁而发生混乱，那就不是我的过错了。上面设置荣誉俸禄，就不怕谁个不仁。行仁而又珍爱俸禄，确实会成为典范。既能得到他的俸禄，又增加了他的名誉，上上下下都相互劝勉，谁能不竞相为仁？为子孙后代考虑，这个宝要长久不变。”

丰谋第三十

【题解】

丰，丰邑。记武王与周公旦在丰相谋兴师伐商。

【原文】

维王三祀[①]，王在丰。谋言告闻[②]，王召周公旦曰："呜呼！商其咸辜，维日望谋建功。谋言多信，今如其何[③]？"

周公曰："时至矣！"乃兴师循故[④]。初用三同：一，戚取同[⑤]；二，任用能；三，矢无声[⑥]。三让[⑦]：一，近市[⑧]；二，贱粥[⑨]；三，施资[⑩]。三虞[⑪]：一，边不侵内；二，道不殴牧[⑫]；三，郊不留人[⑬]。

【注释】

①三祀：指武王三年即商纣四十四年，公元前1114年。

②谋言：商谋伐周之言。　告闻：以其谋告武王。

③咸辜：黄氏据《史略》校为"成辜"。　辜：罪。　孔晁云："言商君臣皆罪周，日望以周建功也。"《史略》作"维日望建功"，无"谋"字。　信：真实、可靠。

④循故：按照原计划进行备战。

⑤戚：亲也。　戚取同，指核心集团步调一致。

⑥矢：誓也。誓无声，发誓保密不声张。

⑦让：让财利。

⑧近市：使市进，即使市场靠近民居。

⑨粥：通鬻，卖也。贱粥，即贱卖，降低物价。

⑩施资：施舍资本给商人。

⑪虞：安稳，安全。

⑫殴：通驱。　驱牧：驱赶牛羊。

⑬郊：邑之外。人居邑中必安。

【译文】

武王三年，王在丰邑。有人将商谋伐周相告，武王见周公旦说："啊呀！商纣已经成为罪孽，他们天天盼望伐周建功。商纣之

谋多是可靠的，现今当怎么办？”

周公说：“时机到了！”就起兵依原计划进行战备。开始采用三同：一，亲近人步调一致；二，任用能人为官；三，发誓保密不声张。三让是：一，使市场靠近民居；二，降低物价；三，给商贾施舍资本。三虞是：一，边民不迁入内地；二，道路上不驱赶牛羊；三，城邑以外不住人。

【原文】

王曰：“呜呼，允从①！三三为咈，厥徵可因②。与周同爱③！爱微无疾，疾取不取④，疾至致备⑤。曲祷不德，不德不成⑥。害不在小，终维实大，悔后乃无⑦。帝命不谋，应时作谋⑧。不敏，殆哉⑨！”

周公曰：“言斯允格⑩，谁从己出⑪。出而不允，乃菑⑫；往而不往⑬，乃弱。士卒咸若周一心⑭。”

【注释】

①允：真实。　从：遵从。

②三三：指前三周、三让、三虞。　咈：违。　徵：好徵兆，好的开头。因：依，利用。

③与：助也。　与周同爱：助周又共同爱周。

④微：无。　疾：恶（wù 务）也。　爱微无疾：虽无爱亦不恶周。　疾取不取：指商恶周取周而不能取。

⑤疾至：指商伐周之谋。　致备：使我有所准备。

⑥曲祷：指不加准备而临时祈祷。曲，指邪，不正，即不诚心。面临灾祸时祈祷，即曲祷。　不德：神灵不助。　不成：事不成。

⑦小、大：祸事开初小，最终实为大祸。　无：无及，指后悔已不可及。

⑧帝命：天命。　谋（tāo 滔）：疑。　应时：顺应时机。

⑨敏：快速。　殆：危。

⑩允：当。 格：至、极。

⑪谁从：黄氏校为“唯从己出”。乃诫诸侯之辞。

⑫菑：同“灾”。

⑬往而不往：黄氏作“允而不往”，即说得好却不实行。

⑭若：与。

【译文】

武王说：“啊呀！要切实执行。三同、三让、三虞不违背，好的征兆可利用。帮助我周人，共同爱我周人。即使不爱也要不恶我周人。这样，商纣虽恨我，想取我，则不能取。商欲伐周使我有所防备。不防范而临时祈祷，神灵不会佑助。神灵不助则大事不成。祸事不在乎开始很小，最终实在要变大，后悔就无及了。天命不要怀疑，要顺应时机先做谋画。不尽快行动，就危险了。”

周公说：“这些话允当至极，只有由你们自己说出才好。如果说得不允当，就会有灾祸；说得好而不实行，就削弱了自己。要教士兵们与我们周人一条心！”

寤儆第三十一

【题解】

武王惊梦，周公为之解说，借以阐述兴周的一些措施。

【原文】

维四月朔，王告儆，召周公旦曰："呜呼，谋泄哉！今朕寤，有商惊予①。欲与无□则，欲攻无庸，以王不足②。戒乃不兴，忧其深矣③！"

【注释】

①儆：诫。　谋：对付商纣的计划。　寤：睡醒，此指从梦中醒来。有商：商。有乃词头，无义。一说训大，表敬。　惊予：惊吓了我。孔晁云："梦为纣所伐，故惊"。

②与：从。　□：黄氏以为"衍"，后人所增。　则：法则，这里指机会。庸：用。　王：动词，去声，称王。

③戒：同诫。告诫的话，指出个主意。　兴：出。

【译文】

四月初一这天，武王求诫，告诉周公说："啊呀，对付商纣的计谋泄露了。今天我做梦，商朝人惊吓了我。想顺从没有好机会，想进攻又无作用，就此称王又不够条件。如果你不出个好主意，忧虑就深了。"

【原文】

周公曰："天下不虞周，惊以寤王，王其敬命①。奉若稽古维王，克明三德维则，戚和远人维庸②。致王祷，赦有罪，怀庶有，兹封福③。监戒善败，护守勿失，无为虎傅翼④，将飞入邑，择人而食。不骄不吝，时乃无敌。⑤"

【注释】

①虞：度也。　不虞周：不担心周会叛商。　寤王：使王清醒。

②奉：承也。 若：顺也。 稽古：遵循古道。 维：通为。 三德：孔晁云“刚、柔、正直”。 戚：亲。戚和远人。 维用：近人戚和则远人可用。

③怀：安。 庶有：朱氏云“庶有犹庶类也。” 封：大也。

④监：通鉴。 善败：成败。 傅翼：添翼。

⑤时：是。 敌：对手，匹敌。

【译文】

周公说：“天下人不会想到周会叛商，惊梦是让王清醒，王要敬重天命。顺应天命遵循古道就可称王，能够晓明三德就是法则，近人亲和远人就可利用。王要祈祷，赦免有罪之人，安抚众人，这就是大福。鉴戒成败的教训，守护着不要丢失。不给老虎增添翅膀。添上翅膀，就会飞进城邑，挑着吃人。不骄傲，不吝啬，这样就无对手了。”

【原文】

王拜曰：“允哉！余闻曰：‘维乃予谋，谋是用臧[1]。不泄不竭，维天而已。’余维与汝监旧之葆，咸祇曰戒戒维宿！[2]”

【注释】

①乃：汝也。 臧：善也。 予：通预。

②竭：匮竭。 监：通鉴，借鉴。 旧之葆：指前人的经验。 祇：敬。曰：朱氏云“当为日”。 宿：古文夙，早。 戒戒：指谨慎。

【译文】

武王行礼道：“好啊。我听说：‘只有那些预先的谋划，才能完善。不泄漏不匮竭的，只有上天而已。’我只有与你借鉴前人成

功的经验。都恭恭敬敬每天一早就谨慎从事。”

逸周书全译　卷四

武顺第三十二

【题解】

“武顺”二字取自篇中“武礼右旋，顺地以利兵”一句。主要讲军制及军中之官。

【原文】

天道尚左，日月西移；地道尚右，水道东流；人道尚中，耳目役心①。心有四佐，不和曰废②；地有五行，不通曰恶③；天有四时，不时曰凶④。

天道曰祥，地道曰义，人道曰礼⑤。知祥则寿，知义则立，知礼则行。礼、义顺祥曰吉。吉礼左还，顺天以利本；武礼右旋，顺地以利兵⑥；将居中军，顺人以利阵。

【注释】

①役心：孔晁云“耳目为心所欲也。”

②四佐：指脾、肾、肺、肝。　废：疾病。

③五行：水、木、火、土、金。五行须相生相尅。朱氏云“不生则气化绝，不相胜则功用匮”。所以“不通曰恶”。

④不时：指季节不合。 凶：灾也。《左传·宣公十五年》“天反时为灾”。

⑤道：指规律。 祥：象也。“天事恒象”（朱氏云）。 义：宜也。 礼：礼仪。

⑥吉礼：礼分吉礼、嘉礼、宾礼、军礼、凶礼，合称五礼。凡祭祀之事为吉礼。武礼即军礼。朱氏云“阳主生，阴主杀，故丧礼亦尚右也。”军礼、凶礼皆主杀。 左还：从左向右旋转。天道以左为上，故日月从东向西移动。吉礼尚左，也是从东（左）向西（右）旋转，顺应天道。 本：治国之本。

【译文】

上天的规律以左为上，所以日月向西移动；大地的规律是以右为上，所以河川向东流动；人事的规律是以中正为上，所以耳目受心役使。心内有肝、肺、脾、肾四佐，四佐不和叫废；地上有木、火、土、金、水五行，五行不相生胜叫恶；上天有春、夏、秋、冬四季，季节不合叫凶。

上天的规律是象，大地的规律是宜，人事的规律是礼。知天象则长寿，知义则立身，知礼仪则事行。礼、义顺应天象叫专。吉礼从左向右旋转，顺应天道以利国本；武礼从右向左旋转，顺应大地以利于用兵；将帅居中军，顺应人事以利于布阵。

【原文】

人有中曰参，无中曰两。两争曰弱，参和曰强①。男生而成三，女生而成两。五以成室，室成以生民，民生以度②。左右手各握五，左右足各履五，曰四枝③。元首曰末。五五二十五，曰元卒④。一卒居前曰开，一卒居后曰敦⑤。左右一卒曰闻，四卒成卫曰伯⑥。三伯一长曰佐，三佐一长曰右，三右一长曰正，三正一长曰卿，三卿一长曰辟⑦。

辟必明，卿必仁，正必智，右必肃，佐必和，伯必勤，卒必力。辟不明，无以虑官⑧；卿不仁，无以集众⑨；伯不勤，无以行令；卒不力，无以承训。

【注释】

①有中、无中：指男女形体。 参：三。 弱、强：指男女体力。 三、两：男奇女偶，即阳奇阴偶。

②五：指男三女二相配。 室：家。 民：人。 度：度数。

③枝：肢。 履：践，踩。 元首：头。 末：指上部。

④五五二十五：男女和为五，四肢加头又是五。军事编制，以“五”为法，成“伍”（五人为伍），五伍二十五为一元卒。 元：始。卒为军制的基本单位。

⑤居前、居后：就布阵而言。 开：启也。 敦：厚也，即殿也。

⑥朱氏云：“左右一卒如里之有门，故曰闾。四卒百人。” 卫：通围。在四周而成围。（黄氏说）

⑦卢文弨云：伯统四卒百人。 以下皆三三而益：佐十二卒三百人，右三十六卒九百人，正百八卒二千七百人，卿三百二十四卒八千一百人，辟九百七十二卒二万四千三百人。 朱氏云：“此周初三军之制，卿为军帅，则正为中大夫，右为下大夫，佐为上士，伯为中士乎？” 辟：君，《世俘》“武王成辟”。

⑧虑官：任用卿、正、右、佐、伯各级官员。

⑨集：聚合。此下句当脱“正不智，无以××；右不肃，无以××；佐不和，无以××”三句。

【译文】

人体有中的叫三，无中的叫两。两相争故力弱，三相和故力强。男人生来就成三，女人生来就成两。三二为五就成家室，家室成就生人，人生下来就有定数。左右手各握五，左右足各踩五，叫四肢。头叫做末。五五二十五个兵叫一元卒。一元卒居前的阵

式叫开，一元卒居后的阵式叫敦。左右各一元卒的阵式叫间，四元卒成围的阵式叫伯。每三伯立一长叫佐，每三佐立一长叫右，每三右立一长叫正，每三正立一长叫卿，三卿立一长叫辟。

人君一定要英明，卿一定要仁慈，正一定要聪慧，右一定要严肃，佐一定要平和，伯一定要勤劳，士卒一定要尽力。人君不英明，就不能选用下级官吏；卿不仁慈，就不能聚集众人；正不聪慧，就不能□□□□；右不严肃，就不能□□□□；佐不平和，就不能□□□□；伯不勤劳，就不能执行命令；卒不尽力，就不能接受训导。

【原文】

均卒力貌而无比，比则不顺[①]；均伯勤劳而无携，携则不和[②]；均佐和敬而无留，留则无成；均右肃恭而无羞，羞则不兴[③]。

辟必文，圣如度，元忠尚让，亲均惠下，集固介德[④]。危言不干德曰正[⑤]，正及神、人曰极，世世能极曰帝。

【注释】

①均：同也，指人人相同。 貌：黄氏云“竞字之误。力竞、力争向上。”力竞，即争相尽力。 比：王念孙曰，比当为北，古文背字。指背违。

②携：离心。

③留：滞留。 羞：辱，指辱人。 兴：奋发也。

④文：有文德。 元忠：忠之大者。 让：谦让，朱氏云“谓不争功，不伐善。” 亲均：指亲近他人态度一致。 惠下：惠爱下级。 集固：积聚加固。 介：大也。

⑤危言：高言、厉言。 不干：不犯也。

【译文】

士卒尽力等同而无背违，背违则不顺从；伯勤劳等同而不离

心，离心则不和睦；佐温和一贯而不怠慢，怠慢则没有成功；右严肃一致而不辱人，辱人则人不奋发。

君王必有文德，神圣如法度，高度诚信而崇尚谦让，待人一致而惠爱下人，就能安集固守大德。厉言而不伤德叫正，正兼及神和人叫极，世世代代能极叫帝。

武穆第三十三

【题解】

穆，敬也。武穆，武事所当敬。主要讲昌德、和乱、成功之法。朱氏云：前篇训军制，此篇训军政也。

【原文】

曰若稽古[①]。曰[②]：昭天之道，熙帝之载；揆民之任，夷德之用[③]。总之以咸殷[④]，等之以□禁，成之以□和[⑤]。咸康于民，卿格维时，监于列辟[⑥]。敬惟三事，永有休哉[⑦]！

【注释】

①曰若：叫做，属于。　稽：考。《尚书·尧典》有“曰若稽古”语。

②黄氏云：“曰”上当有其主，疑是周公旦或武王。

③昭：明。　熙：广也。　载：事，　揆：度量。　任：使用。揆民之任，即揆任民，量力而用民。　夷：常也。夷德之用，即常用德。

④咸：和。咸殷，使殷民和顺。总之以咸殷，即以和顺殷民为主体。

⑤朱氏云：缺处疑是“九禁”“五和”，“九禁”见《大开》篇，“五和”见《大开武》篇。即以九禁等之，以五和成之。之，指德。

⑥咸：皆。 格：行。 时：是，正确。 监：通鉴。 列辟：周上世之贤君也，子孙臣民所当取法也。

⑦惟：思。 三事：即下倡德、和乱、终齐。 休：美。

【译文】

这属于稽考典籍。[周公] 说：昭明天道，广大帝业，量力用民，常施文德。以和顺殷民为目标，以九禁整齐文德，以五和成就文德。使百姓全都安康，使卿士行为端正，鉴视于前代列位君王。认真地思考“三事”，就有永久的美善了。

【原文】

三事：一，倡德；二，和乱，三，终齐①。

德有七伦，乱有五遂，齐有五备②。

五备：一，同往路，以揆远迩③；二，明要丑友德，以众尔庸④；三，明辟章远，以肃民教⑤；四，明义倡尔众，教之以服⑥；五，要权文德，不畏强宠⑦。

五遂：一，道其通以决其壅⑧；二，绝□无赦，不疑⑨；三，挫锐无赦，不危⑩；四，闲兵无用，不害⑪；五，复尊离群，不敌⑫。

七伦：一，毁城寡守不路⑬；二，通道不战；三，小国不凶不伐⑭；四，正维昌静不疑⑮；五，睦忍宁于百姓⑯；六，禁害求济民；七，一德训民，民乃章⑰。

钦哉钦哉！余夙夜求之无射⑱。

【注释】

①倡：通“昌”，昌大。 齐：通“济”，成。

②伦：理也。 遂：通也。 备：具也。

③往路：行路。 揆：量度。 迩：近。朱氏云：揆远迩以节劳逸。

④黄氏校为“明醜友德”，“要”字衍。 醜：类，善恶之类。明醜即明善恶。 友德：顺德也。 众：多，即加多。 庸：功也。

⑤辟：法也。 章：通“彰”，明也。 肃：严肃。

⑥黄氏校为“明义倡众”，“尔”字衍。 倡：率也，即倡导。 服：行也。

⑦要：通“邀”，相约。 权：动词，看重，重视。 强宠：指权贵。居尊为宠。

⑧道其通：即使其道路通畅。 以：而。 决：开。 壅：塞也。此句为比喻，指平乱如同行路，使其通畅，开其壅塞。决壅即攻其抗拒者。

⑨绝：除去。 黄氏云：缺文疑是“谄”。 疑：惑。

⑩挫：折也。 锐：指作乱者之锐气。

⑪闲：黄氏“云”习也。 不害：无害。

⑫复尊：恢复尊卑上下之序。 离群：离散作乱者之群。 不敌：无敌。

⑬毁城：残缺不全的城墙，指无防备。 不路：朱氏云“师不入其境”。

⑭凶：恶也。

⑮朱氏云：正其纲维，昌明安静，言有道之邦也。

⑯朱氏云：和睦容忍以安百姓。

⑰一：纯一。 章：通“彰”，明也，指明德。

⑱钦：敬。 夙夜：早晚。 射：厌也。

【译文】

三事是：一，昌大文德；二，平和纷乱；三，终其成功。

昌大文德有七伦，平乱有五遂，成功有五备。

五备是：一，共同行路，要量度远近；二，明辨善恶，友爱文德，以加多你的功劳；三，明示法纪告晓远方，以严肃民教；四，彰明礼义倡导众人，教他们实行；五，相约敬重文德，不畏强权。

五遂是：一，通畅道路，打开壅塞；二，除去谄谀，不宽恕坏人，就不迷惑；三，挫其锐气不加宽恕，就没有危险；四，操

练军队而不使用，就没有祸害；五，恢复尊卑，离散乱党，就没有敌对了。

七伦是：一，城墙残缺少防守的，不进入其境；二，通衢大道上不作战；三，小国没有罪恶不讨伐；四，国泰民安的，不怀疑；五，和睦忍让使百姓安宁；六，禁绝祸害以救济百姓；七，纯洁道德训教百姓，百姓就会明德。

敬重啊敬重！我早晚探求它都不会厌倦。

和寤第三十四

【题解】

此篇记武王伐商至于鲜原而嘉奖大臣等事，文义不全，似有脱文。篇名的“和”，指和顺，而“寤”字当在脱文之中。

【原文】

王乃出图商[①]。至于鲜原[②]，召邵公奭、毕公高[③]。王曰：“呜呼！敬之哉！无竞惟人，人允忠[④]。惟事惟敬，小人难保[⑤]。后降惠于民，民罔不格[⑥]。惟风行贿，贿无成事[⑦]。绵绵不绝，蔓蔓若何[⑧]？豪末不掇，将成斧柯[⑨]。”

王乃厉翼于尹氏八士[⑩]。唯固允让[⑪]。德降为则，振于四方[⑫]。行有令问，成和不逆[⑬]。加用祷巫，神人允顺。

【注释】

①图商：伐商。

②鲜原：地名。《纪年》“（帝辛）五十二年秋，周师次于鲜原。”朱氏云“鲜原近程邑”。

③邵公：邵公奭、毕公高，皆文王庶子，武王庶兄。邵、毕皆采地。今岐山县境有邵亭，咸阳县北有毕原。

④竞：争。　人允忠：黄氏据《史略》校为“人惟允忠”。

⑤惟事惟敬：即唯事为敬。　小人：百姓。　保：养。

⑥后：君王、人主。　罔：无。　格：至。

⑦惟风行贿：孔晁云“人之归惠如草应风”，知当为“行惠”。　惟：犹若。　贿：财物。贿无成事，即以财利于人则事不成，强调“降惠于民”。

⑧绵绵：细微的样子，指草而言。　蔓蔓：蔓延长大。　若何：怎么办。

⑨豪末：细小，指树木而言。　掇：拔。《战国策·魏策》引作“毫毛不拔”。

⑩厉：通“励”。　厉：嘉奖。　翼：佐也。　尹氏八士：指辅佐的众大臣。

⑪固：坚。　允：诚。　让：辞让。

⑫德：指上句辞让的美德。　则：典范。　振：通震，指影响所及。

⑬行：指大臣们的所作所为。　令：善。　问：当为“闻”。令闻，即好名声。　成和不逆：事成民和无违逆。

【译文】

武王于是出兵伐商。到了鲜原，诏告邵公奭、毕公高。武王说：“啊呀，重视它啊！不与民争利，百姓就会忠诚。办事要认认真真，百姓是很难抚养的啊。人主降恩惠给百姓，百姓没有不来归服的。百姓归惠如草应风，仅用财利不会成事。小草细弱时候不根除，蔓延长大了拿它怎么办？树苗如毫毛细小不拔除，将会长成斧柄那样粗。”

武王于是就嘉奖众大臣。众大臣坚决诚恳地辞让。大臣的美德传出成为典范，影响及于远近四方。众大臣行事有美名，事成民和不违逆。加之祈祷祭祀神灵，神与人都因此和顺。

武寤第三十五

【题解】

记述伐商之事，颂扬武王功德。用四言诗体，犹显独特。篇名的“寤”，不知何出，或有脱文。

【原文】

王赫奋烈，八方咸发①。高城若地，商庶若化②。约期于牧，案用师旅，商不足灭③。分祷上下，王食无疆④。王不食言。庶赦定宗⑤。尹氏八士，大师三公，咸作有绩⑥。神无不飨。王克配天，合于四海⑦。惟乃永宁。

【注释】

①赫：显赫。 奋：奋发。 烈：威。 八方：指八方诸侯。《史记·周本纪》“不期而会孟津者八百诸侯”。

②高城若地：指无阻碍，不可阻挡。 庶：众，指百姓。 若化：指归服如化。

③牧：指商郊牧野。 案：查。 商不足灭：指商纣的兵卒不多，必灭无疑。

④上下：指天地。 王食无疆：黄氏校为“王寿无疆”，“当在‘惟乃永宁’上。”

⑤不食言：丁宗洛云“先有此庶赦定宗之言，克纣后必不食之。”指守信用。 庶赦：指胁从不治罪。 定宗：指立武庚为宗主。

⑥尹氏八士：指众大臣。 大师：指姜尚。 三公：周公旦、召公奭、毕公高。 作绩：建立功劳。

⑦克：能。 配天：堪配于天。指武王之德配天合地。故孔晁云“德合四表”。

【译文】

武王赫然奋发威烈，八方诸侯全都发兵响应。高高的城墙若履平地，殷商百姓归服如化。相约会师在牧野，查点军队，商纣王兵力不足，必灭无疑。分别祷告天地，武王恪守信用，赦免纣王手下民众，立武庚为宗主。众大臣和太师、三公，全都立下功劳。武王恩德堪配于天，合于四海。祝王万寿无疆，永远安康。

克殷第三十六

【题解】

记克殷经过及克殷后的善后处置，兼及武王即位的仪式。

【原文】

周车三百五十乘，陈于牧野。帝辛从[①]。武王使尚父

与伯夫致师②。王既誓，以虎贲戎车驰商师，商师大崩③。商辛奔内，登于鹿台之上，屏遮而自燔于火④。

【注释】

①陈：古“阵”字，列阵。 从：指迎战。

②尚父：师尚父，即姜尚。 与：使伯夫与，即率伯夫。 伯夫：即百夫，四卒百人。 致师：挑战也。朱氏云“古者将战，先使勇力之士犯敌焉”。

③誓：誓师。即《尚书·牧誓》所记。 虎贲：勇士。《孟子》云：“武王伐殷，虎贲三千人”。 戎车：有护甲的兵车。

④商辛：商王纣，即帝辛。 内：朝歌城内。 鹿台：《新亭》云“纣为鹿台，七年而成。其大三里，高千尺，临云望雨。”鹿台乃纣王聚敛财宝之处。 屏遮：黄氏云“以玉蔽体”。《史记》“纣衣其宝玉衣，赴火而死”。

【译文】

周人的战车三百五十辆，列阵在牧野。商王纣率兵迎战。武王派太师姜尚率一百人挑战。武王誓师以后，用武贲勇士与装甲战车冲向商王的军队，商军溃败。商王纣奔回城内，登上鹿台，穿上宝玉衣蔽体，在火中自焚。

【原文】

武王乃手大白以麾诸侯，诸侯毕拜，遂揖之①。商庶百姓咸俟于郊，群宾佥进②，曰：“上天降休！”再拜稽首。武王答拜，先入③。适王所，乃克射之三发④。而后下车，而击之以轻吕，斩之以黄钺，折悬诸太白⑤。适二女之所，乃既缢。王又射之三发，乃击之以轻吕，斩之以玄钺⑥，悬诸小白。乃出，场⑦，于厥军。

【注释】

①手：动词，手大白即手执大白。 大白：即太白，旗名。 麾：通“挥”。 揖：作揖，指武王还礼。

②庶：庶民。 百姓：指贵族。 俟：等待。 群宾：指周之群臣，于商为宾。 佥：皆。 进：进至王前。

③休：美也。 入：入城。

④适：往。 王所：商王纣住所。 克射：黄氏校为“亲射”。

⑤轻吕：剑名。 黄钺：黄铜大斧。 折：断其首。

⑥二女：纣王二妃。 玄钺：铁质大斧。

⑦场：平也。指治理纣王之宫室。

【译文】

武王乃手执太白旗向诸侯挥动示意，诸侯礼拜完毕，武王于是作揖还礼。商朝的庶民贵族都等候在郊外，周的群臣都进至王前，贺道：“上天降下的大喜事！”然后又两次行大礼。武王答拜毕，先行入城。去往纣王所在的地方，就亲手射了尸身三箭。然后下车，用轻吕剑刺纣王尸身，用黄钺大斧砍下首级，悬挂在太白旗上示众。又去往两个王妃所在的地方，她们已经自缢。武王又射了她们三箭，用轻吕箭刺向尸身，用铁质大斧砍下首级，悬挂在小白旗上示众。然后武王出城，派人治宫屋，回到他的军中。

【原文】

及期，百夫荷素质之旗于王前，叔振铎奏拜假，又陈常车①。周公把大钺，召公把小钺以夹王。泰颠、闳夭皆执轻吕以奏王②。王入，即位于社③。太卒之左，群臣毕从④。毛叔郑奉明水⑤，卫叔傅礼⑥，召公奭赞采⑦，师尚父牵牲。尹逸策⑧曰：“殷末孙受，德迷先成汤之明，侮灭神祇不祀，

昏暴商邑百姓，其章显闻于昊天上帝⑨。”武王再拜稽首，乃出。

【注释】

①期：定好的日子。 荷：扛。 素质：白色。 振铎：武王同母弟，后封于曹，称曹叔。孔晁云：“群臣诸侯应拜假者，则曹叔振（铎）奏行也。”知曹叔接待群臣诸侯，相当于今之大会秘书长。 陈：陈列。常车：威仪车也。

②召公：《周本纪》作“毕公”，是。 夹王：在王左右。 泰颠、闳夭：周之贤臣。 奏：通凑，凑王，即在王的身边作护卫。

③入：入纣旧宫。 即位：即天子之位。 社：社庙，祭后土之所。即位于社，以示主天下。

④太卒：即《武顺》之“元卒”，二十五人。 之：往。左，《周本纪》作“左右”。当指游动卫士，左右往还。

⑤毛叔郑：武王庶弟，名郑，封于毛，称毛叔。 奉：古“捧”字。明水：日夜于高处所得的雨露。《周礼·司恒氏》“以鉴取明水于月。”

⑥卫叔：名封，武王庶弟，即卫康叔。《索隐》引宋忠曰“康叔从康徙封卫”。 傅礼：相礼也。

⑦赞：佐也。 采：事也。指协助卫康叔料事。

⑧尹逸：《史记》作尹佚，掌文史，亦称史佚。乃尹氏八士之一。 策：动词，宣读策文。

⑨末孙：商朝始于成汤，止于纣，故称亡国之君为末孙。 受：即商王纣。 灭：蔑。 神祇：天地也。 章显闻：孔晁云“言上天五帝皆知纣恶也。”

【译文】

到约定的日子，一百人各扛一面白旗走在武王前开路，曹叔振铎接待群臣诸侯，又陈列若干威仪车。周公旦手持大钺，毕公高手握小钺夹辅武王，泰颠、闳夭都手持轻吕剑紧随武王。武王

进入王宫，在社庙南面即天子之位。二十五名士卒左右往返，大臣们全都跟随。毛叔郑捧着明水，卫康叔相礼，召公奭协助办事，师尚父姜尚牵着祭祀用的牛羊。尹逸宣读策文道："殷人亡国之君纣，道德惑乱成汤之英明，侮慢蔑视神祇不祭祀，施狂暴于商朝贵族百姓，恶迹昭著，上天五帝也知晓。"武王两次作揖叩头，才出了王宫。

【原文】

立王子武庚，命管叔相①。乃命召公释箕子之囚②，命毕公、卫叔出百姓之囚③。乃命南宫忽振鹿台之财④、巨桥之粟。乃命南高百达、史佚迁九鼎三巫⑤。乃命闳夭封比干之墓⑥。乃命宗祝崇宾，飨祷之于军⑦。乃班⑧。

【注释】

①王子：纣王之子。　管叔：名鲜，武王同母弟，封于管，故称管叔。管叔、蔡叔、霍叔为三监，监殷人。

②箕子：纣王父辈。　出：使出，放。

③毕公：毕公高，武王庶兄。

④南宫忽：即南宫括，周之贤臣。　振：通赈。　巨桥：国仓之名。《史记》作"散巨桥之粟"。

⑤南宫百达：《论语》作南宫伯达，周之贤臣。　九鼎：世传夏禹铸九鼎，作为王权的象征。　三巫：黄氏校为"于夹"。夹，即郏鄏。《汉书·地理志》注"故郏鄏地，周武王迁九鼎。"

⑥封：益其塚也。　比干：纣王父辈，直谏而遭剖心。

⑦宗祝：主祭祀之官。　崇宾：礼敬来宾。　飨：宴享。　祷：宴享前的祭祀活动。

⑧班：班师还鄗京。

【译文】

立纣王之子武庚为殷人宗主，命管叔鲜为相监视他。又命召

公奭释放被囚的箕子，命毕公高、卫叔封放出被囚的贵族。又命南宫括发放鹿台的财宝，分发巨桥的粮食。又命南宫百达和史佚迁九鼎到郏鄏。又命闳夭为比干聚土为冢。又命主祭官礼敬宾客，在军中宴享他们。然后才班师回鄗京。

世俘第三十七

【题解】

原作“第四十”，朱右曾氏“移此，使与《克殷》相次”。此篇记伐殷经过及战果——俘、馘。世训大，世俘犹大俘。

【原文】

维四月乙未日①，武王成辟②。四方通殷命③，有国④。

【注释】

①维：语词。　四月己未日：四月己丑朔，乙未初七。

②辟（bì闭）：君主。《诗·文王有声》“皇王维辟。”　武王成辟：指武王克商（二月初五甲子日）后，经九十余日对殷商残余势力的攻伐征讨，至此才取得了普天之下的实际控制权。“武王成辟”是本篇原名“武成”之证。

③通：达。　四方通殷命：武王攻下朝歌后，立即派遣诸将征伐殷商的各方国。至此，从四方归来的将领向武王汇报执行伐殷命令的战果。

④国：天下。伐殷至此而全有天下，故言“有国”。

【译文】

四月初七乙未日，武王成了国君。奉命征伐的将领从四方归来，汇报伐殷的战果。至此，武王始有天下。

【原文】

维一月丙午旁生魄，若翼日丁未①，王乃步自于周，征伐商王纣②。

越若来二月既死魄，越五日甲子朝至接于商③，则咸刘商王纣④，执矢恶臣百人⑤。

【注释】

①丙午旁生魄：旁生魄指十六，即十六丙午。 若：语词。 翼：即“翌yì”的借字。 翌日：明日。 《汉书·律历志》引《武成》作“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翌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纣。”可见，《武成》立足于朔，初二旁死霸壬辰；《世俘》立足于望，十六旁生魄（霸）丙午。日序一致，二者并不矛盾。当是初三起兵出发，中间有停留，十七丁未又出发。

②步自于周：从周（宗周）出发。

③越若：语词。 既死魄：指初一。

③越：过。从既死魄初一算起，过五天甲子日。知一月小，二月庚申朔。

④咸：全，毕。 刘：杀。

⑤矢：旧本作“夫”，又作“天”。《左传·文公十八年》：“杀而埋之马矢之中。”矢指粪便。矢恶臣，指屎臭般的邪恶大臣。

【译文】

一月十六丙午，第二天丁未，武王带兵从宗周来，又起兵出发，去征伐商纣王。

到了二月初一，过五天甲子日早上到了商都，杀了商纣王，捉了那些邪恶大臣近百人。

【原文】

太公望命禦方来。丁卯望至，告以馘、俘[①]。
戊辰，王遂禦循追祀文王。时日，王立政[②]。
吕他命伐越戏方。壬申，荒新至，告以馘、俘[③]。
侯来命伐靡集于陈。辛巳，至，告以馘、俘[④]。
甲申，百弇以虎贲誓，命伐卫。告以馘、俘[⑤]。

【注释】

①命：受命，受武王之命。　方来：小国名，纣党。　馘：所杀敌之左耳，用以计杀敌之数。　丁卯：初八日。

②戊辰：初九。　禦：于鬯《香草校书》谓“盖‘柴’字之误。”《说文》“柴，烧柴燎祭天也。”涉上“禦方来”而误为“禦”。　循：犹追述，循追连文。言武王于戊辰日追祀文王。　时日：是日。　政：通“正”，长。立正，指任命长官，即下文吕它、侯来等征讨纣党的将领。

③命：受命。　戏方：即戏。《左传·襄公九年》“戏，郑也”。　越：通“于”。　壬申：十三日。　荒新至：“荒新”涉下衍，指吕它归至王所。（黄氏说）

④靡集于陈：孔晁注：“靡、陈，纣二邑也。”《路史》引作“伐靡及陈”，是。　辛巳：二十二日。

⑤百弇：将名。　虎贲：勇士。《吕氏春秋·简选》“武王虎贲三千人，简车三百乘，以要甲子之事于牧野而纣为禽。”　卫：纣邑名，在商畿内。李学勤氏云：“武王三分商之王畿，置三监。自纣城而北谓之邶，南谓之鄘，东谓之卫。”依前文例，此未言“至”。李学勤氏云：“不记‘至’的，当系派人报告，并非亲至。”大体可从。

【译文】

太公望受命阻击纣党方来，丁卯初八归至王所，汇报杀敌数

及生俘者。

初九戊辰，武王于是烧柴燎祭天，追祀文王。这一天，武王还任命了带兵的长官。

吕他受武王命讨伐戎方。十三日壬申，吕他归至王所，汇报杀敌数及生俘者。

侯来受武王命伐靡及陈。二十二日辛巳，侯来归至王所，汇报杀敌数及生俘者。

伯刜率勇士誓师，受命伐卫。二十五日甲申，派人向武王汇报杀敌数及生俘者。

【原文】

辛亥，荐俘殷王鼎。……三终王定[①]。

【注释】

①朱右曾云："此篇非一人所记，故错出于此。"黄怀信氏校文，此段移于"用籥于天"之后，可从。

【原文】

庚子，陈本命伐磨，百韦命伐宣方，新荒命伐蜀[①]。

乙巳，陈本、荒新、蜀、磨至，告禽霍侯、艾侯，俘佚侯小臣四十有六，禽兕八百有三十两，告以馘、俘。百韦至，告以禽宣方，禽兕三十两，告以馘、俘。百韦命伐厉，告以馘、俘[②]。

【注释】

①庚子：顺时而记，正月辛卯朔，二月庚申朔，闰月庚寅朔。庚子为十一日。 磨："磨"之讹，方国名。卢文绍校："案黄歇说秦云：'割濮磨之北'，磨近濮，在商畿内可知。见《秦策》。《新序》作'濮厉'。"

宣方：方国名。李学勤氏云“卜辞《后编》上24·7有‘羽宣方燎’，当系同一方国。” 蜀：方国名。李学勤氏云：“甲骨旧辞有地名‘罚’，易误读为‘蜀’，实乃荀地，在今山西新绛。”

②乙巳：闰二月十六日。 辇：车的一种。 两：古“辆”字。 佚：通逸。 佚侯小臣：指逃逸的商朝诸侯臣属。 厉：方国名。李学勤氏云：“厉在今湖州北，周初封厉侯，见《太保玉戈》铭文。”

【译文】

庚子日，陈本受武王命伐磨，伯韦受武王命伐宣方，新荒受武王命伐蜀。

乙巳日，陈本、荒新带蜀、磨二国君主至，告诉武王，擒了霍国、艾国的君长，俘获了外逃的商朝诸侯臣属四十六人，还取得车子八百三十辆，汇报了杀敌数及生俘者。百韦至，告诉武王，擒了宣方君主，取得车子三十辆，汇报了杀敌数及生俘者。百韦还受命攻打厉国，也派人汇报了杀敌数及生俘者。

【原文】

武王狩，禽虎二十有二、猫二、麋五千二百三十五、犀十有二、麈七百二十有一、熊百五十有一、罴百一十有八、豕三百五十有二、貉十有八、麈十有六、麝五十、麋三十、鹿三千五百有八。

武王遂征四方，凡憝国九十有九国①，馘磨亿有十万七千七百七十有九②，俘人三亿万有二百三十，凡服国六百五十有二。

【注释】

①憝：黄怀信氏云：当读为“敦”，即《诗》“敦商之旅”，当是攻灭，灭亡之义。

②磿：本作“魔”。馘魔连用，指杀死之敌，与“俘人”相对。 十万：古以十万为亿。“亿”下不得再言“十万”，从章太炎说改“十”为“七”。

【译文】

在此期间，武王外出狩猎，总擒获虎二十二只，猫二只，麋五千二百三十五只，犀十二只，麈七百二十一只，熊一百五十一只，罴一百一十八只，野猪三百五十二只，貉十八只，麅十六只，麝五十只，麋三十只，鹿三千五百又八只。

武王向四方征讨，计攻灭九十九国，杀敌一十七万七千七百七十九人，生俘三十万又二百三十人，总计征服六百五十二国。

【原文】

时四月既旁生魄，越六日庚戌①，武王朝至燎于周②，维予沖子绥文③。武王降自东，乃俾史佚繇书于天号④。武王乃废于纣矢恶臣百人，伐右厥甲小子鼎大师，伐厥四十夫家君鼎帅⑤。司徒、司马初厥于郊号⑥。武王乃夹于南门。用俘，皆施佩，衣衣，先馘入⑦。

武王在祀⑧，大师负商王纣悬首白旂、妻二首赤旂乃以先馘入。燎于周庙。

若翼日辛亥，祀于位，用籥于天位⑨。

【注释】

①既旁生魄：月相。既生魄（霸）为望为十五，旁生魄（霸）为既望为十六，既旁生魄当为十七，越六日庚戌，当是四月二十二日。知四月己丑朔。

②至燎于周：下句有“降自车”，知“燎”字衍入。至于周，指伐殷回归，到达宗周。

③此句蒙后衍入。

④史佚：史臣。 繇书：读书，宣读文字。 天号：上帝。

⑤废：使其残废，即残其肢体。 伐：杀。 甲小子：指军中小吏。“右”乃衍文。鼎太师：黄氏云“疑为司九鼎之官”。 夫家君：小氏族首领。 鼎帅：他本作“鼎师”，小氏族的守鼎之官。

⑥厥：读为“禘”（黄氏说），大祭曰禘。（“号”字衍）

⑦夹于南门：在南门中。 用俘：献俘。 施：加。 佩衣：号衣。“衣”字衍一。

⑧在祀：宰祀，主祀。 燎：点火于地。

⑨籥：借为“乐”。

【译文】

在四月二十二庚戌日，武王到达宗周。武王下车后，就让史佚向上帝献辞。武王命人将纣之邪恶臣百人断手断足，又杀掉抓获的军中小吏及守鼎官，还杀了四十个小氏族首领及他们的守鼎官。

司徒、司马开始祭上帝于南郊。武王在南门中。献上俘虏，生俘皆加号衣，先于死鬼耳朵入城。

武王主持祭祀。太师姜尚背着悬挂商王纣首级的白旗和悬挂纣王两个妻子首级的红旗，先于割下的死鬼耳朵进入周庙，并在庙中点起了火堆。

第二天辛亥，在周庙大庭举行祭祀，并向上天用乐。

【原文】

辛亥①，荐殷俘殷王鼎②。武王乃翼矢珪、矢宪③，告天宗上帝。王不革服，格于庙，秉黄钺，语治庶国，籥人九终④。王烈祖自大王、大伯、王季、虞公、文王、邑考以列升。维告殷罪⑤，籥人造，王秉黄钺正国伯⑥。

壬子，王服衮衣矢琰格庙。籥人造，王秉黄钺正邦君⑦。

癸丑，荐殷俘王士百人。籥人造，王矢琰秉黄钺，执戈。王入，奏庸《大享》一终。王拜首稽首。王定，奏庸《大享》三终⑧。

甲寅，谒戎殷于牧野⑨。王佩赤、白旂。籥人奏《武》。王入。进《万》、献《明明》三终⑩。

乙卯，籥人奏《崇禹生开》三终，王定⑪。

【注释】

①将此段移于“辛亥”日记事之下，使相衔接。

②王鼎：即九鼎，象征王权。

③翼：严敬也。　矢珪：施珪，即执圭。朱氏云“镇珪，长尺二寸”。　矢宪：施宪。宪乃服属，指法服。施宪即穿法服。

④不革服：不改祭天之服。秉黄钺：朱氏云“示当断制天下焉”。　语：告。　九终：九节。是时舞凡九节，为最隆重之仪式。指乐人奏乐凡九节。　籥：本为乐器，“如笛，长三尺三”，六孔。

⑤大王：古公亶父。　大伯：太王长子。　王季：太王小子，文王之父。　虞公：太王次子。　邑考：即伯邑考，文王长子。　列：次列。　升：指悬其神位。　维：通“为”。

⑥造：进也。　国伯：八州之伯，即方伯。　正：定，任命。

⑦衮衣：天子之服。　矢：同“施”（黄氏说）。　琰：琰圭，“尺二寸，征伐诛讨之象”。　邦君：诸侯。

⑧王士：纣王之士。　庸：大钟。　大享：乐曲名。　定：指所办事已完。

⑨谒：告也。以克殷牧野之事告也。　戎殷：征伐殷。

⑩武：乐名。王国维有《周大武乐章考》。　万：武舞名。　明明：乐章名。

⑪崇禹生开：崇禹即大禹，指禹娶涂山氏生启之事。汉代避景帝（启）讳，

改为“开”。当指夏代乐舞。

【译文】

辛亥这天，武王献上所获殷之九鼎。武王恭敬地手执玉圭，身披法服，敬告天神上苍。

武王未改换祭服就来到周庙。手持黄色大斧，把统治众诸侯国之事敬告祖庙。乐师奏乐九节。武王有功业之祖，从太王、太伯、王季、虞公、文王、伯邑考，依次列其神位于庙堂。武王向先辈神位历数殷纣之罪。乐师奏乐，武王手持黄色大斧任命方伯为各方诸侯之长。

壬子这天，武王穿上天子之服，执琰圭，来到周庙。乐师奏乐，武王持黄色大斧任命诸侯。

癸丑这天，献上所俘殷之王士百人。乐师奏乐，武王执琰圭，持黄色大斧，武王执戈守护。王入庙，乐师击金乐《大享》一节。武王拜手稽首，敬礼毕。乐师又击金乐《大享》三节。

甲寅这天，武王以牧野克商事告先王。武王披上赤旂、白旂。乐师奏《武》乐。王入庙，乐师进《万》舞曲，又献《明明》之曲，演奏三节。

乙卯日，乐师演奏《崇禹生启》乐三节。武王的礼仪结束。

【原文】

越五日乙卯，武王乃以庶国祀馘于周庙[①]。翼予冲子[②]。断牛六，断羊二。庶国乃竟。告于周庙曰：“古朕闻文考修商人典，以斩纣身。”告于天、于稷[③]，用小牲羊、犬、豕于百神水土于誓社[④]，曰：“维予冲子，绥文考[⑤]，至于冲子。”用牛于天、于稷五百有四，用小牲羊、豕于百神水土社二千七百有一。

【注释】

①四月己丑朔，乙卯二十七。接辛亥，故“越五日”。 庶国：指众诸侯国。 祀馘于周庙：黄氏以为“馘”字衍，即祀于周庙。

②翼予冲子：翼，佐助也。予冲子：武王自称。“武王戒诸侯于乙卯助祭也”。

③脩：卢文弨改为“循”，遵循成汤弔伐之典。 天：天神。 稷：谷神。

④此十四字蒙后衍入，黄氏说。

⑤绥：“绥”字之误。绥，继也。（黄氏说）

【译文】

过了五天乙卯日，武王就率领众诸侯君长到周庙祭祀，要众诸侯佐助他。杀牛六头，杀羊两只作为祭礼。诸侯君长助祭已毕。武王告于庙堂先祖：“我曾听先父文王讲过，要遵循成汤弔伐之典。因此杀了纣王，祭祀我先祖。”武王又告于天神、谷神，说道：“我要承继先父文王的事业，敬望神灵佑助我。”祭祀天神、谷神用牛五百又四头，祭祀山川土地众神用羊、犬、豬二千七百又一只。

【原文】

商王纣于商郊。时甲子夕，商王纣取天智玉琰五，环身厚以自焚，凡厥有庶告焚玉四千①。五日，武王乃俾千人求之②。四千庶玉则销，天智玉五在火中不销。凡天智玉，武王则宝与同③。凡武王俘商宝玉万四千，佩玉亿又八万。

【注释】

①有庶告：孔晁注“众人告武王”。

②俾：使。 千人：黄氏云“即千夫长”。

③宝与同：视同宝物。

【译文】

商王纣在商都郊外打了败仗。甲子当天晚上，纣王取天智玉五枚佩在身上而纵火自焚。又有众人告武王，纣王焚玉四千之事。五日后，武王命千夫长带人寻找。四千庶玉已于火中销毁，五枚天智玉未销。那天智玉，武王视之如宝物。武王总共得商王宝玉一万四千，佩带玉一十八万。

大匡第三十八

【题解】

大匡，大安之意。记武王在管训导管、蔡之辞。讲治民安邦之法。前第十一有大匡，指救助灾荒，与此不同。

【原文】

惟十有三祀，王在管[①]。管叔自作殷之监，东隅之侯咸受赐于王[②]。王乃旅之，以上陈诰[③]。用大匡，顺九则、八宅、六位。

【注释】

①对照史料，《逸周书》纪年多有不符。《竹书纪年》、《尚书·泰誓》均记“武王十一年，周始伐殷”。《尚书·金縢》、《史记·封禅书》均记“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宁而崩。”武王不当有十三年。从后文《武儆》“惟十有二祀四月，王告梦”推知，此篇当是武王十一年即灭商之年的秋季，武王东巡在管。十一年二月初五甲子日灭商，四月已回到宗周。东巡只能在秋季。　管：地名，今郑州。

②《史略》作“管叔、蔡叔”。　东隅：自殷以东。

③旅：谒。指接见。　陈诰：陈其政事。

④黄氏云“八宅、六位上当分别有脱文”，即“□八宅、□六位”。此句下当有“武王曰”字样。

【译文】

十一年，武王在管城。管叔鲜和蔡叔度自愿作殷人的监国。东方诸侯也都受到武王的赏赐。武王还接见他们，让他们各自陈述政事。武王训导管叔、蔡叔要用大匡、顺九则、□八宅、□六位。武王说：

【原文】

宽俭恭敬，夙夜有严[①]。昭质非朴，朴有不明[②]；明执于私，私回不中[③]；中忠于欲，思慧丑诈[④]。昭信非展，展尽不伊；伊言于允，思复丑谮[⑤]。昭让非背，背党雍德；德让于敬，思贤丑争[⑥]。昭位非忿，忿非□直；直立于众，思直丑比[⑦]。昭政非闲，闲非远节；节进于政，思正丑残[⑧]。昭静非穷，穷居非意；意动于行，思静丑躁[⑨]。昭洁非为，为穷非涓；涓洁于利，思义丑贪[⑩]。昭因非疾，疾非不贞；贞固于事，思任丑诞[⑪]。

【注释】

①宽：宽缓。 俭：节俭，指廉洁。 有：副词。 严：威严。有严，真威严。

②昭：昭明，使明。 质：质朴。 非：不。 朴：大实，大朴，较质为甚。 有：犹则。

③执：当是“质”。黄氏云“依文例文义‘明质于’下脱‘×，思×丑×。昭忠非’八字”。 私：指私交。 回：回曲。与“中”相对。 中：正。

④欲：贪欲。 丑：憎恶，以为丑。 诈：虚伪，诈则不忠。

⑤信：通“伸”，伸展。 展：完全展开。 伊：屈。 允：允当。 复：回屈。 谮：通僭，过头。伊言，黄氏校为“伊信”，即伊伸于允。

⑥让：推让。 背：背离。 党：言其人多，指众人。 雍：蔽塞也。 争：争斗。

⑦位：通“立”，直身曰立。 忿：恚也。 忿非□直：黄氏校为“忿有不直”，即忿则不直。 真：正直。 比：朋比，相互勾结。

⑧政：指节制。 闲：禁闲，即限制。 闲非：黄氏校为“闲有”，即闲则远节。思正即思政。 残：毁伤。残乃非政（节制）。

⑨穷：指清贫。 非意：违意。 丑躁：躁则不静，故丑躁。

⑩洁：干净。 为：通伪，人所造作。 为穷：黄氏校为“为有”，即伪则不涓。 涓：亦洁也。

⑪因：黄氏校为“固”，指坚固。 疾：急速。 疾非：黄氏校为“疾有”，即疾则不贞。 任：任事。与“诞”相对。 诞：虚也，指不干实事。

【译文】

宽缓廉洁，恭敬有礼，早晚都显得威严。倡导质朴而不过分，过分朴实则不显明；昭明质朴于□，思慕□□憎恶□□。倡导忠诚而不私交，私交则奸邪不正；端正忠诚于物欲，思慕聪慧憎恶伪诈。倡导伸展而不展尽，展尽就不能回屈；回屈伸展得恰当，思

慕回复憎恶过僭。倡导推让而不背离，背离众人必蔽塞道德；道德推让在于礼敬，思慕贤才憎恶争斗。倡导直立而不忿恚，忿恚则不正直；正直立身于众人，思慕正直憎恶勾结。倡导节制而不限制，限制则远离节度；节度只达于节制，思慕节制憎恶毁伤。倡导清静而不穷居，穷居则非本意；心意活动于行为，思慕清静憎恶急躁。倡导清洁而不造作，造作则不干净；干净清洁于财利，思慕合宜憎恶贪心。倡导坚固而不疾速，疾速则不贞定，贞定坚固于行事，思慕任事憎恶虚华。

【原文】

昭明九则，九丑自齐[①]。齐则曰知，悖则死勇[②]。勇如害上，则不登于明堂[③]。明堂，所以明道。明道惟法，明法惟人，人惟重老，重老惟宝[④]。呜呼！在昔文考，战战惟时祗祗[⑤]。汝其夙夜济济，无竞惟人，惟允惟让，不远群正，不迩谗邪[⑥]。汝不时行，汝害于上。士惟都人，孝悌子孙[⑦]。

【注释】

①九则：即上文所昭所非之九事。　九丑：即上文“丑诈”等九丑。　齐：正也，即正九丑。

②朱氏云：“明则去丑谓之知，遂丑悖则必不得其死，死于勇，非知也。”　知：古“智”字。　悖：指背九则。

③害上：威害国君（黄氏说）。　明堂：天子宣明政教的地方。

④惟：通唯。　法：效法。　惟宝：即为宝。

⑤战战：谨慎的样子。　惟时：即唯此。　祗祗：敬也。

⑥济济：敬也。　无竞惟人：即无竞于人，与人无争。　惟允惟让：即唯允唯让，只有公允只有谦让。　迩：近。

⑦时：是，此。汝不时行即汝不行是。　士：士人，指贤士。　都人：居

都邑者。

【译文】

昭明了九则，九丑自会得以纠正。正丑就叫做智，违背九则就必死于勇力。死勇如果威害国君，使国君不能登上明堂。明堂，是用以明道的地方。明道只有效法，知效法才是正人，人必重视老人，重老人是国家之宝。啊呀！从前先父文王，谨谨慎慎，唯此为敬。你们要早晚恭敬，与人无争，做到公允做到谦让，不远离正人，不接近小人。你们不做到这些，必有害贤士。贤士就是都邑中人士的孝悌子孙。

【原文】

不官则不长，官戒有敬①。官、□、朝、道、舍、宾、祭、器曰八宅②。绥比新故、外内、贵贱曰六位③。

大官备武，小官承长④。大匡封摄，外用和大⑤；中匡用均⑥，劳故礼新；小匡用惠，施舍静众。禁请无怨，顺生分杀。不忘不惮，俾若九则⑦。

生敬在国，国咸顺。顺维敬，敬维让，让维礼。辟不及，宽有永假⑧。

【注释】

①不官：不用官吏。　不长：无长（zhǎng 掌），无头。　官戒：为官必有教戒。

②□：黄氏云“疑是‘民’，为民。”　器：黄氏云“丧字之误。”居丧。朝：在朝。　道：在野。

③绥：安。　比：合。　新故：新旧，指新旧大臣。　外内：在外即在野，在内犹在朝。

④武：威武。　承长：从其长也。

⑤黄氏云“当作‘大匡用和，封摄外大’。” 封：分封。 摄：摄制。外：畿外。 大匡：大安。

⑥均：均等。 劳：慰劳。 静众：使众静，安定众人。

⑦禁请：抑其所请。 分：明也。 惮：畏惧。 俾：使。

⑧假：通“嘏”gǔ，福也。 辟：君。 宽：远，指其难。

【译文】

不任用官吏则无首领，为官教戒必敬上。居官、为民、在朝、在野、居家、为宾、居祭、居丧，叫八宅。安抚协调新旧、内外、贵贱，叫六位。

大官备威武，小官从其上。大安用和法，分封摄持于畿外；中安于均法，赏劳旧臣礼遇新臣；小安用恩惠，施舍以安定民众。禁其所请不使有怨，顺其生理昭明刑杀。牢记而不畏惧，使顺九则。

使全国上下产生恭敬，全国都会和顺。要和顺只有恭敬，要恭敬只有谦让，要谦让只有知礼。君王如果做不到，就难有长久之福。

文政第三十九①

【题解】

此篇主要讲“禁九慝、昭九行、济九丑、尊九德、止九过、务九胜、倾九戒、固九守、顺九典”等文王之政，故名文政。

【原文】

惟十又三祀，王在管，管、蔡开宗循[②]。王禁九慝、昭九行、济九丑、尊九德、止九过、务九胜、倾九戒、固九守、顺九典。

【注释】

①与上篇同年，当是克商之年，武王十一年。
②黄氏校为“命管蔡开宗循政”。

【译文】

武王十一年，王在管城，命管叔、蔡叔开导下属遵循文王之政。武王提出禁绝九慝、昭明九行、纠正九丑、尊重九德、防止九过、从事九胜、倾荡九戒，坚固九守、顺行九典。

【原文】

九慝：一，不类；二，不服；三，不则[①]；四，务有不功；五，外与内通[②]；六，幼不观国；七，闾不通径[③]；八，家不开刑；九，大禁不令[④]。

九行[⑤]：一仁、二行[⑥]、三让、四信、五固、六治[⑦]、七义、八意[⑧]、九勇。

九丑：思勇丑忌[⑨]，思意丑变[⑩]。思治丑乱，思固丑转[⑪]，思信丑奸[⑫]，思让丑残，思行丑顽[⑬]，思仁丑衅[⑭]。

【注释】

①慝：邪恶。　类：善也。　不服：不从教也。　不则：不循法则。
②务：做事。　外与内通：外臣交结近侍。

③黄氏校为“不观德”，即不学好。 闾：门。闾不通径指隐居（黄氏说）。

④黄氏校为“家不开列”。 列：分。 令：禁。

⑤行：行为。

⑥行：施舍。

⑦治：平安。

⑧意：朱氏云“意当为慧，智也。”

⑨忌：怨也，报私怨也。

⑩意：当作慧。 变：犹诈也。

⑪转：迁，指不固。

⑫奸：“信”之反，即伪。

⑬行：施舍。 顽：贪。

⑭衒：朱氏云“自矜奋以诲人也。”即向人展示己之长。

【译文】

九慝是：一，行为不善；二，不从教化；三，不循法则；四，做事不用力；五，外臣交结内侍；六，幼小不学德；七，家门不通路；八，家庭不分居；九，大禁不能止。

九行是：一仁爱，二施舍，三谦让，四诚实，五坚定，六安稳，七合宜，八智慧，九勇敢。

九丑是：思慕勇敢，以结怨为耻；思慕聪慧，以狡诈为耻，思慕平稳，以紊乱为耻；思慕坚定，以变迁为耻；思慕诚实，以奸伪为耻；思慕谦让，以毁伤为耻；思慕施舍，以贪婪为耻；思慕仁爱，以自夸为耻。

【原文】

九德①：一忠，二慈，三禄，四赏；五、民之利②，六、商工受资，七、祇民之死③，八、无夺农④，九、足民之财。

九过⑤：一、视民傲，二、听民暴，三、远慎而近貌⑥，

四、法令□乱⑦，五、仁善是诛⑧，六、不察而好杀，七、不念而害行，八、不思前後，九、偷其身不路而助无渔⑨。

九胜⑩：一、□□□□，二、□□□□，三、同恶潜谋⑪，四、同好和固⑫，五、师□征恶⑬，六、迎旋便路⑭，七、明赂施舍⑮，八、幼子移成⑯，九、迪名书新⑰。

【注释】

①德：指上对下的恩德。

②黄氏校为“兴民之利”。

③祇：敬。敬民死，即哀民之丧。

④黄氏校为“无夺农时”。

⑤过：过失。

⑥慎：诚也。　貌：无实也。　远慎近貌：疏远诚信之士而亲近虚华之人。

⑦黄氏校为“舛乱”。

⑧即“诛仁善”。

⑨偷：苟且。　不路：不走正道。“无”字衍。　渔：侵渔也。

⑩胜：举措。九胜指九种举措。

⑪恶（wù 务）：憎恶。　潜：深。

⑫固：当是“因”。　因：依。朱本误。

⑬黄氏校为“师旅征恶”。

⑭迎旋：犹云迎送。

⑮明：公开。　赂：送财物。

⑯移成：孔晁注“谓易子而教也”。

⑰迪：蹈也。　名：声誉。即蹈旧名书新名，在已有声誉之上再立新功。

【译文】

九德是：一、忠于下民；二、爱护下民，三、赐民爵禄，四、赏赐下民，五、兴民之利，六、使商工得到资本，七、哀痛下民

的死丧，八、不影响农事季节，九、使下民财物足用。

九过是：一、对百姓傲慢，二、处理民事粗暴，三、疏远诚信之士而接近虚华之人，四、法令矛盾混乱，五、诛杀仁人善士，六、不加审察而杀人，七、不加思索而伤害行动，八、办事不思前想後，九、苟且偷生，不走正道，帮助坏人侵渔百姓。

九胜是：一、□□□□，二、□□□□，三、共同憎恶的，就深谋设法除去，四、共同爱好的，就融洽相依，五、用军队征伐有罪恶的，六、送往迎来要有好道路，七、公开送财物，公开施舍，八、幼儿互为教育成人，九、在旧声誉上再立新功。

【原文】

九戒①：一、内有柔成②，二、示有危倾③，三、旅有罢置④，四、乱有立信⑤，五、教用康经⑥，六、合详毁成⑦，七、邑守维人，八、饥有兆积⑧，九、劳休无期。

九守⑨：一、仁守以均，二、智守以等，三、固守以典⑩，四、信守维假⑪，五、城沟守立⑫，六、廉守以名，七、戒守以信⑬，八、竞守以备⑭，九、国守以谋。

九典⑮：一、祇道以明之⑯，二、称贤以赏之，三、典师以教之⑰，四、因戚以劳之，五、位长以遵之⑱，六、群长以老之⑲，七、群丑以移之⑳，八、什长以行之㉑，九、戒卒以将之㉒。

呜呼！充虚为害㉓。无由不通㉔，无虚不败。

【注释】

①戒：禁制。

②内：朝内。　柔成：孔晁注“善柔谄人也”，指谄谀之臣。

③示：标示。　危倾：高而不正。

①旅：众。 罢：通“疲”。

⑤乱：乱臣，作乱之人。 立：受任用。 信：受信任。

⑥康经：黄氏校为“康淫”，指淫逸。

⑦合详：共谋详审。 毁成：毁坏已成。

⑧兆积：朱氏云“谓积聚财谷不赈穷乏”。积，指屯粮。

⑨守：保守。

⑩固：坚固。 典：常、经常。

⑪假：音gé，通格。 假：至也。指达到目的地，即把事办好。

⑫立：设置。指设置障碍以守城池。

⑬戒：禁戒。

⑭竟：黄氏云“借为‘境’，边境。”

⑮典：法典、法则。

⑯祇：敬。 道：指规律。

⑰称：举也。 典：主管。 师：众。

⑱位：通“立”。 遵：从。

⑲群长：和年长者为群。 老：养老。

⑳群丑：和无耻之人为群。 移：指流放。

㉑什长：黄氏校为“什伍”。

㉒戒：教戒。 将：率领。

㉓充：居。 充虚：谓无所事事（黄氏云）。

㉔由：行。

【译文】

九戒是：一、朝内有谄谀之臣，二、设立的标志高而不正，三、民众有疲敝闲散的，四、乱臣有受重用受信任的，五、用淫逸作为教化，六、共谋详审而毁坏已成，七、城邑只靠人守，八、有人挨饿却广有积粮，九、劳作休息没有期限。

九守是：一、仁以均衡守，二、智以等同守，三、坚固以典常守，四、承诺以办好守，五、城池以设障守，六、廉洁以名誉守，七、禁制以诚实守，八、边境以防备守，九、国都以计谋守。

九典是：一、敬重规律而昭明之，二、推举贤能而赏赐之，三、主管众人而教化之，四、依靠亲人而慰劳之，五、设立官长而遵从之，六、聚合老人而奉养之，七、聚合无耻之徒而流放之，八、编制什伍之制而推行之，九、教戒士卒而统领之。

啊呀！无事可做是祸害。没有笃行而不通的，没有空虚而不败的。

大聚第四十

【题解】

聚，指聚民成邑。此篇以周公口吻讲因地营邑，建立什伍，以及相关的措施。

【原文】

维武王胜殷，抚国绥民[①]，乃观于殷政，告周公旦曰："呜呼！殷政总总，若风草，有所积，有所虚，和此如何[②]？"

【注释】

①绥：安定。

②总总：纷乱。　风草：风中之草。　积：聚积。　和：调和。

【译文】

武王灭殷以后，为了稳定国家安定民众，就考察了殷朝的政

令，并对周公旦说："啊呀！殷朝的政令乱纷纷，如风中之草，有时积聚一起，有时空空。对它进行调和，怎么样？"

【原文】

周公曰："闻之文考，来远宾，廉近者，道别其阴阳之利，相土地之宜、水土之便，营邑制，命之曰大聚①。先诱之以四郊。王亲在之，宾大夫免列以选②。赦刑以宽，复亡解辱，削赦轻重皆有数，此谓行风③。

乃命县鄙商旅曰：能来三室者，与之一室之禄④。辟关修道，五里有郊，十里有井，二十里有舍⑤。远旅来至，关人易资。舍有委，市有五均；早莫如一，送行逆来⑥。振乏救穷⑦，老弱疾病，孤子寡独，惟政所先，民有欲畜⑧。

【注释】

①来：使之来，招来。　廉：黄氏云，借为"敛"，聚也。　道别：即导别，犹辨别（黄氏说）。　阴阳：指地势。　相：视。

②诱：招引。　在：察也。　宾大夫：黄氏云，当作"卿大夫"。　免列以选：指从众人之中选任。

③复亡：使逃亡者回来。　解辱：使受辱者解除羞辱。　削：指削其职。　赦：赦其罪。　数：定数。

④县鄙：指边远地区。　室：家。孔晁云：以一夫之耕禄之。

⑤朱氏云：天子近郊五十里，此下邑之制。故得十里一井以解渴。舍，庌（yǎ 哑）舍，可止宿，便行旅也。

⑥易：交易。　资：货物。　委：委积也。舍有委，指止宿处有存放货物的地方。　均：平也。　五均：黄氏云，平均物价的官员。　莫：古"暮"字。　如一：指早晚一个价。　逆：迎。

⑦振：通赈，赈济。　惟政：为政。

⑧畜：通蓄，指蓄养孤子寡独者。

【译文】

周公回答说："听先父文王说，招来远方的人，集聚近处的人，辨别南北地势的优势，审视土地是否宜种，水利是否方便，营建居邑，称之为大聚。先从四郊招引百姓。君王要亲自考察，卿大夫要从众人中选任。赦免及刑罚要宽松，使逃亡者回来，使受辱者除去羞辱，削职赦罪的轻重都有规定，这叫做实行风化。

然后才传令边远地方的商旅说：'能够带来三户人家的，赏给一户的食用为报酬。'开辟关口，修筑道路。五里之内为邑之郊，每十里有水井，每二十里有庐舍。远方商旅来此，与人交易货物。庐舍有存放货物的地方，市场有平均物价的官员。早晚物价一致，不断送往迎来。赈济贫乏，救助穷困以及老弱、残疾、孤儿、寡妇、独身者，是为政的先务。这样，百姓也就愿意蓄养他们。

【原文】

发令：以国为邑，以邑为乡，以乡为闾①。灾祸相邮，资丧比服。五户为伍，以首为长，十夫为什，以年为长；合闾立教，以威为长；合旅同亲，以敬为长②，饮食相约，兴弹相庸，耦耕俱耘③。男女有婚，坟墓相连，民乃有亲。六畜有群，室屋既完，民乃归之④。

乡立巫医，具百药以备疾灾，畜百草以备五味。立勤人以职孤，立正长以顺幼⑤；立职丧以邮死，立大葬以正同⑥；立君子以修礼乐，立小人以教用兵⑦；立乡射以习和容，春猎耕耘以习迁行，教茅与树艺⑧。比长立职，与田畴皆通。立祭祀，与岁谷登下厚薄⑨。此谓德教⑩。

【注释】

①以国为邑：指国分为邑。《鹖冠子》云："五家为伍，十伍为里，四里

为扁，十扁为乡。”则乡为二千家。 间：二十五家。

②邮：通恤，救助。 资：助也。 比：合也。 服：事也。比服，犹云通力合作。 首：第一家。 年：指最年长者。 威：有威信、威严者。 合旅：当是“合族”。 敬：可尊敬者。

③约：制约。 兴弹：朱氏引赵本“功作则互相劝是兴，游惰则互相纠是弹。” 庸：同用。 耦耕俱耘：协力耕种之义。

④六畜：牛马豬羊犬鸡。 群：指多。 完：成。

⑤畜：通蓄。黄氏据俞樾说校为“立正长以勤人，立职孤以顺幼”。 正长：乡正、乡长。 勤人：勤劳民事。 职：司。 顺：读为训。

⑥职丧：办丧事者。上“职孤”即管理孤儿者，乃执事人员。 大葬：办理坟茔埋葬者。 正同：使不乱葬。

⑦君子：有文德之人。 小人：技勇之人。

⑧乡射：乡间赛射。 和：合。 容：容仪。 茅：黄氏云“与字音误，犹以。下与字衍。”即“教与树艺”。当校为“立乡射以习容，春合猎耕耘以习迁行，教与树艺”。可理解为：春合猎以习迁行，春耕耘教与树艺。

⑨与：随。 岁谷：年成。 登下：丰收与歉收。

⑩德教：当是“教德”，有教化之德。

【译文】

发令：把国分为邑，把邑分为乡，把乡分为闾。发生灾祸，互相救助，通力合作办丧事。五家为一伍，以第一家为伍长；十个成年男子为一什，以年长者为什长；各闾设立教化，以威信高的为闾长；全宗族相互亲近，以可尊敬者为族长。饮食相互约制。鼓励勤劳纠正游惰相互为用，耕作互相协作。男女各有婚配，死后夫妇坟墓相连，百姓就有亲人。六畜成群，房屋落成以后，百姓就会聚到那里去。

各乡设置巫医，备办各样药物以防疾病与灾难；积蓄各种草药以备齐酸、苦、甘、辛、咸五味。设立乡正以勤劳民事，设立职孤以训教幼儿；设立职丧以料理死者，设立大葬以处理安埋；立

文德君子以修明礼乐，立技勇之士教人使用兵器；立乡射之礼以练习容仪，春季合猎以练习迁行，春季耕耘以教人种植。设立官长，使田土得到开垦。立祭祀，随年成丰歉而用祭物。这叫做教德。

【原文】

若其凶土陋民，贱食贵货，是不知政①。山林薮泽，以因其利。工匠役工，以攻其材；商贾趣市，以合其用②。外商资贵而来，贵物益贱；资贵物出贱物，以通其器③。夫然，则关夷市平，财无郁废④。商不乏资，百工不失其时，无愚不教，则无穷乏。此谓和德。

若有不言，乃政其凶。陂沟道路，丛苴丘坟，不可树谷者树以材木⑤；春发枯槁，夏发叶荣，秋发实蔬，冬发薪烝，以匡穷困⑥。揖其民力，相更为师。因其土宜，以为民资⑦，则生无乏用，死无传尸⑧。此谓仁德。

【注释】

①凶土：使土凶，即使土地荒芜。　陋民：使民陋，即使民不知礼。

②薮：泽无水曰薮。　役：事。　趣：通趋。　合：汇合，即交易。　用：用物。

③资：读为赍 jī，携带。资贵而来，带来本地昂贵的物品。　器：用也。　出贱物：带走本地便宜物品。

④夷：平。　郁：积压。　废：闲置。

⑤言：教也。　乃政其凶：即其政乃凶。　苴：草。　丛苴：杂草丛生处。

⑥发：开发，利用。　荣：花。　实蔬：草木之实可食者。　烝：通蒸，柴。粗为薪，细为烝。

⑦揖：读为辑，聚也。　因：顺。　资：资用。

⑧传：通转。 转：迁。转尸，即弃尸沟壑。

【译文】

如果土地荒芜，民众不教化，轻粮食重财货，就是不懂为政。山林与湖泊，要加以利用。使工匠做工，以加工那些材料；使商贾往市场，以流通用物。外商携带本地价高货物而来，高价货就会便宜。要使外商带来高价货，带走便宜物，借以流通器用。这样，关市平稳，财物就不积压、不闲置。商贾不缺乏资本，各种工匠不荒废时日，愚昧得到教育，就会没有贫穷。这叫做和德。

如果不加教导，其国政就会凶险。池塘边，道路旁，杂草丛生地以及土丘土堆，凡不能种粮食的地方都栽上树木；春季利用枯槁的树干，夏季利用树叶与花朵，秋季利用可食的果实，冬季利用柴薪，以救助穷困的人家。聚合民力，使他们相互为师。顺应土地性质耕种，作为百姓的资财，百姓就不会缺少财用，死了也不会弃尸荒野。这叫做仁德。

【原文】

且闻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①，以成草木之长；夏三月川泽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且以并农力执，成男女之功②。夫然，则土不失其宜，万物不失其性，人不失其事，天不失其时，以成万财。万财既成，放以为人，天下利之而勿德。是谓大仁③。

渊深而鱼鳖归之，草木茂而鸟兽归之，称贤使能官有材而士归之，关市平商贾归之，分地薄敛农民归之④。水性归下，民性归利。王若欲来天下民，先设其利，而民自至。譬之若冬日之阳、夏日之阴，不召而民自来。此谓归德。

五德既明，民乃知常。”

【注释】

①登：升、举。
②并：合。　力执：努力操办。　男女之功：男耕女织之事。
③他本作“万财既成，放以为人。此谓正德”。
④归：聚。　称：举。

【译文】

我听说禹的禁令：春季三个月，山林中不准用斧子砍伐，以成就草木的生长；夏季三个月，江湖中不准下网罟，以成就鱼类的生长。并且聚合农民努力操作，以成就男耕女织之事。这样，土地不会失去它的地力，万物不会失去它的功用，人们不会失去他的职事，加之上天不误了季节，就能成就各样财富。种种财富成就以后，发放以供人享用。这叫做正德。

潭水深，鱼鳖就聚到里面；草木茂，鸟兽就聚到里面；举用贤德任用有才之人为官，士人就聚到那里；关市平稳，商贾就聚到那里；分土地、轻赋税，农民就聚到那里。水的本性是向低处流，人的本性是往有利方向去。君王若想招来天下百姓，就先备好给他们的利益，百姓就会自己到来。如同冬天的向阳地、夏天的阴凉处，不召而人自来。这叫做归德。

五德既已修明，百姓就知道过正常生活。”

【原文】

武王再拜曰：“呜呼，允哉！天民侧侧，余知其极有宜。[①]”乃召昆吾，冶而铭之金版、藏府而朔之[②]。

【注释】

①天民：天之民。　侧侧：喻民之多。朱氏引“丁（宗洛）曰，言人民

虽多，自有治之之道。” 极：标准。

②昆吾：掌冶炼之官。 朔之：月朔省之也。

【译文】

武王两拜行礼，说道：“啊呀，好啊！百姓真多，我知道治民的办法了。”就召来冶官，把周公之言冶铸在铜版上，放入府中供每月朔日省视。

箕子第四十一 亡

考德第四十二 亡

逸周书全译　卷五

商誓第四十三

【题解】

此武王灭商后对商的旧臣、百姓的一篇诰辞。誓，读为“哲”。篇名取自文中“商先誓王”。

【原文】

王若曰：“告尔伊旧何父□□□□、几、耿、肃、执[①]，乃殷之旧官人序文□□□□[②]，及太史比小史昔[③]，及百官里居献民[④]：□□□来尹师之敬诸戒[⑤]，疾听朕言，用胥生蠲尹[⑥]！”

王曰：“嗟！尔众，予言若敢顾天命[⑦]，予来致上帝之威命明罚[⑧]。今惟新诰命尔，敬诸[⑨]！朕话言自一言至于十话言[⑩]，其惟明命尔。”

【注释】

①伊：通“殷”。　何父：黄氏校为“庶父”。　父：族长。　几：即饥氏。《左传》“殷民七族”有饥氏。　肃：即萧氏。《左传》“殷民六

族”有萧氏。 执：即挚氏。 几、耿、肃、执：皆殷之世族大家也。前缺文亦当“□氏”。

②黄氏云“涉上文衍且误”，校为“及殷之旧官人”。

③比、昔：皆人名（朱氏说）。 太史、小史：皆史官。

④百官：黄氏校为“百姓”，指贵族。 里居：黄氏校为“里君”。 献民：即贤民。

⑤尹师：治事之官。来尹师，即派来的尹师。黄氏云“缺文当是从信之意”。“敬诸”涉后文衍。即要信从新来官员的告诫。

⑥用：以。 胥：相与。 蠲：明。 尹：衍文。

⑦言字衍。 若：顺也。 顾：反。若敢顾天命，即顺天命岂敢违反天命乎？

⑧明罚：昭明惩罚。

⑨新：初次。 敬诸：重视它。 诸：“之乎”的合音。

⑩黄氏校为“朕言自一话言至于十话言”。 话言：善言也。

【译文】

武王如此说：“告诉你们殷商旧族长□氏、□氏、□氏、□氏、饥氏、耿氏、萧氏、挚氏，以及殷商旧官员，以及太史比、小史昔，以及众贵族、里君、贤民们，要信从新任官员的告诫，快听我的话，以此生出你们的光明前程。”

武王说：“喂！你们听着，我顺应天命岂敢违背天命？我来这里是执行上帝威严的命令并昭示惩罚。现今是初次诰命你们，要重视它啊。我的话从头至尾每一句都是明白地教诫你们。”

【原文】

王曰：“在昔后稷，惟上帝之言，克播百谷，登禹之绩[①]。凡在天下之庶民，罔不维后稷之元谷用蒸享[②]。在商先誓王，明祀上帝，□□□□，亦维我后稷之元谷用告和，用胥饮食[③]。肆商先誓王维厥故，斯用显我两土[④]。

“今在商纣，昏忧天下，弗显上帝，昏虐百姓，弃天之命⑤。上帝弗显，乃命朕文考曰：‘殪商之多罪纣⑥！肆予小子发弗敢忘天命。朕考胥翕稷政，肆上帝曰必伐之⑦。予惟甲子克致天之大罚⑧，□帝之来，革纣之□。予亦无敢违大命⑨。

【注释】

①言：犹命也。　登：成也。

②元谷：嘉谷也。　蒸：祭也。　享：食也。

③明祀：祭祀天神。朱氏云“阙处当是‘社稷宗庙’四字”。　告和：告民和，即祭祀时，向神灵求民平安。

④肆：故。　斯用：即用斯，以此。

⑤昏忧天下：昏乱使天下忧。“弗显上帝”乃涉下衍（黄氏说）。

⑥弗显：不使之显，即不佑助之。　殪：杀。

⑦此处黄氏校为“昔在西上，朕考胥翕稷政，肆上帝曰必伐之。肆予小子发弗敢忘天命。”　考：指文王。　胥：皆。　翕：顺也。

⑧惟甲子：在甲子日。　克：成。

⑨黄氏校为“蒙帝之来（赍），革纣之命”。即蒙上帝恩赐（赍），革了纣王之命。

【译文】

武王说：“从前，先祖后稷顺应天命，成功地播种百谷，赶上了大禹的功绩。凡是天下的民众，没有不用先祖后稷的嘉谷去祭祀、去食用。商朝的先哲王祭祀上帝、祭祀社稷宗庙，也只用我们后稷的嘉谷以求民和，并用以食用。所以，商先哲王因此之故，就显大我们西土。

而今商纣王昏乱，使天下忧，残虐百姓，背弃上天之命。上天不佑助他，就命我父文王说：‘杀掉商朝多罪的纣王！’从前在

我们西土，我父全都顺应先祖后稷之政，故上帝说一定要讨伐纣王。故我姬发不能忘记天命。我在甲子日执行上天的大罚，蒙上帝恩赐，革了纣王的命。我也不敢违背天命。

【原文】

敬诸！昔在西上，我其有言胥告，商之百无罪，其维一夫①。予既殛纣，承天命，予亦来休命尔百姓、里居、君子，其周即命②。□□□□□□□□□□□□□□□□□□□□尔冢邦君无敢其有不告见于我有周。其比冢邦君我无攸爱，上帝曰必伐之③。今予惟明告尔：予其往追□纣，遂遽集之于上帝，天王其有命，尔百姓献民其有缀艿④。夫自敬其有斯天命，不令尔百姓无告。

西土疾勤，其斯有何重？天维用重，勤兴起我，罪勤我无克乃一心⑤。尔多子其人自敬，助天永休于我西土，尔百姓其亦有安处在彼。宜在天命，弗反侧兴乱，予保奭其介⑥。有斯勿用天命，若朕言在周，曰商百姓无罪，朕命在周。其乃先作，我肆罪疾⑦。予维以先王之道御复正尔百姓。越则非朕，负乱惟尔，在我⑧。”

【注释】

①“昔在西土”当在上段，见上注⑦。“百”下当脱“姓”字。“一夫”指纣王。

②来：送来，即下达。　休命：美命。　里居：即里君。　即：就也，言当受命于周。

③冢：大也。缺处，孔晁本缺29字，朱本缺28字。据上下文义，缺文当指有不就周命而借机作乱者。　比：众。　攸爱：所爱。

④遽：同臻，乃也。黄氏云“缺文当是‘亡’字。　集：成也，告成功

于上帝。天王，当指上帝。 缀：连也。艻（rén 仁）：指草根上长出的新草。 缀艻：新生。

⑤疾：憎恶。 重：重复，再一次。 罪勤我：责怪我，“勤”字衍。无克：不能。 乃：你们。

⑥在：察审。 保：安也。 奭：盛也。 介：大也。

⑦“有斯勿用天命”句当在“其乃先作”之上。 先：率先。 作：作乱。“朕命在周”当作“朕命在天”。 肆：遂。

⑧维：通惟，只。 御复：即复御。 正：治理。 越则：超越法度。负乱：即怙乱，恃乱。黄氏云“在我二字衍”。

【译文】

注意啊，我有言相告：商朝的百姓没有罪，有罪的只是纣王一人。我已经诛杀了纣王，秉承天命，我又下达美好的命令给你们百姓、里君、君子，今后要听命于周。如有不听周命而敢于作乱者，你们大邦君长不敢有不报告我们周人的。即使是大邦君长我们也无所爱怜，因为上帝说一定要讨伐你们。现今我明白告诉你们：我从前追讨纣王，向上帝告以成功，上帝有命令说：你们百姓将获得新生。你们自己要重视有此天命，不要让百姓无所求告。

我们西土人也厌恶劳累，这样的用兵岂可重复？如果上天要二次征伐，让我们劳苦兴兵，那是怪罪我们不能使你们与周人一条心。你们各位要人人自重，帮助上天永远嘉美我西土，你们百姓也会在那里得到安身之地。应该审视天命，不要造反作乱，我会保证你们的大安。虽然我是在周土这么讲，说商朝的百姓无罪，而我的命令出自上天。如有人不听从天命，敢于率先作乱，我便要致罪于他。我只是用先王的政令再次治理你们。超越法度的不是我，而依势作乱的是你们。”

【原文】

王曰：“百姓，我闻古商先誓王成汤克辟上帝，保生

商民，克用三德，疑商民弗怀，用辟厥辟[①]。今纣弃成汤之典，肆上帝命我小国曰：‘革商国！’肆予明命汝百姓：其斯弗用朕命，其斯尔冢邦君商庶百姓，予则□刘灭之[②]。”

王曰：“霍！予天命维既，咸汝克承天休于我有周，斯小国于有命不易[③]。昔我盟津，帝休辨商，其有何国[④]？命予小子肆我殷戎，亦辨百度，□□美左右，予予肆刘殷之命[⑤]。今予维笃佑尔，予史太史违我，寇视尔靖疑[⑥]。胥敬诰！其斯一话敢逸僭，予则上帝之明命[⑦]。予尔屏屏尔百姓，越尔庶义庶刑[⑧]。予维及西土，我乃其来即刑[⑨]。乃敬之哉！庶听朕言，罔胥告[⑩]！”

【注释】

①克：能。　辟：同“嬖”，助也（黄氏说）。　三德：三种品德，指刚、柔、正直，见《尚书·洪范》。　疑：定也。疑商民，使商民安定。　弗怀：无他想。　用辟：以助。　厥辟：其君。

②“其斯尔冢邦君商庶百姓”乃衍文。“其斯”涉上衍。“尔冢邦君商庶百姓”当在下文“王曰霍”下。缺文当是“咸”，皆。（黄氏说）　刘：杀。

③霍：喝喊之声。　既：已，已定。“咸”字衍，即上文缺处之“咸”。

④盟津：指盟津观兵。　休：美。　辨：明。　休辨：指佑助。

⑤予小子：姬发自谓。　我殷戎：当是“伐殷戎”。　辨百度：指明百事。　美左右：指好的辅臣。　予予：衍一予。

⑥笃：厚。　佑：福佑。　靖疑：偏义于“疑”。

⑦胥敬诰：黄氏校为“胥敬诸”。　逸：放逸。　僭：不信也。　则明命：执行（上帝的）明命。

⑧屏：放流之也。　庶义庶刑：指以义用刑。

⑨维：读为“虽”。　及：回到。

⑩乃：汝。 庶听：黄氏校为“胥听”。“罔胥告”校为“罔告”。

【译文】

武王说：“商朝的百姓们，我听说商朝的先哲王成汤能帮助上帝，保护商民，能利用三德，使商民安定无他想，用以帮助他们的君王。今纣王背弃了成汤的旧典，故上帝命令我们小国说：‘革灭商国！’所以我明白告诉你们百姓：如果不听从我的命令，我就要全部杀掉你们。”

武王说：“霍！你们大邦的君长与百姓：我的天命已定，你们要是能从我们周人这里承受上天嘉美，我们小国将有成命而不改变。当年我们盟津观兵，而上帝佑助商朝，我们怎能享有国家？现在上帝命我伐殷戎，指明百事，给我好的辅臣，我于是灭掉了殷商。现今我要赐福给你们，而我的太史不同意，实际是看到你们还有疑虑。你们都要注意：我讲的这些话敢有不听不信的，我就依上帝的明命。我要流放你们，还要以义用刑。我虽然要回到西土，可我还会回东方用刑。你们要记住，全都要听我的话，不用再说。”

度邑第四十四

【题解】

邑，指洛邑。度邑，即规划洛邑。文末“兹曰度邑”，取为篇名。

【原文】

维王克殷国、君诸侯，乃徵厥献民九牧之师见王于殷郊[①]。王乃升汾之阜，以望商邑[②]，永叹曰："呜呼！不淑充天对，遂命一日，维显畏，弗忘[③]！"

王至于周，自鹿至于丘中，具明不寝[④]。王小子御告叔旦，叔旦亟奔即王[⑤]，曰："久忧劳！"问害不寝，曰："安，予告汝[⑥]。"

【注释】

①徵：召集。　献民：贤民。　九牧：九州之牧。　师：佐牧之人，即牧的下属。

②升：登上。　汾：殷郊近处的地名。　阜：土山。　商邑：指朝歌。

③永叹：长叹。　不淑：不善。　充：当也。　对：答也。指纣王不顺天意。　遂：通墜，墜命即殒命。　显畏：明显的可畏。

④具明：达旦也，即到天明，指通宵不眠。

⑤王小子御：指王之内竖，名御。　叔旦：指周公。　亟：急速。　即：就也。

⑥害：何也。　安：坐也。

【译文】

武王灭了殷商，成了诸侯的君主之后，就召集殷的贤民及诸侯的下属在朝歌郊外见武王。武王登上汾地的小土山，遥望朝歌，长叹道"啊呀，纣王不善充当天对，所以墜命于一日。明显的令人可怕，不能忘啊。"

武王返回宗周，从鹿地到丘中，通宵不眠。武王的内竖御报告了王弟姬旦，叔旦急忙跪到武王近前说："长久这样要疲劳生病的。"问为何不睡觉。武王说："坐！我告诉你。"

【原文】

王曰："呜呼，旦！维天不享于殷，发之未生至于今六十年①。夷羊在牧，飞鸿满野，天自幽，不享于殷，乃今有成②。维天建殷，厥征天民名三百六十夫，弗顾亦不宾威，用戾于今③。呜呼！予忧兹难，近饱于邮④；辰是不室，我未定天保，何寝能欲⑤？"

王曰："旦！予克致天之明命，定天保，依天室⑥。志我其恶，俾从殷王纣⑦。日夜劳来定我于西土⑧。我维显服，及德之方明⑨。"

叔旦泣涕于常，悲不能对⑩。

【注释】

①享：助。　发：武王姬发。

②夷羊：韦昭云"神兽"，《史记》作"麋鹿"。　牧：指郊外。　飞鸿：即飞蝗，《淮南子》作"飞蚤"。　天自幽：指天昏暗。

③建殷：即殷朝建立。　天民名：《史记》作"名民"，名民即贤民，如前文之"献民"。　宾：通摈，弃也。　威：灭也。　戾：至也。　朱氏云：（殷）其后嗣虽不顾天，天亦不即摈灭。　顾：眷顾，指回报。《史记》作"不显亦不宾灭"。

④饱：满。　邮：通"恤"，忧。饱于邮，言忧甚多也。

⑤辰：通宸，居也。黄氏校作"辰是天室，我未定天保"。天室，指嵩山。殷周人视阳城为地中，阳城即今嵩山下告成镇，有周公"测景台"。天保：天之所保，指东都洛邑，武王有心建都于此。　欲：安也。

⑥克：能。　致：招至，即得到。　定天保：即确定都邑。

⑦其恶：指不服周的殷顽民。　俾：古贬字，《史记》作贬，指惩处之。

⑧黄氏校为"四方亦肯来定我于西土"，指四方诸侯愿意来西土帮助我们。录此供参考。

⑨维：通惟，思也。 显服：大服，使天下人服我周人。 德之方明：威德正明。

⑩常：通裳，指下衣。

【译文】

武王说："啊呀，姬旦！上天不佑助殷人，从我未生到现今的六十年前就开始了。当时夷羊出现在朝歌郊外，飞蝗遍野，天昏地暗。上天不佑助殷人，到现在才有了结果。当初上天建立殷朝，也征用了贤民三百六十名。殷的后嗣虽不回报上天，上天也不弃灭他们，一直延续到现在。唉呀！我担心这种灾难，几乎随时都在忧虑。我们住在天堂附近，没有确定天保，岂能安心睡觉？"

武王说："姬旦！我能得到上天的明命，确定天保，依傍天室。要记住我们厌恶的那些殷王恶臣及顽民，惩处如同对待纣王。我们要日夜操劳安定我西土，我想大服天下，趁现今威德正明的时候。"

姬旦哭泣，泪水掉在下衣上，悲痛得不能答话。

【原文】

王□□传于后①。王曰："旦！汝维朕达弟，予有使汝②。汝播食不遑暇食，矧其有乃室③？今维天使予，惟二神授朕灵期④。予未致于休，予近怀于朕室，汝维幼子，大有知⑤。

昔皇祖氐于今，勖厥遗得显义，告期付于朕身⑥。肆若农服田，饥以望获。予有不显，朕卑皇祖不得高位于上帝⑦。汝幼子庚厥心，庶乃来班朕大环⑧。兹于有虞⑨。意乃怀厥妻子，德不可追于上，民亦不可答于下，朕不宾在高祖⑩。维天不嘉，于降来省。汝其可瘳于兹⑪？乃今我兄

弟相后，我筮龟其何所即⑫？今用建庶建⑬。”

叔旦恐，泣涕共手⑭。

王曰：“呜呼，旦！我图夷兹殷，其惟依天室。其有宪命，求兹无远⑮。天有求绎，相我不难⑯。自雒汭延于伊汭，居易无固，其有夏之居⑰。我南望过于三涂，我北望过于岳，鄙顾瞻过于有河，宛瞻延于伊、雒，无远天室⑱。其名兹曰度邑。”

【注释】

①朱氏云：阙外当是“欲旦”二字。　传：承继。

②维：通为。　达：明达也。　有：表肯定。　使：犹命也。

③播食：摆上食物。　遑：闲暇。遑暇同义。　矧：况。　室：家室。

④二神：指天、地二神。　灵：读为零，落也。　灵期：徂落之期，指死期。

⑤休：嘉也。　未致于休：未能让国家达到休美。　近怀于朕室：最近想到我们的家族，惟旦可托付也。　维：通虽。　幼子：年轻。　知：智。

⑥厎：至也。　勖：通“叙”，叙说（黄氏说）。　遗得：遗德，遗训也。　期付：期望付託也。

⑦肆：故。　服田：耕地。　饥以望获：喻急迫，急于治好天下。　不显：不显明，不显美，即有不完美之处。　卑：读为俾，使也。　不得高位于上帝：不能上升到上帝那里，享配天之祭也。

⑧庚：赓续。　庶：庶几，差不多。　来：能（黄氏说）。　班：治理（黄氏说）。　大环：大寰，指天下。

⑨兹于：这样。　有虞：安定，指放心。

⑩追于上：赶上祖先之德。　答于下：配合于下。　宾：列也。

⑪不嘉：不嘉美，即不佑助。　省：通“眚”，灾也（黄氏说）。　瘳：愈也，指消灾。

⑫相后：相先后，即相继。　即：就，动词。　何所即：即什么？谓不

用就筮龟。

⑬建：立。朱氏云“不传子而传弟，故曰庶建”。 黄氏云：庶建当作“叔旦”。

⑭共手：拱手。

⑮图：考虑。 夷：平也。 宪：法也。宪命，指法令。 求兹：即求天。

⑯绎：通怿，悦也。 相我：帮助我。

⑰汭：水之北。 延：及也。 易：平也。

⑱三涂：山名，在河南嵩县西南，今陆浑县境。 岳：司马贞以为大行山。 鄙：都鄙。 顾瞻：回头看。 宛：顺。

【译文】

武王想让姬旦承继王位。武王说：“姬旦！你是我明达的弟弟，我要命令你。你摆上食物也无暇进食，何况说岂能顾及家室？现在是上天使唤我，只是天地二神给了我的死期。我未能使国家休美，我最近想到我们的家族成员，你虽然年轻，却大有智慧。从先世皇至于今，你能叙说他们的遗德显义，并告知期望付托于我。故我如同农夫耕地，急于要得到收获。我有不显美的行为，使皇祖们不得高升到上帝那里。你年轻人能承继我那心愿，差不多才能治理好我们广大的寰宇。这样我才安心。如果你心里只怀恋妻儿，德行就赶不上先祖，百姓也不会配合于下，我也不能列位于高祖。如果天不佑助，要降来灾祸。你岂可消除它呢？而今我们兄弟先后相继，我还接触龟筮干什么？我现在就立你老弟。”

姬旦恐惧，流着泪拱手施礼。

武王说：“唉呀，姬旦！我想平息这些殷人，只有依傍天室。如果有重要法令，求告上天也不遥远。上天要是高兴，从那里帮助也不困难。从洛水以北直到伊水以北，地势平坦而无险固，那曾是夏人的居地。我从那儿向南望望过三涂，向北望望过太岳，从都鄙回头后望望过黄河，顺势望去望过伊水、洛水，这儿离天室

嵩山不远。就叫这为度邑吧！”

武儆第四十五

【题解】

儆，诫也。记武王诏周公旦立后嗣，训诫太子姬诵之事。

【原文】

惟十有二祀四月，王告梦①。丙辰，出金枝校《郊宝》、《开和》细书，命诏周公旦立後嗣，属小子诵，文及《宝典》②。

王曰：“呜呼，敬之哉！汝勤之无盖③。□周未知，所周不知，商□无也④。朕不敢望⑤。敬守勿失！”以诏宥小子曰：“允哉！汝夙夜勤，心之无穷也⑥。”

【注释】

①今本《竹书纪年》：“（纣王）五十二年，周始伐殷。”古本《竹书纪年》：“武王十一年，周始伐商。”《尚书·泰誓》：“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史记·封禅书》“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宁而崩。”此十二祀即灭商后第二年，四月癸未朔，五月初四丙辰。 王告梦：朱氏云“疑即二神授朕灵期之梦”。

②金枝：黄氏校为“金板”，板同版。《郊宝》、《开和》乃书名。 细书：

细录之书。黄氏云："命诏"句当在"告梦"下。 属：通"嘱"。

③盖：借为"怠"（黄氏说）。

④黄氏此句校补为：所周未知，所知不周，商其无（亡）也。 无：借为"亡"。

⑤望：借为"忘"。

⑥宥：俗本作寘。寘同置，示也。 心：黄氏云，"念"字之误。

【译文】

十二年四月，武王告人他作了恶梦，并命令周公给他立后嗣。丙辰日，拿出铸在铜版上的《郊宝》和写得细密的《开和》，讲给太子姬诵，又讲到了《宝典》。

武王说："啊呀，重视它啊。你要勤奋不懈。不知道该做什么，而知道了又不去做，商纣王由此灭亡了。我不敢忘记这一教训。你要谨慎地守着它，不要丢失。"又把书拿给太子看，说："讲得好啊！你要早晚勤奋，不断地诵读它。"

五权第四十六

【题解】

记武王嘱告周公辅佐太子，并告以为政之法。"五权"取自篇中。

【原文】

维王不豫，于五日召周公旦曰①："呜呼，敬之哉！昔

天初降命于周，维在文考，克致天之命②。汝惟敬哉！先後小子，勤在维政之失③。政有三机、五权，汝敬格之哉④！克中无苗⑤，以保小子于位。

【注释】

①不豫：不悦也。天子有疾称不豫。　五日：即十二年五月五日，上篇丙辰乃五月初四。此篇承前，所记为第二日事。　召：告。

②克：能。　致天之命：得到上天之命，即得到上天的信任。

③先后：相导也，指辅佐。　小子：指太子姬诵。　在：察也。

④格：量度也，即研究之义。

⑤克：能。　中：持中，指抓根本、抓大事。　苗：末也。无苗，即无务细末。

【译文】

武王生病，于初五日告诉周公旦说："啊呀，要重视它啊！从前上天开始降命给周，是在先父文王之时，文王能得到上天之命。你要认真辅助太子诵，勤察为政的失误。为政有三机、五权，你要认真研究它啊。要能持中不偏，无务细微末节，以确保太子在位。

【原文】

"三机：一疑家，二疑德，三质士①。

"疑家无授众，疑德无举士，质士无远齐②。吁，敬之哉！天命无常，敬在三机③。

【注释】

①疑：乖戾，不和（黄氏说）。　疑家：与家族不和。　疑德：与道德不合。　质士：不学之士。

②举士：举而任之事。 齐：通济。 无远齐：不能委以重任。

③在：察。

【译文】

三机是：一，与家族背离；二，不合道德；三，不学无术。

背离家族者不让他管理众人，违背道德者不举荐他任事，不学无术者不委以重任。唉，重视它啊！天命没有定准，要认真审察三机。

【原文】

“五权：一曰地，地以权民；二曰物，物以权官①；三曰鄙，鄙以权庶②；四曰刑，刑以权常；五曰食，食以权爵③。

不遵承括，食不宣④。极赏则淈，淈不得食⑤。极刑则仇，仇至乃别⑥。鄙庶则奴，奴乃不灭。国大则骄，骄乃不给⑦。官庶则荷，荷至乃辛⑧。物庶则擗，擗乃不和。地庶则荒，荒则聂。人庶则匮，匮乃匿⑨。呜呼，敬之哉！汝慎和称五权，维中是以，以长小子于位，实维永宁⑩。”

【注释】

①权：权衡，调整，调节，调控。权民，即调节人口的多少。 物：事也。物以权官，事务多少就调控着官员的多少，事繁官多，事简官省。

②鄙：鄙邑。 庶：庶人，指城镇人口。

③常：通赏。同事符相通。 食：指俸禄。

④遵承：二字同义，遵守。 括：法也。 宣：布。食不宣，即不发给俸禄。

⑤淈：通屈，竭也，指财用枯竭。

⑥别：别离，即反叛。

⑦奴：奴婢。 国：封国。 给：供应，指奉上。

⑧荷：通苛，指繁多如小草。 辛：卢文弨“疑斮 zhuó 字之讹”，《说文》“丛生草也。”指柯细烦碎。此句与“物以权官”相应，官多事繁。

⑨摲：通鞢，杂也。 聂：当为慑，惧也。朱氏云：“土广无守，可袭伐，故惧。” 匿：逃匿，逃亡。

⑩和：协调。 称：度也。 长小子：使小子长，即抚养小子。 实维：即实为。

【译文】

五权：一是土地，土地用以调控人口；二是事务，事务用以调控官员；三是都邑，都邑用以调控城镇居民；四是刑法，刑法用以调控赏赐；五是俸禄，俸禄用以调控爵位。

不遵守法令，就不发俸禄。过度赏赐则财用屈竭；财用屈竭就不得食用。过度施刑就会结仇，结仇过深会反叛。都邑之外人作为奴婢，奴婢才不会灭绝。封国太多就会自满，自满就不会奉上。官多了就事物繁多，多得过分就烦碎了。事情多就杂乱，杂乱了就不和谐。土地多就会荒芜，荒芜了就令人担心。人多了就会溃散，溃散就会逃亡。唉，重视它啊。你要认真协调衡量五权，用得适中、以抚养太子在位，实际上就有永久的安宁。”

成开第四十七

【题解】

篇名“成开”二字取于首句。此篇记周公教导成王

要以文王“躬修五典，勉兹九功”为榜样理政。

【原文】

成王元年，大开告用。周公曰[①]：“呜呼！余夙夜之勤，今商孽竞时逋播以辅[②]，余何循何循何慎[③]？”

“王其敬天命无易，天不虞[④]。在昔文考，躬修五典，勉兹九功，敬人畏天，教以六则、四守、五示、三极，祇应八方，立忠协义，乃作[⑤]。

【注释】

①大开告用：朱氏云，“周公大开告成王以所当用者也，”即告成王所当实行的事。

②商孽：商纣余孽。旧说指纣子武庚，似不确。 竞：竞求。 逋播：逃亡流散者。

③何循：遵循什么，即做些什么。“何慎”衍一（黄氏说）。 何慎：思考些什么。何循指现实，何慎指往后。

④虞：助。指天不助商之余孽。

⑤祇：敬也。 应：顺应。 协：合也。 忠：通“中”，不偏。

【译文】

成王元年，周公大力开导成王并告诉所当实行的事。周公说：“啊呀，我早晚勤勉，今商纣余孽还在网罗逃亡流散之人以辅助他们，我们当做些什么，考虑些什么呢？君王您要敬重天命，不要改易，上天不会帮助他们的。从前先父文王亲自修治五典，勤勉九功，尊重人而又敬重天，教给我们六则、四守、五示、三极，敬顺八方，立中合宜才去做。

【原文】

“三极：一，天有九列，别时阴阳[①]；二，地有九州，

别处五行[2]；三，人有四佐，佐官维明[3]。

五示显允，明所望[4]。

五示：一，明位示士[5]；二，明惠示众；三，明主示宁；四，安宅示孥；五，利用示产[6]。

产足不穷，家怀思终，主为之宗，德以抚众，众和乃同[7]。

四守[8]：一，政尽人材，材尽致死[9]；二，土守其城沟[10]；三，障水以御寇[11]；四，大有沙炭之政[12]。

六则[13]：一和众，二发郁[14]，三明怨，四转怒[15]，五惧疑[16]，六因欲[17]。

【注释】

①极：中。 三极：指天、地、人之中。亦见《小开武》。 九列：九星。《文选注》引《周书》指星、辰、日、月、四时、岁。朱氏云“苍龙、朱雀、岁星、荧惑、填星，阳也；咸池、元武、太白、辰星，阴也。”大体得之。古人将天上恒星四分之：东苍龙七宿、北玄武七宿、西白虎七宿、南朱鸟七宿，加上五大行星——金（太白）、木（岁星）、水（辰星）、火（荧惑）、土（填星），即“天有九星”。别时阴阳：指分别昼夜二时。

②九州：《职方第六十二》指扬州、荆州、豫州、青州、兖州、雍州、幽州、冀州、并州。 五行：指东、南、西、北、中所隐含的金、木、水、火、土五行。朱氏云，“冀、并，水也；幽、兖、青，木也；荆、扬，火也；豫，土也；雍，金也。”

③四佐：孔晁云“谓天子前疑、后丞、右辅、左弼也。”黄氏云，“指肝、脾、肺、肾四脏。官指心脏。”黄氏将“人”视为个体的人，似不确。录此备考。 疑：“谓博闻多识可决疑惑者”，朱氏说。

④显：明。 允：诚。 望：期望。

⑤示：给人看。 位：爵位。

⑥主：指主从关系。 宅：居。 孥：妻子儿女。 用：器物，器用。利用：利于用，即使用器。 产：生产，制作。

⑦怀：安也。 终：守终，指不离家。 宗：宗长，所当尊奉者。 德：与上“惠”相应。 众和：与“示士”相应，当为“士和”，黄氏云“涉上误”。 同：和同也。

⑧守：防守。

⑨此言守政：指任人各尽其才，才尽则死力报效。

⑩此言守土。 城沟：城墙濠沟以守疆土。

⑪此言守边。 障：堵塞。

⑫此言守城。刘师培说：当作“矢石沙炭之攻”。即矢、石、沙、炭用于对付敌人攻城。

⑬则：原则，方法。指牧民而言。

⑭郁：谓谷帛积蓄。

⑮转怒：转移怒气，即缓和矛盾。

⑯惧疑：疑则惧之，有疑虑则使之畏惧。

⑰因：依，顺。 因欲：利用其欲。

【译文】

三极是：一，天上有九星，分别昼夜时间；二，地上有九州，分别处在东、南、西、北、中；三，人之中有四佐，帮助上司明断。

五示当显明真实，显出所期望的。

五示是：一，明确爵位给士人看；二，明确恩惠给众人看；三，分明主从以示安宁；四，安定居室给妻儿看；五，使用器物以兴制作。

制作得多，器物用不完；家室安定，妻儿就想守终；主人是他们的宗长；恩德用以安抚众人；士人和睦，才能同心。

四守是：一，守政要人尽其才，才尽就会死力相报；二，守土得用城墙濠沟；三，堵塞河流以防御外寇；四，守城用箭矢、石

块、沙包、火炭。

六则是：一，使众人和睦；二，发放积蓄的谷帛；三，明白他们的怨恨；四，转移他们的怒气；五，有疑虑者使之畏惧；六，利用他们的欲望。

【原文】

九功[①]：一，宾好在筒[②]；二，淫巧破制[③]；三，好危破事[④]；四，任利败功[⑤]；五，神巫动众[⑥]；六，尽哀民匮[⑦]；七，荒乐无别[⑧]；八，无制破教[⑨]；九，任谋生诈。

五典[⑩]：一，言父典祭。祭祀昭天，百姓若敬[⑪]。二，显父登德。德降为则，则信民宁[⑫]。三，正父登过。过慎于武，设备无盈[⑬]。四，讥父登失。修政戒官，官无不敬[⑭]。五，□□□□。制哀节用，政治民怀[⑮]。

五典有常，政乃重开[⑯]。内则顺意，外则顺敬。内外不爽，是曰明王[⑰]。”

【注释】

①功：成功，指成功之法。

②筒：方形竹器，盛币帛用。 在筒：谓实币于筒。 宾好：即好宾。此句指好受贿。当禁此则事成。朱氏云“不犯此则成功也”。下皆类此。

③淫：过度。 淫巧：过于工巧，指豪华。 破：败。 制：法制。

④危：高。 好色：指好高骛远，企图侥幸成功。

⑤任利：贪利也。

⑥神：动词，认为神，指迷信。 动：动摇。 动众：即惑乱众人。

⑦尽哀：送终过制也（孔晁说）。 匮：匮乏。

⑧荒：荒废。 乐：礼乐。 无别：无尊卑上下之别。

⑨制：制度。 教：教化。

⑩典：主，指主持某事。

⑪父：尊称。 言父：指善于言辞的长老。 若：顺也。

⑫显父：有显明德行者。 登：举。 则：法则，法典。 则信：指法则切合时事。

⑬正父：指刚正不阿的长老。 过：过头、过分。 武：威严。 过慎：即十分谨慎。

⑭讥父：善于讥刺的长老。 失：过失。 戒：指讽诫。

⑮黄氏云：缺文疑是“×父典丧”。 用：丧葬之用。 治：太平。 怀：归之也。

⑯常：常规，一定。 重开：指四通八达，即无处不顺。

⑰内：朝内之臣。 外：外臣。 爽：差错。《诗·氓》“女也不爽”。

【译文】

九功是：一，喜好宾客在于受贿；二，过于豪华败法度；三，好高骛远败事业；四，贪图利益败功绩；五，迷信巫师惑众人；六，送终过制民众匮乏；七，荒废礼乐则上下无别；八，没有法制败坏教化；九，任用权谋产生欺诈。

五典是：一，使能言的长老主持祭祀。祭祀能昭示天意，百姓自会敬顺。二，使有显德的长老举明道德。道德可降为法典，法典切实则百姓安宁。三，使刚正的长老举明过失行为。十分谨慎则有威严，设置就完备而不盈满。四，使善讥刺之士举明过失。修明政事，讽诫官员，官员无人不敬服。五，使□□之士主持丧葬。节制丧事，节约用度。国政太平，百姓怀归。

五典有了一定，国政就会通达。内臣会顺从君意，外臣也和顺恭敬。朝庭内外皆无差错，就叫做明王。”

【原文】

王拜曰：“允哉！维予闻曰：‘何乡非怀？怀人惟思①。思若不及，祸格无日②’。式皇敬哉③！余小子思继厥常④，以昭文祖之守，定武考之烈。呜呼！余夙夜不宁⑤。”

【注释】

①允：恰当。 乡：向往。 非：读为“彼”。 怀：安。

②格：至。 无日：不以日计，即随时可以发生。

③式：语词。 皇：大也。

④继厥常：继承那典常、典则。

⑤夙夜：早晚。

【译文】

成王拜手行礼道：“讲得好啊！我听说：‘为何不向往安定？安定民众在于思虑立政。思虑若不到，灾祸随时可来。’高度重视啊！我小子想继承那典则，以昭祖父文王的基业，稳定先父文王的功绩。唉呀！我早晚都感到不安宁。”

作雒第四十八

【题解】

雒，同洛，指洛邑。作雒，即营造洛邑。此篇记周公在武王殁后的政绩以及洛邑的城制之类。

【原文】

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禄父，俾守商祀①。建管叔于东，建蔡叔、霍叔于殷，俾监殷臣②。王既归，乃岁十二月崩

镐，殡于岐周③。

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东徐、奄及熊盈以略④。周公、召公内弭父兄，外抚诸侯。元年夏六月，葬武王于毕⑤。二年，又作师旅，临卫政殷⑥。殷大震溃，降辟三叔。王子禄父北奔，管叔经而卒，乃囚蔡叔于郭凌⑦。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国，俘维九邑。俘殷献民。迁于九毕⑧。俾康叔宇于殷，俾中旄父宇于东⑨。

【注释】

①王子：纣王子武庚。商王子姓。　禄父：武庚之名。　俾：使。

②朱氏云：管叔监殷东之诸侯，蔡叔、霍叔相武庚。

③殡：暂殡。　岐周：朱氏云“谓镐京之周庙耳”。“岐周在镐西北三百余里，毕在镐东数十里，不应殡远而葬近。”

④立：指周公摄政。　殷：指禄父。　东徐、奄：指殷之东的徐戎及奄。徐，盈姓国；奄，殷之诸侯，熊姓国。　熊盈：谓徐奄之同姓国。　略：一本作“畔”，通叛。

⑤弭：安也。　毕：地名。朱氏云“镐东数十里”。今咸阳北。

⑥作：兴。　卫：在殷东。　政：通“征”。

⑦震：惧也。　辟：法也。　经：缢杀之也。　郭凌：地名。

⑧俘：指虏归。　献民：指殷之士大夫。　九毕：朱氏云“指洛邑”。

⑨宇：宅也，居处。　中（zhòng 仲）旄父：康叔之子康伯，孙诒让说。

【译文】

武王灭殷以后，就立纣王儿子禄父，使他维守商人的祭祀。立管叔于殷东，让蔡叔、霍叔在殷都，使他们监视殷商旧臣。武王回到宗周以后，那年的十二月在镐京离世，棺柩暂殡于周庙。

周公执政，辅佐天子，三叔及禄父，殷东徐戎、奄国及熊姓盈姓族因此叛乱。周公与召公内安父子兄弟，外抚诸侯方国。成

王元年夏六月，安葬武王在毕。二年，又兴师开赴殷东卫地征伐殷人。殷人大为恐惧，迅速溃散。于是将三叔治罪。王子禄父逃往北方，缢杀管叔，把蔡叔囚禁在郭凌。总共征服熊盈族有十七国，虏回七个城邑的人。俘虏殷朝的士大夫，迁往洛阳以北。使康叔居在殷都，使中旄父居在殷东。

【原文】

周公敬念于後，曰："予畏周室不延，俾中天下①。"及将致政，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②。立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郛方七十里③，南系于雒水，此因于郏山，以为天下之大凑④。

制郊甸，方六百里，因西土为方千里，分以百县⑤。县有四郡，郡有四鄙⑥。大县立城方王城三之一，小县立城方王城九之一。都鄙不过百室，以便野事⑦。农居鄙，得以庶士；士居国家，得以诸公、大夫。凡工、贾、胥士、臣仆，州里俾无交为⑧。

【注释】

①延：长也。　中天下：天下之中，使都城建在天下之中心地。

②土中：国土中央。

③郛：廓，指外城。

④系：连接也。　因：依。　郏山：即邙山。　凑：会也。

⑤郊：邑外。　甸：郊外。　因：连接。

⑥鄙：《周礼·遂人》"五家为邻，五邻为里，五里为酇，五酇为鄙。"鄙、郡乃行政区划。

⑦立城：筑城墙。　野事：耕桑之事也。

⑧居：当即管理。指管理能力。　以：用也，即任用。　胥市：朱氏云"谓庶人"，服徭役者。黄氏校为"庶士"。　臣仆：私家奴婢。　交为：交相混杂。孔晁云"各异州里而居，不相杂交也"。

【译文】

周公认真地为后世谋虑，说道："我担心周室不能长久，就让都城建在天下之中心地。"到了即将返政成王之时，就在国土中央营建大都邑成周。筑内城墙方一千七百二十丈，筑外城方七十里，南连洛水，北靠邙山，把它作为天下的大都会。

制定郊甸之制，方六百里，连着西土共方千里，分为一百县。每县分四郡，每郡分四鄙。大县筑城比王城的三分之一，小县筑城比王城的九分之一。都邑不超过一百家，以便利耕作。

农夫能管理一鄙，就可用为庶士；士能管一国或一家，就可用为诸公或大夫。凡工匠、商贾、庶士、奴仆，各州里不使他们交杂混居。

【原文】

乃设丘兆于南郊，以祀上帝，配以后稷[①]。日月星辰，先王皆与食[②]。封人社壝[③]。诸侯受命于周，乃建大社于国中。其壝东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骊土，中央霤以黄土[④]。将建诸侯，凿取其方一面之土，焘以黄土，苴以白茅[⑤]，以为社之封，故曰受列土于周室[⑥]。

乃位五宫[⑦]：大庙、宗宫、考宫、路寝、明堂[⑧]。咸有四阿、反坫[⑨]。重亢，重郎，常累，復格，藻棁[⑩]。设移，旅楹，春常，画旅[⑪]。内阶玄阶，陧唐山廉[⑫]。应门、库台玄阃[⑬]。

【注释】

①丘：圜丘，指祭坛。　兆：域也。　后稷：周之始祖弃。

②日月星辰：他书引作"农星"。　先王：朱氏云"谓太昊、炎帝、黄帝、

少昊、颛顼五德之帝"。 与食：受飨。

③社壝（wěi 伟）：《周礼·大司徒》"设其社稷之壝。"郑玄注："壝，坛与墠埒也。"壝，指周围有矮墙（墠埒）的坛。 封人：地官之属，当是主管祭坛者。

④骊：黑色。 叠：一本作"叠"，黄氏校为"叠"。 叠：隙罅也，以黄土弥四土之隙（朱氏说）。

⑤焘：覆也，指用黄土包。 苴：藉也，指以物衬垫。苴以白茅，指将土放在白茅上。

⑥列土：即裂土。

⑦位：立。

⑧大庙：即太庙，指先祖庙。 宗宫：文王庙。 考宫：武王庙。 路寝：时王所居。 明堂：在都城之南，乃施政之处。

⑨咸：皆也。 阿：曲檐。 坫：放礼器、酒具的土台。反坫，在两楹之间。

⑩亢：栋梁。 郎：即廊、厢房。 常累：疑指设有栏杆的过道。 复格：即复榕（王念孙说）。《广雅》云"榕谓之窜"，柱头斗拱也，即所谓斗。 藻：彩画。 棁：梁上短柱。

⑪移：即籁，堂边小屋。 旅楹：排列的柱子。 春：藻井之饰。 常：本是画有日月的旗帜，此指画的日月。春常，指藻井上画有日月，藻井类似屏风。 画旅：黄氏校为"画梠"，梠指门上横木。

⑫内：读为纳。内阶，"内陛"之误，指殿基上凿出的台阶。 玄阶：黑色台阶。 唐：中庭之路。 陧：指高。 廧：同墙，山廧，指画有山云的墙。

⑬应门：正门。 天子五门：皋、库、雉、应、路。 库台：库门之台，库门即内门。 阃：门槛。

【译文】

又在南郊设立祭坛、划定范围，用以祭祀上帝，以先祖后稷配享。日月星辰与五帝都同时受飨。封人主管社坛。天下诸侯从周王室受命，就在都城中建立大社。社坛的东面是青土，南面赤

土，西面白土，北面黑土，中央与各方交接处用黄土。要立诸侯的时候，凿取其所在方位一边的土，用黄土包上，放在白茅之上，以此作为分封的象征，所以就说从周王室受到裂土。

又立五宫，指太庙、宗宫、考宫、路寝、明堂。都是四角曲檐，两柱间有放置礼器、酒具的土台。还有重梁、两庑、栏杆、双斗、绘彩短柱。大堂旁有小屋，有排柱，藻井画有日月，门上横梁也绘彩。殿基上凿出的台阶涂成黑色，中庭路面高起，墙上画有山云。正门和内门高台都是黑色门槛。

皇门第四十九

【题解】

皇门即闳门。此乃记周公于闳门会群臣的一篇诰辞。其意是告群臣推荐贤才，助己勤政。《纪年》“元年正月庚午，周公诰诸侯于皇门”所指即此。

【原文】

维正月庚午，周公格于左闳门，会群臣[①]。曰：

呜呼！下邑小国克有耆老据屏位，建沈人[②]。罔不用明刑，维其开告予于嘉德之说，命我辟王小至于大[③]。我闻在昔有国誓王之不绥于邮[④]。乃维其有大门宗子势臣，罔不茂扬肃德，讫亦有孚，以助厥辟勤王国王家[⑤]。乃方

求论择元圣武夫，羞于王所④。自其善臣以至有分私子，苟克有常，罔不允通，咸献言在于王所⑦。人斯是助王恭明祀，敷明刑⑧。王用有监，明宪朕命，用克和有成，用能承天嘏命⑨。百姓兆民，用罔不茂在王庭，克用有劝，永有孚于上下⑩。

【注释】

①正月庚午：指成王元年正月二十二日，从《周师旦鼎》历日推知，正月己酉朔。　格：至也。　闳门：皇门，在路门旁。

②下邑小国：指周，相对“大邑商”言。　克：能。　耇（gǒu 苟）老：指老成人。　屏：屏蔽、屏藩。　建：立。　沈人：沈伏在下之人。

③刑：法也。　辟：君也。　小至于大：从小到大。

④誓：当为哲。　绥：安。　鄙：同恤，忧也。

⑤大门：大族也。　宗子：嫡长子。　势臣：重臣。　茂：勤勉。　扬：举也，奋发向上。　肃：敬也。　讫：既尽也。　孚：信也。

⑥方：通“旁”，广也。　元圣：大智大圣。　羞：进也。

⑦分：职分。　私子：庶子。　常：常德。　允：诚。

⑧人：指所有人。　敷：布。

⑨监：通鉴。　明宪：先王之法，即明法。　克和：能和谐。　有成：指政事顺畅。　嘏：大也。

⑩茂：通“懋”，勉励。　孚：取信。

【译文】

在正月庚午日，周公到左闳门会见群臣。周公说：

啊呀！我们这个下邑小国能有前辈处于屏藩之位，又起用下层民众。并非不用明法，是他们将美尚德行的道理告诉了我，使我君王不断成长。我听说以前有国的哲王不以忧虑为安，那是因为有大族嫡子、重臣，无不勤勉奋发，肃敬道德，全都诚信可靠。以帮助他们的君王勤于国事、家事。更广求广选大智大圣以及武

夫，推荐给朝廷。从那些忠良之臣以至于有职事的庶子，如果能有常德，无不诚实通达，都能向朝庭进言。人人都这样帮助君王恭敬明祀，宣扬明刑，君王因此有了借鉴。明法王令，因此能和谐有成，能承担上命大命。百姓兆民，因此而无不为朝庭用力，能够有所勤勉，永远取信于上天下地。

【原文】

人斯既助厥辟，勤劳王家，先人神祇报职用休，俾嗣在王家[①]。四国用宁，小人用格[②]。□能稼穑，咸祀天神[③]。戎兵克慎，军用克多[④]。王用奄有四邻，远土丕承，万子孙用末被先王之灵光[⑤]。

【注释】

①斯：若。 既：尽。 祇：地神，神祇指神灵。 职：之（黄氏说）。休：美也。 嗣：承继。 王家：一作“厥家”。

②小人：细民，小民。 格：来也。 四国：一作“王国”。

③黄氏云“缺处当是‘农’字”。 咸：和也。

④多：战功曰多（朱氏说）。

⑤奄：包。 丕：大也。 承：奉承，指顺服。 末：终也。

【译文】

人若都帮助君王，勤劳王事，先王的神灵以美好报答他，使他继承家业。国家因此安宁，小民因此来归。农民能够耕种，都会敬祀天神。军事能够慎重，征战因此有战功。君王因此包有四邻，远方也会臣服，万千子孙因此永远蒙受先王的灵光。

【原文】

至于厥後嗣，弗见先王之明刑，维时乃胥学于非夷，

以家相厥室，弗恤王国王家维德是用①。以昏臣作威，不详，不胥惠听无辜之辞，乃维不顺之辞，是羞于王②。王阜求良言，于是人斯乃非维直以应，维作诬以对，俾无依无助③。譬若畋，犬骄，用逐禽，其犹不克有获④。是人斯乃谗贼媢嫉，以不利于厥家国⑤。譬若匹夫之有婚妻，曰："予独服在寝。"以自露厥家⑥。媚夫有迩无远，乃食盖善夫，俾莫通在于王所⑦。乃维有奉狂夫，是阳是绳，是以为上，是授司事于正长⑧。命用迷乱，狱用无成。小民率穑，保用无用⑨。寿亡以嗣，天用弗保。媚夫先受殄罚，国亦不宁⑩。

【注释】

①时：是也。　胥：相也。　非夷：非常也。　以家相厥室：言唯顾其家室（朱氏说）。　恤：忧。

②详：善也。　无辜：无罪。　羞：进。

③阜：大也。　良：善也。　诬：假话。　俾：使。

④畋：打猎。

⑤朱氏云：巧辞伤善曰谗，险心害人曰贼。媢（mào 冒）嫉：嫉妒。

⑥婚：通"昏"，犹愚。　服：事也。　寝：室也。　露：败也。

⑦媚夫：谄媚之人。　食：通蚀，与盖同义，指掩盖。

⑧奉：用。　阳：通"扬"，举用。　绳：通"谇"，赞誉。

⑨命：政令。　率：相率，一个接一个。　穑：通"歉"（sè 色），悲意。保用：指安民之用。　无用：无所施用。

⑩寿：长寿。　亡：夭亡。　殄：灭绝。

【译文】

到了他的后辈，看不到先王的明刑，为此就相学于非常之事，只顾其家室，不虑及国家的用德。因为乱臣仗势作威，行不善，不

肯听从好言语，就以不顺理的话上告君王。君王广求善言，这些人不用正直的话应对，编造谎言来回答，使君王无依无助。譬如打猎，猎犬骄纵，用来追逐禽兽，还不能有所猎获呢。这些人谗言伤人，相互嫉妒，以不利于国家。比如男子有个蠢妇，说“我独自在家服侍他。”以自败其家。谄媚之徒得到亲近不被疏远，就掩盖良善之士，使他们不能通达朝庭。君王就只有任用狂妄之徒，提拔他们、赞扬他们，因此官居高位，授给他们正长之职以主事。这一来，政令迷乱，狱讼不能有成。百姓彼此悲哀，安民之法不能施用。狂妄之辈老少相继，上天不保佑他们。媚之徒即使先受到惩处并被灭绝，国家也不会安宁。

【原文】

呜呼，敬哉！监于兹，朕维其及①。朕亟臣，大明尔德，以助予一人忧，无维乃身之暴皆恤②。尔假予德宪，资告予元③。譬若众畋，常扶予险，乃而予于济④。汝无作⑤。

【注释】

①及：黄氏校为“反”，反其道而行。

②亟：进也。　暴：疾苦。　皆恤：黄氏校为“是恤”。恤，忧也。

③假：给与，指帮助我。　德宪：动词，制定法规之义。　资：用也。元：元元，指百姓。

④而：通“耐”，能也。　予于济：济于予。

⑤无作：黄氏校为“无诈”。

【译文】

啊呀，注意啊！有鉴于此，我将反其道而行。我进用的大臣们：要充分发挥你们的才能，以帮助我一人忧天下，不要只忧虑你们自身的疾苦。你们要助我制定法规，用以告知我的百姓。譬

如大家去打猎，经常在我遇险时扶持我，才能使我渡过危险。你们不要欺骗我啊。

大戒第五十

【题解】

记成王求教周公，周公诫告成王之言。戒之至，故曰大戒。

【原文】

维正月既生魄①，王访于周公曰："呜呼！朕闻维时兆厥工，非不显，朕实不明，以侥伯父②。维士非不务，而不得助。大则骄，小则慑，慑谋不极③。予重位与轻服，非共得福，厚用遗④。庸止生郤，庸行信贰⑤。众辑群政，不辑自匿⑥。呜呼！予夙勤之，无或告予。非不念，念不知⑦。"

【注释】

①既生魄：指十五日。既，尽也，取生魄（受光面）尽现之义。

②维：通"唯"。 时：是，指正直。 兆：兆示。 工：官也。 显：显明。 侥（huì 会）：问。 伯父：指周公。

③务：求（黄氏说）。 大：指大官。 慑：畏惧。 极：至，尽。

④重位：使爵位重，即提高爵位。 与：犹而。 服：事，职事。 轻服：使职事轻。 遗：音（wèi 为）赠予。

⑤庸：用。 郤：同“隙”，嫌隙。 信：诚信。 贰：副职，副手。
⑥辑：和。 政：治。 匿：通慝（tè 特），奸慝。
⑦夙：早。勤： 勉。 念：思念，思虑。

【译文】

在正月十五那天，成王询问周公，说：“啊呀！我听说只有正直才兆示他的官职。并非此话不明显，而我实在是不明白，以此来问伯父。并非我不访求士人，而是得不到他们的帮助。官大的就骄纵，官小的就畏惧，心存畏惧智谋就不能完全展示。我提高他们的爵位又减少他们的职事，并非要共享清福、厚赠爵禄。想以此防止产生嫌隙，以此让诚实的副职行事。只有众人和睦，群体才能治理；不和睦自有奸慝。啊呀，我早就想为之努力，而没有人告诉我。并非不常加思虑，而是思虑了还不明白。”

【原文】

周公曰：“於！敢称乃武考之言曰①：‘微言入心，夙喻动众，大乃不骄；行惠于小，小乃不慑②。连官集乘，同忧若一，谋有不行③？’予惟重告尔：庸厉□以饵士，权先伸之，明约必遗之④。其位不尊，其谋不阳。我不畏敬，材在四方⑤。无擅于人，塞匿勿行，惠戚咸服，孝悌乃明，明立威、耻乱⑥、使众之道，抚之以惠，内姓无感，外姓无謫⑦。人知其罪，上之明审，教幼乃勤，贫贱制□，设九备，乃无乱谋⑧。

【注释】

①於（wū 乌）：叹词。 称：举。
②微言：微妙之言。 夙喻：朱氏云“以身率之，不待言而喻也。”黄氏校为“素言”，供参考。 行惠：施惠。

③连官：聚官。 集乘：当作“集众”。 有不行：“言必行也”（朱氏语），此句当为反问句。

④重（chóng 崇）：复，再次。 庸：用。 厉：厚重。缺文疑是“禄”字（黄氏说）。 饵：引诱。 伸之：申之，申明之。 明约：指赏罚。 遗（wèi 为）之：交给他，即告诉他。

⑤畏敬：指尊重人才。 材：人才。

⑥擅：专断。 匿：通“慝 tè”，奸慝。 戚：忧抚。

⑦耻乱：羞辱乱臣。 使众：役使众人。 感：通“憾”，怨恨。 外姓：异姓。 謫：责怪。

⑧上之：黄氏校为“上知”。缺处疑是“节”，制节，有节制（黄氏说）。

【译文】

周公说：“啊！让我用你父亲武王的话说：‘微妙之言入人心，做出榜样打动众人，大官就不骄纵；施惠给小官，小官就不畏惧。团结官员与民众，大家想的都一样，计谋还有不成的？’我再告诉你，用优厚待遇引诱士人，权力给他要先加申明，赏罚一定告诉他。地位不尊，他的计谋就不显露。我们不敬重人才，人才就散于四方。对人不要专断，阻塞奸慝，不让他公行，恩惠与抚恤同时并行，孝悌之道才能显明。公开树立权威、羞辱乱臣、役使众人的方法，是用恩惠抚慰他们，使同姓的无怨恨，让异姓没有责怪。下民知道他的罪过，上官知道要明审，教育幼辈要用心，贫贱要有节制，再设立九备，就没有被打乱的计谋。

【原文】

九备：一，忠正不荒美好，乃不作恶①；四，□说声色，忧乐盈匿②；五，硕信伤辩，曰费□□③；六，出观好怪，内方淫巧④；七，□□谋躁，内乃荒异⑤；八，□□好威，民众日逃⑥；九，富宠极足是大极，内心其离⑦。

【注释】

①备：戒备。黄氏按："忠正"以下有脱文，"不荒"以下当属三。 荒：沉醉，沉湎。

②□：当是"怡"（黄氏说）。 说：读为"悦"。 忧：通"优"。 盈：生。 匿：通慝，奸慝。

③硕信：黄氏校为"硕言"，指说大话。

④出观：出外观光。 内方：一本作"内乃"。

⑤躁：急躁。缺处朱骏声补为"虑残"，指思虑不周全。 荒异：荒乱偏颇。

⑥缺处朱骏声补为"迷德"，指迷失道德，违背道德。

⑦黄氏云："极足是"三字疑衍。 大极：太甚。 内：指内臣。

【译文】

九备是：一，忠正□□，□□□□；二，□□□□，□□□□；三，不沉湎美酒、玩物，就不会作恶；四，喜好音乐美女，享乐必生奸慝；五，说大话有害论辩，叫做耗费□□；六，外出观光，喜好怪异，朝内就会出现淫技奇巧；七，思虑不周，谋事急躁，内臣就会荒乱偏激；八，违背道德，好耍威风，民众就会日益逃避；九，富贵与宠信过分，内臣就会背离。

【原文】

九备既明，我贵宝之。应协以物，远迩同功①，谋和适用。覆以观之，上明仁义，援贡有备②。聚财多□，以援成功③。克禁淫谋，众匿乃雍④。顺得以动人，以立行⑤。辑佐之道，上必尽其志，然后得其谋⑥。无转其信，虽危不动⑦。贞信以昭，其乃得人⑧。上危而转，下乃不亲。"

王拜曰："允哉允哉！敬行天道⑨。"

【注释】

①宝之：一作“保之”。保，守也。 应：顺应。 物：事。 适：往，指目的、目标。 适用：一本作“适同”。

②覆：反过来。 上：尚也。 上明仁义：崇尚仁义。 贡：进也，指所进之物，黄氏指贡赋。

③财：通材，指人才。 多：犹增。黄氏云“缺处疑是‘力’。”

④克：能。 雍：塞也，即不发生。

⑤顺得：当为“顺德”。 行（xìng 杏）：德行。

⑥辑：辑求。

⑦转：移也。元刊本作“弃”，亦通。

⑧昭：通“招”，招揽。

⑨天道：天之道，即周公所讲的大道理。

【译文】

九备已明白，我们要珍惜保守它。顺应和谐地办事，不分远近都同心协力，想的一样，目标一致。反过来加以审察，只要崇尚仁义，援助与贡赋就会具备。招揽人才，增加力量，以帮助他成事。能够禁绝邪恶的计谋，众多的奸慝就不会发生。顺应道德去感动人，以此树立自己的品行。辑求辅佐的办法，主上一定要尽其心志，然后才能得到他的智谋。不要转变对臣下的信任，即使危险臣下也不会动摇。坚定而诚心地招引，就能得到所求的人才。主上遇到危险而动摇，臣下就不会亲近他。”

成王拜手行礼道：“真好，真好！我将认真执行这天大的道理。”

逸周书全译　卷六

周月第五十一

【题解】

文起于周正一月，故称周月。此篇讲日月权舆、四时成岁，以及三代改正朔之事。明显是春秋人的文字。最值得重视的是，肯定“夏数得天，百王所同”，“敬授民时”亦用夏历。

【原文】

惟一月既南至，昏，昴、毕见，日短极，基践长①。微阳动于黄泉，阴降惨于万物②。是月，斗柄建子，始昏，北指，阳气亏，草木萌荡，日月俱起于牵牛之初，右回而行。月周天进一次，而与日合宿③。日行，月一次而周天，历舍于十有二辰，终则复始，是谓日月权舆④。周正岁首，数起于一而成于十次，一为首，其义则然⑤。

【注释】

①既：已。　南至：日南至，即冬至之日。　一月：夏正十一月，即周

正一月。 昴毕见：二十八宿中的昴毕现于南天。 基：始也。 践：履也，指太阳行动。

②朱氏云："阳伏泉下故泉动而温，阳气盛于地上故物惨而死。惨，寒气惨烈也。"

③荡：动。 初：四分术分周天365 $\frac{1}{4}$度，起于牛宿初度。 次：分周天十二次，一月进一次，指月行距离。 合宿：即合辰，日月之会是谓辰。

④历舍：经历。十二辰，指地平十二辰。 权舆：起始，此处指日月运动。

⑤成于十次：指周正从一起，而在夏正的十月归结，一月一次，故称十次。

【译文】

在一月冬至过后，黄昏时，昴宿、毕宿现于中天，白昼短到极点，又开始变长起来。微微阳气在地下活动，阴气降于地上惨烈万物。这个月，斗柄立向子位，刚黄昏，就向北指着。由于阳气亏损，草木开始萌动。太阳、月亮都起于牵牛初度，向右运转而西行。月亮绕天一周，每月进一次而与太阳会合。太阳运行，每月行一次，绕天一周经历十二辰。这样终而复始，这就叫日月权舆。周正的岁首，从一数起而归结在（夏正的）十月。一月为岁首，其意义就是这样。

【原文】

凡四时成岁，岁有春、夏、秋、冬，各有孟、仲、季，以名十有二月。月有中气，以著时应①。春三月中气：惊蛰、春分、清明；夏三月中气：小满、夏至、大暑；秋三月中气：处暑、秋分、霜降；冬三月中气：小雪、冬至、大寒。闰无中气，斗指两辰之间。万物春生、夏长、秋收、

冬藏。天地之正，四时之极，不易之道②。

【注释】

①中气：中国古代特有的二十四节气历，源于农作，用于农作。包括有十二节，十二气，气指中气，除闰月外，每月一气。春三月中气汉以后改为“雨水、春分、谷雨”。足见二十四节气历行用已久。 著：标明。 时应：四季的对应，指季节特征。

②正：指正理。 极：标准。

【译文】

凡四季成一年，每年春、夏、秋、冬。四季各有孟、仲、季，用以称名十二月，每月有中气，以标明季节的特点。春季三月的中气是：惊蛰、春分、清明；夏季三月的中气是：小满、夏至、大暑；秋季三月的中气是：处暑、秋分、霜降；冬季三月的中气是：小雪、冬至、大寒。闰月没有中气，北斗柄指在两辰之间。万物春季萌发，夏季生长，秋季收获，冬季闭藏。这是天地的正理，四季的标准，是不可改变的规律。

【原文】

夏数得天，百王所同①。其在商汤，用师于夏，除民之灾，顺天革命。改正朔，变服殊号，一文一质，示不相沿。从建丑之月为正②，易民之视，若天时大变，亦一代之事。亦越我周王，致伐于商，改正异械，以垂三统③。至于敬授民时，巡守祭享，犹自夏焉④。

是谓周月，以纪于政⑤。

【注释】

①夏数：指以寅为正的夏历。 得天：得天地之正理，即寅正符合时令。

百王所同：前代百王都采用。

②建丑之月：斗柄指丑位，相当于寅正的十二月。

③三统：朱氏云“寅为人统，丑为地统，子为天统”。指建正不同的三种历，周正以子月为正月，子正又称天正；殷正即丑正，夏正即寅正。这便是春秋时代各国用历的岁首不同的如实反映。并非夏代用夏正，殷商用丑正，周代用子正。“三正”说不足信。刘歆创制《三统历》，称孟统、仲统、季统，当是借用此“三统”为名。 越：至。 械：指礼乐之器。

④巡守：即巡狩，《孟子》“天子适诸侯曰巡狩”。 自：从也。

⑤政：政事，国家之事。

【译文】

夏正的历数符合天地的正理，是前代百王都行用的。到商汤时候，向夏桀用兵，消除百姓灾难，顺应天意革夏之命。改换正朔，变化服饰，区别称号，形式与内容，以示不相沿袭。以斗柄指丑位为正月，变更百姓的视听，顺应天时的大变，也是一代的大事。又到了我们周王，伐灭商朝，改正朔，换礼器，以垂续三统。至于认真地传授时令给百姓，以及天子巡狩或祭祀宴享等，还是采用从夏以来的历数。

这叫做周月，用以统纪政事。

时训第五十二

【题解】

时训，关于时令的训教。此篇记二十四节气及七十

二候，以及时令反常所预兆的祸事。《淮南子·天文训》《礼记·月令》当本于此。与上篇《周月》，都出于春秋时代。

【原文】

立春之日东风解冻，又五日蛰虫始振，又五日鱼上冰。风不解冻，号令不行；蛰虫不振，阴气奸阳；鱼不上冰，甲胄私藏①。

惊蛰之日獭祭鱼，又五日鸿雁来，又五日草木萌动。獭不祭鱼，国多盗贼；鸿雁不来，远人不服；草木不萌动，果蔬不熟②。

雨水之日桃始华，又五日仓庚鸣，又五日鹰化为鸠。桃始不华，是谓阳否；仓庚不鸣，臣不从主；鹰不化鸠，寇戎数起③。

春分之日玄鸟至，又五日雷乃发声，又五日始电。玄鸟不至，妇人不娠；雷不发生，诸侯失民；不始电，君无威震④。

谷雨之日桐始华，又五日田鼠化为鴽，又五日虹始见。桐不华，岁有大寒；田鼠不化鴽，国多贪残；虹不见，妇人苞乱⑤。

清明之日萍始生，又五日鸣鸠拂其羽，又五日戴胜降于桑。萍不生，阴气愤盈；鸣鸠不拂其羽，国不治兵；戴胜不降于桑，政教不中⑥。

【注释】

①《易乾凿度》云："天气三微而成一著。"郑康成曰："五日为一微，十

五日为一著。”故五日为一侯，十五成一气。 蛰虫：冬眠动物。 振：动也。阳气升故鱼上负冰。风者，天之号令。人君政失则气候乖，乃上天示警，使之修省。 奸：通干，犯也。阳不胜阴，故蛰虫不振。鱼有鳞，甲胄之象。凡此灾祥之应有三：蛰虫不振，阴犯阳之义；鸿雁不来，远人不服之象；草木不萌动，果蔬不熟之类。余下仿此而释。

②獭祭鱼：冰解而鱼多，獭得鱼多而食不完，陈放水边。此为祭鱼之象。

③现今节气，雨水与惊蛰互易。清明与谷雨互易。此乃汉以前习用的古节气，见《汉书·次度》。足见二十四节气历行用日久，至西汉始可更改。 仓庚：黄鹂鸟。 鸠：鸤鸠，即布谷鸟。鹰化为鸠及下田鼠化为鴽，实指因节气不同而鸠多鹰少，鴽多田鼠少，非某变为某。 否：塞也。

④玄鸟：燕子。

⑤苞：丛也。 苞乱：淫也。《御览》引作“妇人乱色”，亦通。黄氏校为“妇人色乱”。

⑥鸣鸠：斑鸠。 拂：磨擦。 戴胜：鸟名，似雀而头上有花成胜，故名戴胜。 愤盈：盛也，满也，指阴气多多。

【译文】

立春这一天，东风吹，冰动解。过五天，冬眠动物动起来。又过五天，鱼儿背上还有冰层。如果东风不能消解冰冻，那么号令就不能执行。冬眠动物不活动，是阴气冲犯了阳气。鱼儿不上有冰的水面，预示民间私藏铠甲、头盔等武器。

惊蛰这一天，水獭捕鱼多，将鱼摆放在水边。过五天，鸿雁自南向北飞过来。又过五天，草木萌芽，将茁茁而生。如果水獭不摆放鱼儿，国内将多发盗贼。鸿雁不向北飞来，远方之人则不臣服。草木不萌芽生长，瓜果蔬菜不会成熟。

雨水这一天，桃花初开。过五天，黄鹂开始歌唱。又过五天，老鹰化为布谷鸟。桃树不开花，说明阳气闭塞。黄鹂不唱歌，臣下不服从君王。老鹰不化为布谷鸟，贼寇屡屡发生。

春分这一天，燕子飞来。过五天，春雷隆隆响。又过五天，第一次出现闪电。燕子不来，妇女不会怀孕。春雷发不出响声，诸侯国丧失百姓。不出现闪电，君王就没有威严。

谷雨这一天，桐树首次开花。过五天，田鼠化为鹌鹑。又过五天，彩虹开始出现。桐树不开花，当年必有大寒。田鼠不化鹌鹑，国家多有贪婪残暴之人。彩虹不出现，预示妇女淫乱。

清明这一天，水面生出浮萍。过五天，斑鸠擦磨翅膀。又过五天，戴胜鸟飞落桑枝上。水面不生浮萍，阴气过盛。斑鸠不擦摩翅膀，国家不能治军。戴胜鸟不落桑树上，政令教化会落空。

【原文】

立夏之日蝼蝈鸣，又五日蚯蚓出，又五日王瓜生[①]。蝼蝈不鸣，水潦淫漫；蚯蚓不出，嬖夺后命；王瓜不生，困于百姓。

小满之日苦菜秀，又五日靡草死，又五日小暑至。苦菜不秀，贤人潜伏；靡草不死，国纵盗贼；小暑不至，是谓阴慝[②]。

芒种之日螳螂生，又五日鵙始鸣，又五日反舌无声。螳螂不生，是谓阴息；鵙不始鸣，令姦雍僈；反舌有声，佞人在侧[③]。

夏至之日鹿角解，又五日蜩始鸣，又五日半夏生。鹿角不解，兵革不息；蜩不鸣，贵臣放逸；半夏不生，民多厉疾[④]。

小暑之日温风至，又五日螅蟀居辟，又五日鹰乃学习。温风不生，国无宽教；螅蟀不居辟，恒急之暴[⑤]；鹰不学习，不备戎盗。

大暑之日腐草为蠲，又五日上润溽暑，又五日大雨时行。腐草不为蠲，谷实鲜落；土润不溽暑，物不应罚⑥；大雨不时行，国无恩泽。

【注释】

①蝼蝈：蛙类。 王瓜：又叫土瓜，蔓生植物。

②苦荼：荼也，生于秋，凌冬不凋，至夏乃秀。 靡草：即靡芜，一种香草。 纵：放纵，指泛滥。纵盗贼，指盗贼放纵。 慝：恶也。

③鵙：伯劳鸟。 反舌：反舌可效百鸟之鸣，即百舌鸟。 息：停息。令奸雍偪：朱氏“言令雍塞而奸僭偪也”。黄氏校为“号令雍偪”，指号令不畅。 佞人：巧语谄媚之小人。

④鹿角解：鹿乃阳兽，感阴气而解角。 蜩：蝉。 半夏：草名，可入药。 放逸：放荡，放纵。 疠疾：癘也。黄氏以为指癞疮。

⑤螅蜂即蟋蟀。 居辟：即居壁。 习：拍肢膀练飞行。 恒：通“横”，蛮横。恒急之暴，指蛮横人的强暴，即强暴人横行无法。

⑥腐草为蠲：一作腐草经为螢。 螢：螢火虫。 溽：湿也。 鲜落：早落，未熟而堕落也。 物：指事。物不应罚，指事不当罚，即刑罚不当。

【译文】

立夏这一天蝼蝈叫，过五天蚯蚓从地下爬出。又过五天，土瓜开始生长。蝼蝈不叫，地面积水漫溢；蚯蚓不出，宠妃会夺去王后性命；土瓜不生，贵族要遭困穷。

小满这一天苦菜开花，过五天靡草枯死。又过五天，气候由温变热。苦菜不开花，贤人潜伏不出。靡草不枯死，国内盗贼泛滥，气候不变热，那是阴气太凶恶。

芒种这一天，螳螂生出来。过五天，伯劳鸟开始鸣叫。又过五天，百舌鸟不再出声。螳螂不生出，这叫阴气灭息。伯劳鸟不叫，政令不行而奸邪逼人。百舌鸟还在叫，定有巧佞之人在君侧。

夏至这一天，鹿角脱落。过五天，蝉子开始鸣叫。又过五天，半夏长出。鹿角不脱落，战祸不停止。蝉子不鸣叫，贵臣放荡淫佚。半夏不长出，老百姓会得传染病。

小暑这一天，温风吹来。过五天，蟋蟀上墙壁。又过五天，小鹰开始学飞翔。温风不吹来，国家没有宽松的政令。蟋蟀不上墙壁，就有强暴者横行。小鹰不学飞，就不能防御敌寇。

大暑这一天，腐草变为萤火虫。过五天，土地潮湿，空气暑热，又过五天，大雨按季节下起来。腐草不变为萤火虫，庄稼颗粒会提早脱落。土地潮湿而不暑热，就会刑罚不当。大雨不按时下，国家没有恩惠给百姓。

【原文】

立秋之日凉风至，又五日白露降，又五日寒蝉鸣。凉风不至，国无严政；白露不降，民多欬病；寒蝉不明，人皆力争①。

处暑之日鹰乃祭鸟，又五日天地始肃，又五日禾乃登。鹰不祭鸟，师旅无功；天地不肃，君臣乃□；农不登谷，暖气为凶②。

白露之日鸿雁来，又五日玄鸟归，又五日群鸟养羞，鸿雁不来，远人背畔；玄鸟不归，室家离散；群鸟不养羞，下臣骄慢③。

秋分之日雷始收声，又五日蛰虫培户，又五日水始涸。雷不始收声，诸侯淫汰；蛰虫不培户，民靡有赖；水不始涸，甲虫为害④。

寒露之日鸿雁来宾，又五日爵入大水为蛤，又五日菊有黄华。鸿雁不来，小民不服；爵不入大水，失时之极；

菊无黄华，土不稼穑[5]。

霜降之日豺乃祭兽，又五日草木黄落，又五日蛰虫咸俯。豺不祭兽，爪牙不良；草木不黄落，是为愆阳；蛰虫不咸俯，民多流亡[6]。

【注释】

①白露：秋露色白似霜。　寒蝉：蝉的一种，似蝉而小，天寒才不叫。　欬：即咳。　人皆：黄氏校为“人臣”。

②祭鸟：捕鸟多而陈放，有如祭鸟。　为凶：旧作为灾。　□：郑慧生氏意补为“嬉”。

③来：自北而来。　养：蓄存。　羞：珍羞，指食品。　畔：通叛。

④培：培修，指加固。　户：穴也。淫泆：旧作淫佚，亦通。

⑤宾：先至者为主，后至者为宾。来宾，指最后来者，与前“鸿雁来”有别。　大水：海也。　爵：通雀。　极：过也。失时之极，指季节错乱。

⑥爪牙：指武士。　俯：低头，指进入冬眠。　愆：差错。愆阳，指阳气当藏而不藏。

【译文】

立秋这一天，凉风吹来。过五日，早上白色露水降。又过五日，寒蝉开始鸣叫。凉风不吹来，国家政令无威严。早上白色露水不降，老百姓多患咳喘。寒蝉不鸣叫，大臣们会以力逞强。

处暑这一天，老鹰会陈放捕到的鸟。过五天，天地开始肃杀。又过五天，庄稼成熟可收割。老鹰不陈放鸟雀，征战会劳而无功。天地不肃杀，君臣之间会不分上下。农田里收不到五谷，温暖的气候造成大灾。

白露这一天，大雁从北方飞过来。过五天，燕子向南飞回去。又过五天，众鸟开始积存食物。大雁不飞过来，远方之人会背叛。

燕子不南归，家庭会离散。鸟类不积存食物，下臣会骄横傲慢。

秋分这一天，雷震不再声响。过五天，冬眠动物培修洞穴。又过五天，地上积水逐渐干涸。雷震不停止声响，诸侯纵欲放荡。冬眠动物不培修洞穴，老百姓会失去依靠。积水不干涸，带甲的动物要成灾。

寒露这一天，最后一批大雁飞过来。过五天，麻雀掉入大水变为蛤蜊。又过五天，秋菊开出黄花。最后一批大雁不飞来，小民不驯服。麻雀不掉入海中变蛤蜊，季节会错乱。秋菊不开黄花，土地不能耕种。

霜降这一天，豺把捕来的鸟兽陈放起来拜祭。过五天，草木枯黄落叶。又过五天，冬眠动物都蛰伏在地。豺不摆放鸟兽，武士们将无所作为。草木不枯黄落叶，这就是阳气有差错。冬眠动物不蛰伏，老百姓会四处流浪。

【原文】

立冬之日水始冰，又五日地始冻，又五日雉入大水为蜃。水不冰，是为阴负；地不始冻，咎徵之咎[①]；雉不入大水，国多淫妇。

小雪之日虹藏不见，又五日天气上腾地气下降，又五日闭塞而成冬。虹不藏，妇不专一；天气不上腾，地气不下降，君臣相嫉[②]；不闭塞而成冬，母后淫佚。

大雪之日鹖旦不鸣，又五日虎始交，又五日荔挺生。鹖旦犹鸣，国有讹言[③]；虎不始交，将帅不和；荔挺不生，卿士专权。

冬至之日蚯蚓结，又五日麋角解[④]，又五日水泉动。蚯蚓不结，君政不行；麋角不解，兵甲不藏；水泉不动，阴不承阳。

小寒之日雁北向，又五日鹊始巢，又五日雉始雊[5]。雁不北向，民不怀主；鹊不始巢，国不宁；雉不始雊，国大水。

大寒之日鸡始乳，又五日鸷鸟厉疾，又五日水泽腹坚。鸡不始乳，淫女乱男；鸷鸟不厉，国不除奸；水泽不腹坚，言乃不从[6]。

【注释】

①大水：指海。 蜃：大蛤蜊。 负：俗bèi也，言阴败也。 咎徵之咎：黄氏校为“灾咎之征”。 咎：过。 征：征兆。

②天气句：朱氏云“六阳尽消，天不近物，故云‘上腾’。纯阴用事，地体凝冻，故云‘下降’。” 嫉：憎恨。

③鹖旦：一作鹖鸣，一作鹖鸟，即寒号鸟。 交：交配。 荔挺：香草，又名马薤（xiè泄），马蔺草。 讹言：妖言也。

④结：盘屈如结也。 麋：麋鹿。

⑤雊：鸣叫。

⑥乳：产蛋。 鸷鸟：鹰隼一类的猛禽。 厉：猛。 疾：速，指迅飞。 腹坚：指中央冰冻坚实。 言：指君王的政令。

【译文】

立冬这一天，水面开始结冰。过五天，地面开始封冻。又过五天，野鸡飞入大海化为大蛤。水面不开始结冰，就是阴气不足。地面不开始封冻，是灾祸的征兆。野鸡不飞入大海化为大蛤，国中会出现大批淫妇。

小雪这一天，彩虹隐藏不再现。过五天，阳气升上天，阴气降地面。又过五天，天地凝结，闭塞而成冬。彩虹不隐藏，妻子不忠于丈夫。阳气不升天，阴气不落地，君臣间相互憎恨。天地不闭塞成冬，国内淫乱放荡。

大雪这一天，寒号鸟不再鸣叫。过五天，老虎开始交配。又过五天，马蔺草生长出来。寒号鸟还在啼叫，国内有妖言惑众。老虎不交配，将帅不和睦。马蔺草不长出来，卿士们会专权欺主。

冬至这一天，蚯蚓盘结。过五天，麋鹿角开始脱落。又过五天，地下水泉会涌动。蚯蚓不盘结，国君政令行不通。麋鹿角不脱落，兵甲武器不能收藏。地下水泉不涌动，阴气没有阳气来承接。

小寒这一天，大雁开始向北飞。过五天，喜鹊开始筑巢。又过五天，野鸡开始啼叫。大雁不向北飞，百姓不会心向君王。野鸡不开始啼叫，国内会发大水。

大寒这一天，母鸡开始产蛋。过五天，猛禽凌空疾飞。又过五天，水塘中央结坚冰。母鸡不开始产蛋，淫妇会迷乱男人。猛禽不高飞，国家不能翦除奸邪。水中不结坚冰，国君的政令无人听从。

月令第五十三

《周书序》云："周公制十二月赋政之法，作《月令》。"此篇缺失，说者多以为即今《礼记》之《月令》、《吕氏春秋》之十二纪首、《淮南子》之《时则》。比较文字，《礼记·月令》当源于《逸周书》之《时训》与《月令》。《礼记》作为儒家经典广为流传，传《逸周书》者反而不载，故付阙如。

谥法第五十四

【题解】

谥，据生前行事评定褒贬，给一称号。此篇言给谥的法则。

【原文】

维三月既生魄，周公旦、大师望相嗣王。发既赋宪受胙于牧之野，将葬，乃制作谥①。

谥者，行之迹也；号者，功之表也；车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细行受细名，行出于己，名生于人②。

【注释】

①此段旧作："维周公旦、太公望开嗣王业。建功于牧之野，终将葬，乃制谥，遂叙谥法。"此乃朱氏据《困学纪闻》订。两相比较，旧文似更顺畅，译文依旧文。 嗣王：指成王。 终将葬：指武王。

②三月既生魄：指成王元年三月十五日。 迹：遗迹。 号：生前的名号。 表：标志。 车服：车马服饰，皆分等差。 章：指纹饰，与"标志"义同。大行（xíng 杏）：指高尚道德。

【译文】

周公旦与太公望开创了成王基业。因为武王在牧野建了大功，

死后将安葬，就制定了谥号，于是叙明制谥法则。

谥，是行为的记录；号，是功劳的标志；车马服饰，是地位的表现。所以，道德高尚就得到大名号；道德低下就得到小名号。道德行为出于自身，而名号生于别人。

【原文】

民无能名曰“神”①。
称善赋简曰“圣”，敬宾厚礼曰“圣”②。
德象天地曰“帝”。
静民则法曰“皇”③。
仁义所在曰“王”。
赏庆刑威曰“君”，从之成群曰“君”。
立制及众曰“公”。
执应八方曰“侯”④。

【注释】

①名：称名，命名。　神：朱氏云“圣之至妙，无形无方。”
②赋：布也。　简：选择。赋简，指选贤能。
③静：使静，静民指安定百姓。　则：动词，作准则，则法即以法为准则。
④执：执守，即行为。黄氏按：“以上皆生号，非死谥。”

【译文】

无法让人给他命名的称“神”。
举良善选贤才的称“圣”，敬宾客厚礼仪的称“圣”。
德行如天高地厚的称“帝”。
安定百姓以法为准的称“皇”。
集仁、义在身的称“王”。

赏罚公道的称“君”，民众都归从他的称“君”。

为大家设立制度的称“公”。

行为被八方响应的称“侯”。

【原文】

壹德不解曰“简”，平易不疵曰“简”。①

经纬天地曰“文”，道德博厚曰“文”，勤学好问曰“文”，慈惠爱民曰“文”，愍民惠礼曰“文”，锡民爵位曰“文”②。

刚强理直曰“武”，威强叡德曰“武”，克定祸乱曰“武”，刑民克服曰“武”，夸志多穷曰“武”③。

敬事尊上曰“恭”，尊贤贵义曰“恭”，尊贤敬让曰“恭”，既过能改曰“恭”，执事坚固曰“恭”，爱民长弟曰“恭”，执礼御宾曰“恭”，芘亲之阙曰“恭”，尊贤让善曰“恭”④。

照临四方曰“明”，谮诉不行曰“明”⑤。

威仪表备曰“钦”⑥。

【注释】

①壹德：道德专一。　解：通“懈”。　疵：指诽议他人。卢文弨云：“简不优于文而列在文前，盖篇中错简多矣。”

②文：与武相对，指文德、文化、文辞。　愍：同悯。

③武：勇武、尚武之类，与文对。　叡：同睿，智慧。　刑民克服：法以正民而民服法。　夸：大也。　穷：指穷兵黩武，即屡用兵。

④恭：指恭敬有礼之类。　坚固：坚定。　长弟：使弟长，即抚养幼弟。　御宾：迎宾。　芘：护。　亲：指父母。　阙：阙失，指过失。

⑤照临：指明白。　谮：诬陷。　诉：诽谤。

⑥钦：钦佩、敬重。 表：表里之表，指威仪外露。旧作“悉备”，全都具备。

【译文】

道德专一而不懈怠的谥号“简”，平易而不诋诽他人的谥号“简”。

顺应天地自然规律的谥号“文”，道德广博深厚的谥号“文”，勤学好问的谥号“文”，慈惠爱民的谥号“文”，怜悯百姓又施恩惠有礼貌的谥号“文”，赐给百姓爵位的谥号“文”。

刚强而理端的谥号“武”，威猛而英明有德的谥号“武”，战胜祸灾又平定动乱的谥号“武”，以法治民能使民服的谥号“武”，贪大功而屡用兵的谥号“武”。

认真办事又尊从主上的谥号“恭”，尊重贤才又崇尚礼义的谥号“恭”，尊重贤能又恭敬谦让的谥号“恭”，已有过错能够改正的谥号“恭”，办事坚定不动摇的谥号“恭”，爱护百姓、抚养兄弟的谥号“恭”，讲礼仪、迎宾客的谥号“恭”，庇护父母过失的谥号“恭”，尊重贤良、礼让友善的谥号“恭”。

了解四方安危的谥号“明”，诬陷怨谤不生的谥号“明”。

威仪见于外表的谥号“钦”。

【原文】

大虑静民曰“定”，安民法古曰“定”，纯行不爽曰“定”①。

谏争不威曰“德”，绥柔士民曰“德”②。

辟地有德曰“襄”，甲胄有劳曰“襄”③。

有伐而还曰“釐”，质渊受谏曰“釐”，小心畏忌曰“釐”④。

博闻多能曰“宪”⑤。

聪明叡哲曰“献”，知质有圣曰“献”⑥。

温柔圣善曰“懿”。

五宗安之曰“孝”，慈惠爱亲曰“孝”，协时肇享曰“孝”⑦。

秉德不回曰“考”，大虑行节曰“考”⑧。

执心克庄曰“齐”，资辅共就曰“齐”⑨。

渊源流通曰“康”，丰年好乐曰“康”，安乐抚民曰“康”，令民安乐曰“康”。

安民立政曰“成”。

【注释】

①大虑：深思远虑也。　静：安也。　纯：正。　爽：差错。《诗·氓》“女也不爽。”

②谏争：即谏诤，这里指接受规劝。　不威：不利用权势。即不因为有权势而拒绝规劝。

③辟地：扩大地盘。　甲胄有劳：能消除外患。

④叡：亦作睿。　质：指思虑。　渊：深也。　畏忌：指谨慎。

⑤博闻多能：朱氏云“通古今，多才能，故能制宪令。”

⑥知质：指智虑。　有圣：通达事理。

⑦五宗：五服内之族属也。　协：合也。　肇：始也。

⑧回：邪也。　行节：成其节操。

⑨执心：控制心欲。　克庄：能庄重。　资辅：辅佐。　共就：使之成功。

【译文】

深谋远虑又安定百姓的谥号“定”，安定百姓又效法古人的谥号“定”，行为纯正无差错的谥号“定”。

征战能返回的谥号“釐”，思虑深远又接受规劝的谥号“釐”。

通古今又多才能的谥号“宪”。

聪明而富于哲理的谥号“献”，心性通达事理的谥号“献”。

性温柔，明事理又善良的谥号“懿”。

使五世同宗祖的都安宁，谥号“孝”；惠顾下民，尊爱长辈的谥号“孝”；祭祀适时的谥号“孝”。

秉承遗德而不违背的谥号“考”，深谋远虑而成就气节的谥号“考”。

控制心性，能使行为庄重的谥号“齐”，出力辅佐促使成功的谥号“齐”。

源头远长而流动通畅的谥号“康”，年成丰而民和乐的谥号“康”，以安乐抚慰民众的谥号“康”，使百姓自得安乐的谥号“康”。

安定百姓设立政令的谥号“成”。

【原文】

布德执义曰“穆”，中情见貌曰“穆”①。

敏以敬顺曰“顷”，祇勤追惧曰“顷”，慈仁和民曰“顷”②。

昭德有劳曰“昭”，威仪恭明曰“昭”，圣闻周达曰“昭”③。

保民耆艾曰“胡”，弥年寿考曰“胡”④。

强毅果敢曰“刚”，追补前过曰“刚”⑤。

柔德考众曰“静”，恭己鲜言曰“静”，宽乐令终曰“静”⑥。

治而无眚曰“平”，执事有制曰“平”，布纲持纪曰“平”⑦。

由义而济曰“景”，布义行刚曰“景”，耆意大虑曰“景”⑧。

清白守节曰“贞”，大虑克就曰“贞”，不隐无屈曰“贞”，外内用情曰“贞”⑨。

猛以刚果曰“威”，猛以强果曰“威”，强毅信正曰“威”⑩。

治典不杀曰“祁”⑪。

辟土服远曰“桓”，克敬勤民曰‘桓’，辟土兼国曰“桓”⑫。

道德纯备曰“思”，大省兆民曰“思”，外内思索曰“思”，追悔前过曰“思”⑬。

【注释】

①中情：内心情感。 见（xiàn 现）貌：现于外表。此句指表里如一。

②敏：敏捷。 顺：当为慎。 顷：敬也。 祇（zhī 脂）：敬也。 追悔：能悔过也。 慈仁：即慈人。

③昭：昭示，彰明。 劳：功也。 恭明：恭敬昭明也。 圣闻：美好名声。 威仪恭明，旧作容仪恭美。

④耆艾：六十曰耆，七十曰艾。 弥：久。 考：老。 胡：长寿。

⑤刚：刚强。 果敢：勇敢也。

⑥考众：黄氏校为“安众”。 恭己：使自己恭敬，指懂礼仪。 鲜言：沉静少言。 令终：善终。 静：亦作“靖”。

⑦耆：过也。 制：有法度，不偏私。 持纪：把握准则。

⑧景：强也，大也。 济：渡过。 耆意：久远之思。

⑨贞：坚定守节。贞亦通“真”，指真实。 就：成也。 无屈：无私。内外用情，内外如一。

⑩猛：不宽和。 果：敢行也。 信：通“伸”。朱氏云“刚在心，强在力。强于行，毅于断，以伸其正。”

⑪祁：大也。 治：理。 典：典常。 不杀：不衰。

⑫服远：使远国归服。 克敬：当作“克敌”。 勤：勉励。 桓：威武。

⑬纯备：纯正完美。 思：有思想。 省：察疾苦。 外内思索：指通盘考虑，事事考虑。

【译文】

推行道德又主持正义的谥号“穆”，内心所想表露于外的谥号“穆”。

敏捷而慎重的谥号“顷”，勤勉能追悔过失的谥号“顷”，爱护百姓又协和万民的谥号“顷”。

彰明道德而有功的谥号“昭”，仪容恭敬而美好的谥号“昭”，美名传播四方的谥号“昭”。

保护百姓中的老年人的谥号“胡”，年高寿长的谥号“胡”。

意志坚毅又行为果敢的谥号“刚”，追补以往过失的谥号“刚”。

以宽和之德安定众人的谥号“静”，谦恭有礼又沉静少言的谥号“静”，宽宏乐观而善终的谥号“静”。

治理政事而无过失的谥号“平”，办事依章法的谥号“平”，传布纲纪把握准则的谥号“平”。

依照正义而达到目的的谥号“景”，推行正义而行为果断的谥号“景”，想得久远又深思熟虑的谥号“景”。

行为清白而守节操的谥号“贞”，深谋远虑又能成功的谥号“贞”，不隐瞒又公正无私的谥号“贞”，表里如一的谥号“贞”。

勇猛而刚毅果敢的谥号“威”，勇猛而强力果敢的谥号“威”，果断行事以伸张正义的谥号“威”。

治理政事依法典而不衰的谥号“祁”。

开辟疆土使远国归服的谥号“桓”，能慎重行事又勉励民众的谥号“桓”，开辟疆土兼并方国的谥号“桓”。

道德纯一完备的谥号“思”，普察万民疾苦的谥号“思”，通盘考虑事事用心的谥号“思”，能追悔先前过失的谥号“思”。

【原文】

柔质慈民曰“惠”，爱民好与曰“惠”①。

柔质受谏曰“慧”②。

能思辨众曰“元”，行义说民曰“元”，始建国都曰“元”，主义行德曰“元”③。

兵甲亟作曰“庄”，叡圉克服曰“庄”，胜敌志强曰“庄”，死于厚野曰“庄”，屡征杀伐曰“庄”，武而不遂曰“庄”④。

克杀秉政曰“夷”，安民好静曰“夷”⑤。

执义扬善曰“怀”，慈仁短折曰“怀”⑥。

夙夜警戒曰“敬”，夙夜恭事曰“敬”，善合法典曰敬⑦。

述义不克曰“丁”，迷而不悌曰“丁”⑧。

有功安民曰“烈”，秉德遵业曰“烈”⑨。

刚克为伐曰“翼”，思虑深远曰“翼”⑩。

刚德克就曰“肃”，执心决断曰“肃”⑪。

爱民好治曰“戴”，典礼不愆曰“戴”⑫。

死而志成曰“灵”，乱而不损曰“灵”，报知鬼神曰“灵”，不勤成名曰“灵”，死见神能曰“灵”，好祭鬼神曰“灵”⑬。

【注释】

①柔质：宽厚柔和的性格。　惠：恩惠。《孟子》“分人以财谓之惠”。与：施予也。

②慧：智也，能受谏则慧矣。

③元：长也，有始、大、善之义。　辨众：指分辨众人（的等级地位）。说民：读“悦民”。

①亟：屡次。　叡：聪慧。　圉：强也。　志强：《左传》释文作“克乱”。　遂：成也。

⑤夷：平易。　克：克制。

⑥怀：怀念，令人怀念之义。　短：不到六十岁。　折：不到三十岁。

⑦敬：有敬重、严肃、认真之义。

⑧丁：强也，有强壮义。　不悌：不顺。

⑨有功：孔晁云“以武立功”。　遵业：遵循先祖之业。

⑩伐：功也。　翼：小心谨慎。

⑪刚德：刚强之德。　克就：能成功。　肃：严肃。

⑫愆：同“愆”，过也。

⑬灵：神灵，灵性。　乱：指弃法行私。　损：减也。　见：读现。能：读熊。

【译文】

性格宽柔又慈爱百姓的谥号“惠”，爱百姓好施舍的谥号“惠”。

性格温和又能接受规劝的谥号“慧”。

善思考又能区别人的地位的谥号“元”，多行义事而百姓高兴的谥号“元”，开始建立国都的谥号“元”，主持正义又推行德政的谥号“元”。

屡次发动战事的谥号“庄”，聪慧而坚强使人顺服的谥号“庄”，战胜敌人克服动乱的谥号“庄”，为国捐躯死于原野的谥号“庄”，屡次征战讨伐的谥号“庄”，使用武力而不成功的谥号“庄”。

克制杀伐执掌国政的谥号“夷”，安定百姓喜好安静的谥号“夷”。

主持正义赞扬善事的谥号“怀”，慈惠仁德而短寿的谥号“怀”。

早晚警戒自己的谥号“敬”，早晚认真办事的谥号“敬”，善于顺合法典的谥号“敬”。

口说仁义而不能兑现的谥号“丁”，糊涂而不顺从的谥号“丁”。

以武立功又安定百姓的谥号“烈”，主持德政又遵循祖业的谥号“烈”。

刚强而能成功的谥号“翼”，有深谋远虑的谥号“翼”。

刚强有德能成事的谥号“肃”，成竹在胸而能决断的谥号“肃”。

爱护百姓而喜欢办事的谥号“戴”，典礼不出现差错的谥号“戴”。

死后心愿得以实现的谥号“灵”，乱法行私而不知减的谥号“灵”，尽知鬼神之事的谥号“灵”，不经努力而成名的谥号“灵”，死后现出鬼神之态的谥号“灵”，喜好祭祀鬼神的谥号“灵”。

【原文】

短折不成曰“殇”，未家短折曰“殇”①。

不显尸国曰“隐”，隐拂不成曰“隐”②。

年中早夭曰“悼”，恐惧从处曰“悼”③。

不思忘爱曰“刺”，愎很遂过曰“刺”④。

外内从乱曰“荒”，好乐怠政曰“荒”⑤。

在国逢难曰“愍”，使民折伤曰“愍”，在国连忧曰“愍”，祸乱方作曰“愍”⑥。

蚤孤短折曰“哀”，恭仁短折曰“哀”⑦。

蚤孤陨位曰“幽”，壅遏不通曰“幽”，动静乱常曰

“幽”⑧。

克威捷行曰“魏”，克威惠礼曰“魏”⑨。

去礼远众曰“炀”，好内远礼曰“炀”，好内怠政曰“炀”，肆行劳神曰“炀”⑩。

醜心动惧曰“甄”⑪。

【注释】

①不成：未成人也。《丧服》传曰：“十九至十六曰长殇，十五至十二曰中殇，十一至八岁为下殇。” 未家：未成家。

②尸：主也。 尸国：尸于君位，即空占君位。 隐拂：违拂，拂有违义，指不愿居君位。 朱氏云：“如鲁隐公欲让国而不成。”

③年中：中年。 恐惧从处：恐惧相随于居处，指在恐惧中度日。

④忘爱：孔晁云，“忘其爱已者”。 刺：违背。 愎：固执。 佷（hěn很）：反常。

⑤外内：朝庭内外，家庭内外。指不治政，不治家。 从乱：任其紊乱。荒：荒废，放纵。

⑥难：指外患。 忧：内患，指灾疠水旱。 方作：滋长也，指灾害并起，方有并义。 在国：在位。

⑦蚤：通早。

⑧陨位：失其位也。 雍遏：指心思遭堵塞，结果是昏乱暗昧。 动静：指起居。 乱常：乱了常规。

⑨魏：音巍，通作“微”，鲁魏公即鲁微公。

⑩去：除。 好内：指宣淫，近女色之义。 肆行劳神：放纵行为，疲劳其神。

⑪醜：耻也。 醜心：心知耻辱。 动惧：动则戒惧。 甄：读为“真”，有鲁真公、卫真侯。

【译文】

短寿夭折未成人的谥号“殇”，未成家而短命夭折的谥号

“殇”。

德行不明而空占君位的谥号“隐”，无心在位而偏又不成的谥号“隐”。

中年早逝的谥号“悼”，在恐惧中度日的谥号“悼”。

不思恩惠又忘记恩惠的谥号“刺”，固执反常又坚持错误的谥号“刺”。

不理政事不治家任其紊乱的谥号“荒”，喜好逸乐懈怠政事的谥号“荒”。

在位期间遭遇外患的谥号“愍”，使百姓死伤的谥号“愍”，在位期间连续发生水旱疫灾的谥号“愍”，灾害与暴乱同时发生的谥号“愍”。

早年孤单又短寿夭折的谥号“哀”，谦恭仁惠而短寿夭折的谥号“哀”。

早年孤单而失去君位的谥号“幽”，心思蔽塞而昏乱的谥号“幽”，起居无节号令不时的谥号“幽”。

能有威严而行动敏捷的谥号“魏”，能有威严而仁惠有礼的谥号“魏”。

废弃礼仪又疏远众人的谥号“炀”，好女色又远礼仪的谥号“炀”，好女色又荒政事的谥号“炀”，行为放纵而精神衰疲的谥号“炀”。

心知耻丑而动则戒惧的谥号“甄”。

【原文】

威德刚武曰“圉”①。

善闻周达曰“宣”。

治民克尽曰“使”②。

行见中外曰“愍”③。

胜敌壮志曰“勇”。
昭功宁民曰“商”④。
状古述今曰“誉”⑤。
心能制义曰“度”⑥。
好和不争曰“安”。
外内贞复曰“白”⑦。
不生其国曰“声”。
暴慢无亲曰“厉”，杀戮无辜曰“厉”。
官人应实曰“知”⑧。
凶年无穀曰“穅”⑨。

【注释】

①圉：禦也。孔晁云“能禦乱患也”。
②克尽：孔晁云“无恩惠也”。
③慤（què 确）：诚实。
④昭功：明有功者也。孔晁说。
⑤誉：美也。“以文章状述古今”，朱氏云。
⑥度：朱氏云“心如度，能度万事也”。
⑦贞：正。孔晁云“正而复，终始一也”。
⑧官人：以官与人，即用人做官。　应：符合。
⑨穅：虚空。

【译文】

有威德又刚强勇武的谥号“圉”。
名声好又通情达理的谥号“宣”。
治理百姓而没有恩德的谥号“使”。
所作所为表里如一的谥号“慤”。
战胜敌人又有壮志雄心的谥号“勇”。

昭示功劳以安定百姓的谥号“商”。
以文章描述古今的谥号“誉”。
心里能揣度诸事是否合宜的谥号“度”。
爱好平和不与人争的谥号“安”。
表里中正又始终如一的谥号“白”。
不出生在自己的国家的谥号“声”。
暴戾而不认亲情的谥号“厉”，杀戮无罪之人的谥号“厉”。
任人为官能符合他的实际能力的谥号“知”。
遭遇荒年而没有粮食的谥号“穆”。

【原文】

名实不爽曰“质”。
不悔前过曰“戾”。
温良好乐曰“良”。
怙威肆行曰“醜”①。
德正应和曰“莫”。
勤施无私曰“类”②。
好变动民曰“躁”。
慈和徧服曰“顺”。
满志多穷曰“惑”③。
危身奉上曰“忠”。
思虑果远曰“赶”④。
怠政外交曰“携”⑤。
疏远继位曰“绍”。
彰义掩过曰“坚”。
肇敏行成曰“直”⑥。

内外宾服曰“正”。
华言无实曰“夸”。
教诲不倦曰“长”⑦。
爱民在刑曰“克”。
嗇于赐与曰“爱”。
逆天虐民曰“抗”。
好廉自克曰“节”。
择善而从曰“比”。
好更改旧曰“易”。
名与实爽曰“缪”⑧。
思虑不爽曰“厚”。
贞心大度曰“匡”⑨。

【注释】

①怙威：恃其威势。
②勤施：尽力施舍。
③惑：古憾字，卢文弨说。　穷：不得志。
④赶：当作“悍”，金履祥说。
⑤携：背离之义。
⑥肇：始。
⑦长：使之长，即抚养义。
⑧爽：差错，指名与实相违。
⑨贞：正。　贞心：心正。

【译文】

名与实相符合的谥号“质”。
不追悔以前的过错的谥号“戾”。

温厚贤良令人爱之乐之的谥号“良”。
恃仗威势而行为放纵的谥号“醜”。
道德纯正令天下响应的谥号“莫”。
尽力施舍而无私心的谥号“类”。
好变易而动乱百姓的谥号“躁”。
仁慈祥和普遍顺从的谥号“顺”。
满怀志向而多不得志的谥号“慼”。
身冒危险而事奉主上的谥号“忠”。
思虑果断而深远的谥号“赶”。
懈怠国政而与外国交通的谥号“携”
遭疏远而又承继大位的谥号“绍”。
显明义行而掩盖过错的谥号“坚”。
一开始就敏捷行事而行事得成的谥号“直”。
内内外外都归顺的谥号“正”。
言华美而无实质的谥号“夸”。
教诲人而不知倦的谥号“长”。
爱护百姓表现在用刑的谥号“克”。
对赐予显得吝啬的谥号“爱”。
违天理害百姓的谥号“抗”。
喜欢廉洁又能自我克制的谥号“节”。
选择好的跟着去做的谥号“比”。
喜欢改换旧有的谥号“易”。
名与实不相符合的谥号“缪”。
思虑未出现差错的谥号“厚”。
心地纯正有大度的谥号“匡”。

【原文】

隐，哀之方；景，武之方也。施，为文也；除，为武

也。辟地为襄，服远为桓。刚克为发，柔克为懿。履正为庄，有过为僖。施而不成为宣，惠无内德为平。失志无转，则以其明，馀皆象也[①]。

和，会也[②]。勤，劳也，遵，循也。爽，伤也。肇，始也。乂[③]，治也。康，安也。怙，恃也。享，祀也。胡，大也。服，败也。秉，顺也。就，会也。寨，过也[④]。锡，与也。典，常也。肆，放也。穆，虚也。叡，圣也。惠，爱也。绥，安也。坚，长也。耆，彊也。考，成也。周，至也。怀，思也。式，法也。布，施也。敏，疾也。捷，克也。载，事也。弥，久也。

【注释】

①失：当为矢。矢志无转，指取谥号之义坚定不移。 明：明显（的特征）。 象：象其事迹，指取类相同。

②“和，会也”以下皆《广训篇》内字义，卢文弨说。

③乂（yì 义）：治理。

④寨：通塞 sài。

【译文】

谥“隐”，有哀怜之类的意思。谥“景”，有勇武之类的意思。施德，是“文”；除恶，是“武”。开辟土地是“襄”，征服远方是“桓”。以刚克人是“发”，以柔克人是“懿”。履行正道是“庄”，犯有过失是“僖”。敢做而不成功是“宣”，欲惠爱而内无德是“平”。取意坚定不移，以其明显特征为准，其余都与其相象。

“和”，是会合之意。“勤”，是操劳之意。“遵”，是遵循之意。“爽”，是伤的意思。“肇”，是开始之意。“乂”，是治理之意。“康”，是安宁之意。“怙”，是依仗之意。“享”，是祭祀之意。

“胡”，是大的意思。“服”是战败使服之意。“秉”，是顺从之意。“就”，是聚合之意。“蹇”，是过的意思。“锡”，是给予之意。“典”，是常的意思。“肆”，是放纵之意。“穆”，是虚空之意。“睿”，是圣明之意。“惠”，是仁爱之意。“绥”，是安抚之意。“坚”，是增长之意。“耆”，是强的意思。“考”，是完成之意。“周”，是至极之意。“怀”，是思念之意。“式”，是法式之意。“布”，是施放之意。“敏”，是疾速之意。“捷”，是攻克之意。“载”，是记事之意。“弥”，是长久之意。

明堂第五十五

【题解】

明堂，天子布政朝诸侯的地方。主要讲天子、三公、侯、伯、子、男以及九夷、八蛮、六戎、五狄、四塞在明堂中的位置安排。

【原文】

大维商纣暴虐，脯鬼侯以享诸侯，天下患之。四海兆民欣戴文武，是以周公相武王以伐纣，夷定天下[①]。既克纣六年而武王崩，成王嗣，幼弱，未能践天子之位。周公摄政君天下，弭乱六年而天下大治，乃会方国诸侯于宗周，大朝诸侯明堂之位[②]。

【注释】

①维：通“为”，因为。 脯：干肉，此处作动词用。 鬼侯：即《史记》中之“九侯”。 享：宴享。 夷：平也。

②克纣六年：当是“克纣二年”。《史记·封禅书》“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宁而崩。”涉下文“六年”而误。 弭乱：平息叛乱。 摄政：代理政务。 方国：四方之国。 宗周：指洛邑。

【译文】

主要是因为商纣王暴虐，杀了鬼侯做成肉干以宴享诸侯，天下诸侯都很忧虑。四海万民百姓欢欣拥戴文王、武王，因此周公辅助武王讨伐商纣，平定了天下。已战胜商纣二年，武王去世，成王继位。成王年幼，没有登天子之位。周公代理政务而君临天下，他平息叛乱用了六年才使天下太平，就在宗周朝会方国诸侯。在大朝诸侯之时，明确明堂的位置。

【原文】

天子之位：负斧扆、南面立，群公卿士侍于左右①；三公之位：中阶之前，北面东上；诸侯之位：阼阶之东，西面北上；诸伯之位：西阶之西，东面北上；诸子之位：门内之东，北面东上②；诸男之位：门内之西，北面东上。九夷之国③：东门之外，西面北上；八蛮之国：南门之外，北面东上；六戎之国：西门之外，东面南上；五狄之国：北门之外，南面东上；四塞九采之国、世告至者④：应门之外⑤，北面东上。此宗周明堂之位也。

【注释】

①位：位置，指在明堂中的位置。 负：背也。 扆（yǐ 椅）：屏风。

斧扆：绘有斧纹的屏风。 南面：面朝南。

②东上：以东为上。

③九夷：指东方各部族。下八蛮、六戎、五狄，指南方、西方、北方各部族，非实指，泛言其多。

④四塞九采：指九州之外，塞外荒远的部族。黄氏校为“四塞九服”。“九服”见《职方第六十二》。 世告至：一世一至告。

⑤应门：正门。

【译文】

天子的位置：背靠绘有斧纹的屏风，面朝南站立，众公卿陪侍在左右；三公的位置：在堂上中阶之前，面朝北以东为上；众侯爵诸侯的位置：在堂上东边台阶以东，面朝西以北为上；众伯爵诸侯的位置：在堂上西阶的西边，面朝东以北为上；众子爵诸侯的位置：在内门东边，面朝北以东为上；众男爵诸侯的位置：在内门西边，面朝北以东为上。东方各部族，在东门外边，面朝西以北为上；南方各部族，在南门外边，面朝北以东为上；西方各部族，在西门外边，面朝东以南为上；北方各部族，在北门外边，面朝南以东为上；塞外荒远的方国以及一世来见一次的方国，都在正门外边，面朝北以东为上。这就是宗周明堂的位置安排。

【原文】

明堂者，明诸侯之尊卑也，故周公建焉，而朝诸侯于明堂之位。制礼作乐，颁度量[①]，而天下大服，万国各致其方贿[②]。七年，致政于成王。

【注释】

①颁：颁布。 度：指丈尺长短之制。 量：指斗斛容量之制。

②方贿：“土之所有”，即地方土特产。

【译文】

这个明堂，是标明诸侯尊卑的地方，所以周公建造了它，并依明堂的位置安排朝会诸侯。又制定礼仪，创作礼乐，颁布度制量制，从而天下大服，万国各自献上他们的土特产。七年后，把政务交给成王。

尝麦第五十六

【题解】

“尝麦”二字取自篇首“乃尝麦于太祖”。主要记成王命大正正刑书的经过。

【原文】

维四月孟夏，王初祈祷于宗庙，乃尝麦于太祖①。是月，王命大正正刑书②。

爽明，仆告既驾，少祝导王、亚祝迎王降阶，即假于③。大宗、小宗、少秘于社，各牡羊一牡豕三④。史导王于北阶。王陟阶，在东序⑤。乃命太史尚，太正即居于户西，南向⑥。九州牧伯咸进在中，西向。宰乃承王中升自客阶⑦。作策执策从中⑧。宰坐，尊中于大正之前。太祝以王命作策告太宗，王命□□秘⑨。作策许诺，乃北向繇书于两楹

之间⑩。

【注释】

①四月孟夏：指成王亲正元年之四月，故云初祈祷。 太祖：指文王。

②大正：即大司寇，主刑之官。

③爽明：黎明时候。 仆：太仆。《周礼》“太仆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 少祝：即小祝。《周礼》“小祝，掌小祭祀。” 亚祝：祭祀之官，位在少祝之上。朱氏云“少祝，中士。亚祝，上士。” 假：读为“格”，至也。当为“假于庙”，黄氏补“庙”字。 阶：路寝（寝宫）之阶。

④大宗、小宗：即大宗伯、小宗伯。《周礼》“大宗伯之职，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祇之礼。”“小宗伯之职，掌建国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庙。” 少祕：内史也。 于社：黄氏补为“用牲于社。” 社：祭土地神的地方。

⑤史：大史。 北阶：黄氏校为“阼阶”，大堂前东面的台阶。此处指社庙的阼阶。 陟：登。 序：大堂东西墙谓之序。

⑥尚：上也，指在其右。 太正：即大正。 即居：就位。 户：社庙侧门。

⑦中：指中庭。 宰：大宰。《周礼》“大宰之职，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国。” 承：奉也，即捧。“王”字衍（黄氏说）。 中：本盛算之器，此指盛作策之器。

⑧作策：即作册，史官。 从中：跟随着“中”，“中”乃大宰手捧着，即跟随着大宰。

⑨尊：犹奠也。 太祝：即大祝。《周礼》“大祝，掌六祝之辞”。 太宗：即大宗，大宗伯。 王命□□秘：遂以王命命少秘。

⑩繇：宣读。

【译文】

在孟夏四月，成王第一次在宗庙作祈祷，还向太祖文王祭献新麦。这一月，成王命令大正修订刑书。

黎明时候，太仆报告车驾已备好，于是少祝在王前引路，亚祝迎上去接成王走下寝宫台阶，就去到宗庙。大宗伯、小宗伯和内史到社庙祭祀，用公羊一只、公猪三头。太史引导成王走向大堂前东边的台阶。成王登上台阶，立于堂内东墙跟前，就命令太史在右，大正就位偏门之西，都面朝南。九州的首领都进门立于中庭，面朝西。大宰就手捧盛简册的“中”从客阶登上大堂。作册手执简册跟随在大宰之后。大宰坐下，把“中”敬放在大正前面。大祝以成王之命命令作册告大宗伯，以成王命命令内史。作册答应，就面朝北在两根之间宣读册书。

【原文】

王若曰[①]：“宗揖、大正：昔天之初诞作二后，乃设建典。命赤帝分正二卿，命蚩尤宇于少昊，以临四方，司□□上天未成之庆[②]。蚩尤乃逐帝，争于涿鹿之河，九隅无遗[③]。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以甲兵释怒，用大正顺天思序[④]。纪于大帝，用名之曰绝辔之野[⑤]。乃命少昊清司马鸟师，以正五帝之官，故名曰质[⑥]。天用大成，至于今不乱[⑦]。其在启之五子，忘伯禹之命，假国无正，用胥兴作乱，遂凶厥国[⑧]。皇天哀禹，赐以彭寿，思正夏略[⑨]。今予小子闻有古遗训予亦述，朕文考之言不易，予用皇威，不忘祗天之明典，令□我大治[⑩]。用我九宗正州伯教告于我，相在大国有殷之□辟，自其作□于古，是威厥邑，无类于冀州[⑪]。嘉我小国，其命余克长王国。呜呼，敬之哉！如木既颠厥巢，其犹有枝叶作休。尔弗敬恤尔执以屏助予一人集天之显[⑫]，亦尔子孙其能常忧恤乃事？勿畏多宠，无爱乃黩，亦无或刑于鳏寡，非罪惠乃其

常，无别于民⑬。”

【注释】

①若曰：如此说。以下即宣读的册书原文。

②宗：大宗。 揖：大宗之名。 诞：延续之意。 二后：指赤帝、黄帝。赤帝即炎帝。 建典：犹法典。 正：使正，即治。 二卿：指蚩尤、少昊。 宇：通“御”。 临：视，监视。 司：主持。 庆：奖赏。

③帝：即炎帝。 涿鹿：今河北保定境。 河：一本作“阿”。 隅：山阿之隅。 九：言其众。

④中冀：冀中。 释怒：消除民之怒气。 顺天：顺和天意。 思序：心有秩序。

⑤纪于大帝：《尚书·君牙》“厥有成绩，纪于太常”。 太常：“王之旌旗书日月曰太常”（传文）。黄氏校为“太常”。

⑥《左传·昭公十七年》郯子曰：“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黄氏校为“乃命少昊清为鸟师”。 质：正也，亦作挚。

⑦天：天下。 成：和解。

⑧启：夏启，禹之子。 五子：即五观，亦作武观。启之子，太康昆弟也。《纪年》“帝启十一年，放王季子武观于西河。 假：借。 假国：借国政于人。 无正：无大正之官。 胥：相。

⑨彭寿：彭，大彭，夏之诸侯。寿，其名也。 略：疆土。今本《纪年》“启十五年，武观以西河叛。彭伯寿帅师征西河，武观来归。”

⑩文考：当作“文祖”，指文王。 皇：大地。 祗：敬也。令□我：黄氏校补为“令我周”。

⑪九宗正：即九族。 相：审视。 辟：君。□辟，当是“末辟”，指殷纣。黄氏说。 作□：黄氏补为作乱。 威：威字讹（王念孙说），即“灭”字。

⑫木：大树。 休：美。 敬恤尔执：敬念所执之事。 屏助：辅助。 集：成。 显：显命。

⑬宠：贵宠。 鼜：指愚蠢。 罪：用刑。 惠：恩惠。 乃：仍。
无别于民：对人不加区别，即人人相同。

【译文】

王如此说："大宗揖和大正：从前上天开始造就炎帝、黄帝的时候，就制定了法典。命令炎帝分管两位卿士——蚩尤与少昊。于是炎帝命蚩尤抵御少昊，以监视四方，并主持上天尚未完成的奖赏。而蚩尤却追赶炎帝，与炎帝在涿鹿山下争斗，打斗之声传遍各个山角。炎帝十分恐惧，就求救于黄帝。黄帝抓住蚩尤，在冀中杀了他。黄帝用武力消除了心中怒气，用大正顺和天意，让人们念及秩序。把黄帝的功绩记录在太常旗上，把杀蚩尤的地方命名为绝辔之野。黄帝又命令少昊为鸟师，以修正后来五帝沿用的职官，所以少昊名叫质。天下因此十分和解，到现今仍不混乱。后来启的儿子五观，忘了大禹的训诫，把国政借与他人，没有大正，因此国人相与作乱，终于使国家遭受凶险。皇天哀怜大禹，赐给夏朝彭伯寿，要他安定夏朝疆土。如今我小子听到古代遗训而不述说，因为有我祖父文王的话不会改变，我利用皇天的功德，不忘敬重上天的法典，使我们周朝大治。因此，我们众位族长和州伯教诲于我，要审视大国殷朝的末代君王有背古训，自行作乱，使其国灭，在冀州的族类也失掉了——这一教训。上天嘉惠我们小国，让我们能够长久地作国家的君王。啊呀，重视它啊！如同树上的鸟巢已经颠落，却还有枝叶作美。你们不认真顾恤你们的职事，并辅助我一人成就上天的显命，你们的子孙岂能经常顾念你们的事呢？不要畏惧权贵，不要施爱于愚蠢之徒，也不要对鳏寡老人用刑。不罚罪以及施予恩惠一仍其旧，对百姓要一样对待。"

【原文】

众臣咸兴，受大正书，乃降①。太史策刑书九篇，以

升授大正，乃左还自两柱之间②。箴大正曰："钦之哉，诸正！敬功尔颂，审三节，无思民因顺，尔临狱无颇，正刑有掇③。夫循乃德，式监不远。以有此人，保宁尔国，克戒尔服，世世是其不殆。维公咸若④。"太史乃降，大正坐举书乃中降，再拜稽首。王命大正升，拜于上，王则退。

【注释】

①兴：起。　受：授。　书：册书。

②策：动词，指写在简策上。

③缺文当是"王"字，黄氏说。　箴：规戒。　诸正：指大正及其下属。三节：即前所述蚩尤、五观、殷纣三事。　颇：偏。　掇：选择。

④式监：法式。　服：事。　殆：通"怠"。　若：顺。

【译文】

众臣们都站起来，作册把册书交给大正，就下了堂。太史在简册上写了九篇刑书，上堂来交给大正，就向左从两根柱子之间回到原位。成王规戒大正说："敬重它啊，诸位刑官！认真背诵你们的刑书，审视蚩尤、五观、殷纣三事，不要让百姓因循守旧，你们处理官司不要有偏颇，使用刑罚要有选择。遵循你们的道德，榜样就不远。因为自有人会安宁你们的国家，能规戒你们的职事，世世代代不会怠惰。希望诸位都能顺从。"太史就退了下来，大正坐举刑书然后从中阶下堂，两行叩拜大礼。成王命令大正上堂，在堂上礼拜，王才退堂。

【原文】

是月，士师乃命太宗序于天时，祠大暑；乃命少宗祠风雨，百享①。士师用受其赍，以为之资②；邑乃命百姓遂享于家，无思民疾③。供百享归祭，间率、里君以为之资④；

野宰乃命冢邑县都祠于太祠。宰用受其职胾[5]，以为之资；采君乃命天御丰穡[6]，享祠为资。

箴[7]，太史乃藏之于盟府，以为岁典。

【注释】

①士师：刑狱官。《周礼》“士师之职，掌国之五禁之法，以左右刑罚。”　太宗：即大宗伯。　序：顺序。　祠：祭祀。　百享：言供奉的食物很多。

②胾（zì 自）：大块的胙肉。

③百姓：指百官。　享于家：他本作“享于富”，即由富家祭献。

④闾率：即闾长。“里君”下当脱“受其胾”三字，黄氏说。

⑤职胾：“职”字衍。

⑥天御：或云太御之讹。　黄氏云：“乃命”下有脱文。

⑦箴：借为“终”，指诸事终了。黄氏说。　岁典：当年的重要典籍。

【译文】

这一月，士师就命令大宗伯按天时顺序祭祀大暑，命令小宗伯祭祀风雨，供奉的食物很多。士师因而接受了胙肉，作为他的资财。各城邑就命令百官到富家祭献，不让民众受苦。各种祭品以供祭祀，闾长、里君接受胙肉作为他们的资财。郊野长官就命令各大城邑和县城在大祠堂举行祭祀，长官因而接受胙肉，作为他们的资财。采邑之君就命令……处理丰收，祭祀祠堂，并给以施舍，大夫接受施舍，作为他们的资财。

诸事完毕，太史就将各种文件收藏在盟府之中，把它作为当年的要典。

本典第五十七

【题解】

本典，根本法典。标题取自篇末“以为本典”句。主要讲周公为成王讲述治国之法。

【原文】

维四月既生魄[①]，王在东宫，告周公曰：“呜呼！朕闻武考不知乃问，不得乃学，俾资不肖永无惑矣[②]。今朕不知明德所则、政教所行、字民之道、礼乐所生，非不念，念而不知，敬问伯父[③]。”

【注释】

①既生魄：指每月十五，即望。

②闻武考：即闻之武考，听武王说。　不肖：不贤。

③字：养。字民，指养民、爱民。　念：虑也。

【译文】

在四月十五那天，成王在东宫，对周公说：“啊呀！我听先父武王说过：不懂就问，问不到就学，即使天资不好也永无疑惑。现今我不懂，修明道德当依据什么，施行政教当做些什么，以及养育百姓的措施和礼乐产生于何处？并非我不思考，而是思考了还

不明白，特以敬问伯父。”

【原文】

周公再拜稽首曰：“臣闻之文考：能求士者，智也；与民利者，仁也；能收民狱者，义也；能督民过者，德也；为民犯难者，武也[①]。智能亲智，仁能亲仁，义能亲义，德能亲德，武能亲武：五者昌于国曰明。明能见物，高能致物，物备咸至曰帝[②]。帝乡在地曰本[③]，本生万物曰世，世可则效曰至。至德照天，百姓□惊[④]；备有好丑，民无不戒。

【注释】

①收：受理。　督：正也，即纠正。

②物：人物。　高：指道德高尚。　致物：招致人才。　物备：指各类人物。

③乡：同“向”，指面向。

④缺文疑是“不”（黄氏说）。

【译文】

周公两拜叩头，说道：“我听先父文王说：能求到贤士的，是智；给予百姓好处的，是仁；能受理百姓官司的，是义；能纠正百姓过失的，是德；为百姓冒犯危难的，是武。智者能亲近智，仁者能亲近仁，义者能亲近义，德者能亲近德，武者能亲近武：这五样都昌盛于国的国君叫英明。英明能发现人物，德高能招致人才。各类人才齐备叫帝，帝面对土地叫本，本生万物叫世，世可效法叫至。至高的道德照临天下，百姓就不会惊恐。人才多就有好有坏，百姓就无不戒惧。

【原文】

“显父登德，德降则信，信则民宁[①]。为畏为极，民无淫慝[②]。生民知常利之道则国强。序明好丑，必先固其务。均分以禄之则民安，利用以资之则民乐，明德以师之则民让[③]。生之乐之，则母之礼也；政之教之，遂以成之，则父之礼也[④]。父母之礼以加于民，其慈□□。古之圣王，乐体其政[⑤]。

【注释】

①显父（伦 甫）：著名人物，指德高望重者。

②极：准则。 为畏为极：有所畏惧，有所依准。 慝：邪恶。

③禄：读若算，指明示，公开化。 资：资助。 师：表率。

④礼：指职责（黄氏说）。 政之：使之正。 遂：终。 成：成其名；即有所成就。

⑤□□：黄氏以为“疑是‘乃至’。” 至：至极。 体：体现，实行。

【译文】

德高望重者举明道德，道德普及世间就能取信于人，百姓信从就会安宁。有所畏惧又有所依准，百姓就没有淫邪。百姓知道平时取利的方法，国家就强盛。好的坏的秩序明确，百姓会首先固守自己的本职。分配均等又公开，百姓会安定。以物资助他们，百姓会快乐。修明道德作百姓的表率，百姓就会谦让。让他生长，让他快乐，是母亲的职责。让他正直，让他受教育，最终有所成就，是父亲的职责。父母的职责尽到百姓身上，他的仁慈就到了极点。古代的圣王，都乐于实现这种政治。

【原文】

“士有九等，皆得其宜曰材多[①]；人有八政，皆得其则

曰礼服②。士乐其生而务其宜，是故奏鼓以章乐，奏舞以观礼，奏歌以观和③。礼乐既和，其上乃不危。”

王拜曰：“允哉！幼愚敬守以为本典。④”

【注释】

①九等：指忠、信、敬、刚、柔、和、贞、固、顺，各人的不同品德、个性。 材：人才。

②八政：指夫妇、父子、兄弟、君臣。又见《常训》。 则：准则。 服：适宜。

③章：同彰。 乐：音乐。 奏舞：朱氏云“舞有揖让之容，故可观礼”。 观：显示之义。

④允：善，好。 幼愚：成王谦称。

【译文】

士有九等，都得到适宜的安置叫人才多；人有八政，都合于各自的准则叫礼仪适当。士喜欢他自己的活法而从事合宜的公务。所以敲鼓以彰明音乐，跳舞以显示礼仪，唱歌以显示融洽。礼仪和音乐谐合以后，他们的主上就不会有危险。”

成王合手行礼道：“好啊！我这愚幼之人将恭敬地遵循着它，把它作为治国的根本法典。”

逸周书全译　卷七

官人第五十八

【题解】

官人，即用人为官。内容为周公给成王讲述六种选官察人的方法，所谓“六征”。对读《大戴礼记》之《文王官人》，可看出其大体相同，当出一源。

【原文】

王曰：“呜呼，太师！朕惟民务官，论、用有征[①]：观诚、考志、视声、观色、观隐、揆德，可得闻乎？[②]”

周公曰：“亦有六征。呜呼，乃齐以揆之[③]！

【注释】

①太师：指周公。　惟：通“为”。　务官：求官。　论：评。　征：验也。

②闻：使我知道。

③乃：你。　齐：辨也。　揆：揣度。

【译文】

成王说：“啊呀，太师！我要为民求官，考评与任用都有依据，

即所谓视诚、考志、视声、观色、观隐、揆德，能讲给我听吗？”

周公说：“那也有六种验证的方法，啊呀，你要分辨揣摩它们！

【原文】

“一曰：富贵者观其有礼施，贫贱者观其有德守，嬖宠者观其不骄奢，隐约者观其不慑惧[①]。其少者，观其恭敬好学而能悌；其壮者，观其廉洁务行而胜私；其老者，观其思慎，强其所不足而不踰[②]。父子之间，观其孝慈；兄弟之间，观其和友；君臣之间，观其忠惠；乡党之间，观其诚信[③]。省其居处，观其义方；省其丧哀，观其贞良；省其出入，观其交友；省其交友，观其任廉[④]。设之以谋，以观其智；示之以难，以观其勇；烦之以事，以观其治；临之以利，以观其不贪；滥之以乐，以观其不荒[⑤]。喜之，以观其轻；怒之，以观其重。醉之酒，以观其恭；从之色，以观其常[⑥]。远之，以观其不二；昵之，以观其不狎[⑦]。复征其言，以观其精；曲省其行，以观其备[⑧]。此之谓观诚。

【注释】

①礼施：有礼而施惠。　德守：操守也。　嬖宠：受宠爱。　隐约者：指在下位者。

②悌：此指尊兄。　胜私：克服私利。　不踰：不过头。黄氏校为“不偷”，即不苟且，可备一说。

③孝慈：子孝父慈。　和友：和睦友爱。　忠惠：臣忠君惠。

④省：察看。　义方：《左传·隐公三年》“教之以义方。”　杜注：“义之宜者。”指处世之道。　任廉：信任、廉直。

⑤治：治理，此指办事能力。　荒：指享乐过度。

⑥喜之：使之喜。　轻：轻浮。　从：读为“纵”。

⑦二：读为“贰”，指有贰心。　狎：不庄重，有违礼仪。

⑧精：微也。 曲：直之反。 曲省：从反面观察。 备：完全。

【译文】

“一是说：富贵的人看他有无礼数和施舍，贫贱的人看他有无道德和操守，受宠的人看他是否骄横放纵，地位低下的人看他是否胆怯畏惧。那年少的，看他是否恭敬好学而且能顺从兄长；那壮年的，看他是否廉洁办事而克服私利；那年老的，看他是否思虑谨慎，努力弥补不足而又不过头。父子之间，看是否子孝父慈；兄弟之间，看是否和睦友爱；君臣之间，看是否臣忠君惠；乡党之间，看是否诚实守信。检查他的居处，看出他的处世方法；检查他对丧事的哀伤程度，看出他的忠贞善良；检查他进出的人家，看出他的交际与朋友；检查他的交际与朋友，看出他的诚信与廉直。给他设一个计谋，以观察他的智慧；让他看到危难，以观察他的勇敢；用杂事烦扰他，以观察他的办事能力；把利益摆在面前，以观察他是否贪婪；用享乐不断地施与他，看他是否逸乐过度。让他高兴，以观察他是否轻浮；让他生气，以观察他是否稳重。用酒灌醉他，以观察他是否恭谨；用女色放纵他，以观察他是否保持常态。疏远他，以观察他是否有二心；亲昵他，以观察他是否庄重。反复验征他说的话，以观察他的细微末节；多方面察看他的行为，以观察他的方方面面。这就叫做观诚。

【原文】

“二曰：方与之言，以观其志。志殷以渊，其气宽以柔①。其色俭而不谄，其礼先人，其言後人，见其所不足，曰日益者也②。好临人以色，高人以气，贤人以言，防其所不足，发其所能，曰日损者也③。其貌直而不止，其言正而不私，不饰其美，不隐其恶，不防其过，曰有质者也④。

其貌曲媚，其言工巧，饰其见物，务其小证，以故自说，曰无质者也⑤。喜怒以物而色不变，烦乱以事而志不淫，深导以利而以不移，临慑以威而气不卑，曰平心而固守者也⑥。喜怒以物而心变易，烦乱以事而志不治，导之以利而心迁移，临慑以威而气慑惧，曰鄙心而假气者也⑦。设之以物而数决，敬之以卒而度应，不文而辩，曰有虑者也⑧。难决以物，难说以言，守一而不可变，困而不知止，曰愚依人也⑨。营之以物而不误，犯之以卒而不惧，置义而不可迁，临之货色而不过，曰果敢者也⑩。易移以言志不能固，已诺无决，曰弱志者也。顺予之弗为喜，非夺之弗为怒，沈静而寡言，多稽而险貌，曰质静者也⑪。屏言而弗顾，自顺而弗让，非是而强之，曰妒诬者也⑫。微而能发，察而能深，宽顺而恭俭，温柔而能断，果敢而能屈，曰志治者也⑬。华废而诬，巧言令色，皆以无为有者也⑭。此之谓考志。

【注释】

①方：常也。　殷：正也。　渊：深也。

②俭：指态度谦恭。　谄：谄媚。　见古："现"字。

③贤：胜。　防：蔽也。　发：读为"伐"，自夸。

④止：《大戴礼记》作"侮"，指轻慢。　质：诚实。　有质者：指诚恳的人。

⑤曲媚：曲己以媚人。　见物：指显现之事。　务：求。　小证：小节之证。　故：通"固"。　以故其说：以此维护自己的看法。

⑥淫：依注文当是"营"字，他本亦作"营"。　营：惑乱也。　摄：胁迫。

⑦慑：亦惧也。　鄙心：指心志浅陋。　假气：指志气虚伪。

⑧物：事。 数：速也。 敬：当作“惊”。 卒：仓猝。 度应：以法度应之。 不文：不华美。 辩：慧也。

⑨愚依人：依，当为“隐”，暗也。《大戴礼记》作“愚赣者”。

⑩置：立也。 不过：犹云不顾。

⑪多稽：稽，考。多稽，指博学。 险：读为俭，俭貌指行为廉洁。质：本质。

⑫屏：当为辨。 自顺：恣意自遂，即依自己所想行事。 妒诬：指妒贤诬善。

⑬微：隐微。 发：发而显之。 察：审视。 志治者：其志不乱也。

⑭华：浮华。 废：大也。 诬：无实也。

【译文】

“二是说：常与他交谈，以观察他的志向。心志纯正而深远的，他的气度宽广而柔和，他的情态谦恭而不谄媚，他的礼貌在人之先，他的言语在人之后，总是表现出自己的不足，叫做日益进步者。喜欢给别人以脸色，以气势高出他人，以言语胜过他人，遮掩自己的不足，夸耀自己的能干，叫做日益退步者。他的性格正直而不轻慢，他的言辞公正而不偏私，不装饰自己的优点，不隐瞒自己的缺点，不遮掩自己的错误，叫做有质者。他的外表邪曲而谄媚，他的言辞精美而巧妙，修饰那些显眼的事，求取小节之证以维护自己的看法，叫做无质者。用实物让他高兴或生气而他的表情不变，用杂事烦扰他而心意不乱，用利益深深引诱他而他的意志不转移，面对恐吓威胁而他的气节不卑下，叫做平心而固守者。用实物使他高兴或生气而他的心意改变，用杂事烦扰他就心志不静，以利益引诱他就意志转移，面对恐吓威胁他的神气恐惧，叫做心志浅陋而志气虚伪者。设一件事能够迅速处理，惊吓他而能在仓猝之间揆度应变，言辞不华美而聪慧，叫做有志虑者，处理事情困难，语言表达困难，守着一事一物而不能变通，因循旧例而不知停止。叫做愚昧之人。用杂事扰乱他而不会有错，突

然惊恐他而心不畏惧，立身于义而不会使他转变，面对钱财美色而不顾盼，叫做果敢者。叫他改变主意而他的心志不能固守，已经许诺又不能决断，叫做弱志者也。和顺地给他而不为之高兴，无理地夺走他也不会生气，性格沉静少说话，博学而行为廉洁，叫做本质平静者。善辩而不顾他人之言，依自己所想行事，以是为非而强行，叫做妒贤诬善者。隐微之事而能显发之，审视而能显其深远，宽顺而恭俭，温柔而能决断，果敢而能委曲，叫做心志平稳者。言语浮夸而不实，花言巧语而表情虚伪，都是以无为有者。这就叫做考言。

【原文】

“三曰：诚在于中，必见诸外。以其声，处其气①。气初生物，物生有声。声有刚柔、清浊、好恶，咸发于声。心气华诞者，其声流散②；心气顺信者，其声顺节；心气鄙戾者，其声醒丑③；心气宽柔者，其声温和。信气中易，义气时舒④，知气简备，勇气壮力⑤。听其声，处其气。考其所为，观其所由⑥。以其前，观其后。以其显，观其隐。以其小，占其大⑦。此之谓视声。

【注释】

①诚：实。　见：古“现”字。　处：定也。

②好恶：指美丑。　发于声：黄氏说，当作“发于气”。　华诞：虚妄。　流散：散漫无根。

③顺：平顺。　顺节：顺畅有节。　醒：当作“斯”，裂。

④中易：适中而平易。　时：通“是”，正也（黄氏说）。

⑤知：古“智”字。　简：精要。　壮力：雄壮有力。

⑥由：原由，指出发点。

⑦隐：显之反，藏而不显之处。　占：预测。

【译文】

“三是说：实物在内里，一定会表现在外面。用他的声音，判断他的气息。气最早生于实体，实体产生才有声音。声音有刚柔、清浊、美丑，都产生于气。心气虚妄不实的，他的声音漂移不定；心气平稳实在的人，他的声音顺畅有节奏；心气鄙陋乖戾的，他的声音嘶哑难听；心气宽广柔顺的人，他的声音温柔平和。诚信之气适中而平易，仁义之气纯正而舒缓，智慧之气精要而完备，勇武之气雄壮有力。听听他的声音，就能断定他的气息。考察他所作的事，就能看出他的出发点。凭他的前事，看他的将来。以他的显现，看他的隐微。以他的小处，预测他的大处。这叫做视声。

【原文】

“四曰：民有五气：喜、怒、欲、惧、忧。喜气内蓄，虽欲隐之，阳喜必见[①]；怒气内蓄，虽欲隐之，阳怒必见；欲气、惧气、忧悲之气皆隐之，阳气必见。五气诚于中，发形于外，民情不可隐也。喜色犹然已出，怒色荐然以悔，欲色姬然以愉，惧色薄然已下，忧悲之色瞿然以静[②]。诚智必有难尽之色[③]，诚仁必有可尊之色，诚勇必有难慑之色，诚忠必有可新之色，诚洁必有难污之色，诚静必有可信之色。质浩然，固以安；伪蔓然，乱以烦[④]。虽欲改之，中色弗听[⑤]。此之谓观色。

【注释】

①隐：匿，指有意为之。　阳：犹真（黄氏说）。

②犹然：舒和的样子。　荐然：“茀然”之误，发怒的样子。　姬然：将要获取的样子。　愉：通“偷”，苟且。　薄然，畏惧的样子。　瞿然：

瞪视若有所失的样子。

③尽：全。难尽，即难于全面了解。 可新：可亲。

④质：实质，指真实之物，与下“伪”相对。 蔓然：枝蔓的样子。

⑤中色：内在之色。 听：听从。

【译文】

“四是说，人有五气，即喜气、怒气、贪欲之气、畏惧之气、悲忧之气。喜气积蓄内心，即使想隐藏它，真正的喜悦一定会表现出来。怒气积蓄内心，即使想隐藏起来，真正的愤怒一定会表露出来。贪欲之气、畏惧之气、忧悲之气都想隐藏起来，真正的贪欲、畏惧、忧悲也一定会表现出来。五气真实的存于内心，表现在外面，人的情感是不可隐藏的。喜悦之情自然地表达，愤怒之情火爆爆地欺人，贪欲之情贪婪地苟安，畏惧之情被吓得卑下，忧悲之情令人若有所失的沉静。真正的智慧，一定有难于尽知的表情；真正的仁爱，一定有值得尊敬的表情；真正的勇敢，一定有难以威慑的表情；真正的忠诚，一定有值得亲近的表情；真正的干净，一定有难以污染的表情；真正的安静，一定有值得信任的表情。真实的，浩然纯正，坚固而安稳；虚假的，枝枝蔓蔓，杂乱而烦琐。即使想改变，内心的感情也不听从。这就叫观色。

【原文】

“五曰：民生则有阴有阳。人多隐其情饰其伪，以攻其名①。有隐于仁贤者，有隐于智理者，有隐于文艺者，有隐于廉勇者，有隐于忠孝者，有隐于交友者：如此，不可不察也。

小施而好德，小让而争大。言愿以为质，伪爱以为忠，尊其德以攻其名②：如此，隐于仁贤者也。

前总唱功，虑诚弗及，佯为不言。内诚不足，色示有

馀。自顺而不让，措辞而不遂：此隐于智理者也③。

动人以言，竭而弗终，问则不对，佯为不穷，貌而有馀，假道而自顺，因之□初，穷则讬深：如此，隐于文艺者也④。

□言以为廉，矫厉以为勇，内恐外夸，亟称其说，以诈临人：如此，隐于廉勇者也⑤。

自事其亲，而好以告人，饰其见物，不诚于内，发名以事亲，自以名私其身：如此，隐于忠孝者也⑥。

比周以相誉，知贤可徵而左右，不同而交，交必重己。心悦而身弗近，身近而实不至。惧不尽，见于众而貌克⑦：如此，隐于交友者也。

此之谓观隐。

【注释】

①情：真实。　攻：取。

②愿：谨慎之义。　质：朴质。　尊其德：注重某一方面的美德。

③前：开始。　唱：通“倡”，倡导。　弗及：达不到。　色示：外表上显出。　自顺：顺随自己。　遂：达。

④竭：尽，指意尽而言不尽。　貌而：外表上如同。　□初：黄氏云，当是“本初”。　讬深：托为艰深。

⑤□言：黄氏云，疑是“高言”。　矫厉：矫情厉色，指感情偏激，外表粗烈。　亟：多次，反复。

⑥事：侍奉。　见物：见读现，指人人可见之事。　发：通“伐”，自夸。私其身：为自身谋私利。

⑦比周：指结党。　相誉：彼此标榜。　徵：求。　不同：指高低等次不同。　重己：抬高自己。　心悦：能重己，故心悦。　实不至：内心达不到。　惧不尽：指始终担心（别人不知他能交贤士）。　貌克：外表上能做到交友亲密。

【译文】

“五是说：人生来就有阴的一面，有阳的一面。多数人隐瞒其实情而修饰而其虚伪，以求取好名声。有隐饰在仁贤的人，有隐饰在智理的人，有隐饰在文艺的人，有隐饰在廉勇的人，有隐饰在忠孝的人，有隐饰在交友的人。像这样，不能不加审察。

作点小施舍而喜好别人感恩戴德，作点小谦让而争取大回报。言语谨慎以表示质朴，假装友爱以表示忠诚，注重某方面美德以求取好名声。像这样，就是隐饰于仁贤的人。

一开始总是倡导办事，智虑实际上没有达到，却假装不完全表达。内心实际是不足，而表面上显出有余。顺随己意而不让人，措辞又不能达意。这是隐饰于智理的人。

用言语打动别人，意尽而言不尽。所问非所答，假装有说不完的话。外表上也看似有余，借故其他而顺随己意。老是开初的那些话，辞穷就假托深奥。像这样，就是隐饰于文艺的人。

说大话以显示自己廉正，故作粗暴以显示自己勇敢。内心恐惧而口出狂言，反复称道自己的观点，以狡诈待人。像这样，就是隐饰于廉勇的人。

自己侍奉父母，又喜欢把它告别人。有意巧饰那些显眼的事情，内心并不诚实。自夸孝名而侍奉父母；以孝名谋求私利。像这样，就是隐饰于忠孝的人。

结党以彼此吹捧，知道贤士而求为左右。志向不同而结交他，结交在于抬高自己。结交贤士而心喜却并不靠近他，身虽靠近贤士而内心又保持距离。始终担心别人不知他能交结贤士，在众人面前能做到与贤士表面上亲密。像这样，就是隐饰于交友的人。

这就叫观隐。

【原文】

“六曰：言行不类，终始相悖，外内不合，虽有假节见行，曰非诚质者也①。言忠行夷，争靡及私，施弗求多，情忠而宽，貌庄而安，曰有仁者也②。事变而能治，效穷而能达，措身立方而能遂，曰有知者也③。少言以行，恭俭以让，有知而言弗发，有施而心弗德，曰谦良者也④。微忽之言，久而可复；幽閒之行，独而弗克其行，亡如存，曰顺信者也⑤。贵富恭俭而能施，严威有礼而不骄，曰有德者也。隐约而不慑⑥，安乐而不奢，勤劳而不变，喜怒而有度，曰有守者也。直方而不毁，廉洁而不戾，强立而无私，曰有经者也⑦。虚以待命，不召不至，不问不言，言不过行，行不过道，曰沉静者也。忠爱以事亲，欢以敬之，尽力而不固，敬以安之，曰忠孝者也⑧。合志而同方，共其忧而任其难，行忠信而不疑，迹隐远而不舍，曰交友者也⑨。志色辞气，其入人甚俞，进退工故。其与人甚巧，就人甚速，叛人甚易，曰位志者也⑩。饮食以亲，货贿以交，接利以合，故得望誉征利，而依隐于物，曰贪鄙者也。质不断，辞不至，少其所不足，谋而不已，曰伪诈者也⑪。言行亟变，从容克易，好恶无常，行身不笃，曰无诚者也⑫。少知而不大决，少能而不大成，规小物而不知大伦，曰华诞者也⑬。规谏而不类，道行而不平，曰窃名者也⑭。故曰：事阻者不夷，时□者不回，面誉者不忠，饰貌者不静，假节者不平，多私者不义，扬言者寡信，此之谓揆德。⑮”

【注释】

①类：相似。　悖：逆也。　假：借。　见（xiàn 现）行：显现的行为。

②忠：通“中”，指不偏不倚。 夷：平。 靡：无。 情：指内心情感。

③效穷：指事功受困。 措身：立身。 方：方术。 遂：成。 知：智。

④发：通“伐”，夸耀。

⑤微忽：细小。 幽间：指隐蔽之处。 弗克：不变。 亡如存：虽死犹生。 顺信：慎信。

⑥隐约：不显，指不得志。 慑：服。不慑，指不甘心。

⑦直：通“置”。 戾：乖戾。 经：常也。

⑧固：朱氏云“当依《礼》作‘面’。”力竭而不现于面。

⑨同方：志向相同。 隐：指踪迹不明。 远：指相距遥远。 不舍：不舍弃，仍视为朋友。

⑩志：心中所想。 入人：随人。 俞：然也，表示应允。 入人甚俞，指轻易随人。 工故：工于诈谋。 就人：指未得志时之投靠别人。 叛人：指得志后的表现。 位志：心意移动，即心志不专一。

⑪质：指内心。 少：使其少，指遮掩。 已：止。

⑫不笃：不实。 黄氏校为：“言辞亟变，从容交易”。

⑬少知：缺少智慧。 小物：小事。 大伦：大类。 华诞：指虚华。

⑭道：读为“导”。导行，引导下人行为。

⑮时□者不回：当依《大戴礼记》作“畸鬼者不仁”。畸鬼即奇诡。 静：当作“情”，实也（黄氏说）。 假节：借人节操。 揆：度。

【译文】

“六是说：言行不一致，终始相背违，表里不相合，即使有假借的节操和显眼的行为，还是叫非诚实者。言语公平，行为平和，有得而不私用，施舍不求多，心态忠正宽厚，外貌端庄而稳重，叫做有仁者。事情变化而能治理，事功受困而能达目的，立身处事而能成功，叫做有智者。少言语多行动，恭敬礼让，有智慧而不说大话，有施舍而不求感恩戴德，叫做谦良者。细微的言语，过很久还能再现；暗地里办的事，独自办好而不变动，虽死犹存，叫做顺信者。富贵而恭谦，能施舍，威严有礼貌而不骄傲，叫做有德者。不得志而不泄气，生活安乐而不奢侈，勤劳而不变本色，喜

与怒都有节制，叫做有守者。身有方术而不丢弃，廉洁自爱而不休止，刚强自立而无私心，叫做有经者。虚心以等待受命，不征召就不到，不问就不讲，言语不超过行为，行为不超越轨矩，叫做沉静者。忠心以侍奉父母，愉快地敬奉，尽其力而不表露，敬奉父母使之安泰，叫做忠孝者。心意合又志向同，共忧患又同灾难，行为忠诚而不猜疑，友人遥远或隐匿都不舍弃，叫做交友者。心态、表情、言辞、气势，很容易随人变化，进与退都工于计谋，为人很灵巧，靠拢人很迅速，背叛人也很轻易，叫做位志者。靠吃喝亲近人，用财物结交人，以利交往，有心贪取声誉，求得利益，依靠他人，叫做贪鄙者。内心无决断，表达不清楚，遮掩其不足，而谋事不止，叫做伪诈者。言辞多变，行为错乱，好恶无常，行事不实，叫做无诚者。缺乏智慧不能决大事，缺乏才能不能成大事，规划小事而不识大体，叫做华诞者。规劝上级而不合宜，导引下属而不正派，叫做窃名者。所以说：事情阻隔的不平顺，特别诡诈的不仁慈，当面吹捧的不忠诚，修饰容貌的不实在，假借节操的不正当，私心重的不正义，说大话的少信用。这就叫做揆德。”

王会第五十九

【题解】

王会，周王之会。此篇记周成王成周之会诸侯的盛况以及各方国的贡献。

【原文】

成周之会，墠上张赤帝阴羽，天子南面立，绕无繁露，朝服八十物，搢珽[①]。唐叔、荀叔、周公在左，太公望在右，皆绕，亦无繁露，朝服七十物，搢笏，旁天子而立于堂上[②]。

堂下之右，唐公、虞公南面立焉；堂下之左，殷公、夏公立焉[③]。皆南面，绕有繁露，朝服五十物，皆搢笏。

【注释】

①墠：同“坛”。 帝：帐。以黑羽饰赤帝，故云“赤帝阴羽”。 绕：同“冕”。 繁露：冠冕缀玉下垂如繁露。 十：当作“才”，通“采”。下“七十”“五十”皆“七彩”、“五彩”之义。孙诒让说。 物：色（黄氏说）。 搢：插。 珽：大圭，长三尺。

②唐：诸侯国名，成王弟名虞，封于唐。 荀：即《左传》之“郇”，周武王庶子，封于荀，今山西新绛县西有故荀城。 周公：姬旦。黄氏云“疑‘周公’二字当在‘太公望’上。” 堂上：即坛上。

③唐公：唐尧之后。 虞公：虞舜之后，即陈侯。 殷公：殷商之后，指宋。 夏公：夏禹之后，指杞。

【译文】

成周朝会诸侯，坛上挂着红帐子，用黑羽毛作装饰。天子成王面朝南方，冠冕上没有垂珠，朝服八彩色，腰间插着大圭。唐叔、郇叔在左，周公、太公望在右，都有冠冕，也没有垂珠，朝服七彩色，都腰插笏板，依傍天子站在坛上。

坛下右边，唐公、虞公面朝南站在那里；坛下左边，殷公、夏公站在那里。都是面朝南，冠冕上有垂珠，朝服五彩色，都腰插笏板。

【原文】

为诸侯之有疾病者①。阼阶之南，祝淮氏、荣氏次之，珪瓒次之，皆西面②。弥宗旁之，为诸侯有疾病者之医药所居。相者太史鱼、大行人皆朝服，有繁露③。堂下之东面，郭叔掌为天子彖币焉，绕云繁露④。

内台西面正北方：应侯、曹叔、伯舅、中舅，比服次之、要服次之、荒服次之⑤。西方东面正北方：伯父、中子次之⑥。方千里之内为比服，方二千里之内为要服，方三千里之内为荒服。是皆朝于内者。

堂后东北，为赤帝焉，浴盆在其中；其西，天子车立马乘，六青阴羽鸟旌⑦。

中台之外，其左泰士，台右弥士。受贽者八人，东面者四人⑧。

陈币当外台⑨，天玄骊宗马十二、玉玄缭璧綦十二、叁方玄缭璧豹虎皮十二、四方玄缭璧琰十二⑩。

外台之四隅，张赤帝，为诸侯欲息者皆息焉，命之曰爻间⑪。周公旦主东方所之，青马黑鬣，谓之母儿。其守营墙者，衣青操弓执矛⑫。

【注释】

①此句涉下文衍（依黄氏说）。

②阼阶：坛的中阶。　祝：太祝，掌祝告之人。　淮、荣：指二祝的姓氏。　珪瓒：以珪为柄的盛酒器。

③弥宗：掌医药之官。　居：掌也。　相者：司仪。　鱼：太史之名。　大行人：官名，掌天子诸侯间的礼仪，此无名。

④郭叔：孔晁云，即虢叔，文王之弟。　彖：同录，即登记。　币：指

诸侯的礼品。

⑤台：即坛。坛有两层，上为堂，中为内台，下为外台。 应侯：成王弟，封于应，今河南宝丰。 曹叔：武王弟，封于曹，今山东定陶。伯舅、中舅：指成王之舅，姜姓弟兄。 服：服于王事。 比：近。要：中。 荒：远。

⑥伯父、中子：指同姓诸侯。

⑦车立马乘：指不卸车马，随时可乘用。 六青：六马皆青色。 鸟旌：画有鸟纹的旌旗。 鸟，鸭子。黑羽饰车盖，鸟旌建车上。

⑧泰士：上士。 弥士：中士。 贽：礼物。

⑨币：礼品。 当：摆放。

⑩天、玉：当是天、王。指上方、下方，与下文“三方”“四方”相配。玄：黑色。 鹥（hè 鹤）：黄氏以为是“鹥”，同“鬣”liè（猎）：马颈上的毛。下文“黑鹥”同。 宗：通“鬃”。 缭：缠绕。 綦：玉琪。 琰：珪长尺二寸，又称玉琰。

⑪爻间：朱氏云，设于台之四隅，如卦爻，故曰爻间。

⑫所之：指所送礼品。 营墙：即环墙，围墙。

【译文】

坛的中阶南面，太祝淮氏、荣氏依次站着，旁边放着以珪为柄的盛酒器，都面朝西。弥宗傍着太祝，弥宗是掌管生病诸侯医药事务的。司仪太史鱼和大行人都穿朝服，冠冕上有垂珠，坛下的东面，郭叔掌管替天子登录礼品，冠冕上无垂珠。

内台面朝西以北为上，站着应侯、曹叔及伯舅、中舅等，以下依次是比服、要服、荒服的方国。内台面朝东以北为上，依次是伯父、中子等人。一千里见方以内为比服，二千里见方以内为要服，三千里见方以内为荒服。这些诸侯都是朝于坛内的。

坛后东北角，挂着红帐子，里面是浴盆；它的西面，天子的车马在那里，六匹青马，黑羽饰车盖，鸟旌建车上。

中台外面，左边是泰士，右边是弥士。接收礼品共八人，面

朝东四人，面朝西四人。

陈放的礼品摆在外台上。上方是黑鬃马十二匹，下方是黑丝带缠绕的玉琪十二块，第三方是黑丝带缠绕的豹虎皮十二张及璧玉十二块，第四方是黑丝带缠绕的玉琰十二块。

外台的四角，挂着红色帐子，是想休息的诸侯休息的地方，称之为爻闾。周公旦主管东方所贡礼品，有黑鬃毛青马，叫做母儿。那些守护围墙的，穿青色衣服，操弓执矛。

【原文】

西面者正北方：

稷慎大麈①。

秽人前儿②。前儿若猕猴，立行，声似小儿。

良夷在子，在子币身人首，脂其腹炙之霍则鸣曰“在子”③。

扬州禺。禺，鱼名④。

解隃冠⑤。

发人麃。麃者若鹿，迅走⑥。

俞人虽马⑦。

青丘狐九尾⑧。

周头焊羝⑨。焊羝者羊也。

黑齿白鹿、白马⑩。

白民乘黄⑪。乘黄者似狐，其背有两角。

东越海鲞⑫。

欧人蝉蛇⑬。蝉蛇顺，食之美。

于越纳⑭。

姑妹珍⑮。

具区文蜃⑯。
共人玄贝⑰。
海阳大蟹⑱。
自深桂⑲。
会稽以鞮⑳。
皆西向。

【注释】

①稷慎至会稽共二十六国，皆列于台东，朝西，其序则自北而南。 稷慎：即肃慎，古国，在今黑龙江。 麈：似鹿，乃肃慎贡物。

②秽：古国，亦作“涉”，地在今朝鲜境。《后汉书·东夷列传》：“涉北与高句丽、沃沮，南与辰韩接，东穷大海，西至乐浪。 前：读为“翦”，浅黑色。 儿：鲵鱼。 《尔雅》注：“今鲵鱼似鲇，四脚，前似猕猴，后似狗声，如小儿啼，大者长八九尺。”鲵鱼乃秽国贡物，后句为贡物的说解。以下同此。

③良夷：即乐浪，今朝鲜平安道。 在子：所贡之奇兽。 幣（币）：当是“鳖”字。 脂其腹：油脂涂在腹部。 炙之霍：用藿草（豆叶）炙。

④扬州：或曰扬岛，地在朝鲜境。 禺：所贡的鳙。《说文》“鳙，鱼名，皮有文，出乐浪东。”

⑤解：古国。黄氏引何秋涛云：“解国在东北陬。盖今之费雅喀部人，俗谓之鱼皮岛。” 隃冠：孔晁去“亦奇鱼也。”

⑥发：古国，即北发。 麃（biāo 彪）：《汉书》师古注，麃形如麈，牛尾，一角。

⑦俞：孔晁云“东北夷”。 黄氏云：当作“渝”，故地在今辽宁锦州附近。 虽马：即骓。《尔雅》：“骓，如马，一角。”

⑧青丘：古国。海东地名。

⑨周头：东海岛国。黄氏云，“亦曰周绕，又作焦绕，音转又作侏儒。” 羝：公羊。

⑩黑齿：国名，在青丘之北。

⑪白民：孔晁注“亦东南夷”。《山海经·海外西经》“白民之国，在龙鱼北，白身被发，有乘黄，其状如狐，背上有角。”

⑫东越：古国，今福州一带。 蛤：蛤。

⑬欧：同“瓯”，即东瓯，今浙江温州、永嘉一带。蝉同鲝，鲝蛇即鳝鱼。顺：温顺。

⑭于越：越也。 纳：同鲃，《说文》“鲃：鱼似鳖，无甲，有尾无足，口在腹下。”

⑮姑妹：即姑蔑，亦属越人。 珍：俞樾说，当作“珧”，蜃之小者。

⑯具区：今苏州西南太湖一带。 文蜃：大蛤有纹者。

⑰共人：亦作“供人”（见《路史》），南越之属。 玄贝：即贻贝，黑色贝。

⑱海阳：东越小国，今江苏常熟。

⑲自深：孔晁云“亦南蛮也”。黄氏校为“目深”，云“故地在深水流域，今桂阳一带。” 桂：桂树。

⑳会稽：古国，今浙江会稽南。 鼍：同鼉，鳄鱼的一种，皮可蒙鼓，即扬子鳄。

【译文】

外台东边朝西以北为上，依次是：

肃慎，贡物是大麈。

秽人，贡物是浅黑鲵。浅黑猰像猕猴，可站着走，叫声像小儿。

良夷，贡在子。在子鳖身人头，用油脂涂在腹上用藿草一炙，就会发出“在子”的叫声。

扬州，贡物是鳎。鳎，是鱼名。

解国，贡的奇鱼叫隃冠。

发人，贡麋。麋就像鹿，跑得很快。

俞人，贡的骟马。

青丘，贡的九尾狐狸。

周头，贡的烨瓶，烨瓶是一种羊。
黑齿国，贡的白鹿、白马。
白民，贡的乘黄。乘黄像狐狸，背上有两只角。
东越，贡的海蛤。
瓯人，贡的鳝鱼。鳝鱼温顺，肉味鲜美。
于越，贡的鲋鱼。
姑蔑，贡小蜃蛤。
具瓯，贡有纹的大蜃蛤。
供人，贡的黑色海贝。
海阳，贡的大蟹。
自深，贡的桂树。
会稽，贡的扬子鳄。
都面向西方。

【原文】

正北方①：
义渠以兹白②。兹白者若白马，锯牙，食虎豹。
央林以酋耳③。酋耳者身若虎豹，尾长，叁其身，食虎豹。
北唐以闾④。闾似隃冠。
渠叟以鼩犬⑤。鼩犬者，露犬也，能飞，食虎豹。
楼烦以星施⑥。星施者珥旄。
卜卢以纨牛⑦。纨牛者牛之小者也。
区阳以鳖封⑧。鳖封者若鼋，前后有首。
规规以麟⑨。麟者仁兽也。
西申以凤鸟⑩。凤鸟者戴仁、抱义、掖信。
氐羌以鸾鸟⑪。

巴人以比翼鸟⑫。

方炀以皇鸟⑬。

蜀人以文翰⑭。文翰者，若皋鸡。

方人以孔鸟⑮。

卜人以丹沙⑯。

夷用阗木⑰。

康民以桴苡⑱。桴苡者其实如李，食之宜子。

州靡费费⑲。其形人身反踵，自笑，笑则上唇弇其目，食人，北方谓之土蝼。

都郭生生、欺羽⑳。生生，若黄狗，人面，能言。

奇干善芳㉑。善芳者，头若雄鸡，佩之令人不昧。

皆东向。

【注释】

①自此至奇干二十国列于台西，朝东，依次自北而南。依上段文例，当有“东面”二字。即外台西边，面朝东，以北为上，依次是……。

②义渠：古国。今甘肃庆阳一带。　兹白：所贡兽名，一名驳。“兹白者”以下为解说，下同。

③央林：即《山海经》之林氏国。　酋耳：兽名，亦称狻吾、狻虞。《诗·狻虞》毛传：“义兽也，白质黑文，不食生物，有至信之德则应之。”

④北唐：古国，今山西晋阳以北乃旧唐国地。　闾：通“驴”。　隃冠：隃作“羭”，“冠”字衍。《山海经》注云“闾即羭也”。　羭：母羊。

⑤渠叟：亦作渠搜。地在今内蒙乌拉特前旗东南。　鬿：《说文》作“蚼犬”。

⑥楼烦：晋北古国。　星施：《文选·甘泉赋》引作“星旄”。知为旗属。珥旄：垂旄于旗若珥然。知“星施 yí”当是旗子上的必不可少的装饰物。

⑦卜卢：古国，西北戎。　纨：通“觙”，亦作“纨”。

⑧区（ōu 欧）阳：一说在武陵郡西，依文例当在西北，黄氏云“今陕北安塞南有区水，或是。” 鳖封：《山海经》作“并封”。闻一多以为，乃兽牝牡相合之象。

⑨规规：即邽邽，汉称上邽，今天水一带。

⑩西申：古国，又见之于《后汉书》，今陕北安塞县有申山。 凤鸟：即凤凰。 仁：指青色。 义：指白色。 信：指黄色。黄氏引葛洪《抱朴子》“木行为仁为青，金行为义为白，土行为信为黄。”五行与五德、五色配。

⑪氐羌：古国，今陇东。 鸾鸟：大于凤鸟。

⑫巴：今重庆川东一带。

⑬方炀：一作方扬。 皇鸟：雌凤为凰。

⑭蜀：古国，今成都一带。 文翰：锦鸡，天鸡。

⑮方：古音与“彭”通，故孙诒让疑为《牧誓》中的彭国。彭，在今湖北谷城、房县之间。

⑯卜：即《牧誓》中之濮国，在今湖北郧县之北。 丹沙：即朱砂。

⑰夷：孔晁注谓东北夷。依文例当在西，黄氏云“当是‘矛’误，即《牧誓》之‘髳’，故地在今晋南黄河北岸。” 鹪（jiāo 焦）木：一名鸟文木，色黑而光，其坚若铁，生水中。

⑱康：孔晁云“西戎别名”。黄氏云“当是‘庸’误。即《牧誓》之‘庸’，故地在今湖北竹山西南”。 桴苡：朱氏云“即茉苢”，指贡物。茉苢即车前子，可入药。

⑲州靡：古国。黄氏以为，《山海经》有“寿靡”，汉有“收靡”，皆一音之转。故地在今四川境。 费费：即狒狒，猿属。 反踵：指脚跟在前。 弇：通“掩”。

⑳都郭：古国。黄氏引，何秋涛谓当即交州西南之都昆国。 生生：即狌狌，猩猩。黄氏校本无“欺羽”二字。朱氏云，“欺羽当是鸟名”。

㉑奇干：《山海经》中有“奇肱”，故地在今青海境。 善芳：一作献芳，鸟名。 昧：昏昧。

【译文】

外台西边，朝东，北为上，依次是：

义渠，贡以兹白。兹白像白马，长着锯牙，吃虎豹。

央林，贡以酋耳。酋耳身子像虎豹，尾巴有身子三倍长，吃虎豹。

北唐，贡以驴。驴像母羊。

渠叟，贡以鼩犬。鼩犬又叫露犬，能飞奔，吃虎豹。

楼烦，贡星施。星施是旗子上的垂珥。

卜卢，贡纨牛。纨牛是一种小牛。

区阳，贡鳖封。鳖封像豬，前后都有头。

规规，贡麟。麟是一种灵性的兽。

西申，贡凤鸟。凤鸟头顶青色，怀抱白色，腋下黄色。

氐羌，贡鸾鸟。

巴人，贡比翼鸟。

方炀，贡皇鸟。

蜀人，贡天鸡。天鸡像五彩鸡。

方人，贡孔雀。

卜人，贡丹砂。

髦人，贡阘木。

庸人，贡桴苡。桴苡的果实像李子，妇女吃了容易怀孩子。

州靡，贡狒狒。形状像人身，脚踵是反的，爱笑，一笑嘴唇就掩住眼睛，吃人，北方人叫土蝼。

都郭，贡猩猩和欺羽鸟。猩猩像黄狗，人脸，能说话。

奇干，贡善芳。善芳头像雄鸡，佩戴在身上使人不昏昧。

以上方国的人都面向东方。

【原文】

北方台正东[①]：

高夷嗛羊[②]。嗛羊者，羊而四角。

独鹿邛邛[③]。邛邛，善走者也。

孤竹距虚④。
不令支玄獏⑤。
不屠何青熊⑥。
东胡黄罴⑦。
山戎戎菽⑧。
其西⑨：
般吾白虎黑文⑩。
屠州黑豹⑪。
禺氏骃驈⑫。
大夏兹白牛⑬。兹白牛，野兽也，牛形而象齿。
犬戎文马。文马赤鬣缟身，目若黄金，名吉黄之乘⑭。
数楚每牛⑮。每牛者，牛之小者也。
匈奴狡犬。狡犬者，巨身，四足果⑯。
皆北向⑰。

【注释】

①北方：指外台北边。　正东：台北之东。
②高夷：高句骊。　嗛（qiàn 欠）羊：黄氏云“即羬羊”。《尔雅》“羊六尺曰羬”。
③独鹿：即涿鹿。　邛邛：即蛩蛩（qióng 穷），状如马。
④孤竹：古国，今河北卢龙县南。　距虚：驴骡之属，似骡而小，亦善跑。
⑤不：发语词，犹如古文常见的“夫”。　令支：古国，朱氏以为在河北迁安县西。　玄：黑色。　獏：熊属。
⑥屠何：《管子》载“（齐）桓公破屠何”。《汉书》有徒河县。在今辽宁锦县西北。
⑦东胡：乌桓（后称鲜卑）之先，今燕北一带。　黑：熊属，黄白纹，长头，高脚。

⑧山戎：春秋时无终之先，今天津蓟县境。 戎菽：亦作荏菽，胡豆。

⑨其西：指台北以西。

⑩般吾：古国，即番吾。汉代有番吾县，地在今河北平山一带。 白虎黑文：《经典释文》称之为“貊虞”，《山海经》“有珍兽名曰貊吾”。

⑪屠州：孔晁以为狄的一支。黄氏引“何秋涛疑即休屠，故地在今甘肃凉州。

⑫禺氏：古国，汉称月氏，在今敦煌、祁连山间。

⑬大夏：古国，《史记》“禹凿龙门以通大夏”，当在今太原、晋阳一带。 兹白牛：即驺牛（黄氏说）。

⑭犬戎：一作畎夷，今陇西一带。 文马：多色马。 鬣：颈毛。 缟：白色。

⑮数楚：北戎，黄氏以为“地在今陕西陇县数历山、楚水一带”。 每牛：《尔雅》有“犦牛”，身矮小，俗名果下牛。

⑯匈奴：尧时称荤粥，周称猃狁，秦称匈奴。 狡犬：犬属，巨口而黑身。 果：通“裸”，无毛。

⑰北向：在外台之北，当是“南向”，面朝南。

【译文】

外台北边，靠东一边，依次是：

高夷，贡的嗛羊。嗛羊，是四角羊。

独鹿，贡的蛩蛩。蛩蛩，善于奔跑。

孤竹，贡的距虚。

令支，贡的黑貘。

屠何，贡的黑熊。

东胡，贡的黄罴。

山戎，贡的胡豆。

靠西一边，依次是：

番吾，贡的白虎。

屠州，贡的黑豹。

禺氏，贡的骒骝。

大夏，贡的兹白牛。兹白牛是一种野兽，有牛的形体和大象的牙齿。

犬戎，贡的文马。文马是红鬃白身，眼睛亮如黄金，名叫吉黄之乘。

数楚，贡的每牛。每牛，是一种小牛。

匈奴，贡的狡犬。狡犬者，体大，四条腿无毛。

以上都面朝南方。

【原文】

权扶玉目①。

白州比闾②。比闾者，其华若羽，伐其木以为车，终行不败。

禽人菅③。

路人大竹④。

长沙鳖⑤。

其西：

鱼復鼓钟。钟牛⑥。

扬蛮之翟⑦。

苍吾翡翠⑧。翡翠者，所以取羽。其馀皆可知。

自古之政，南人至众⑨。

皆北向。

【注释】

①依文例此句前当有“南方台正东”五字，即外台的南边，靠东一边，依次是：权扶……。 权扶：古国，黄氏以为“或春秋权国之先”，今湖北当阳有权城古迹。 玉目：玉的一种，俗名猫眼石。

②白州：故地在今福建延平白水流域。 比闾：即并闾，今之棕榈。

华：古“花”字。

③禽：古国。《路史》有“高阳氏之后有禽人。” 菅：香茅草。

①路：朱氏云“疑即骆越”，今广西南宁一带。

⑤长沙：古国。

⑥鱼復：亦称鱼人，地在今四川奉节一带。 钟牛：钟如牛形。

⑦扬蛮：扬州之蛮。 翟：长尾山鸡。

⑧苍吾：古国，汉有苍梧郡，地在今广西梧州一带。

⑨至众：黄氏校为“致象”，即南越人自古来就贡大象。 南人：指南越。

【译文】

外台的南边，靠东一边，依次是：

权扶，贡物是猫眼玉。

白州，贡物是棕榈。棕榈树，其华像羽毛，砍树作车，至终不腐朽。

禽人，贡物是菅草。

路人，贡物是大竹。

长沙，贡物是鳖。

靠西一边，依次是：

鱼復，贡物是鼓、钟。钟似牛形。

扬州蛮，贡物是翟鸟。

苍梧，贡物是翡翠鸟。翡翠鸟，用来拔取羽毛。其余的贡物，用途也就可以知道了。

自古以来，南越都贡大象。

以上，都面朝北方。

【原文】

《伊尹朝献·商书》①

汤问伊尹曰②："诸侯来献，或无牛马之所生，而献远方之物，事实相反，不利③。今吾欲因其地势所有献之，必易得而不贵。其为四方献令！"

伊尹受命，于是为四方令④曰：

"臣请正东符娄⑤、仇州⑥、伊虑⑦、沤深⑧、九夷⑨、十蛮⑩、越⑪、沤⑫、鬋发文身⑬，请令以鱼皮之鞞、鲧鰂之酱、鲛瞂、利剑为献⑭；正南瓯、邓、桂国、损子、产里、百濮、九菌⑮，请令以珠玑、瑇瑁、象齿、文犀、翠羽、菌鹤、短狗为献⑯；正西昆仑、狗国、鬼亲、枳已、阘耳、贯胸、雕题、离身、漆齿⑰，请令以丹青、白旄、纰罽、江历、龙角，神龟为献⑱；正北空同、大夏、莎车、姑他、旦略、豹胡、代翟、匈奴、楼烦、月氏、孅犁、其龙、东胡⑲，请令以橐驼、白玉、野马、骃骒、驶騠、良弓为献⑳。"

汤曰："善！"

【注释】

①此乃《商书》中的一篇，"古者篇题皆大题退在小题下"。孔晁注"不（在）《周书》，录中，以事类来附。"因为诸侯朝献所贡之贽，乃伊尹所制，自古而然。以《伊尹朝献》解读《王会》乃编书者本意。

②汤：商汤，商代开国之君。　伊尹：汤臣。

③牛马之所生：指本地土产。　利：便。

④四方令：即上"四方献令"之省。

⑤符娄：《吕氏春秋》有"傅娄"，《后汉书》有"夫馀"，《拾遗记》有"扶娄"，地在今辽东。

⑥仇（qiú 求）州：黄氏引"何秋涛疑即琉球古国"。

⑦伊虑：即医闾，地在今辽东。《尔雅》作医无闾。

⑧沤深：黄氏云"或言即目深"。前文作"自深桂"。

⑨九夷：《后汉书》夷有九种：畎夷、千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地在今胶东地区。

⑩十蛮：指诸蛮，地在今江浙一带。

⑪越：禹之后，地在今会稽。

⑫沤：通“瓯”，即东瓯。

⑬剪发文身：即有断发文身习俗之部族。

⑭鞞：刀鞘。　鳀鳣：即乌贼。　鲛：鲨鱼。　瞂：盾。

⑮瓯：朱氏以为即瓯骆，今广西境。　邓、桂：古国，今桂阳一带。　损子：黄氏“疑即春秋鄎国之先，地在今湖北安陵境。”朱氏“疑即瞫都。今广东琼山县东南。”　产里：即车里，今云南普洱。　百濮：朱氏“或云在巴中，或云今云南曲靖府地。”黄氏以为“在今福建建宁南。”　九菌：黄氏说，菌即《禹贡》之箘，春秋在麇国，地在今湖北当阳一带。

⑯瑇瑁：即玳瑁，一种大海龟。　文犀：有纹的犀牛角。　菌鹤：菌地所出之鹤。　短狗：矮足狗。

⑰昆仑：地在今兰州一带。　狗国：犬戎。　鬼亲：即鬼方。　枳已：黄氏校为“枳巴”，云“川东古国”。　阘耳：《吕氏春秋》有“北怀阘耳”，《山海经》有聂耳、离耳国。或即聂耳。　贯胸：《山海经》有贯胸国。有刺胸之俗，故名。　雕题：指刻其额头，涂以丹青，因其俗而名之。　离身：《尔雅·释地》有比肩民，刘师培疑即指此。　漆齿：即黑齿国，其齿如漆。

⑱纰罽（jì记）：指毛毡之类。　江历：孔晁以为“珠名”，黄氏云“一种香草，即靡芜”。

⑲空同：一作崆峒，今甘肃平凉西。　大夏：非西域之大夏，其时当在中原之北，内蒙中部一带。　莎车：靠近大夏，其时亦不在西域。　姑他：或云即“溥沱”之音转，地当在今溥沱河流域。　旦略：一作且略，或云且居之先，“且居”见《史记·匈奴列传》。　豹胡：北胡。黄氏云“与‘貊’通，《山海经》有貊国”，地近于燕。　代翟：代狄，地在今河北蔚县一带。　孅犁：《史记·匈奴列传》有新犁国，在匈奴之北。　其龙：或云《匈奴传》之茏城，地在今外蒙古。　东胡：在燕北，今承德东。

⑳橐驼：即骆驼。 骃骝：一种好马。 驒騱：马驴相配所生。

【译文】

《商书·伊尹朝献》

商汤对伊尹说："诸侯来进贡，有的没有土产而贡献远方的物品，事与实相反，不方便。现今我想依据土地所出作贡物，一定要容易到手又不珍贵。你就制定四方进献的法令吧！"

伊尹接受命令，于是就作《四方令》道：

"我要求正东的符娄、仇州、伊虑、沤深、九夷、十蛮、越、瓯及断发文身的部族，要命令他们以鱼皮制的刀鞘、乌贼鱼酱、鲨鱼皮制的盾牌、利剑作为贡物；正南方的瓯骆、邓国、桂国、损子、产里、百濮、九菌等国，要命令他们以珍珠、玳瑁、象牙、犀牛角、翠鸟羽毛、菌地的鹤、矮脚狗作为贡物；正西方的昆仑、犬戎、鬼方、枳已、闟耳、贯胸、刺额、离身、黑齿的方国，要命令他们以朱砂、白旄牛尾、毛毡、江历、龙角、神龟为贡物；正北方的崆峒、大夏、莎车、姑他、旦略、貊胡、代狄、匈奴、楼烦、月氏、新犁、其龙、东胡等方国，要命令他们用骆驼、白玉、野马、骃骝、驒騱、良弓作为贡物。"

商汤道："好！"

逸周书全译　卷八

祭公第六十

【题解】

记祭公谋父以有关勤政守位之事训戒穆王及其三公。《礼记·缁衣》引作《祭（叶）公之顾命》，当是本名。顾命，最后之命。可视为祭公临终前的训戒。祭，音zài（寨），周公儿子的封国。父，音fǔ。谋父为周公旦之孙，第二代祭公，死于穆王二十一年。

【原文】

王若曰："祖祭公，予小子虔虔在位①！昊天疾威，予多时溥愆。我闻祖不豫有加，予惟敬省②。不弔天降疾病，予畏天威。公其告予懿德③！"

祭公拜手稽首曰："天子！谋父疾维不瘳④。朕身尚在兹，朕魂在于天。昭王之所勖，宅天命！⑤"

【注释】

①祖：祭公乃穆王祖父辈。　虔虔：虔诚。

②昊天：昊训大，上天。　疾：急。　溥：大也。　不豫：指有病。

省：省视。

③不弔：不善。 畏天威：害怕上天的威严，意思是担心老天爷夺去祭公的生命。 懿德：美德，意思是给我以好的指示。

④瘳：愈。

⑤昭王：穆王姬满之父姬瑕。 勖：勉励。这里当是“佑助”之义。宅：居。

【译文】

穆王这样说：“叔祖祭公，我是虔诚地在位执政。上天急于施威，我多有大错。我听说叔祖病势加重，我是郑重地前来探视。不善的老天降下这疾病，我害怕它的威严。请您告诉我美好的德行。”

祭公行叩拜大礼，说：“天子！谋父我的病已不会好。我的身子还在这里，我的魂魄已经在天上。昭王在保佑着你，就安居天命吧！”

【原文】

王曰：“呜呼，公！朕皇祖文王、烈祖武王，度下国，作陈周①。维皇皇上帝度其心，置之明德，付畀于四方，用应受天命，敷文在下②。我亦维有若文祖周公暨列祖召公兹申③。予小子追学于文武之蔑，用克龚绍成康之业，以将大命，用夷居大商之众④。我亦维有若祖祭公之执和周国，保乂王家⑤。”

王曰：“公！称丕显之德，以予小子扬文、武大勳，弘成、康、昭考之烈⑥。”

王曰：“公，无困我哉！俾百僚乃心率辅弼予一人。⑦”

【注释】

①烈祖：有功业之祖。 度：居也。 作陈周：指办事周到无差错。

②度：揣度、了解。 付俾：付与。 应：受也。 应受天命：指有天下。 敷文：布施文德。

③维有：指借助。 若：您。 列祖：叔祖。 申：申告，诫训。

④蔑：通“末”，微末，言其小。 克：能。 龛：通“堪”，亦“克”，克龛连文。 绍：续，继承。 将：行也。 大命：天命。 夷：平也。

⑤执：执持，指担负国家重任。 和：和谐。 保：安定。 乂（yì 义）：安定。

⑥称：举也。 扬：续也，指继承。 昭考：指其父昭王。

⑦乃心：尽心。 率：用也。

【译文】

穆王说：“啊呀，祭公！我皇祖文王和烈祖武王，身处小国，办事周到无误。只有上天知晓他们的心思，把明德加于其身，把四方付与他们。他们接受天命，布施文德在下土。我也借助于您文祖周公和叔祖召公的训导。我小子追学文王武王的微德，因而能够继承成王、康王的业绩，以执行天命，使大商的民众过得平稳。我也借助您叔祖祭公执持和谐我们周朝，安定王室。”

穆王说：“祭公！列举您的美德，以帮助我小子发扬文王、武王的功勋，光大成王、康王以及我父昭王的业绩。”

穆王又说：“祭公！不要让我困惑啊！要让百官尽心，用来辅佐我呀！”

【原文】

祭公拜手稽首曰：“允乃诏！毕桓于黎民般①。”

公曰：“天子！谋父疾维不瘳，敢告天子：皇天改大

殷之命，维文王受之，维武王大克之，咸茂厥功②。维天贞文王，之董用威，亦尚宽壮厥心，康受乂之式用休③。亦先王茂绥厥心，敬恭承之。维武王申大命，勘厥敌④。”

公曰：“天子！自三公上下，辟于文、武，文、武之子孙大开封，方于下土⑤。天之所锡武王时疆土，丕维周之基，丕维后稷之受命，是永宅之⑥。维我后嗣旁建宗子，丕维周之始并⑦。呜呼，天子，三公！监于夏商之既败，丕则无遗后难，至于万亿年，守序终之⑧。既毕，丕乃有利宗，丕维文王由之⑨。

【注释】

①允乃诏：“乃诏允”的倒装句。 允，允当。 毕：全。 桓：忧也。般：读为盘，乐也。意思是，考虑到百姓的安乐。

②茂：丰也。 茂厥功，即建立了丰功。

③之董用威：孔晁注为“董之用威”，董一作重，读 chóng，指两次采用武力，故注言“伐崇、黎也”。 贞：正也，天使文王持正。 康：定，指制定。 乂：治。 休：美。

④绥：安。 申大命：重申天命。 勘：战。

⑤辟（bì 比）：法也。 三公：太师、太傅、太保。 封：读为邦，指邦国。 方：读为旁。 旁于下土，指邦国分布在各地。

⑥丕：发语词。 维：思。 时：通“是”。 后稷：周的始祖，名弃。宅：居。

⑦宗子：嫡子，非庶出。 旁建：广建。 并：通“屏”，指屏障，以藩王室。

⑧监：鉴戒。 难：患难。 亿：十万。 序：次序，一代传一代。

⑨既毕：指代代相传到底。 由之：指文王的初衷。

【译文】

祭公行叩拜大礼道：“你的诏告很适当啊，全是考虑到老百姓

的安乐。”

祭公又说：“天子！谋父我的病好不了，敬告天子：上天改易殷商之命，是文王接受的，是武王灭了殷商，他们都建了丰功。是上天让文王持正，两次使用武力，又开阔壮大他的心思，制定治国的法式，得以完美。又有先王多次安定他的信念，文王都恭敬地接受。是武王重申天命，战胜了他的敌人。”

祭公说：“天子！自三公以下，都效法文王、武王，文王、武王的子孙大建邦国，分布于各地。上天赐给武王的这片疆土，是周朝的基业，也是始祖后稷受命的地方，当永远守住它。我们后继者广建嫡子为诸侯，作为周王室的屏障。啊呀，天子，三公！以夏商的灭亡为鉴戒，就不会留下后患，传到万年、十万年，守着次序传到底。如果传承到底，就有利于宗族，也是文王的初衷。”

【原文】

公曰：“呜呼，天子！我丕则寅哉寅哉[①]。汝无以戾反罪疾丧时二王大功[②]。汝无以嬖御固庄后，汝无以小谋败大作[③]，汝无以嬖御士疾庄士、大夫、卿士[④]，汝无以家相乱王室而莫恤其外[⑤]！尚皆以时中乂万国[⑥]。

“呜呼，三公！汝念哉！汝无泯泯芬芬，厚颜忍丑。时维大不弔哉[⑦]！昔在先王，我亦维丕以我辟险于难，不失于正，我亦以免没我世[⑧]。呜呼，三公！予维不起朕疾，汝其皇敬哉[⑨]！兹皆保之。曰：康子之攸保，勖教诲之，世祀无绝[⑩]。不，我周有常刑[⑪]！”

王拜乎稽首党言[⑫]。

【注释】

①丕：发语词。　寅：敬也。

②戾：乖违。 反：反常。 疾：通“嫉”。 时：是。

③嬖御：宠妾。 庄后：正妻，正宫。 固：通“锢”，指蔽塞。 大作：大事。

④嬖御士：外宠，指佞臣。 庄士：正人君子。

⑤家相：陪臣，指谋私利的小人。 恤：忧虑。 外：王室之外。

⑥时：是。 中：中正之道。 乂：治。 万国：指诸侯。

⑦泯泯芬芬：昏乱。 不弔：不善。

⑧我辟：我的君王，指昭王。 险：远也。 免：通“勉”，尽力。 没：终。此句指尽力到死。

⑨皇：大也。

⑩曰：当指承诺之言。 康：安也。 子：指三公。康子之攸保，指明确你们的所作所为。 勖：勉励。

⑪不：读若“否”。 常刑：一定的刑罚。

⑫党：同“谠”，善也。

【译文】

祭公说：“啊呀，天子！我是慎重又慎重。你不要因乖戾、反常、罚罪、嫉妒丧失了这二王的大功。你不要用嬖妾蔽塞正宫，你不要因小打算而败坏大事，你不要以宠信的佞臣蔽塞正派之士及大夫、卿士，你不要用陪臣扰乱王室而不忧虑王室以外的事，要以这中正之道治理天下万国。

“啊呀，三公！你们要多思考啊！你们不要昏昏糊糊，厚着脸皮忍受耻辱，这样就是大不善了。从前在先王的时候，我总是考虑让我们君王远离患难，不失去正道，我也就尽力度过我这一生。啊呀，三公！我想我的病好不了啦，你们要大加重视啊，这样天下都会安定。你们要承诺：明确你们的责任，勉励教诲天子，使世代的祭祀没有断绝。不然，我们周朝定有刑罚。”

穆王拜手叩头，接受善言。

史记第六十一

【题解】

史记，史事的记录。此篇归纳了前朝诸国败亡的原因与教训，以此为鉴戒。今本《竹书纪年》“穆王二十四年，王命左史戎夫作《纪》。”当指此篇而言。

【原文】

维正月，王在成周，昧爽，召三公、左史戎夫曰[①]：“今夕朕寤，遂事惊予[②]。”乃取遂事之要戒，俾戎夫主之，朔望以闻[③]。

【注释】

①正月：依《竹书纪年》，当指穆王二十四年正月。 左史：记事之史官。召：告。 戎夫：左史之名。

②遂事：往事，指史事。

③要戒：重要而又可鉴戒。 俾：使。 朔望：每月朔望日。 闻：使闻，让……听到，即讲给穆王听。

【译文】

（二十四年）正月，穆王在成周。一天早晨，穆王告诉三公及左史戎夫：“今晚上我醒来，是已往的史事惊吓了我。”于是就要

求辑录历史上重要又可鉴戒的事，使左史戎夫主办，每月朔日望日讲给自己听。

【原文】

信不行，义不立，则哲士凌君政。禁而生乱，皮氏以亡①。

谄谀日近，方正日远，则邪人专国政。禁而生乱，华氏以亡②。

好货财珍怪则邪人进，邪人进则贤良日蔽而远。赏罚无位，随财而行，夏后氏以亡③。

严兵而不仁者其臣慑，其臣慑则不敢忠，不敢忠则民不亲其吏。刑始于亲，远者寒心，殷商以亡④。

乐专于君者权专于臣，权专于臣则刑专于民。君娱于乐，臣争于权，民尽于刑，有虞氏以亡⑤。

奉孤以专命者，谋主必畏其威而疑其前事。挟德而责数日疏，位均而争，平林以亡⑥。

【注释】

①哲士：智谋之士。 凌：侵凌。 皮氏：古国，旧地即今山西河津县西。

②谄谀：奉承。 华氏：古国，今河南郑州东南有华城。

③夏后氏：指夏桀。

④严兵：即严刑。 慑：惧。 刑始于亲：指刑施于亲近之臣，如比干剖心之类。

⑤乐：享乐。 专：专有，独占。 有虞氏：指舜之后人的封国。

⑥奉孤：侍奉幼主。 专命：独断专行。 谋主：指幼主长大。 挟德：指权臣依仗侍奉幼主的功德。 责数：责怪、数落，指权臣对人君的不满。 日疏：黄氏据《路史》增“贤能”二字。 位均：指权臣与

人君地位等同。 平林：古国，今湖北随县东北有平林故城。

【译文】

信用不行，仁义不立，那么智谋之人就会侵凌国君政务。不让他侵凌就会发生叛乱，皮氏国因此灭亡。

阿谀奉承者日益亲近，正直之臣日益疏远，那么奸邪之人就会把持国政。不让他把持就会发生叛乱，华氏国因此灭亡。

喜欢财物与奇珍异宝，那么奸邪之士就进入朝庭。奸邪进入朝廷，贤良之人日益不显而遭疏远。赏罚没有标准，随财物多而行赏罚，夏朝因此灭亡。

国君用严刑而不仁慈的，大臣就有所畏惧。大臣畏惧则不敢尽忠，不敢尽忠则百姓不亲近官吏。严刑从亲人开始，外人就会心寒。殷商因此灭亡。

享乐由国君独有，权力就被大臣独占。权力由大臣独占，刑罚就被百姓专受。国君沉溺于享乐，大臣必争夺权势，百姓尽都受刑。有虞氏因此灭亡。

侍奉幼主而独断专行的，幼主长大一定会畏惧他的威严，并怀疑他过去的作为。侍奉者依仗自己的功德而对人君不满，彼此日益疏远，君臣双方权势相当而争斗，平林国因此灭亡。

【原文】

大臣有锢职，谇诛者危。昔者质沙三卿朝而无礼，君怒而久拘之，誶而弗加，三卿谋变，质沙以亡[①]。

外内相间，下扰其民，民无所附，三苗以亡[②]。

弱小在强大之间，存亡将由之，则无天命矣。不知命者死。有夏之方兴也，扈氏弱而不恭，身死国亡[③]。

嬖子两重者亡。昔者义渠氏有两子，异母，皆重。君

疾，大臣分党而争，义渠以亡④。

功大不赏者危。昔平州之臣功大而不赏，谄臣日贵，功臣日怒而生变，平州之君以走出⑤。

召远不亲者危。昔有林氏召离戎之君而朝之，至而不礼，留而弗亲，离戎逃而去之，林氏诛之，天下叛林氏⑥。

昔者曲集之君伐智而专事，强力而不信其臣，忠良皆伏，愉州氏伐之，君孤而无使，曲集以亡⑦。

昔者有巢氏有乱臣而贵，任之以国，假之以权，擅国而主断。君已而夺之，臣怒而生变，有巢以亡⑧。

【注释】

①锢职：指专权。 谗诛：扬言杀人。 质沙：古国，又作宿沙，《吕览》、《淮南》作夙沙。

②相间：离间，不和。 三苗：古国。

③无天命：即无主权，由强大者所制。 有夏：指夏启。 扈氏：夏同姓国，即《尚书》之有扈氏，夏启灭之，故地在今陕西户县一带。

④嬖：受宠。 重：指地位高。 义渠：古国，今甘肃庆阳有义渠城。

⑤平州：古国，今山东莱芜县有平州城。 走出：指逃走他国。

⑥召远不亲：召来远方人又不加亲近。 离戎：疑即骊戎，故地在今陕西临潼县东。 有林氏：古国，《山海经》有林氏国。

⑦伐：夸耀，《论语》有“愿毋伐善”。 伏：即隐而不出。 曲集：古国。 愉州氏：古国。

⑧有巢氏：故地在今安徽巢县一带。 假：假托。 已而：过了不久，后来。

【译文】

大臣专权，动不动就扬言杀人的，危险。从前质沙国三卿朝君而不顾礼节，国君生怒而长久拘禁他们，声言诛杀而不诛杀，三

卿合谋政变，质沙国因此灭亡。

外臣与内臣不和，都扰乱下面的百姓，百姓无处依附，三苗国因此灭亡。

弱小之国在强国之间，存亡将由强国决定，自己不能作主。不知道这种命运的，只有死。夏朝刚兴起的时候，扈氏弱小而对夏不恭敬，结果身死国灭。

受宠的儿子两个都位重的，一定亡国。从前义渠氏有两个儿子，不是一母所生，皆处高位。国君后来得了病，大臣们分为两党而相争斗，义渠国因此灭亡。

功劳大而不加奖赏的，危险。从前平州国的大臣有大功而不赏，谄媚之臣反而日益显贵，功臣们一天天愤怒起来而发动政变，平州的国君因此逃往他国。

召来远人不加亲近的，危险。从前有林氏召来离戎国的君王朝见他，到了之后不给礼遇，留下来又不加亲近，离戎国君逃离林氏国，林氏国诛杀了他，结果天下人都背叛了林氏。

从前曲集国的国君自恃聪明而独断事务，强悍有力而不信任大臣，忠良之臣都隐而不出。后来愉州氏攻打他，国君孤立而无人可使，曲集国因此灭亡。

从前有巢氏有个乱臣却地位显贵，把国事交给他，把大权托付给他，让他专擅国政而独断专行。国君后来夺回他的权力，乱臣生怒而发动政变，有巢氏因此灭亡。

【原文】

斧小不胜柯者亡。昔有邻君嗇俭，减爵损禄，群臣卑让，上下不临。后邻小弱，禁罚不行，重氏伐之，邻君以亡[①]。

久空重位者危。昔有共工自贤，自以无臣，久空大官，

下官交乱，民无所附，唐氏伐之，共工以亡②。

犯难争权，疑者死。昔有林氏、上衡氏争权，林氏再战而胜，上衡氏伪义弗克，俱身死国亡③。

知能均而不亲，并重事君者危。昔有南氏有二臣贵宠，力钧势敌，竞进争权，下争朋党，君弗能禁，南氏以分④。

昔有果氏好以新易故，故者疾怨，新故不和，内争朋党，阴事外权，有果氏以亡⑤。

爵重禄轻，比□不成者亡。昔有毕程式，损禄增爵，君臣貌匽，比而戾民，毕程式以亡⑥。

好变故易常者亡。昔阳氏之君，自伐而好变，事无故业，官无定位，民运于下，阳氏以亡⑦。

业形而愎者危。昔谷平之君愎类无亲，破国弗克，业形用国，外内相援，谷平以亡⑧。

武不止者亡。昔阪泉氏用兵无已，诛战不休，并兼无亲，文无所立，智士寒心，徙居至于独鹿，诸侯叛之，阪泉以亡⑨。

【注释】

①柯：斧之柄。斧为用喻臣，柯运斧喻君。　不临：不融洽。　邻：古国，故地在河南新郑县西北。黄氏以为即《诗经·桧风》之桧。　重氏：少昊时木正之后。黄氏以为"重黎之后"。　朱氏云："言邻君以亡，则国未灭也。其后郑桓公灭邻在幽王时。"

②自贤：认为自己贤能。　共工：炎帝之后。　唐氏：即尧。

③犯难：冒着危难。　疑：指不决。　而胜：旧作"弗胜"。　伪：通"为"。　为义：讲仁义。　有林氏、上衡氏：古国之名。

④有南氏：古国，今湖北江陵，古称南郡。

⑤有果氏：古国，今果州一带。 疾：通“嫉”。 外权：即有权势的外国。阴事外权，指暗中勾通大国。

⑥比□：黄氏校为“比戾”。比为勾结，戾即戾民，坑害百姓。 成：通“诚”。 毕程氏：即程邑，王季灭之，文王“宅程三年”，今陕西高陵地。 貌匮：貌似匮乏。

⑦阳氏：丁兆洛以为即《礼记》中的阳侯。 自伐：夸耀自己。

⑧形：通“刑”。 业刑：以刑为业。 谷平：古国，《左传·桓公》有谷国，或其后人。 愎：很也，即犟性。 类：戾也。

⑨阪泉：古国，疑是炎帝之后。昔轩辕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 独鹿：即涿鹿。

【译文】

斧头小，承受不了大斧柄的，必灭亡。从前郤国之君吝啬节俭，降爵位减俸禄，群臣地位低下，上下不协调。后来郤国变成弱国，禁令与处罚都行不通。重氏国攻打他，郤君因此而死。

长久使重要位置空缺的，危险。从前共工氏认为自己贤能，认为没有可用之臣，长期空缺大官，结果下面官员交相作乱，百姓无处依附，唐氏攻打他，共工氏因此灭亡。

冒着危难争夺权力，犹疑不决者必死。从前有林氏与上衡氏争夺权力，林氏两战不胜，上衡氏行仁义不攻下它，结果双方都身死国灭。

聪明能干相等而不和，又同时受到重用共事君王的，危险。从前有南氏有两个大臣，显贵而受宠，势力钧等，竞相争权，在下面争取党羽，国君不能禁止，南氏国因此分裂。

从前有果氏喜欢以新易旧，旧大臣嫉妒怨恨，新旧大臣不和，国内结党相争，暗中与外国勾结，有果氏因此灭亡。

大臣爵位高而俸禄少，勾结起来坑害百姓又不诚实的，灭亡。从前毕程式减少俸禄，增加爵位，群臣貌似匮乏，而勾结坑害百姓，毕程式因此灭亡。

喜欢改变故旧，变更常规的，灭亡。从前阳氏国君王，夸耀自己而喜欢变改，结果做事没有固定职业，做官没有固定职位，百姓在下面搬来迁去，阳氏国因此灭亡。

专用刑法而任性的，危险。从前谷平国的君王任性暴戾，没有亲近之臣，打败他国又不灭掉，专用刑法治国，结果内外势力相结合，谷平国因此灭亡。

用武不停的，灭亡。从前阪泉氏用兵不止，征战不休，兼并他国，没有友好邻邦。文人无立足之地，智士个个心寒。后来迁到独鹿，诸侯背叛了它，阪泉氏因此灭亡。

【原文】

很而无亲者亡。昔者县宗之君很而无听，执事不从，宗职者疑发大事，群臣解体，国无立功，县宗以亡①。

昔者玄都贤鬼道，废人事天，谋臣不用，龟策是从，神巫用国，哲士在外，玄都以亡②。

文武不行者亡。昔者西夏性仁非兵，城郭不修，武士无位；惠而好赏，财屈而无以赏。唐氏伐之，城郭不守，武士不用，西夏以亡③。

美女破国。昔者绩阳强力四征，重丘遗之美女，绩阳之君悦之，荧惑不治，大臣争权，远近不相听，国分为二④。

宫室破国。昔者有洛式宫室无常，池囿广大，工功日进，以後更前，民不得休，农失其时，饥馑无食，成商伐之，有洛以亡⑤。

【注释】

①很：固执，不服劝导。古语“很如羊”即其本义。　县：古“悬”字。县宗：“或即《六韬》之悬原。”（黄氏说）宗职者：指君王宗亲任职者。

②玄都：古国，《竹书纪年》，“帝舜四十二年，玄都氏来朝。” 龟策：指占卜，卜用龟板，占用策。

③西夏：尧时古国。 屈：竭也，指财竭。 唐氏：唐尧。

④绩阳：《路史》有青阳。 重丘：亦作重邱，故地在今茌平县西南。 荧惑：迷乱。 听：服从。

⑤有洛式：春秋时潞氏，《国语》有潞洛。故地在今山西潞城一带。 成汤：商朝开国之君。

【译文】

因执而没有亲近的，灭亡。从前悬宗国的君王固执而不听劝导，结果办事不顺，任职者生疑而发动政变。最终群臣四散，无人为国立功，悬宗因此灭亡。

从前玄都重视鬼神，不重人才而敬奉上天。谋臣不用，相信占卜，重用神巫治国，智士们逃出国外，玄都因此灭亡。

无文德无武备的，灭亡。从前西夏国性仁爱而反对用兵。城廓不加修缮，武士也无事干。性仁惠而好赏赐，结果财竭而无物可赏。唐尧攻打它，城廓不能守护，武士不愿出力，西夏因此灭亡。

美女破败国家。从前绩阳国凭强力四处征伐，重丘国送来一批美女。绩阳国君喜欢她们，结果被迷惑而不治理国家，导致大臣们争夺权势，远近都不再顺从，绩阳国分裂成两个。

宫室破败国家。从前有洛式不断建造新宫室，池塘与园林都很宽大，土木工程日益增多，还在用新的取代旧的。百姓不得休息，农民违背农时，致使发生饥荒没有吃的。成汤攻打它，有洛氏因此灭亡。

职方第六十二

【题解】

《周礼·夏官·职方氏》与此文基本相同。职方即职方氏，乃官名。职，主也，指职掌；方指地域。讲职方氏的职责以及九州的山川、地利、物畜之类，还言及九服之制。

【原文】

职方氏掌天下之图，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与其财用、九谷、六畜之数，周之其利害，乃辨九州之国，使同贯利①。

【注释】

①邦国：诸侯领地。　都鄙：黄氏云“公卿大夫之采邑”。　貉：通“貊”。　夷、蛮、闽、貊、戎狄：指少数民族。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东南有闽，东北有貊。四、八、七、九、五、六，皆约数。　九谷：泛指各种谷物。　周：遍。　贯：通。

【译文】

职方氏职掌天下的地图，辨别各诸侯国、公卿采邑、四夷八蛮、七闽九貊、五戎六狄的人民与其财用、九谷、六畜的多少，全

面掌握他们的利与害，然后区别九州的国家，使他们互通利益。

【原文】

东南曰扬州。其山镇曰会稽，其泽薮曰具区，其川三江，其浸五湖[①]。其利金、锡、竹、箭。其民二男五女。其畜宜鸡、狗、鸟兽，其谷宜稻[②]。

正南曰荆州。其山镇曰衡山，其泽薮曰云梦，其川江、汉，其浸波、溠[③]。其利丹、银、齿、革。其民一男二女。其畜宜鸟兽，其谷宜稻[④]。

河南曰豫州。其山镇曰华山，其泽薮曰圃田，其川荥、雒，其浸颍、湛[⑤]。其利林、漆、丝、枲。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扰，其谷宜五种[⑥]。

【注释】

①山镇：指名山。　泽薮：指积聚大水的湖泊。　具区：一名震泽，今之太湖。　三江：指北江——扬子江，中江——吴淞江，南江——钱塘江。　浸：积水可供灌溉的塘池，泛指水利。　五湖：指彭蠡、巢湖、长荡、射湖、鑑湖。　其畜、其谷：畜、谷皆作动词用。指养牲畜，种五谷。

②利：地利，指地矿物产资源。　二男五女：指男女比例。　畜：养动物。　谷：种五谷。

③云梦：古之大湖，今洞庭湖仅为一部分。　波：波水，汉江支流。　溠：溠水，溳水支流。

④丹：朱砂。　齿：指象牙。　革：犀牛皮。

⑤圃田：古泽名，在今河南中牟县。　荥：荥水，亦指荥泽，在荥阳境。　雒：今洛水。　颍：颍水，淮河支流。　湛：水名，向东入北汝河。

⑥林：指竹木。　枲：麻。　扰：孔晁注“家所畜曰扰”，指驯养之物；马、牛、羊、豕、犬、鸡。　五种：指黍、稷、菽、麦、稻。

【译文】

东南方叫扬州。它的名山叫会稽，它的大泽叫具区，它的河流是三条江，它的水利是五个湖。它的地利物产是金、锡、竹、箭。它的男女人比例是二比五。那里养牲畜适宜鸡、狗、鸟兽。那里种粮食适宜水稻。

正南方叫荆州。它的名山叫衡山，它的大泽叫云梦，它的河流是长江、汉水，它的水利波水、溠水。它的地利物产有朱砂、白银、象牙、犀牛皮。它的男女人比例是一比二。那里养牲畜宜于鸟兽，那里种粮食宜于水稻。

黄河以南叫豫州。其名山叫华山，它的大泽叫圃田，它的河流是荥水、雒水，它的水利是颍水、湛水。它的地利物产有竹木、油漆、蚕丝、苧麻。它的男女人比例是二比三。那里养牲畜适宜六种家禽家畜，那里种粮食适宜五种谷物。

【原文】

正东曰青州。其山镇曰沂山，其泽薮曰望诸，其川淮、泗，其浸沂、沐[①]。其利蒲、鱼。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鸡、犬，其谷宜稻、麦[②]。

河东曰兖州。其山镇曰岱山，其泽薮曰大野，其川河、沛，其浸卢、维[③]。其利蒲、鱼。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扰，其谷宜四种[④]。

正西曰雍州。其山镇曰岳山，其泽薮曰弦蒲，其川泾、汭，其浸渭、洛[⑤]。其利玉石。其民三男二女。其畜宜牛、马，其谷宜黍、稷。

【注释】

①沂山：在山东临朐县南。　望诸：亦名孟诸，一曰明都，在河南商丘

县东北。 泗：淮河支流。 沂：沂水，泗水支流。《论语》有“浴乎沂”。 沭：沭水，在沭阳县入海。今泗、沂、沭水道不与古同。

②蒲：蒲草，供编织用。

③岱山：即泰山。 大野：又名钜野。 沛：即济水。 卢：水名。维：即潍水，源出山东莒县之潍山（黄氏说）。

④四种：指黍、稷、稻、麦。

⑤岳：又名岍 qiān 山，一曰吴山，今陇县西南。 弦蒲：亦作弦圃，在今陇县西。 泾：泾水，渭水支流。 汭：泾水支流。

【译文】

正东方叫青州。它的名山叫沂山，它的大泽叫望诸，它的河流是淮水、泗水，它的水利有沂水、沭水。它的地利物产是蒲草、鱼类。它的男女比例是二比三。那里养牲畜适宜鸡、犬，那里种粮食适宜稻、麦。

黄河以东叫兖州。其名山叫泰山，它的大泽叫大野，它的河流是黄河、济水，它的水利有卢水、潍水。它的地利物产是蒲草、鱼类。它的男女比例是二比三。那里养牲畜适宜六种，那里种粮食适宜黍、稷、稻、麦四种。

正西方叫雍州。其名山叫岳山，它的大泽叫弦蒲，它的河流是泾水、汭水，它的水利有渭河、洛河。它的地利物产是玉石，它的男女比例是三比二。那里养牲畜宜于牛、马，那里种粮食宜于黍、稷。

【原文】

东北曰幽州。其山镇曰医无闾，其泽薮曰貕养，其川河、沛，其浸菑、时。其利鱼、盐。其民一男三女。其畜宜四扰，其谷宜三种①。

河内曰冀州。其山镇曰霍山，其泽薮曰扬纡，其川漳，

其浸汾、露[2]。其利松、柏。其民五男三女。其畜宜牛、羊，其谷宜黍、稷。

正北曰并州。其山镇曰恒山，其泽薮曰昭馀祁，其川虖池、呕夷，其浸涞、易[3]。其利布、帛。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五扰，其谷宜五种[4]。

【注释】

①医无闾：山名，在今辽宁北镇县西。 貕养：古泽，今已干涸，故址在山东莱阳境。 沛：即济水，此指上游，下游属兖州。 菑：淄水，源出山东莱芜。 时：时水源出临淄西南。 四扰：孔晁注“牛、马、羊、豕”。 三种：黍、稷、稻。

②河内：黄河以北。 霍山：一名太岳，在今山西霍县东南。 扬纡：古泽，当在今冀南一带。 漳：指清漳河，源出山西平定县东南。 露：即潞水，即今山西浊漳河。

③恒山：北岳，河北曲阳县境。 昭馀祁：古泽，故址在山西祁县东。 虖池：即滹沱河。 呕夷：水名，即今壶流河，入桑干河（朱氏说）。 涞：即今拒马河。 易：易水出易县，入拒马河。

④五扰：孔晁注“牛、马、羊、豕、犬”。 五种：黍、稷、菽、麦、麻。

【译文】

东北方叫幽州。其名山叫医无闾，它的大泽叫貕养，它的河流是黄河、济水，它的水利是淄水、时水。它的地利物产是鱼与盐。它的男女人比例是一比三。那里养牲畜适宜牛、马、羊、猪，那里种粮食适宜黍、稷、稻三种。

黄河以北叫冀州。其名山叫霍山，它的大泽叫扬纡，它的河流是漳水，它的水利是汾水、潞水。它的地利物产是松、柏。它的男女人比例是五比三。那里养牲畜适宜牛、羊，那里种粮食适宜黍、稷。

正北方叫并州。其名山叫恒山，它的大泽叫昭馀祁，它的河流是滹沱河、呕夷河，它的水利是涞水、易水。它的地利物产是布、帛。它的男女人比例是二比三。那里养牲畜适宜马、牛、羊、猪、狗五种，那里种粮食适宜黍、稷、豆、麦、麻五种。

【原文】

乃辨九服之国：方千里曰王圻，其外方五百里为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为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为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为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为卫服，又其外方五百里为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为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为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为藩服①。

凡国，公、侯、伯、子、男，以周知天下。凡邦国，大小相维，王设其牧②，制其职，各以其所能；制其贡，各以其所有。王将巡狩，则戒于四方，曰："各修平乃守，考乃职事，无敢不敬戒！国有大刑。"③及王者之所行，道率其属而巡戒命。王殷国，亦如之④。

【注释】

①服：服王事。 九服：服分九等，远近不同。 王圻：即王畿，王子直辖领地。 侯：为王斥候，斥候即侦察、候望。 甸：田也。 甸服：为王治田纳谷。 男：任也。 男服：任王力役之事。 采：事也，采服当指其他杂役。 卫：为王捍卫。 蛮服：以蛮俗事王。 夷服：以夷礼事王。 镇服：为王镇守。 藩服：为王土的藩篱。

②周：遍。 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 维：维系。 牧：指方伯、首领。

③巡狩：巡视境内。 乃：汝也。 守：所守之地。

④"者"字衍。 道：读为"导"，即走在前面。 戒命：戒备之命，王出发前发布，即前"戒于四方"之戒。此处指执行戒命的情况。 殷：

众也。 殷国：孔晁注：“不巡狩之年，六服尽朝，谓之殷国。”指众诸侯朝见天子。 亦如之：也是这样，指先发布戒命。

【译文】

还要区分九服的国家：王城方圆一千里叫王畿，王畿以外方圆各五百里是侯服，侯服以外方圆各五百里是甸服，甸服以外方圆各五百里是男服，男服以外方圆各五百里是采服，采服以外方圆各五百里是卫服，卫服以外方圆各五百里是蛮服，蛮服以外方圆各五百里是夷服，夷服以外方圆各五百里是镇服，镇服以外方圆各五百里是藩服。

大凡邦国，分公爵、侯爵、伯爵、子爵、男爵，以遍知天下邦国多少。大凡邦国，都是大小相维系，周天子设置牧伯。制定他们的职事，凭他们各自的能力；制定他们的贡物，依他们各自的所有。天子将巡视境内，就先向四方发布戒备命令，说道：“各自整治你们的邦国，考察你们的职责，不可不认真戒备。因为国家有大刑。”到天子出发上路，诸侯走在前，还要率领下属巡察执行戒命的情况。不是巡狩之年，众诸侯朝见天子，也是这样。

逸周书全译　卷九

芮良夫第六十三

【题解】

记芮伯良夫目睹厉王失道对厉王及“执政小子”所作的训戒。

【原文】

厉王失道，芮伯陈诰，作《芮良夫》[①]。

芮伯若曰[②]：“予小臣良夫稽首谨告天子：惟民父母，致厥道，无远不服[③]；无道，左右臣妾乃违。民归于德。德则民戴，否德民仇，兹言允效于前不远：商纣不改夏桀之虐，肆我有周有家[④]。

【注释】

①芮：姬姓国。地在今陕西大荔县境。成王时有芮伯，良夫乃后人。
　诰：诫勉。

②若曰：如此说。此文乃史臣所辑录，故用“若曰”。

③致：极也。　厥道：其道，指天子应行之道，即应尽之责。

④德：思德。　否德：无恩德。　允：诚信、确实。　效：验也。　肆：

故。

【译文】

周厉王失去道义，芮伯陈述他的警诫，史臣就此作《芮良夫》一文。

芮伯这样说："我小臣良夫叩头谨告天子：作为百姓的父母，只要尽到他的职责，远方人没有不服从的。如果不讲道义，身边的臣妾也会背离。百姓归向恩德。有德百姓会拥戴，无德百姓就仇恨。这句话真实地验证在此前不远：商纣王不改夏王桀的残暴，因此才有我们周朝以及国家。

【原文】

"呜呼！惟尔天子嗣文、武业，惟尔执政小子，同先王之臣，昏行罔顾，道王不若①；专利作威，佐乱进祸，民将弗堪。治乱信乎其行，惟王暨尔执政小子攸闻②。古人求多闻以监戒，不闻，是惟弗知。尔闻尔知，弗改厥度，亦惟艰哉。后除民害，不惟民害；害民，乃非后，惟其仇。后作类。后弗类，民不知后，惟其怨。民至亿兆，后一而已。寡不敌众，后其危哉③！

呜呼！野禽驯服于人，家畜见人而奔，非禽畜之性，实惟人。民亦如之。今尔执政小子惟以贪谀事王，不勤德以备难。下民胥怨，财力单竭，手足靡措，弗堪戴上，不其乱而④？以予小臣良夫观，天下有土之君，厥德不远，罔有代德。时为王之患，其惟国人⑤。

【注释】

①执政小子：指厉王重用的荣夷公等人。　先王：指周夷王。　道：读

为“导”。 不若：不顺。 专利：独占其利。

②攸闻：所闻。

③度：想法，作“规矩”讲亦通。 后：指君王。 类：善也。 亿：十万。 兆：百万。

④贪谀：孔晁注“专利为贪，曲人为谀。” 勤：尽心尽力。 备：预防。 胥（xū 需）：相与，皆。 单竭：殚竭。 戴：拥戴。 而：语词。

⑤代德：子承父位承其德。 罔：无。 时：通“是”，这。 其惟国人：朱氏引“卢（文弨）曰：患不在诸侯而在国人，言内溃也。”国人当指君主身边的大臣。

【译文】

“啊呀！你天子继承了文王、武王的基业，而你的执政大臣如同先王夷王的大臣，行事昏昏又无所顾及，导引君王于不顺。独占其利作威作福，帮助作乱，引起灾祸，百姓将不堪忍受。国家的安定或混乱确实在于你们的行为，这是君王和你的执政大臣所听到过的。古人希望多多听取作为鉴戒，不听就不会知道。你虽然听了，你也知道了，可是不改变你的想法，也就难了，国君除去百姓的祸害，就不是百姓的祸害。如果祸害百姓，就不是君王，而是他们的仇人。君王当行善事。君王不行善，百姓就不认他为君王，只是怨恨他。百姓多到十万、百万，君王一人而已。寡不敌众，君王就危险了。

啊呀！野禽能够被人驯服，家畜见人反而奔逃，这并不是禽、畜的本性，实际上在于人。老百姓也是这样。现今你的执政大臣只以贪利奉承对待君王，不尽心于道德以预防灾难。致使在下的百姓都生怨恨，财力枯竭，手足无措，不堪奉上，岂不作乱吗？凭我小臣良夫所见，天下有封土的国君，他的道德不广大，不可能代代相传。这正是君王的忧患，它来自君王的大臣。

【原文】

“呜呼，惟尔执政朋友小子，其惟洗尔心，改尔行，克

忧往愆，以保尔居[①]。尔乃聩祸玩灾，遂非不悛，余未知王之所定，矧乃小子[②]？惟祸发于人之攸忽，于人之攸轻[③]。心不存焉，变之攸伏。尔执政小子不图大鼏，偷生苟安，爵以贿成[④]。贤知箝口，小人鼓舌，逃害要利，并得厥求，唯曰哀哉[⑤]！

我闻曰：‘以言取人，人饰其言；以行取人，人竭其行。饰言无庸，竭行有成。’惟尔小子，饰言事王。寔蕃有徒。王貌受之，终弗获用[⑥]。面相诬蒙，及尔颠覆。尔自谓有馀，予谓尔弗足。敬思以德，备乃祸难。难至而悔，悔将安及？无曰予为，惟尔之祸[⑦]。”

【注释】

①朋友：即朋党。　行（xìng 幸）：品德。　忧：虑。　愆：过错。

②聩：耳聋。这里指装聋，充耳不闻。　悛：改也。　玩：忽视。　遂非：坚持错误。　定：安定、安全。　矧：况也。

③黄氏据《治要》校补为“咎起于人之攸轻”。　咎：过失。　攸：所。

④鼏（jiǎn 艰）：“艰”的古文。大艰即大难。

⑤逃害要利：逃害就贤智说，要利就小人说。

⑥庸：用。　蕃：多也。　貌：外表。

⑦为：通伪，不真实。

【译文】

“啊呀，你们这些执政的朋党小人，只有洗净心灵，端正品行，能深思过去的错误，才可保住你们的地位。你们如果忽视灾祸，充耳不闻，坚持错误不改，我不知君王如何才能安全，何况你们这些小子？灾祸从人们忽略的地方发生，过错从人们轻视的地方引出。心不在那里，那里就有变故潜伏。你们这些执政小子不希望出大难而已，只求苟且偷生，官爵以贿赂而成。使得贤智之士闭

口不言以逃避祸事，让小人摇唇鼓舌获取利益。虽然两种人都得到他们的希求，也只能说可悲啊。

我听说：‘以言辞取用人，人就会修饰他的言辞。以行动取用人，人们就会竭尽他的行动。修饰言辞没有用处，尽力办事必有成果。’正是你们这些小子，修饰言辞侍奉君王。实际上你们的门徒还很多。君王看来是接受了你们的意见，而最终不会取得效用。你们公开相互欺蒙，甚至反复折腾。你们自以为还有馀力，我认为你们力量不足。认真想想你们的德行，防备你们的灾难。灾难到了才后悔，后悔怎么来得及？不要说我的话不实在，那是你们自己的灾祸。”

太子晋第六十四

【题解】

太子晋，指周景王（一说灵王）太子，名晋。此篇通过晋大夫师旷与太子晋的对话，突出表现太子晋的聪慧。

【原文】

晋平公使叔誉于周，见太子晋而与之言，五称而三穷，逡巡而退[①]。其言不遂，归告公曰：“太子晋行年十五，而臣弗能与言，君请归声就、复与田。若不反，及有天下，

将以为诛②。”平公将归之，师旷不可曰：“请使瞑臣往与之言，若能幪予，反而复之③。”

【注释】

①叔誉：晋大夫羊舌肸，字叔向。 五称：称举五事。 逡巡：本迟疑不决，这里有羞愧之意。《庄子·让王》“子贡逡巡而有愧色”。

②遂：终也。 声就、复与：本周二邑，周衰而晋取之。 诛：惩处义，非诛杀。

③师旷：晋大夫，名旷，乐师。目盲，故自称“瞑臣”。 幪：覆也。 幪予：指胜我。

【译文】

晋平公派大夫叔向去成周。叔向见到太子晋并与他交谈，讲了五件事有三件事无言以对，很惭愧地退了出来。他们的交谈没有结果。回到晋国告诉平公说：“太子晋只有十五岁，而我不能与他交谈，请您把声就、复与两处的田地还给周。如果不归还，等到他继位有了天下，将因此而惩处我们。”晋平公想归还两邑，大夫师旷不同意，说：“请让我盲臣去与他交谈，若能胜过我，等我回来后再回复他。”

【原文】

师旷见太子，称曰：“吾闻王子之语高于泰山，夜寝不寐，昼居不安，不远长道而求一言”。王子应之曰：“吾闻太师将来，甚喜而又惧。吾年甚少，见子而慑，尽忘吾变①。”师旷曰：“吾闻王子，古之君子，甚成不骄②。自晋如周，行不知劳。”王子应之曰：“古之君子，其行至慎；委积施关，道路无限。百姓悦之，相将而远。远人来欢③，视道如咫。”

师旷告善，又称曰："古之君子，其行可则④。由舜而下，其孰有广德？"王子应之曰："如舜者天。舜居其所以利天下，奉翼远人，皆得已仁，此之谓天⑤。如禹者圣。劳而不居以利天下，好取不好与⑥，必度其正，是之谓圣。如文王者，其大道仁，其小道惠；三分天下而有其二，敬人无方，服事于商；既有其众，而返失其身，此之谓仁⑦。如武王者义。杀一人⑧而以利天下，异姓同姓各得其所，是之谓义。"

【注释】

①慑：惧怕。　度：当指内心所想。

②甚成：成就甚大。

③委积：指积聚粮食。　施：读为弛，放松。　限：阻碍。　将：扶也。　远：从远方来。

④则：可供效法的准则，法则。

⑤天：唯天唯大，意即伟大如天。　奉：养。　翼：护卫。　已仁：黄氏校为"己仁"，己之仁爱。

⑥黄氏校为"好与不好取"。

⑦仁：仁者爱人。　惠：柔和。　朱氏云：大道言其全体，小道言其散见。大道是大原则，小道当指具体事务。　无方：不抗命。　有其众：指有了天下。　返失其身：返通反。反而去世了。

⑧一人：指商王纣。

【译文】

师旷见了太子晋，说道："我听说王子讲的话比泰山还高，所以晚上睡不着觉，白天坐立不安，不嫌路远而来求太子一句话。"太子晋回答说："我听说太师要来，非常高兴而又畏惧。我年纪很小，见了您心里害怕，完全忘了我内心的想法。"师旷说："我听

说太子您，如同古代的君子，成就很大而不骄傲。我从晋国到成周来见您，行程也不感到劳累。”太子晋回答说：“古代的君子，他的行为极其谨慎。积聚粮食，放松关卡，道路上没有阻碍。老百姓喜欢他，相互搀扶从远方而来。远方人前来欢聚，视远道如同咫尺。”

师旷称赞他讲得好，又说道：“古代的君子，他的行为可堪效法。自舜以下，还有谁具有广博的道德呢？”太子晋回答说：“像舜这样的人，伟大如天。舜在自己的位子上，有利于全天下人。养育保护远方人，让远方人都能得到自己的仁爱，这就叫做‘天’。像禹这样的人，是圣人。他劳苦而不居功，以利于全天下。好施与而不好索取，凡事一定考虑是否正大，这就叫做‘圣’。像文王这样的人，他处事的大原则是爱人，具体办事讲求柔和。三分天下他占有两分，仍然敬重别人，不愿抗命，服事商朝。已经有了天下，他反而离开人世。这就叫做‘仁’。像武王这样的人，是‘义’。杀死纣王一人而有利于全天下。使异姓、同姓都各得其所，这就叫做‘义’。”

【原文】

师旷告善，又称曰：“宣辨名命，异姓恶方，王、侯、君、公，何以为尊，何以为上？[①]”王子应之曰：“人生而重丈夫，谓之胄子；胄子成人，能治上官，谓之士；士率众时作，谓之伯；伯能移善于众，与百姓同，谓之公；公能树名生物与天道俱，谓之侯；侯能成群，谓之君；君有广德，分任诸侯而敦信，曰予一人；善至于四海，曰天子；达于四荒，曰天王；四荒至，莫有怨訾，乃登为帝。[②]”

师旷罄然[③]，又称曰：“温恭敦敏，方德不改，闻物□□，下学以起，尚登帝臣，乃参天子，自古谁[④]？”王子

应之曰："穆穆虞舜，明明赫赫。立义治律，万物皆作，分均天财，万物熙熙，非舜而谁⑤？"师旷束躅其足⑥，曰："善哉！善哉！"王子曰："太师何举足骤？"师旷曰："天寒，足跔是以数也。⑦"

【注释】

①宣：显也。 辨：区分。 名命：名号。 恶方：指外族方国。(黄氏说)。

②丈夫：男子。这里指男孩子。 胄子：国子，即贵族子弟。 上官：居民之上，指官吏。 治：指治事。 时作：按时而作。 伯：长也。 公：无私。 生物：养生他物。 敦：厚也。 四海：指中国。 四荒：四方荒远之地，中国之外。 至：来朝。 訾：非议。 登：升。

③馨然：肃敬的样子。

④方德：常德也。 □□：黄氏据《图赞》补"于初"二字。 闻物于初：从根本上去了解事物。 下学以起：从最下层起始。 尚：通"上"，向上。 参：配。

⑤穆穆：美也，言有威仪，指仪表堂堂。 赫赫：显赫。 义：标准。 律：法也。 万物皆作：即百业都兴旺。 万物熙熙：百姓安乐的样子。 天财：天之财，指地力资产。

⑥束躅：踏步。

⑦骤：频敏。 跔（jū 驹）：腿脚抽筋。 数（shuò 硕）：频繁。

【译文】

师旷称赞他讲得好，又说道："公开区分名号，包括异姓外邦，王、侯、君、公等等，以哪个最为尊，哪个最为上？"太子晋回答说：人们一生来就看重男孩子，称之为'胄子'；胄子成人以后，能理事做官，称之为'士'；士率领众人按时劳作，就称之为'伯'；伯能向众人推广善事，与百姓爱憎相同，称之为'公'；公能树立名声、养育他物，与天道共存，称之为'侯'；侯能成就群

体，称之为‘君’；君有大德，分任诸侯而敦厚守信的，叫‘予一人’；善事广达四海，叫‘天子’；达于四荒的，叫‘天王’；四方荒远都来朝见，没有人怨恨与非议，就升而为帝。”

师旷肃然起敬，又说道：“性情温柔，厚道敏捷，不改常德，从头学起，从下而上升为帝臣，最后才参配天子的，自古以来有谁呢？”太子晋回答说：“堂堂虞舜，光明显赫，立标准，定律令，百业兴旺，均分自然财富，百姓安宁，除了舜又有谁呢？”师旷原地踏脚，说道：“好啊！好啊！”太子晋说：“太师为何抬脚那么频繁？”师旷说：“天冷，腿脚容易抽筋，所以频频踏脚。”

【原文】

王子曰：“请入坐！”遂敷席注瑟。师旷歌《无射》曰[①]：“国诚宁矣！远人来观；修义经矣，好乐无荒[②]。”乃注瑟于王子。王子歌《峤》曰：“何自南极，至于北极？绝境越国，弗愁道远？”师旷蹶然[③]起曰：“瞑臣请归。”

王子赐之乘车四马，曰：“太师亦善御之？”师旷对曰：“御，吾未之学也。”王子曰：“汝不为夫《诗》？《诗》云：‘马之刚矣，辔之柔矣；马亦不刚，辔亦不柔。志气鹿鹿，取予不疑[④]’。以是御之。”师旷对曰：“瞑臣无见。为人辩也，唯耳之恃，而耳又寡闻而易穷，王子，汝将为天下宗乎[⑤]！”王子曰：“太师，何汝戏我乎？自太皞以下[⑥]，至于尧、舜、禹，未有一姓而再有天下者。夫木，当时不伐，夫何可得？且吾闻汝知人年之长短，告吾！”师旷对曰：“汝声清汗，汝色赤白。火色不寿[⑦]。”王子曰：“然。吾后三年将上宾于帝所[⑧]。汝慎无言，殃将及汝。”

师旷归。未及三年，告死者至。

【注释】

①敷：铺。 注：属也，交付之意。 孔晁注：交言于堂，故更入燕室坐，歌此辞而音合于《无射》之律。 无射、峤：乐律名。

②修：研究。 经：时间长。 荒：放纵。

③极：言其远。 绝：横穿。 蹶然：迅速的样子。

④御：驾车。 麃麃（biāo 标）：勇武的样子。 取予：即取与，指收与放。

⑤宗：主。 天下宗：即天子。

⑥太皞：古帝王，即伏羲氏，三皇之一。

⑦清汗：朱氏注“清为金，汗为火。故知其色赤白。金不胜火，则火为主。火必附木以炎。今无木，故不寿。”黄氏校为“清污”，指清亮而不流利。

⑧上宾于帝所：指升天。

【译文】

太子晋说：“请进里面坐！”于是铺好座席，把瑟交他。师旷弹奏《无射》曲，唱道：“国家真正安宁了，远方的人会来观光；研修仁义的时间长了，就会喜好音乐而不放纵。”唱完就把瑟交给太子。太子晋弹奏《峤》曲，唱道：“为何从遥远的南方，来到遥远的北方？横穿国境，跨越邻国，而不怕路远？”师旷急忙起身说道：“盲臣我请求回去！”

太子晋赐给他一辆车四匹马，说：“太师还善于驾车吗？”师旷回答说：“驾车，我没有学过。”太子晋说：“你不是研究《诗》吗？《诗》里面说：‘马儿刚烈，缰绳就柔软；马不刚烈，缰绳就不柔软。要志气勇武，收放果断。’就用这方法驾车。”师旷回答说：“盲臣我看不见，与人辩论，只凭耳朵，而耳朵又少听到什么，就容易辞穷。太子，你将成为天下的宗主吗？”太子晋说：“太师，为何你戏耍我呢！从太皞以来，一直到尧、舜、禹，还没有一姓

人两度占有天下的。那树木，当伐不伐，怎么可得到呢？我还听说你知道人的年寿长短，请告诉我的寿命。”师旷回答说：“你的声音清亮而带汗味，你的脸色当是白中带红。面有红色，不长寿。”太子晋曰：“是啊。我过三年就要到上帝那里作客。你小心不要说出去。说出去要殃及到你。”

师旷回到晋国。不到三年，传告太子晋死讯的人就到了。

王佩第六十五

【题解】

篇名来自首句“王者所佩在德”。王佩，即王者之佩。讲王者的道德修养。

【原文】

王者所佩在德[①]。德在利民，民在顺上。
合为在因时，应事则易成[②]。
谋成在周长，有功在力多[③]。
昌大在自克，不过在数愆[④]。
不困在豫慎，见祸在未形[⑤]。
除害在能断，安民在知过。
用兵在知时，胜大患在合人心。
殃毒在信疑，孽子在听内[⑥]。

化行在知和，施舍在平心⑦。
不幸在不闻其过，福在受谏。
基在爱民，固在亲贤⑧。
祸福在所密，利害在所近⑨。
存亡在所用，离合在出命⑩。
尊在慎威，安在恭己，危亡在不知时⑪。
见善而怠，时至而疑，亡正处邪，是弗能居。
此得失之方也，不可不察⑫。

【注释】

①德：品德。
②合为：当为，应当做的。　因：依据。　应事：顺应事理。
③周：周遍，全面。　长：恒长。
④自克：克制自我。　数（shuò 硕）：多次。
⑤豫：通“预”，预先。　见：发现。　未形：未产生。
⑥殃毒：受害。　孽子：使子遭孽，子指嫡子。　听内：听信内人（指嬖妾）之言。
⑦化行：教化的推行。　和：平和，不粗暴。　施舍：施惠赦罪。
⑧基：基础、根本。　固：稳固，指地位。
⑨密：亲近。
⑩所用：所用之人。　离合：指人心向背。　出命：出令。
⑪慎威：谨慎使用威力。　恭己：使自己谦恭有礼。
⑫怠：怠慢，懈怠。　疑：犹豫。　亡正处邪：舍正大而趋邪僻。　方：方术。

【译文】

君王佩带的应该是德。佩德在于利民，利民才能使民顺从主上。

当做的事要抓住时机，顺应事理就容易办成。

计谋的成功在于考虑得全面而长远，功绩大在于协同用力。

昌盛强大在于克制自我，不犯过失在于多次警戒。

不受困穷，在于预先谨慎，发现祸害要在未产生之前。

消除祸害在于能够果断，安定百姓在于知过就改。

用兵打仗在于掌握时机，战胜大祸在于迎合人心。

受害遭殃在于轻信可疑之言，使嫡子遭孽是听了嬖妾的话。

教化的推行在于懂得不用粗暴，施惠赦罪在于心地平正。

遭遇不幸，在于不知自己的过错，得到幸福，在于能接受劝谏。

为政的根本在于爱民，地位稳固在于亲近贤臣。

遭祸还是得福，在于与谁亲密；得利还是受害在于与谁亲近。

生存还是灭亡，在于任用什么样的人；人心的向背在于发布什么样的命令。

受人尊重在于慎施威力，保持安定在于对人谦恭，遭受危亡在于不明天时。

见善事而懈怠不做，时机到了而犹疑不决，舍弃正大而处于邪道，这样就不能安居了。

这些，是得与失的技巧，不可不仔细观察。

殷祝第六十六

【题解】

殷，殷商。祝，祝愿。殷祝，就殷商之事所发的祝愿。殷商之事，指汤放桀而就君位的事。此篇在于告诫周天子，愿其在位久长。即“陈古以刺今”。

【原文】

汤将放桀于中野[①]。士民闻汤在野，皆委货，扶老携幼奔，国中虚[②]。桀请汤曰：“国所以为国者，以有家；家所以为家者，以有人也。今国无家、无人矣。君有人，请致国，君之有也[③]。”汤曰：“否！昔大帝作道，明教士民。今君王灭道残政，士民惑矣。吾为王明之[④]。”士民复致于桀，曰：“以薄之君，济民之残，何必君更？[⑤]”

【注释】

①放：流放。　中野：野中，郊野之中。于中野，住在中野。

②委：弃也。　货：财物。　国：国都。

③致国：把国交给你。

④大帝：指桀的始祖大禹。　残政：伤害国政。　明之：使之明，即用大禹之道开导士民。

⑤薄：即亳，汤居亳。 济：增益。 何必君更："有汤为君，何必桀更为此邑之君哉"！更，指更换。

【译文】

商汤放桀以前，住在郊野之中。夏桀的士民百姓听说汤在郊野，纷纷丢弃财物，扶老携幼投奔他，夏桀都城变得空虚无人。夏桀请求商汤说："国之所以是国，因为有家；家之所以是家，因为有人。现今我国中无家，家中无人了。您有了人，让我把国交给您，归您所有啊。"商汤说："不！从前大帝禹制定大法，公开教化士民百姓。今君王毁灭大法，伤害国政，士民百姓迷惑了。我替君王开导他们。"士民百姓只好又回到夏桀那里，说道："我们以亳地的汤为君王，补充那里百姓的不足，何必又调换桀为君王呢！"

【原文】

桀与其属五百人南徙千里，止于不齐①。不齐士民往奔汤于中野。桀复请汤，言："君之有也。"汤曰："否！我为君王明之。"士民复重请之②。

桀与其属五百人徙于鲁，鲁士民复奔汤。桀又曰："国，君之有也，吾则外。人有言，彼以吾道是邪，我将为之③。"汤曰："此君王之士也，君王之民也，委之何？"

汤不能止桀④。汤曰："欲从者从君！"桀与其属五百人去，居南巢。

【注释】

①不齐：地点。黄氏"疑即齐"。

②重请之：齐人不接受夏桀，再次请求夏桀让国给商汤。丁宗洛曰：士

民请皆归汤。

③人有言：有人说。 彼：士民。 邪：耶。 朱氏云："以吾道为是，犹可留而为之，今不然也。"

④止桀：让桀停下来。

【译文】

夏桀与其下属五百人向南迁徙一千里，停在不齐。不齐的士民百姓又奔往商汤居住的郊野之中。桀又请求商汤，说："国家归您有啊！"汤说："不。我替君王开导他们。"齐地士民听从商汤回到齐地，再次请求夏桀让国给商汤。

夏桀与其下属五百人迁移到鲁，鲁地士民百姓又投奔商汤。夏桀又向商汤请求说："国家归您有啊！百姓视我是外人。有人说，只有他们认为我的道理对，我才能继续干。"商汤说："这些都是君王的士民，君王的百姓，抛弃他们干什么？"

商汤最终不能帮助夏桀停下来。汤说："想随君王的随君王！"夏桀与其下属五百人就离开了鲁，住在南巢这个地方。

【原文】

汤放桀而复薄①，三千诸侯大会。汤取天子之玺②，置之天子之坐左，退而再拜，从诸侯之位。汤曰："此天子位，有道者可以处之。天下，非一家之有也，有道者之有也。故天下者，唯有道者理之，唯有道者纪之，唯有道者宜久处之③。"汤以此三让，三千诸侯莫敢即位，然后汤即天子之位。与诸侯誓曰④："阴胜阳即谓之变，而天弗施；雌胜雄即谓之乱，而人弗行。故诸侯之治政⑤，在诸侯之大夫治与从。"

【注释】

①复薄：回到亳都。
②玺：印也。古者天子以至大夫印皆曰玺。
③理：治理，指具体的管理。 纪：经纪，指规划发展。
④誓：相与约束。
⑤阴胜阳：下不顺上，指臣胜君。 施：助。 雌胜雄：女凌男。 治政：治理国政。

【译文】

汤放逐夏桀以后回到亳都，约集三千诸侯大聚会。汤取来天子的印玺，放在天子座位的左边。商汤退下，两拜行礼，然后到诸侯的位次上。商汤说："这是天子的位置，有道的人可以坐上去。天下，不是一家独有的，而是有道的人所有的。所以，天下只有有道者治理它，只有有道者经纪它，只有有道者应该长久占有它。"汤因此多次推让，三千诸侯没有谁敢去即位，然后商汤才坐到天子的位置上。还与众诸侯相约束说："阴胜阳，就叫做变，一变上天就不佑助；雌胜雄就叫做乱，一乱人们就不依从。所以诸侯治理国政，在于他的大夫的受治与顺从。"

周祝第六十七

【题解】

周祝，为周人发的祝愿，含警诫之意。通篇为政治

说教，突出一个“道”字。开篇之后，多用歌韵体。

【原文】

曰：维哉！其时告汝，不闻道，恐为身灾[①]。

谨哉，民乎[②]！朕则生汝，朕则刑汝，朕则经汝，朕则阜汝，朕则亡汝，朕则寿汝，朕则名汝[③]。

【注释】

①维：念也。　时：通“是”。　其时告汝：把这个意思告诉你。

②谨：通“喧”，喧哗。这里有欢呼之意。

③乃人君之口吻。　经：治理。　阜：财多。　则：能。

【译文】

说道：想一想啊！把这个意思告诉你们：不明道理，恐怕要灾难及身。

百姓们，欢呼吧！我能使你们生，我能使你们受刑，我能治理你们，我能使你们财富多，我能叫你们死，我能使你们长寿，我能使你们成名。

【原文】

故曰：文之美也而以身剥，自谓智也者故不足[①]。角之美杀其牛，荣华之言后有茅[②]。凡彼济者必不怠，观彼圣人必趣时[③]。石有玉而伤其山，万民之患故在言。时之行也勤以徙，不知道者福为祸；时之从也勤以行，不知道者以福亡。

故曰：肥豕必烹，甘泉必竭，直木必伐。地出物而圣人是，时鸡鸣而人为时[④]。观彼万物且何为求？故天有时

人以为正，地出利而民是争。人出谋，圣人是经。陈五刑，民乃敬⑤。教之以礼民不争，被之以刑民始听。因其能，民乃静⑥。故狐有牙而不敢以噬，貙有爪而不敢以撅：势居小者不能为大⑦。持欲正中，不贪其害。凡执道者不可以不大⑧。故木之伐也而木为斧，贼难之起自近者⑨。

【注释】

①文之美：指皮毛有花纹而显得漂亮。　故：通“固”，本来。

②荣华之言：虚言，花言巧语。　茅：污秽。

③济：指渡河，从水中游过去。　趣时：趋时，抓住时机。

④圣人是：黄氏校为“人趋”，指人所追求。　时鸡：报时的鸡，雄鸡。

⑤利：地利，指财物。　经：经纪，治理。　陈：设。　五刑：指墨、劓、刖、宫、大辟。　敬：顺从。

⑥听：顺也。　静：服也。

⑦噬：咬。　貙：豪貙。　撅：搔也。　势：力也。

⑧执道：执德也，指据有道德。

⑨贼：杀人。　贼难：杀身之祸。

【译文】

所以说：

毛皮漂亮，就会从身上剥下来；认为自己聪明的本来就很欠缺。牛角漂亮，就会杀那头牛，花言巧语最后会招致污秽。凡是那些渡河的，一定不敢懈怠；看那些圣人，一定是善于抓住时机。岩石中有玉，就会损伤山体；众人的祸患，本来就在胡言乱语。时间的运行，在于不停地移动；不懂道理的人，福也会变为祸。时间一时接一时，在于不停地运作；不懂道理的人，会因福而死亡。

所以说：肥猪一定遭烹煮，甘泉一定被喝干，端直的树木一定遭砍伐。土地生万物，人人追求它，雄鸣按时叫，人们用它报

时。看那些万物，生出来干什么呢？因此，天有时辰，人们用来作纪时的标准；土地产生财物，百姓就争夺它。人出智谋，圣人就治理它。设置五种刑法，百姓才会顺从。用礼义教化，百姓就不会争夺；加之以刑法，百姓才会听命。利用他们的才干，百姓才会服从。所以，狐狸有牙齿却不敢用来咬人；豪猪有爪子却不敢用来抓人：处于力小不能办大事。处事中正，不会受害。凡是有德的人，不能认为不高大。所以，树木遭砍伐，用的是木头做的斧柄；杀身之祸是从自己身边引来的。

【原文】

二人同术，谁昭谁暝？二虎同穴，谁死谁生？故虎之猛也而陷于擭，人之智也而陷于诈①。叶之美也解其柯，柯之美也离其枝，枝之美也拔其本②。俾矢将至，不可以无盾③。故泽有兽而焚其草；大威将至，不可为巧。焚其草木则无种，大威将至不可以为勇。

故天之生也固有度，国家之患离之以故④；地之生也固有植，国家之患离之以谋。故时之还也无私貌，日之出也无私照；时之行也顺无逆，为天下者用大略⑤。火之燀也固定上，为天下者用牧；水之流也固走下，不善故有桴⑥。故福之起也恶别之，祸之起也恶别之？故平国若之何，顷国、覆国、事国、孤国、屠国皆若之何⑦？

【注释】

①术：方术、技艺。　暝：幽暗。　擭：音获，穿，捕兽的机关。

②解：分解。　柯：树的主干。　本：根。

③俾失：飞箭。

④离：通“罹”，遭受灾难。

⑤还：读“旋”，周而复始。 貌：通“冒”，覆盖。 略：要也，简要，简明。

⑥燀：燃烧。 定上：当为“炎上”。 牧：放牧。 桴：罚。（黄氏说）

⑦恶（wū 污）：于何，在何处。 平国：按安定承平之国。 顷：通“倾”，倾危。 覆：灭也。 事：当作“事”，古“争”字，指争权。 屠：为人分裂、宰割。

【译文】

两个人技巧相同，谁将显达谁将埋没？两只老虎同穴，哪只死哪只活？所以，老虎虽然凶猛却陷入机关，人虽然聪明却陷于诈骗。叶子漂亮，会分解主干；主干漂亮，会使枝节分离；枝节漂亮，会拔出它的根。飞箭将要射来，不能没有盾牌。所以，沼泽里有野兽就会焚烧草木；巨大威胁将要到来，就不能施用小巧。烧掉草木，草木就没有种子。巨大威胁将要到来，不可能施展勇力。

所以，自然的生息本来就有法度，国家的祸患、蒙难都有缘故；土地的生长本来就与种植有关，国家的祸患、蒙难是因为智谋。所以，时间的周转对人都一样，太阳出来阳光普照；时间的运行，只向前不向后，治理天下的讲究简要。火的燃烧本来就火势向上，治理天下的用放牧之法；水的流动原本是往下，不好的人所以就用罚。所以，福的产生从何处辨别？祸的产生又从何处辨别？承平安定的国家该如何办？倾危之国、覆灭之国、多事之国、孤立之国、受宰割之国，都该怎么办呢？

【原文】

故日之中也仄，月之望也食；威之失也阴食阳[①]。善为国者，使之有行。是彼万物必有常，国君而无道以微

亡[②]。

故天为盖，地为轸，善用道者终无尽；地为轸，天为盖，善用道者终无害。天地之间有冷热，善用道者终不竭[③]。陈彼五行必有胜，天之所覆尽可称[④]。故万物之所生也性于从，万物之所反也性于同。

故恶姑幽，恶姑明？恶姑阴阳，恶姑短长，恶姑柔刚[⑤]？故海之大也而鱼何为可得？山之深也虎豹貔貅何为可服？人智之邃也奚为可测？跂动哅息而奚为可牧[⑥]？玉石之坚也奚为可刻？阴阳之号也孰使之？牝牡之合也孰交之[⑦]？君子不察福不来。

【注释】

①仄：不正不平，指偏斜。　望：月圆为望。　食：亏缺。　阴食阳：臣阴君阳，阴食阳指臣凌君。

②行（hǎng 航）：道也，这里指有路可走。　是：读为“视”。　常：常规。

③盖：车盖。　轸：车箱底部四面的横木。　冷（chuàng 创）：赛。

④陈：设，推出。　胜：相生相胜。　五行：指金、木、水、火、土。　称：称名。

⑤恶（wū 污）：哪里，谁。　姑：通“胡”，语词。

⑥貔貅：猛兽。　邃：深。　跂：蹄。　哅：通“喙”，鸟兽的嘴。　服：使服，即捕获之义。　息：呼吸。　何为：同“奚为”，即为什么，宾语前置。

⑦使：命名。　合：结合。　交：交配。

【译文】

所以，太阳到中天就偏斜，月亮圆了就亏缺，威严一失大臣凌驾君之上。善于治国的，要使百姓有生路。看那些万物一定有

常规，国君无道会逐渐败亡。

所以，天如车盖，地如车轸，善于用道的始终不穷尽。地当车轸，天当车盖，善于用道的始终无祸害。天地之间有寒有热，善于用道的始终不枯竭。推出那五行一定相生相胜，天下的万物都尽称其名。所以，万物相生其性相从，万物相反其性相同。

所以，哪里幽暗，哪里明亮？哪里阴、哪里阳？哪里短、哪里长？哪里柔、哪里刚？所以，海很大，而鱼为什么还能得到？山林很深，虎豹貔貅为什么还能捕获？人的智慧那样深邃，为什么还能揣测？用蹄子行走、用嘴呼吸的鸟兽为什么还可牧养？玉石那样坚硬，为什么还可雕刻？阴阳的名号是谁命名的？雌雄的结合是谁让他们交配的。所有这些，君子不加审察，福分就不会到来。

【原文】

故忌而不得是生事故①，欲而不得是生诈。欲伐而不得生斧柯，欲鸟而不得生网罗，欲彼天下是生为②。维彼幽心是生包，维彼大心是生雄，维彼忌心是生胜③。

故天为高，地为下，察汝躬奚为喜怒④；天为古，地为久，察彼万物名于始；左名左，右名右，视彼万物数为纪⑤。纪之行也，利而无方，行而无止⑥。以观人情，利有等。维彼大道，成而弗改⑦。用彼大道知其极，加诸事则万物服⑧。用其则，必有群，加诸物则为之君；举其修，则有理，加诸物则为天子⑨。

【注释】

①忌：嫉妒。　事故：变故，指多事而不安宁。

②为：取也，夺取天下的办法。

③包：包藏在内，指阴谋。 胜：超过别人的想法、办法。

④奚为：何为，为什么。

⑤数：定数，指客观存在。 纪：纲纪、法度。

⑥行：运动、变动。 利：顺利、自然。 无方：无定。

⑦利有等：当是“利而有等”，指有等级、有差别。 大道：天道，指自然规律。 成：指已成，有定。

⑧极：中也，指核心、要害。 物：指事。 服：顺利、顺心。

⑨则：准则。 物：指人。 修：与“条”通，条例。

【译文】

所以，嫉妒而不能得，就产生事端；贪心而不如愿，就产生欺诈。想砍树又砍不了，就生出斧子；想那个鸟又得不到，就出现网罗；欲得那个天下，就生出了取天下的办法。只有那幽暗的心才生出阴谋，只有那伟大的心才产生雄杰之人，只有那嫉妒之心才生出胜于人的想法。

所以，天在高处，地在下面，审视你自己为何喜、为何怒？天算是古远，地算是久长，审视那万物的名称一开始就有。在左叫左，在右叫右，看那万物都有定数作为纲纪。纲纪的变化，既自然又无定准，而且变化不停。用以观察人情，自然而有等次。只有那天地之道，形成而不可改变。利用那天地之道，掌握它的根本要害，用来处事就会万事顺心。利用它的准则，就一定会团聚人群，用来处理人事就能成为人君。举用它的条例，就会有条理；用来处理人事，就能成为天子。

逸周书全译　卷十

武纪第六十八

【题解】

武，武事。纪：纲纪。此篇类似兵书，讲用武的大法。

【原文】

币帛之间有巧言令色，事不成；车甲之间有巧言令色，事不捷[①]。克□事而有武色，必失其德[②]。临权而疑，必离其灾[③]。□□不捷，智不可□[④]。□于不足，并于不几，则始而施[⑤]。几而弗免，无功。

【注释】

①币帛：指聘问之事。　令色：谄媚之态。　车甲：指武事。

②克：攻下，取胜。　克□事：指取胜之后所作。

③临权：面对机遇。　离：通“罹”，遭。

④黄氏云：此句疑作“事虽不捷，智不可失”。

⑤□：黄氏疑为“谋”字。　并：兼，指联想，考虑。　几：几微，这里指小的朕兆。　不几：未几，尚未出现小朕兆。　施：善，指顺达。

【译文】

外事聘问只有好听言辞和谄媚神态，办事就不会成功。军事行动只有好听言辞和谄媚神态，战事就不能取胜。取胜之后行事有强力之态，一定失掉道义。面临机遇而迟疑不决，一定遭受灾祸。战事虽然不能取胜，智谋却不能失掉。事情还不显明就作谋画，在出现小朕兆前就想到它，那么一开始就会顺利。有了朕兆而不能处理，就不会成功。

【原文】

国有三守：卑辞重币以服之，弱国之守也；修备以待战，敌国之守也；循山川之险而固之，僻国之守也①。伐服不祥，伐战危，伐险难。故伐善者不伐三守②。

伐国有六时、五动、四顺。间其疏，薄其疑，推其危，扶其弱，乘其衰，暴其约：此谓六时③。扶之而不让、振之而不动、数之而不服、暴之而不革、威之而不恐，未可伐也，此谓五动④。立之害、毁之利、克之易、并之能，以时伐之，此谓四顺⑤。

立之不害，毁之不利，唯克之易，并之不能，可伐也？立之害，毁之未利，克之难，并之不能，可动也？静以待众，力不与争，权弗果据，德不肆国，若是而可毁也⑥？地荒而不振，德衰而失与，无苦而危矣⑦。

【注释】

①修备：修整守备之具。　敌：匹敌，指势力相当。　循：顺也，指利用。

②伐善：他本作“善伐”，是。

③间：离间。 疏：疏远、疏忽。 薄：迫近。 疑：迟疑不决。 推危：加重危难，如火上加油。 扶弱：即附弱，使之更弱。 暴：突击。 约：贫困。

④扶：助。 振：通“震”，指震惊。 数 shǔ：数落。 革（jí 及）：急也，指慌乱。

⑤立之：使他立于世，即让他存在。

⑥众：指聚积兵力。 权：权势。 果：成为事实。 权弗果据：指不使用权势。 德：指行为。 不肆：不放肆，即约束。

⑦振：奋也。 与：与国，同盟。

【译文】

国家有三种不同的防守法：以卑躬言辞和厚重财物表示服从，这是弱国的防守；修整武备以待作战，是势力均等国家的防守；利用山川的险峻再加固，是僻远国家的防守。讨伐服从的弱国不吉利，讨伐待战的国家很危险，讨伐险守的国家很艰难。所以，善于征讨的不讨伐这三种防守之国。

讨伐他国，有“六时”、“五动”、“四顺”。离间与他疏远的，紧逼他的犹豫不决，加助他的危难，紧随他的弱势，趁借他的衰败，突击他的贫困，这就叫“六时”。扶助他而不谦让，震惊他而不动摇，数落他而不服气，突击他而不慌乱，就不可讨伐，这叫“五动”。让他立世有害，毁掉他有利，攻下他容易，吞并他可行，就按时讨伐，这叫做“四顺”。

让他立世没有害处，毁掉他于己不利，只是攻下他容易，吞并他又不能，可以讨伐吗？让他立世有害，毁掉他于己不利，攻下他很难，吞并他又不行，可以行动吗？静观以聚众，保存实力不与人争斗，权势不加使用，行为给以约束，像这样的，可以毁掉吗？土地荒芜却不奋力改变，道德衰落又失掉同盟，即使没有刀兵之苦也很危险啊。

【原文】

求之以其道，□□无不得；为之以其事，而时无不成[①]。有利备，无患事。时至而不迎，大禄乃迁。延之不道，行事乃困[②]。不作小□，动大殃[③]。谋有不足者三：仁废则文谋不足，勇废则武谋不足，备废则事谋不足[④]。

国有本、有干、有权、有伦质、有枢体[⑤]。土地，本也；人民，干也；敌国侔交，权也；政教顺成，伦质也；君臣和□，枢体也[⑥]。土地未削，人民未散，国权未倾，伦质未移，虽有昏乱之君，国未亡也。

国有几失，居之不可阻，体之小也[⑦]。不畏邻家，难复饰也。封疆侵凌，难复振也[⑧]。服国从失，难复扶也。大国之无养，小国之畏事[⑨]。不可以本权失邻家之交，不可以枉绳失邻家之交。不据直以约，不亏体以阴[⑩]。不可虞而夺也，不可策而服也，不可亲而侵也，不可摩而测也，不可求而循也[⑪]。

【注释】

①□□：黄氏补为“而求”。　时：当为“事”。

②禄：福。　迁：离去。　延：进也，即使用。

③□：朱氏“疑是‘谋’字”。黄氏“当是‘备’字”。不作小谋：即一点考虑都没有。

④不足：不充分。　废：废止、废弃。　文：文德。　武：武事。　事：所行之事。

⑤权：秤权，法码。　伦质：伦理也。　枢体：枢机之体，处中枢主运转。

⑥侔：等同。　和□：黄氏校为“和同”，和睦同心。

⑦阻：疑也，指君臣相互猜忌。 体：国体、国家。 小：弱，削弱。
⑧不畏：指不友好。 饰：粉饰，指修整关系。 封疆：疆界。
⑨从失：纵失，即放失。 扶：通附，归附。 养：指庇护，犹大护小。畏事：担心事奉。大不护小，小必畏。
⑩本权：犹言常变，本有常而权为变。 枉绳：犹曲直。 据：居、处。约：屈。 阴：阴事，指男女之事。
⑪虞：欺诈。 策：鞭打。 摩：迫近。 循：因循，因袭。

【译文】

用正大的方法求取，求取一定能得；办理该办的事，事情没有办不成的。有好的防备，就没有祸事。机会来了你却不利用，大福就远去了。使用不正大的方法，办事就困难。一点考虑都没有，一动就必有大灾难。谋画不充分的有三种：仁爱废弃，文谋就不充分；勇力废弃，武谋就不充分；预备工作废弃，事谋就不充分。

国家有根本、有主干、有法码、有伦理、有枢机。土地，是根本；人民，是主干；均势之国平等交往，是法码；治国教化和顺而成功，是伦理；君臣和睦一心，是枢体。如果土地没有减少，人民没有离散，国政没有倾危，伦理没有改变，即使有昏乱的国君，国家也不会亡。

国家近乎于失败，治理就不可不决断，因为国体弱小啊。与邻国相抗，难于再修友好。疆界遭侵凌，难于再振救。顺服的国家一旦放失，难于再来依附。大国不庇护小国，小国就怕再事奉你。不能因本与权之争失掉与邻国的友好，也不能因曲与直之争失掉与邻国的友好。不能有理而认屈，不能因交媾而伤身。不能用欺诈去夺取，不能靠鞭打让人顺从，不能套近乎去侵凌，不能用近逼去探测，不能责求又责求。

【原文】

施度于体，不虑费[1]；事利于国，不计劳。失德丧服

于邻家，则不顾难矣②。交体侵凌，则不顾权矣。封疆不时得其所，无为养民矣③。合同不得其位，无畏患矣。百姓屈急，无藏畜矣④。挤社稷，失宗庙，离坟墓，困鬼神，残宗族，无为爱死矣⑤。

卑辞而不听，□财而无枝，计战而不足，近告则无顾，告过而不悔，请服而不得，然后绝好于闭门循险，近说外援，以天命，无为：是定亡矣⑥。

凡有事，君民守社稷宗庙，而先衰亡者，皆失礼也。大事不法弗可作，法而不时弗可行，时而失礼弗可长，得礼而无备弗可成。举物不备而欲致大功于天下者，未之有也⑦。

【注释】

①施：用财。　度：合度，合适。　体：国体。

②丧：失。　服：服事。丧服，指该办而不办的事。　顾：顾念。

③交体：相互。　不顾权：不顾念平衡，权主平衡。　不时得其所：黄氏以为“时”字衍，此句指疆界之内没有居所。　无为：无以。

④合同：即和同，指臣。　屈急：穷乏也。　藏畜：藏蓄，积蓄。

⑤挤：坠也。　困：使困穷，不祭祀则鬼神困。　爱：惜。

⑥□财：黄氏补为“赂财”。　枝：通“支”，支持。　循险：利用天险。近说 shuì：就近游说。　以天命：黄氏校为“以待天命”。此段指小国竭力事大国，得不到大国的理会。

⑦事：危难之事。　大事：戎事。　不时：不合时宜，或泥古或悖今，都称“不时”。　举物：办事。　备：预备、准备。　未之有：未有之。

【译文】

用财于国家，只要适度就不考虑多少。事情有利国家，就不计算劳作。对邻国失掉恩德或丧失服事，邻国就不关心你的危难

了。相互侵凌，就不想到平衡了。疆土内没有居所，不能养育百姓。大臣得不到官位，就不敬畏灾祸了。老百姓穷困，就没有积蓄了。国家毁了，宗庙丢了，远离祖坟，不祭鬼神，宗族四散，也就无法顾生死了。

使用卑谦的言辞而大国不听，想送财礼又不能支持，考虑打仗却兵力不足，就近求告却不予理会，承认过错又不让悔改，请求臣服也不能实现，然后才绝交，封关，利用天险，就近游说以求外援，等待天命，别无作为：这样一定灭亡。

凡有危难，君民共守社稷宗庙，而首先衰亡的，都是因为失礼。兵戎之事不依法度就不能用兵，依法度而不合时宜也行不通，虽合时宜而失礼不可能久长，得礼而没有准备也不会成功。办大事不作准备而想建大功于天下的，还没有这样的人。

【原文】

势不求周，流举而不几其成，亡①。薄其事而求厚其功，亡。内无文道，外无武迹，往不复来者②，亡。有悔而求合者，亡。不难不费而致大功，古今未有。

据名而不辱，应行而不困，唯礼③。得之而无逆，失之而无咎，唯敬④。成事而不难，序功而不费，唯时。劳而有成，费而不亡⑤，唯当。施而不拂，成而有权，久之而能□⑥，唯义。

不知所取之量，不知所施之度，不知动静之时，不知吉凶之事，不知困达之谋：疑此五者，未可以动大事⑦。

恃名不久，恃功不立。虚愿不至，妄为不祥⑧。大上敬而服，其次欲而得，其次夺而得，其次争而克，其下动而上资其力⑨。

凡建国君民，内事文而和，外事武而义。其形慎而

杀[10]，其政直而公。本之以礼，动之以时，正之以度。师之以法，成之以仁，此之谓也[11]。

【注释】

①周：周遍，指上文的合法、合时、得礼、有备，不可缺一。 流举：流事，即过往之事。 几：冀，望。

②薄其事：轻视其事，即认为办事容易。 往：离开，指仁者、勇者去而不来。

③据名：享有名声。 应行：顺应事物而行。 礼：指知礼的人，下文“敬”“时”“当”“义”都指人。

④逆：拒。 咎：责备。

⑤序功：累功，不断建功。 不亡：不失掉。

⑥施：施舍。 拂：逆也，指回转。 能□：缺文当是“安”字。

⑦困达：困指不顺，达即通达。 动：举。

⑧恃：依仗。 虚愿：空想。

⑨资其力：借助强力。

⑩君民：作民的君，即治理百姓。 形：通“刑”。 杀：威风。

⑪此：指建国君民。

【译文】

事势不求全责备，办事不指望成功的，灭亡。轻视其事而又希求大功的，灭亡。对内无文德，对外没有武功，仁人勇士去而不再来的，灭亡。知道搞错了才要求讲和的，灭亡。不受艰难又不费力而得到大功的，古往今来还没有过。

享有名声而不受辱没，顺事而行不受困扰，只有知礼的人。得到它而不拒绝，失掉它也不责怪，只有知敬的人。办成事情而不受艰难，不断建功而不费力，只有知时的人。劳动而有成果，耗费而不白丢，只有那作得恰当的人。施舍而不停止，成功而有权变，长久而能平安，只有知义的人。

不知道该取的分量，不知道该采用的法度，不知道动静的时机，不知道事情的吉凶，不知道计谋的顺与不顺：疑惑于此五件事，就不可举大事。

依靠名气便不能长久，依赖功劳便不能处世。空想不能实现，胡为不会吉利。最上一等是尊敬人而让人顺服，其次是想得就得到，其次是夺取而得到，其次是相争而取胜，最下一等是举事而借助上国的武力。

凡是建国治民，内政要用文德而平和，外事讲武力要用得恰当。刑法要缜密而威严，政令要正直而公道。以礼义为根本，按时节而行动，用法度作标准，用律令为榜样，用仁义去成事，说的就是这建国治民。

铨法第六十九

【题解】

铨，通诠，就也。讲三不远，三不近，三不畜，都是就人之法。

【原文】

有三不远，有三不近，有三不畜[①]。

敬谋，祇德，亲同：三不远也[②]。

听谗自乱，听谀自欺，近慝自恶[③]：三不近也。

有如忠言，竭亲以为信；有如同好，以谋易寇；有如同恶，合计掬虑，虑泄事败，是谓好害④：三不畜也。

【注释】

①远：疏远。 近：亲近。 畜：蓄养。

②祗：敬。

③谗：说坏话。 谀：说奉承话。 憝（duì 对）：奸恶。

④掬：当为“播”，布散。 竭：败也，败其所亲近者以取信于君。 合计：随你的主意。 好害：巧妙地害人。

【译文】

有所谓三不远，三不近，三不畜。

尊重有智谋的人，敬慕有道德的人，亲近志同道合的人：这三种人不得疏远。

听信谗言迷乱了自己，听从恭维欺骗了自己，接近邪恶使自己变恶：这三种人不得亲近。

好像是忠言，败坏亲近者以取信于你；好像是与你同好，要阴谋他代替了寇仇；好像与你同恶，顺随你的计谋分散你的思想，你的想法泄漏，事情就会失败，这就叫巧妙地害人：这三种人不得蓄养。

器服第七十

【题解】

器，指明器。服，指服饰。此篇记天子陪葬物的种类及数量。文字脱误较多。

【原文】

明器，因外有三疲二[①]。

用器：服数犊[②]；四棓、禁、丰；一籧[③]；矢韦独[④]。

【注释】

①明器：送死陪葬之器。 因：当为“茵”，指棺材内的布垫，用以摆放明器。 外：除茵之外。 疲：与“罢”互通。有三罢二，指三分之二为摆设。

②服：服饰，指用器的外包装。 犊：通“椟”，木匣。

③棓：通“杯”。 籧：“觞”之误，指酒器之大者。 禁：如方案，酒器放其上。 丰：放酒器（觯）的底座。其中数有脱误，“禁”当是一只而已。

④矢韦独。矢即弓矢。独当为韣 dú，弓袋，以韦为之，故称韦韣。

【译文】

陪葬的明器，放在布垫之外，三成有二成是摆设。

用器是：有服饰的几只木匣；禁一只，杯、丰四只，觞一只；还有弓矢、弓袋。

【原文】

食器：甒，迤膏侯、屑侯[①]。

【注释】

①甒（wǔ 武）：瓦器。 迤：通“施”，盛放。 侯：即糇，干粮。 屑：豆屑。

【译文】

食器是甒，盛放膏脂干粮和豆屑干粮。

【原文】

乐：钘、瑟参，笙一，竽，皆素独[①]。
二丸弇，焚菜，脍五昔[②]。

【注释】

①乐：乐器。 钘：当为鼗，古琴字。 瑟：读为瑟。 参：同“三”。 独：镯。 素独：以素布为镯。
②丸：指圆形罐之类。 弇：盖也。 焚菜：干菜。 脍：鱼片。 昔：干肉。黄氏云“此句当在‘食器’句下。”

【译文】

乐器是：琴、瑟各三架，笙一把，竽一杆，都用素布包盖着。两个有盖的罐罐装干菜，五个罐罐装鱼片和干肉。

【原文】

缥里桃枝，素独。簟、蒲席皆素独斧巾[①]。

玄绩绥，缟冠素纰[2]。玄冠组武卷组缨[3]。象琪绩瑱，绨绅带[4]。象玦，朱极，韦素独[5]。簟篇捍[6]。

【注释】

①缧：浅绛色。 桃枝：指桃枝竹席。 簟：簟竹。 蒲：蒲草。 素独斧巾：以素布为襩而系斧巾。 斧：通黼，黑白相间为黼。 巾：佩巾。

②玄：玄冠，朱氏“疑脱一‘冠’字”。 绩：五彩。 绥：冠带末梢作为装饰。 缟冠：生绢白冠。 纰：边缘。

③组武卷：冠卷以组饰之。“卷”字本注。 组缨：系冠的丝带。即《礼记》之“玄冠朱组缨”。

④象：象牙。 琪：同璂，皮弁之缝中结五采玉以为饰，此用象牙骨。绩（huì）瑱：绩即彩绘，瑱为充耳之玉。 绨：细葛巾。 绅：大带。

⑤玦：一名觿，以象骨为之，戴右手大指用以勾弦。 极：套在指上利于放弦之指套类物。

⑥簟：当为箪，形近而讹，圆形竹器。 篇：同钥，锁器。 捍：拾也，指收入箪内。

【译文】

浅红色背里的桃枝竹席，外有素布袋子。簟竹席、蒲草席都是外有素布袋子还系有黼巾。

黑色冠有彩带，生绢冠是素边。黑色冠还是红卷红带。象牙冠饰彩绘耳瑱，细葛布绅带。象牙射玦，皮质红射极，都有白韦袋子。这些器物都收入圆形竹筐内上锁。

【原文】

次车羔冒□纯[1]，载枉线[2]。丧勤，焚缨一[3]。

绐器：因名有三几，玄菌、缧里桃枝、蒲席皆素独，布巾，玄象玄纯[4]。

【注释】

①次车：副车。 羔冒□纯：《玉藻》云“君羔辟虎犆”，即此。缺处当是“虎”字。 冒：覆也，指车盖。 纯：音准，车缘。即羔皮车盖，虎皮车缘。

②载枉线：“枉线”，不明何物。

③丧：同缦，浅黄色。 勤：当是“勒”。 焚：当是“樊”，通繁。缦勒繁缨，马的饰物。

④佁：通“怠”。怠器，用于休息者。 因名：当是茵外，即坐垫之外。几：凭几，小桌。 玄菌：当是玄茵。 玄象：黑色图象。 纯：镶边。

【译文】

副车是羔皮车盖，虎皮车缘，装载枉线（?）。浅黄色马勒，繁缨一只。

用于休息之器是：坐垫之外有三张几案，黑色坐垫，浅红色背里的桃枝竹席以及蒲草席都是外有素布袋子，还系有布巾，绘有黑色图象，黑色镶边。

周书序

【题解】

序，次也。依次讲明本书七十篇写作的缘由。

【原文】

昔在文王，商纣并立，困于虐政，将弘道以弼无道，作《度训》①。

殷人作教，民不知极，将明道极以移其俗，作《命训》②。

纣作淫乱，民散无性冒常，文王惠和化服之，作《常训》③。

上失其道，民散无纪，西伯修仁明耻示教，作《文酌》。

上失其道，民失其业，□□凶年，作《籴匡》④。

文王立，西距昆夷，北备猃狁，谋武以昭威怀，作《武称》⑤。

武以禁暴，文以绥德，大圣允兼，作《允文》⑥。

武有七德，□王作《大武》、《大明武》、《小明武》三篇⑦。

穆王遭大荒，谋救患分灾，作《大匡》⑧。

文王在程，作《程寤》、《程典》⑨。

□□□

文启谋乎后嗣以修身敬戒，作《大开》、《小开》二篇⑮。

文王有疾。告武王以民之多变，作《文儆》。

文王告武王以序德之行，作《文传》⑯。

【注释】

①弼：纠正。

②极：中。指标准。　移：改变。

③无性冒常：朱氏云“性善为常，纣帅天下以暴而民从之，以不善为常，故曰无性冒常。”

④凶年：大荒之年。黄氏云“缺文疑是逢遭之意”。

⑤距：通“拒”。　昆夷：亦作混夷，畎戎。　猃狁：北狄。　威怀：当作“威德”（黄氏云）。

⑥绥：安定。　允：用。　允兼：“言布文德于武事之中”（朱氏说）。

⑦□王：黄氏校为“文王”。卢文弨云“所脱疑不止一字”。

⑧穆王：当是“文王”。

⑨本为缺文，朱氏据《诗·皇矣》正义补。

⑩朱《校释》缺28字，脱《秦阴》、《九政》、《九开》之序。

⑪唯：通“惟”，思。　匡：正也。　谬：误也。

⑫谂：告也。黄氏作“文王谂卿士”解。

⑬美公：黄氏校为“姜公”，朱氏“疑太公之讹”。

⑭繁：政繁。　繁则害，故繁害。

⑮文启：当是“文王启”（丁宗洛说）。　启：启导。

⑯序德：朱氏云“序当为君，古文形相近”，以君德传之子孙。

【译文】

从前在文王的时候，他与商纣王并立，受困于商纣王的暴政，要弘扬正道以纠正无道，因此作了《度训》。

殷人制定的教化，老百姓不知道标准，为了明确道德的标准以改变民俗，因此作了《命训》。

纣王淫乱，百姓涣散以不善为常，文王以仁爱协调，教化驯服他们。因此作了《常训》。

在上者失去了正道，百姓涣散不知法纪，西伯侯行仁义明耻辱以示教化，因此作了《文酌》。

在上者失去正道，百姓丢弃了职业，遭逢大荒，因此作了《籴匡》。

文王即位，西边抵御昆夷，北边防备猃狁，谋划用武以显示威严，因此作了《武称》。

武力用来禁止暴乱，文教用来安定德行，圣人文武兼用，因此作了《允文》。

武事有七种功用，文王因此作了《大武》、《大明武》、《小明武》三篇。

文王遭逢大荒，谋画救助患难减少灾害，因此作了《大匡》。

文王在程，因此作了《程寤》、《程典》。

……，因此作了《九开》。

文王考虑到众多邦国多有灾难，谈论典章以匡正谬误，因此作了《刘法》。

文王告诉卿士发布教化与禁戒，因此作了《文开》。

姜太公告戒文王，修养自身，静观天时，利用商人的危难，因此作了《保开》。

文王训戒武王，政繁有害，因此作了《八繁》。

文王在丰邑，命令周公谋画利用商人的危难，因此作了《丰保》。

文王开导后嗣修养身心重视训戒，因此作了《大开》、《小开》两篇。

文王生大病，告诉武王百姓多变的道理，因此作了《文儆》。

文王告诉武王，以君王之德行事，因此作了《文传》。

【原文】

文王既没，武王嗣位，告周公禁五戎，作《柔武》①。

武王忌商，周公勤天下，作《大、小开武》二篇②。

武王评周公维道以为宝，作《宝典》③。

商谋启平周，周人将兴师以承之，作《丰谋》④。

武王将起师伐商，寤有商儆，作《寤儆》⑤。

周将伐商，顺天革命，申谕武义以训乎民，作《武顺》、《武穆》二篇⑥。

武王将行大事乎商郊，乃明德于众，作《和寤》、《武寤》二篇。

武王率六州之兵车三百五十乘以灭殷，作《克殷》。

武王既克商，建三监以救其民，为之训范，作《大匡》⑦。

□□□□□□，作《大聚》。

□□□□□□□□□□□□⑧。

武王既释箕子囚，俾民辟宁之以王，作《箕子》⑨。

武王秉天下，论德施□，而□位以官，作《考德》⑩。

武王命商王之诸侯绥定厥邦，申义告之，作《商誓》⑪。

武王平商，维定保天室，规拟伊洛，作《度邑》⑫。

武王有疾，□□□□□□□□□□命周公辅小子，告以正要，作《五权》⑬。

【注释】

①没：通“殁”。　五戎：五种召致兵戎的行为。

②忌：恶 wù 也。

③评："谇"字之误，告也。王念孙说。

④启：开始。 承：应也。

⑤儆：通"惊"。 商儆：被商人惊。

⑥申：重申。 喻：晓喻。

⑦救：当为"牧"，治。 范：法也。

⑧"作《大匡》"后缺《文政》序，此处缺《世俘》序。

⑨辟：君。 辟宁：臣服则君宁。

⑩黄氏校为"论德施才而定位以官"。

⑪誓：读为"哲"。

⑫维：通"为"。 定保天室：即文中"定天保，依天室"之略。

⑬小子：指未来的成王。 正要：即政要。

【译文】

文王去世之后，武王继位，告诉周公禁止五种招致兵戎的行为，因此作了《柔武》。

武王憎恶商朝，周公为取天下而勤劳，因此作了《大开武》、《小开武》两篇。

武王告诉周公只有仁德才拿它视为宝，因此作了《宝典》。

商朝谋画开始平定周人，周人将组织军队对付它，因此作了《丰谋》。

周武王将起兵讨伐商朝，梦中被商人惊醒，因此作了《寤儆》。

周人将伐商，顺应天意革除殷命，重复晓喻武事的意义以训教百姓，因此作了《武顺》、《武穆》两篇。

周武王将在商郊发动大战役，就对众人申明道德，因此作了《和寤》、《武寤》两篇。

武王率领六州的兵车三百五十辆以灭殷朝，因此作了《克殷》。

武王灭掉商朝之后，设置三监以治理商朝的百姓，给他们制

定训令和法规，因此作了《大匡》。

……，因此作了《大聚》。……

武王释放箕子之后，使商的百姓臣服于王，因此作了《箕子》。

武王执掌天下，考论德行任用人才，给以地位官职，因此作了《考德》。

武王命令商王的诸侯安定他们的邦国，申明大义告戒他们，因此作了《商誓》。

武王平定商朝之后，为了定天保、依天室，规划测度伊水与洛水之间，因此作了《度邑》。

武王生大病，……。命周公辅佐太子，告诉他为政的大要，因此作了《五权》。

【原文】

武王既没，成王元年，周公忌商之孽，训敬命，作《成开》①。

周公既诛三监，乃述武王之志，建都伊雒，作《作雒》。

周公会群臣于闳门，以辅主之格言，作《皇门》②。

周公陈武王之言以赞己言，戒乎成王，作《大戒》。

周公正三统之义，作《周月》。

辨二十四气之应以明天时，作《时训》。

周公制十二月赋政之法，作《月令》③。

周公肇制文王之谥，义以垂于后，作《谥法》④。

周公将致政成王，朝诸侯于明堂，作《明堂》。

【注释】

①商孽：指纣子武庚。

②朱氏云“以下当有‘求’字”。 格言：至言也，即至理名言。

③赋：布。

④肇：始。 朱氏云：谥法前古未有，故曰肇制。 义：意义，指对谥号的解说。

【译文】

武王去世以后，成王元年，周公憎恶商纣余孽，训教成王敬顺天命，因此作了《成开》。

周公诛灭三监以后，就遵从武王遗志，在伊、雒间修建都城，因此作了《作雒》。

周公在闳门会见群臣，广求辅佐君主的至理名言，因此作了《皇门》。

周公陈述武王的话又加以自己的话，训戒成王，因此作了《大戒》。

周公确定“三统”的意义，因此作了《周月》。

周公辨明二十四节气的时应以明确自然的季节，因此作了《时训》。

周公首先制定出文王的谥号，使其意义垂传于后世，因此作了《谥法》。

周公将把国政交付成王，在明堂接受诸侯朝见，因此作了《明堂》。

【原文】

成王既即政，因尝麦以语群臣而求助，作《尝麦》。

周公为太师，告成王以五则，作《本典》①。

成王访周公以民事，周公陈六徵以观察之，作《官人》。

周室既宁，八方会同，各以职来献，欲垂法厥世，作

《王会》②。

【注释】

①五则：智、仁、义、德、武，丁兆洛说。 太师：周初三公，指太师、太傅、太保。 姜太公为太师，周公为太傅，召公为太保。至此，周公代太公为太师。

②职：职贡也，指特产。 世：嗣也。

【译文】

成王亲政以后，借祭献新麦之机告诉群臣以求帮助，因此作了《尝麦》。

周公做了太师，告诉成王行“五则”，因此作了《本典》。

成王向周公询问民事，周公陈述“六徵”让他观察，因此作了《官人》。

周王室安定以后，八方诸侯前来朝会，各以他们的特产前来进献，想把它作为制度流传后世，因此作了《王会》。

【原文】

周公云殁，王制将衰，穆王因祭祖不豫，询谋守位，作《祭公》①。

穆王思保位惟难，恐贻世羞，欲自警悟，作《史记》。

【注释】

①云：已。 祭祖：指祭公谋父，乃穆王叔祖，故称祭祖。

【译文】

周公已经去世，王制将要衰败；穆王借叔祖祭公谋父有病，请教保持王位的谋略，因此作了《祭公》。

穆王考虑到保位的艰难，担心把耻辱留给后世，想借古事以自警觉，因此作了《史记》。

【原文】

王化虽弛，天命方永，四夷八蛮，攸尊王政，作《职方》[①]。

芮伯稽古作训，纳王于善，暨执政小臣，咸省厥躬，作《芮良夫》[②]。

晋侯尚力，侵我王略，叔向闻储幼而果贤，□复王位，作《太子晋》[③]。

王者德以饰躬，用以所佩，作《王佩》。

夏多罪，汤将放之，徵前事以戒后王也，作《殷祝》[④]。

民非后罔乂，后非民罔与为邦，慎政在微，作《周祝》[⑤]。

武以靖乱，非直不尅，作《武纪》[⑥]。

积习生常，不可不慎，作《诠法》。

车服制度，明不苟逾，作《器服》[⑦]。

周道于焉大备[⑧]。

【注释】

①弛：废也。　永：久长。　攸：通“犹”。　尊：通“遵”。

②省（xǐng 醒）：反省。

③晋侯：指晋悼公。　略：疆界。　储：王储，指太子晋。

④夏：指夏桀。　徵：取。

⑤后：君主。　乂：治　微：细。

⑥靖：平定。　尅：胜。

⑦苟：苟且。　逾：越。　朱氏云：此序与书不相应。

⑧道：治国治民之理（黄氏说）。 大备：十分完备。

【译文】

王化虽已废驰，天命正当久长，四夷八蛮仍然遵循王政，因此作了《职方》。

芮伯稽考古事而作训戒，把厉王引向善良，以及执政大臣都反省自身，因此作了《芮良夫》。

晋侯崇信武力，侵犯我们周王的疆界，叔向听说王储年幼又真正贤明，能够恢复周王以前的尊位，因此作了《太子晋》。

作王的人用仁德装饰自己，用它来作佩戴，因此作了《王佩》。

夏桀罪恶多，成汤要流放他，取前事以警戒后王，因此作了《殷祝》。

百姓没有君王得不到治理，君王没有百姓不能成为国家，谨慎理政在于细致，因此作了《周祝》。

武事用以平定祸乱，除非有理不能取胜，因此作了《武纪》。

养成习惯就视为平常，不能不谨慎，因此作了《铨法》。

涉及车马、服饰的规矩，明确了就不得随便超越，因此作了《器服》。

周人治国的方法，在此就十分完备了。

附　录

读《逸周书》笔记

【前言】

封建社会近两千年的尊孔读经，使很多有价值的典籍不为人们所了解，《逸周书》就是其一。《汉书·艺文志》云系“周史记”。颜师古注引刘向云：“周时诰誓号令也。”即周代文献汇编。传统上认为此书为孔子整理《尚书》所逸，故名《逸周书》。其地位自然就不能与《尚书》等列。

历代研究注释此书的也不多。晋孔晁虽有注，颇感疏陋。直至清代，才有卢文弨、王念孙、朱骏声、俞樾、孙诒让等学者对之陆续加以整理。其中，陈逢衡的《补注》可称最善读本之一，朱右曾的《集训校释》堪称集大成之作。

近代，顾颉刚先生、李学勤先生对其中某些篇章有所研究，而不见有专著作系统讨论。1996 年西北大学出版了黄怀信氏的《校补注译》，才算填补了这一空白。正如黄氏所言，《逸周书》长期以来没有新注，最主要的原因，恐怕就是“太难”。因为原书不仅文字脱衍讹误多，错乱严重，世无善本，很多地方很难读通甚至难以断句。尽管清儒有所研究，毕竟还是断章为义者多，可资利用的成分较为有限。（见该书《后记》）

本人有志于学习《逸周书》久矣，限于其艰深且资料缺乏，迟迟不得深入。近年来，在朱右曾《集训校释》基础上，得黄怀信先生的先后赠书，才终于大胆进行探索，一字一句，一页一篇进行董理，希望能在前人已有的成果之上有所收获。在学习研究过程中，就一些古今学者见解悬殊的问题，写下自己的读书笔记。今公诸于众，愿求得学术界同道者的指教。

上中立而下比

《程典》第十二云“慎下必翼上。上中立而下比句争省句和而顺。携乃争，和乃比。”

孔晁注：“翼，敬也。中立谓无比也。”孔氏在比、省后用“句”断。

朱右曾《集训校释》云：“比，党。争，竞。省，废。携，离也。言不能慎下则上无所偏倚而其下非比即争，废和顺之道。故离之则争，和之则比。”朱氏的断句当是：上中立而下比争，省和而顺。

黄怀信氏《校补注译》云：“中立，不偏倚。比，朋比、结党。‘争’字衍。‘比’上当脱‘不’字。省，废也。和，当是‘私’字之误。私，私心。携，贰也，指不公平，就上言。争，就下言。和，亦当作‘私’。”黄氏校后的原文是：“上中立而下不比争，省私而顺。携乃争，私乃比。”黄氏的译文是：“使下属顺从，必须先端正上司。上司不偏倚，下属就不结党；上司废私心，下属就从顺。上司不公平，下属就相争；上司有偏私，下属就结党。”

黄氏译得顺顺当当；而一衍一夺一误，曲就己意，终有武断之嫌。似难相从。

愚以为，此段文字并无夺衍，断句当以孔晁为是。关键是“中立”一词的正确诠释。中立，即不偏倚，无所偏倚，也就是不讲是非。所以，上中立而下比。争省，争斗废止，即消除争斗，自然就和且顺。朱右曾“省和而顺”，有违文例。不可从。携，离也，指闹矛盾。和，和顺，“离”之反。意思很明白：闹矛盾必争斗，讲和气就结党。这几句在于表达“慎下”之难，是为统治者立言，近于孔子的“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

正确的译文当是：要使下属顺从，上司必须要自重。上司无是非，下属就结党。消除争斗才会和顺。闹矛盾就有争斗，一团和气就要结党。

维二十三祀庚子朔

《丰保》第二十一云：“维二十三祀庚子朔，九州之侯咸格于周。王在丰，昧爽，立于少庭。王告周公旦曰：……。”

这一段文字有很多令人玩味的地方，有必要做一番研究。

关于“维二十三祀庚子朔”，朱右曾《集训校释》说：“文王即位四十二年受命，于是伐崇而作丰邑。云二十三祀，非也。以周历推之，文王四十三年十一月为庚子朔。盖古文积画相重，故误耳。”又说：“钱塘《述古录》以为是文王二十祀正月朔，则与在丰之文不合。”

今人黄怀信氏云：“二”乃“王”字之误。王指武王。武王十三年，即灭商之年。（黄氏将《丰保》之作列于武王灭商之后）

这就是古今学人对“二十三祀”的不同理解。

有关文王、武王纪年的记载，大体有：

《史记·周本纪》“西伯盖即位五十年。”

《尚书·无逸》“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国五十年。”

《帝王世纪》云“文王即位四十二年，岁在鹑火，文王更为受命之元年，始称王矣。”受命之元年始称王即文王（受命）元年，此前的四十二年还不叫“王”。文王四十二年即受命元年，乃帝辛三十三年。

今本《竹书纪年》“（帝辛）三十三年，密人降于周师，遂迁于程。”又“三十四年，周师取耆及邘，遂伐崇，崇人降。”

《周本纪》“明年伐崇侯虎，而作丰邑。”——知丰邑作于帝辛三十四年。

《竹书纪年》云：“三十五年，周大饥，西伯自程迁丰。”这与《逸周书·大匡》“惟周王宅程三年，遭天之大荒”相吻合。

《文传》“文王受命之九年，时维暮春，在鄗，召太子发。”《毛诗疏》“文王九十七而终，终时受命九年。”（按：用上读法，当是七十九而终。）

《竹书纪年》“（帝辛）四十一年春三月，西伯昌薨。”

推知，帝辛四十二年即武王元年，帝辛五十二年即武王十一年。故

今本《竹书纪年》“五十二年（庚寅），周始伐殷。”

古本《竹书纪年》“武王十一年（庚寅），周始伐殷。”

《尚书·泰誓上》“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师渡孟津。”

《史记·封禅书》“既克殷二年，天下未宁而崩。”

《尚书·金縢》“既克商二年，王有疾，不豫。”

克殷二年即武王十二年。可见武王纪年是没有十三祀的。

武王克商在公元前1106年。将帝辛、文王、武王纪年与公元对照起来，当是：

公元前1166年　文王元年

公元前1157年　帝辛元年　文王十年

公元前1144年　帝辛十四年　文王二十三年

按：是年实际天象：冬至月朔壬寅，丑月壬申，寅月辛丑，卯月辛未，辰月庚子。丑正四月庚子朔，即文王二十三祀四月庚子朔。如果《丰保》历日无误，所指即此。尽管与“王在丰”之文不合。

公元前1125年　帝辛三十三年　文王四十二年（受命元年）

按：文王迁于程。

公元前1124年　帝辛三十四年　文王受命二年　伐崇　作丰邑

公元前1123年　帝辛三十五年　文王受命三年

按：周大饥。西伯自程迁于丰。

公元前1117年　帝辛四十一年　文王受命九年毙

公元前1116年　帝辛四十二年　文王受命十年　武王元年

公元前1113年　帝辛四十五年　文王受命十三年　武王四年

按：是年实际天象，冬至月朔辛丑，丑月辛未，寅月庚子，卯月庚午，辰月庚子……。丑正二月、四月都是庚子朔（连大月）。

不难看出，公元前1144年文王二十三年确有庚子朔。那么《丰保》“维二十三祀庚子朔”就只能视之为错简，游离于全文之外。而从“王在丰”“王告周公旦”来看，显然不可能是公元前1144年的文王二十三年。

我以为，否定了“维二十三祀”，文例又不得有“维一十三祀”，当是“维王十三祀庚子朔”，那是指文王受命十三年即前1113年的庚子朔。因为自程迁丰之后，只有前1113年有庚子朔。

就是说，文王受命九年终，太子发虽即位，为承继文王之志，在未受商王命的最初几年仍用文王受命年数连属纪年。

《周书序》云：“文王在丰，命周公谋商难，作《丰保》。”——

这个《周书序》是靠不住的。

《礼记·文王世子》记："文王九十七乃终，武王九十三而终。"用上读法，当是文王七十九乃终，武王三十九而终。（见《历史研究》97.3 郑慧生文）文王二十九岁即位，在位五十年。武王即位当是二十七岁，在位十二年。以成王既冠亲政计，武王死时，成王十三岁。

从《丰保》的文字可以看出，文王死后，商纣王并没有马上就让他的儿子姬发承继"王"位。到帝辛四十五年即文王受命之第十三年，姬发才正式受命为西伯侯。所以才有"诸侯咸格来庆"，庆什么？庆贺姬发受命为西伯侯。正如朱右曾引用董子《繁露》所云"已受命必先祭天以行事"。武王受命，自然就得祭天，这就是"咸格而祀于上帝"。九州诸侯来周，一是庆贺武王受命，二是参加武王祭天的庆典。祭祀之后，武王与诸侯分赏祭物，又宴飨诸侯，送出郊外，并"树晷于崇"——在崇墟立了石碑以资纪念，可见这事件的重大。《丰保》最后，周公旦说"王孙其尊天下"，即受命之后，武王当受天下人敬重了。

在这样的背境下，理解"维王十三祀庚子朔"就并不觉得困难。

正确的读法当是"维（文王受命之）十三祀（四月）庚子朔……（武）王在丰……（武）王告周公旦曰……。"《丰保》所记为武王受命之事。

我们还可以找到相似的例证。《史记·鲁世家》"封周公旦于少昊之虚曲阜，是为鲁公。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于鲁。……伯禽即位之后，有管、蔡等反也。"《鲁世家》还记载伯禽代父治鲁之后"三年而后报政周公"的文字。可见伯禽的"之鲁"是在周公摄政之初，大有代父行命的意思。

而《汉书·律历志》云："成王（亲政）元年正月己巳朔，此命伯禽俾侯于鲁之岁也。"师古注："俾，使也，封之始为诸侯。"

就是说，成王亲政元年，伯禽才由成王封为诸侯，称鲁公。尽管此前他已在鲁国即位六七年了，那不过代父行命，至此才正式受王命为诸侯。

同样，文王死后，武王只是代父而治，到了第四年才受商王命为西伯侯。受命之前仍用文王受命之年纪年，也合于情理。

反观，《史记》、《汉书》认为武王不改元，并非没有依据。

维三十五祀正月丙子拜望食无时

见《小开》第二十三。

朱右曾《集训校释》云：三当为四。文王四十有五祀。王见月之眚……。以周历推之，是年商正月癸亥朔，十四日得丙子。古历疏，有晦而日食者，故十四日望。

刘师培《周书补正》云：以《三统历》推之，得癸巳为正月朔，癸卯［亥］为二月朔，十四日丙子。此文正月系从殷正即周正二月也。又，文王受命以前，盖用殷正，受命以后则用周正，均可以本书验之。

董作宾《武王伐纣年月日今考》云：殷帝辛三十八祀（—1137年甲子）。周文王三十五祀。殷正月十六乙亥月食，十七日丙子拜望食无时。

刘朝阳《晚殷长历》：纣二十六祀，文王三十五祀。一月一日甲子，十三日丙子望。合《小开》之文。一月十二日乙亥（即正月乙亥1306162——儒略周日）。刘氏据此推算“乙亥日食”是西元前1136年1月29日。

黄怀信氏《校补注译》云：三为“王”字讹。王指武王。拜望，群臣拜见武王。无时，失时。食无时，吃饭过了定时。并引：

刘师培云“据周历，武王十五年正月丙子朔。”

从以上所引古今各家的解说可以看出：这一历日的记载，意义重大。除黄怀信氏外，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这是一次月食天象的记录。朱右曾为文王四十五年说，商正月十四日丙子望。刘朝阳、董作宾氏为文王三十五年说。其具体年代，董氏在前1137年殷正月十六乙亥月食，刘氏在前1136年正月十三日丙子望，十二日乙亥月食。

众说纷纭。各家之说实在是天壤之别，确有澄清的必要。

常识告诉我们：日食在朔，月食在望。《小开》文“拜望食无时”，理解为发生月食天象，是符合事实的。殷周先民以为，时间（白昼与夜晚）都来自日、月的运转，发生日食、月食天象，自然就是“无时”了。殷周观象授时，无推步可言，对月相的观察十分细密，记录也特多。目的都在于掌握实际天象，更准确地推知朔望与置闰，以利于生产与生活。周代有“告朔”礼制，言之甚详，足见对它的重视。

如果发生异常的日食、月食天象，那是“日月告凶”，统治者是惴惴不安的，认为是上天对他的告诫。一般百姓自然也感到惊恐，这毕竟不是正常现象。

《左传》昭公十七年引《夏书》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啬夫驰，庶人走。”——董作宾氏以为这是中康时代一次日食天象。可惜已无从考查具体的年月日，只知它是最早的日食记载。

《竹书纪年》“昭王十九年，天大暗，雉兔皆震。”——这次日食发生在前1023年七月丙子朔，儒略历为6月10日，食分为0.43，具体时间洛阳一带在中午一点之后。

《竹书纪年》“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这次日食发生在公元前899年子正五月丁亥朔，儒略历4月21日早上。懿王元年为前916年，前899年为懿王十八年。古文“十八”误合为“元”。

《诗·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这是发生在周幽王六年公元前776年的一次日食。

以上是中国典籍中最早的几次日食记载。

说到月食，《诗经》“彼月而微”“彼月而食”都是讲月食的。最早的月食的确切记载，应该就是《小开》的文王三十五年了。尽管甲骨卜辞中已有月食记录，却难于考知其年月日。

如果将古籍有关记载详加考释，可以确知：

前1166年为文王元年，前1132年为帝辛二十六年，文王三十五年。查张培瑜《中国先秦史历表》，前1132年天象，建子，正月壬戌朔，有十五日丙子望。与《小开》之文完全吻合。这个丙子日即儒略历前1132年1月3日。可知，《小开》确实是写文王时事。虽文辞并不古拙，那当是春秋时人对前代文字改写与加工的结果。

月相定点，定于一日。《小开》的正月丙子望，望为十五（发生月食），不得为十三（刘朝阳）或十四（朱右曾），也不得为十六日（董作宾）。一个月相如果游移两天、三天，那就与游移七天、八天没有本质区别了。董作宾氏持月相定点说，但他的既望已包含有十六、十七、十八，三天，这就让人难于信从。

发生日食，天子要下诏罪己。发生月食，自然也要对上天表示诚恐之意。这就是《小开》“望拜”的含义。望拜，即在望日祭拜上天，并非“群臣拜见武王”。

殷周观象授时，无“三正”之说。当闰不闰，丑正转子正；不当闰而闰，丑正转寅正。置闰牵动着建正。公元前1132年建子，才有正月壬戌朔，丙子望。刘师培所谓“文王受命以前盖用殷正，受命以后则用周正”之说是不可信的。“文王即位四十二年岁在鹑火，文王更为受命之元年，始称王矣。”（帝王世纪）文王三十五年建子正月壬戌朔的天象就已经否定了刘氏的说法。应该说，“三正”论是没有市场的。董作宾氏考查西周年代，总是将子月固死

在冬至之月，致使若干铜器历日无所归属，这正是信奉“三正”造成的重大失误。

人之好佚而无穷

《小开》第二十三：人之好佚而无穷、贵而不傲、富而不骄、两而不争、闻而不遥、远而不绝、穷而不匮者，鲜矣。

这是从处世的各个方面赞美人的品德。后世“贫而无谄，富而无骄”（《论语》），“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当由此演化而来。

如果比照“贵而不傲、富而不骄”，其余各句的理解并不困难。

人之好佚而无穷：佚，安逸也。黄怀信氏译作“人喜欢安逸而不贫穷”则非。人之……者，是主语，即这种人。“鲜矣”是谓语。这里的“穷”，不是贫困、贫穷，而当是穷尽之义。无穷即无尽，无尽即有所节制，并非无节制地没完没了地好佚。后世孔子的“乐而不淫”（《论语·八佾》）实在是这句话的准确的改写。娱乐而不过度，娱乐而有所节制，是一种道德修养，并非人人皆可做到。娱乐而无度，一味好佚，还有什么品德可言？这里的修养是就贵族说的，与底层的民众无关，自然就不存在贫穷或不贫穷的问题。

两而不争：朱右曾云，两谓权相侔。权指秤，所谓“权然后知轻重”。侔指齐等，即份量轻重等同。黄怀信氏云，两相匹敌。两而不争，指在同辈同等之人中，自己不争胜好强，并不好居人上。也指与人友善，平等待人。孔子的“君子无所争”“君子矜而不争”都是对它的准确发挥。

闻而不遥：遥通摇。黄怀信氏译作“闻名而不动摇”，不确。

摇即飘摇，不是动摇。人一旦闻名，有的郑重如常，泰然处之；有的自视其高，飘飘然在上。闻而不遥，即闻名而并不飘飘然，能正确对待名誉，这自是好的修养。

远而不绝：远指鄙远，边远，是相对于朝廷而言。身处鄙远之处，自然是被疏远了的人。虽被疏远而不绝。不绝，自是不断绝与朝廷的关系。就贵族而言，还保持着与朝廷同僚的联系。黄怀信氏译作“被疏远而不绝交”，大体得之。

穷而不匮：穷指困穷，走投无路。匮，宜作溃，当指思想颓废、意志溃败。不溃，指不颓唐，不堕落，精神不倒。王勃所谓“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算是最好的注脚。

这句话的正确译文当是：喜好逸乐而又有所节制，地位高而不傲慢，富有而不骄奢，与同辈相处而不争胜好强，虽有名望而不飘飘然在上，遭疏远而不绝交友人，受困穷而不颓唐，这种人很少啊。

神有不飨

《大开武》第二十七九因：一，神有不飨；二，德有不守；三，才有不官；四，事有不均；五，两有必争；六，富有别；七，贫（贪）有匮；八，好有遂；九，敌有胜。

每句有一个“有”字。要是弄不明这个“有”字的真正含义，理解就会走样。

有与无是一对。作动词用，可带宾语：有心，无心。这是普遍的用法。

有与无还有一个常见用法，就是表肯定、表否定。放在动词或形容词前面，相当于一个语气副词。这一用法常被忽略或误解。

表肯定：

1. 则（鲁仲）连有赴东海而死矣。（战国策·赵三）

2. 日有食之。（左传·隐公三年）

3. 有严有翼。（诗·六月）

4.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论语）

古汉语中有一个常用的固定格式：何所思，有所思，无所思。思是动词，所是宾语，何表疑问、有表肯定、无表否定。很明白，何所思即想哪样，有所思即想那个，无所思即不想那个。这种格式里的动词是可更换的，如“财物无所取”，正确理解即“财物，不取它”。

比照《大开武》中的九个“有”字，它们全是表肯定的副词，误解为动词的“有”，显然有违作者的本意。如把“神有木飨”理解为“神灵有不被祭祀的”就令人难以接受，难道还有部分神灵在享受祭祀？

逐句诠释当是：

神有不飨：神灵不祭祀，即不祭祀神灵。

德有不守：道德不遵守，即完全不遵守道德。

才有不官：才能之士不任用作官。

事有不均：役事不均等。

两有必争：势均力敌者必定争斗。

富有别：富人背离。

贫（贪）有匮（通溃）：穷人逃亡。

好有遂：爱好得以满足。

敌有胜：敌人争强好胜。

维王三祀二月丙辰朔

《宝典》第二十九“维王三祀二月丙辰朔，王在鄗，召周公旦。”

《集训校释》云：三祀，《唐书·大衍历议》引作“元祀”，今以周历推之，武王元年元余四百九十二，天正己未朔，人正戊午朔，惟建午月为丙辰朔耳。三年二月亦非丙辰朔。当阙疑。

在朱右曾看来，武王的元年与三年都没有“二月丙辰朔”。

《唐书》是依据“二月丙辰朔”改“三祀”为“元祀”的。因为僧一行定武王克商在公元前1111年、武王元年即公元前1121年，是年天象丑正二月丁巳04^h余分小，也可定为丙辰朔。因为克商年代不确，《唐书》引作“元祀”就不够严谨。

如果承认“三祀二月丙辰朔”不误，则历日只合成王亲政三年。

成王亲政元年即公元前1097年，是年子正己巳朔（定朔戊辰22^h10^m），合《汉书·世经》“成王元年正月己巳朔”。成王三年前1095年子正丁亥朔（定朔丙戌22^h06^m），二月丙辰朔。

抛开公元纪年不论，从元年正月己巳朔推知，二年正月当为癸亥朔，三年正月丁亥朔，也是二月丙辰朔。历日延续不紊。

《周书序》以为“武王评周公维道以为宝，作《宝典》”。历代皆视之为武王与周公旦的对话。从内容看，全篇主旨是周公旦对周王讲述王者应有的修养，重点是信、仁、义，即所谓“宝”。从末段“王拜曰：格尔言”看，也只能看成是周公对成王的训导，不类武王与周公的对话。此篇有主有从，实在是一位长辈对年轻人的启迪与训诫。一个娓娓道来，一个洗耳恭听，最终是年轻的王者表示要“维子孙之谋，宝以为常”，牢记长辈语重心长的教诲。

这位年轻的王，不是成王又是谁？

《礼记·文王世子》记“武王九十三而终”。用上读法，当是三十九而终。以既冠亲政计，武王终时，成王年十三岁，周公约三十七岁。成王亲政三年，二十三岁，周公约四十七年。《宝典》的内容所反映的周王与周公的身份，与他们的年龄也是大体吻合的。

自然，这就与《武儆》“文及《宝典》”不相合，仍有深究的必要。但历日吻合成王亲政三年是可以肯定的。

从中我得到一点启发，典籍文字关于成王时代历日的表述都是从亲政之后纪年的。如《逸周书》，如刘歆、裴骃，包括《集解》所引的徐广与皇甫谧，自然也包括了《汉书》。司马迁《史记》记载周公摄政七年，明确是“奉成王命”行事，并不称王，而于亲政后的纪年无涉。

而出土器物，诸如《何尊》等，包括《竹书纪年》，关于成王的纪年是从周公摄政元年计起的。

尚左、尚右　左还、右还

《武顺》第三十二（卢文弨校本）：天道尚左，日月西移；地道尚右，水道东流。（旧左右互易，今从《博物志》）吉礼左还，顺天以利本；武礼右还，顺地以利兵。（正文天地互易，今从沈改）

朱右曾《集训校释》同卢文弨校本。从小注中看出，旧本确有“天道尚右、地道尚左”“吉礼左还、顺地以利本，武礼右还、顺天以利兵”的文字。

黄怀信氏《校补注译》作“天道尚右、日月西移；地道尚左、水道东流”，“吉礼左还，顺地以利本；武礼右还、顺天以利兵”。

这显然是根据被卢文弨等人不加采用了的旧本文字。

由于黄氏之书新出，代表当今的研究水准，很有必要弄清这个“尚左或尚右，左还或右还”。

中国地处北半球，地势西高东低。《淮南子·天文训》“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就其方位，坐北朝南，所以左东右西，左低右高。江东可称江左，在人之上为出其右。

天道尚左，即以左为上，故日月从东向西移动。地道尚右，即大地以右为上，右地居高，故水道东流。卢文弨校本从《博物志·史补》“天道尚左，日月西移；地道尚右，水潦东南”是对的。

同样，当是“吉礼左还，顺天以利本；武礼右还，顺地以利兵。”《礼记·礼运》有“是故夫礼必本于天”“是故夫政必本于天”。礼与政，都本于天，“顺天以利本”实属必然，不可能有什么“顺地以利本”。

关于左还、右还，黄氏《校补注译》理解为“吉礼向左旋转”“武礼向右旋转”，还可讨论。

古汉语语法一般规律，方位名词与动词组合，可作两种解说。如，西游即向西游去，而东归乃从东而归。这里的左还、右还与下句顺天、顺地相应。天道乃尚左，日月从左向右西移；地道乃尚右，水道从右向左东流。当是，吉礼从左向右旋转，顺应天道以利于万物（本）；武礼从右向左旋转，顺应地道以利于士兵。

《世俘》中的历日

《世俘》第三十七：惟一月丙午旁生魄，若翼日丁未，王乃步自于周，征伐商王纣。

按：旁生魄指十六，则十七丁未。推知，一月辛卯朔。古文《武成》“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翌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纣。”旁死霸指初二，癸巳初三。推知，一月辛卯朔。两者朔望是一致的。《武成》立足于朔，《世俘》立足于望而已。都是“步自周”，都是“征伐商王纣”，为何记日又不同呢？当是，正月丁未初三，武王从宗周起兵，中间当有停留（比如十五、十六停留两日，或十六丁未停留一日），十七又出发。到二十八“戊午，师渡孟津”。“步自于周”是记前，“征伐商王纣”是指后，各有侧重不同而已。

比较《史记》记事。周厉王三十七年前842年，鲁真公十三年，即卫釐侯十三年。《卫世家》记“釐侯十三年，周厉王出奔于彘。”《鲁世家》记“真公十四年，周厉王无道，出奔彘，共和行政。”很明显，《鲁世家》强调的是“共和行政”，“出奔彘”是指前真公十三年事，不得与“真公十四年”强合。这里的“出奔彘”不过是指明“共和行政”的缘由而已。同样，不必强合为“丁未，步自于周”。

《世俘》“越若来二月既死魄，越五日甲子朝至接于商，则咸刘商王纣。”

《武成》“粤若来二月既死霸，粤五日甲子，咸刘商王纣。”

按：两者所记一致。推知，二月庚申朔，初五甲子日，咸刘商王纣。

《世俘》：丁卯，望至，告以馘、俘。

按：丁卯，二月初八。足见太公望在商都周围用兵，对付殷商势力的猛烈反扑。

《世俘》：戊辰，王遂禴，循追祀文王。

按：戊辰，二月初九日。

《世俘》：壬申，荒新至，告以馘、俘。……辛巳，至，告以馘、俘。甲申，百弇以虎贲誓，命伐卫，告以馘、俘。

按：壬申，二月十三日。辛巳，二月二十二日。甲申，二月二十五日。

《世俘》：庚子，陈本命伐磨……乙巳，陈本命新荒蜀、磨至，告禽霍侯。

按：正月辛卯朔，二月庚申朔，闰二月庚寅朔，庚子十一日。乙巳，闰二月十六日。黄怀信氏不闰二月，故记为“三月十一日庚子”。

《世俘》：维四月乙未日，武王成辟，四方通殷命，有国。

《世俘》：时四月既旁生魄越六日庚戌，武王朝至燎于周。

按：四月己丑朔，乙未初七日；既生霸十五癸卯；旁生霸十六甲辰，既旁生霸十七乙巳，越六日庚戌二十二。乙未初七成辟，庚戌二十二献俘。朱右曾“既旁生魄十六日”则误。

《世俘》：若翼日辛亥，祀于位，用籥于天位。

《世俘》：辛亥，荐殷俘王鼎。……壬子，王服衮衣矢琰格庙。……癸丑，荐殷俘王士百人。……甲寅，谒戎殷于牧野。……乙卯，籥人奏《崇禹生开》。

按：辛亥，四月二十三日。壬子，二十四日。癸丑，二十五日。甲寅，二十六日。乙卯，二十七日。

《世俘》：越五日乙卯，武王乃以庶国祀馘于周庙。

按：“越五日”是接“辛亥”而言。辛亥二十三，越五日乙卯二十七。足见，计算年月日是将起年起月起日一并计算在内。还应当明确指出，月相是定点的，定于一日。月相四分不可信。什么“二分说”更属海谈。

稍加归纳，《世俘》所记克商之年的朔闰是：一月辛卯朔，二月庚申朔，闰二月庚寅朔，三月己未朔，四月己丑朔。这与《周书·武成》所记朔闰亦完全吻合。刘歆在《世经》中的解说不误。

春和腊耕耘以习迁行

《大聚》第四十：立乡射以习容，春和腊耕耘以习迁行，教芋与树艺。

朱氏《集训校释》作：立乡射以习和容，春腊耕耘以习迁行。

黄氏《校补注译》释“芋”为：“与”的音误，下“与”字衍。校为“教与树艺”。并说：此句错乱，疑当作“□□耕耘，教与（以）树艺”。

显然，朱右曾是调动文字，组成“以习和容”与“以习迁行”相对。

正确的点校当是：立乡射以习容。春和腊耕耘，以习迁行，教与树艺。

此处“春和腊耕耘”乃是合文，分释之，则无不通达。和腊即合腊。即：春和腊以习迁行，春耕耘教与树艺。

古人行文，多此句法。诸葛亮《出师表》“陟罚臧否，不宜异同”。陟罚合，臧否合，分释之则明。

郦道元《水经注·巫峡》“自非亭午夜分，不见曦月”。亭午与夜分合，曦与月合。分释之，“自非亭午不见曦”，“自非夜分不见月”。

外商资贵而来

《大聚》第四十：外商资贵而来，贵物益贱。资贱物出贵物，

以通其器。

朱氏《集训校释》作“资贵物出贱物，以通其器。”其注云：价贵徕商，商集货贱，资贱出贵，农商皆利。

黄氏《校补注译》：资读为“赍”，携带。译文是：外商把价格昂贵的物品带来，当地的就会变得便宜。所以，要使用外商带来便宜的物品，带出昂贵的物品，使器物得到流通。

按：这里的关键是一个“资”字。释之不当，则影响到整句的解说。资，本义是财物、财货。古人以物易物，买进卖出，皆得用资。资有贩卖义，如《庄子·逍遥游》“宋人资章甫而适诸越，越人断发文身，无所用之”。资有积蓄义：“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夏则资皮，冬则资绨绤。”积蓄实即买进。

这就是训诂学上的“正反同辞”，即一词兼有正反二义。有人亦称之为“反义相训”或“相反为义”。如“更”，《说文》：“改也。”段注：“更训改，亦训继。不改为继，改之亦为继。”又如“徂”，《尔雅·释诂》：“徂，在，存也。”郭璞注：“以徂为存犹以乱为治，以曩为鬯，以故为今，此皆诂训，义有反复旁通、美恶不嫌同名。”其例不胜枚举。

朱右曾注“资贱出贵、农商皆利”是对的，原文就不得改为“资贵物出贱物”。

明白了“资”有正反二义，也就不必训为“赍”。

正确理解是：外商贩卖贵物而来，当地的贵物就变得便宜。外商积聚（买走）贱物卖出贵物，使器用得到流通。

予言若敢顾天命

《商誓》第四十三：嗟，尔众：予言若敢顾天命。予来致上帝

之威命明罚。

朱氏《集训校释》云：若，顺也。

黄氏《校补注译》云："言"字衍。校为"予非敢顾天命"，译作"我不敢违反天命"。改"若"为"非"，似无据。

按："言"为衍文，可从。"若敢顾天命"乃合文。分释之，若天命，敢顾天命？即：我顺应天命，岂敢违反天命？

以先王道御复正尔百姓

《商誓》第四十三：予维以先王道御复正尔百姓。

黄怀信氏："御复"二字当倒。译文作：我只是用先王的政策法令再次治理你们。

今按：古人多倒文，不必视为"复御"。日本竹添光鸿《毛诗会笺》云：古人朔日称朔月。《仪礼》、《礼记》皆有朔月之文。……凡月朔皆称朔月。《论语》亦以月吉为吉月。吉人多倒语，犹《书》之"月正元日"乃正月元日也。

雨水、惊蛰、清明、谷雨

《时训》第五十二：立春之日……雨水之日……惊蛰之日……春分之日……清明之日……谷雨之日……。

今按：《时训》所列二十四节气与今节气顺次全同。查《汉书·律历志下》"岁术"所引《次度》：

星纪，……中牵牛初，冬至。娵訾……中营室十四度，惊蛰

(注：今曰雨水)。

降娄，初奎五度，雨水（今曰惊蛰）。……

大梁，初胃七度，谷雨（今曰清明）。中昴八度，清明（今曰谷雨）。

可见，汉代以前，二十四节气顺次当是：立春、惊蛰、雨水、春分、谷雨、清明、立夏……

《次度》的注文“今曰”，当是汉代人的文字，《次度》当是前朝旧典。从“中牵牛初冬至”可以看出，冬至点在牵牛初度，当是战国初期约公元前450年左右的实际天象。可见，廿四节气历使用已经很久，到了汉代才能对春季的节气加以改进，“今曰”就是改进的记录。

《时训第五十二》所列节气，已是汉以后的顺次。《时训》已不可能是前朝旧典。至少，它是经过了汉或汉以后人的加工改造。

朕闻武考不知乃问

《本典》第五十七：朕闻武考不知乃问，不得乃学，俾资不肖永无惑矣。

黄怀信氏译为：我听说先父武王不知道就问，问不到就学，才使得不贤明永远没有疑惑。

这样的理解显然不妥，似乎成王知道先父武王的“不肖”。

这里的“朕闻武考”当是“朕闻之武考”，与下“臣闻之文考”句式同，即我听武王说。资，指天资，天分。校比《世俘》“古朕闻文考脩商人典”的“闻文考”(听先父文王讲)，语义更明。应该是：我听先父武王说过，不懂就问，问不到就学，即使天资不好也永无疑惑。

远之，以观其不二

《官人》第五十八：远之，以观其不二；昵之，以观其不狎。

二，朱右曾云“读为贰”。黄怀信氏译为“坚贞”。

二，即《左传·隐公元年》“既而大权命西鄙北鄙二于己”之“二”。一般《古代汉语》课本注为“两属”。实非两属，指有二心。遍查《左传》中十余例“二于×”句式，无不是指有二心。“西鄙北鄙二于己”，指西鄙北鄙倾向大叔对庄公有二心。

二，指有二心。不，单用是表否定。不二，并非否定有二心，而是“二”与“不二”的重合，简化为一个疑问短语。直译是：是否有二心，或有二心否。

同样，狎乃不庄重。不狎，并非庄重，而是“狎”与“不狎”的重合，简化为一个疑问短语，义即是否庄重。

此篇还有：嬖宠者观其不骄奢，隐约者观其不慑惧。临之以利，以观其不贪；滥之以乐，以观其不荒。

天玄 王玄

《王会》第五十九：陈币当外台，天玄嶽宗马十二、王玄缭碧基十二、叁方玄缭璧豹虎皮十二、四方玄缭璧琰十二。

黄怀信氏云：天、王，疑是“一方”“二方”之讹。一方、二方、三方、四方，盖指北、西、南、东四方。

今按：天在上，王在下。天，指上方；王，指下方。坐北朝

南，上方即北方，下方即南方。三方指西方，四方指东方。古人尚右，故西当在东之前。

疑为一方、二方、三方、四方，虽行文整齐，却缺乏依据。用“天、王、三方、四方”表述，语义同样明白，文字错落变化，更显得雅致。

古今文章同一理：求简洁，求变化。于此可见一斑。

昭王之所勖

《祭公》第六十：朕身尚在兹，朕魂在于天。昭王之所勖，宅天命。

黄怀信氏云：“昭王”上有脱文，当是“汝循（遵）二字。译文是：你遵循昭王对你的勖勉，安居天命吧！

今按：此乃祭公对周穆王的谦辞。勖，勖勉。昭王已作古，无勖勉可言，引申之，乃佑助义。《诗·燕燕》“以勖寡人”义同。实即“昭王保佑您，安居天命吧！”不必增添“汝循”二字。

丕维文王由之

《祭公》第六十：既毕，丕乃有利宗，丕维文王由之。

黄怀信氏云：由，定。文王所确定。

今按：由，原由，根由。此处作动词，以之为根由。实即文王的初衷。丕训大，表程度，有肯定义。译文当是：这实在是文王的初衷啊。

挟德而责数日疏

《史记》第六十一：奉孤以专命者，谋主必畏其威而疑其前事。挟德而责数日疏，位均而争，平林以亡。

黄怀信氏云："日疏"上说"贤能"二字，《路史》有。译作：仗着侍奉的恩德而责怪对自己的怀疑，致使贤能之士日益疏远……。

今按：责数，日疏，均指"挟德者"遭谋主责怪、疏远。当初主幼他专命，权大位高，在主之上。尔后，幼主成人（谋主）责怪他，疏远他，他的权势地位下降，与主"位均而争"。其间，并不涉及"贤能"。《路史》所引未必可信。

士民复重请之

《殷祝》第六十六：桀与其属五百人南徙千里，止于不齐。民往奔汤于中野。桀复请汤，言"君之有也。"汤曰："否！我为君王明之。"士民复重请之。桀与其属五百人徙于鲁，鲁民复奔汤。……汤不能止桀。

黄怀信氏译为：齐地的士民听从商汤，又回去再次请求夏桀不要让国。

今按：从上下文看，"桀与其属五百人"算是夏族的核心，夏桀的死党。其他的部族则一心要归服商汤。前有"（不齐）民往奔汤于中野"，所以"士民复重请之"，即不齐之民再次请求归从

商汤，而不愿为夏桀之民。士民是齐地的士民，就不可能“再次请求夏桀不要让国。”当如丁宗洛所言“士民请皆归汤”。

又，“汤不能止桀”，即汤不能使桀停下来。汤的本意是让桀停下来，继续为君王，并说服士民尊从夏桀。而夏桀已失去民心，夏桀本人也明白得很，所以他才反复申明“君之有也”，“吾则外人”，决心离国而去。诚如朱右曾氏云“谓汤放桀，非汤放之，乃桀自不能居而去。”至少说，夏桀还有点自知之明。